

說

世

全

集

卷之五

石家莊市圖書館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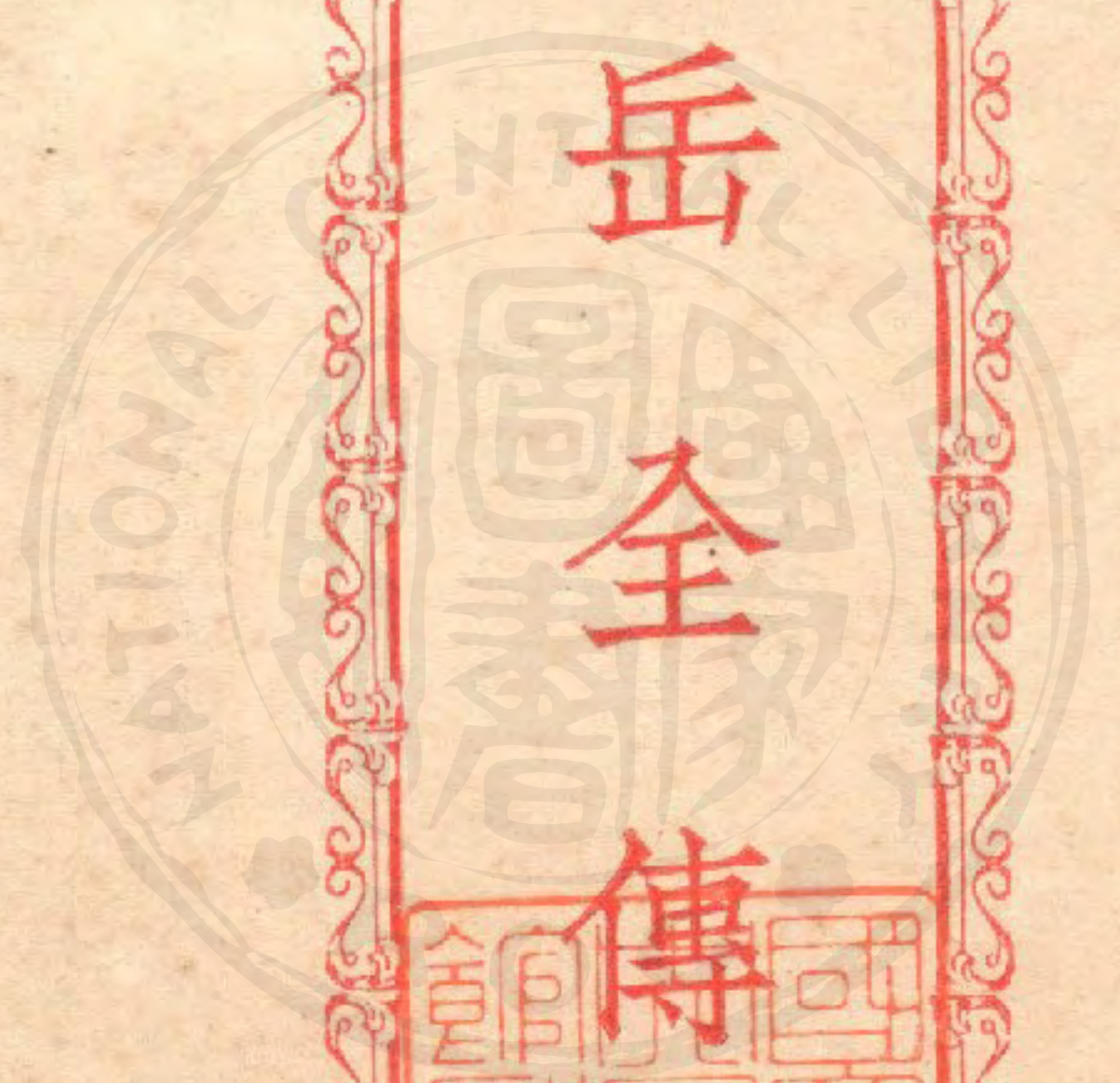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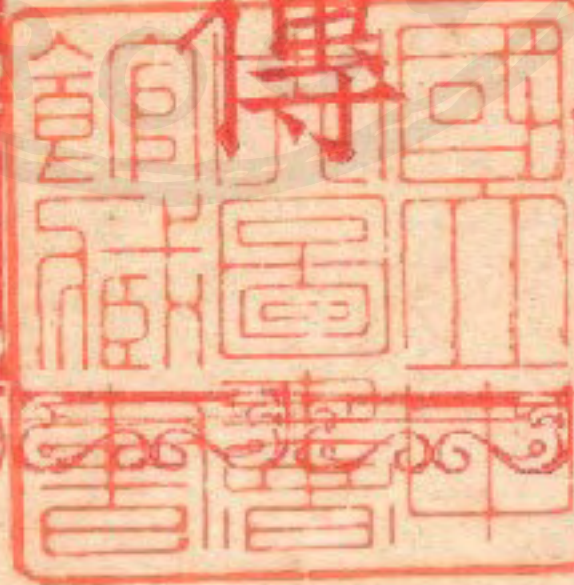


說

岳

全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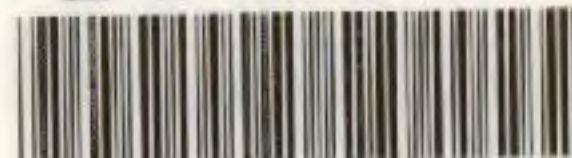






從來翫說者，不宜盡出於虛，而亦不必盡由於實。苟事事皆虛，則近於誕妄，而無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實，則失於平庸，而無以動一時之聽。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檜之奸，兀朮之橫其事，固實而詳焉。更有不聞於史冊，不著於紀載者，則自上帝降災，而始有赤鬚龍，虬龍變之說焉；有女士蝠化身之說焉；有大鵬鳥臨凡之說焉。其間波瀾不測，枝節紛繁，冤仇並結，忠佞俱亡；以及父喪子興，英雄復起，此誠忠臣之後，不失爲忠，而大奸之報，不恕其奸，良可鑒矣。若夫兀朮一戰朱仙，而以武穆收之；再戰朱仙，而以岳雷驅之。雖云奔北，而以一人兼敵父子之勇，不亦難乎！至於假手仙魔之說，信其有也固可，信其無也亦可！總之自始及終，皆歸之於天。故以言乎實，則有忠，有奸，有橫之明明可考；以言乎虛，則有起，有復，有變之歷歷可觀。實者虛之，虛者又實之，娓娓乎有令人聽之而忘倦者矣！余觀之而不忍翫置之，因付鉛印，以供同好。特弁數語，諒不以是書爲誕，而以予說爲妄也，是爲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孟秋之月 古吳景雲氏程世爵識。





說岳全傳 序





# 說岳全傳目錄

## 卷一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第三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瀝泉洞老蛇怪獻槍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

第六回

瀝泉山岳飛廬墓

亂草崗牛臯剪徑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賢

索賄賂洪先革職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

## 卷二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牟駝崗宗澤踰營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禦敵

第十六回 假下書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卷二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飛設計敗金兵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第二十五回 王橫斷橋霸渡口

邦昌假詔害忠良

第二十六回 劉豫恃寵張珠蓋

曹榮降賊獻黃河

第二十七回 岳飛大戰愛華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帥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湖被擒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明達兄弟投誠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飛定計

襲洞庭楊虎歸降

第三十一回 穿梭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第三十二回 牛臯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 卷四

第三十三回 劉魯王繼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

第三十五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第三十六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第三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卷五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贈囊和尚泄天機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金兀朮敗走黃天蕩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鸛河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養秦檜

苗傅銜怨殺王淵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召良帥賢后賜旗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授殺手鐮

王佐計設金蘭宴

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



第五十回

打酒纒福將遇神仙

探山形元戎遭厄難

第五十一回

伍尙志計擺火牛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第五十二回

嚴成方較鎚結義

戚統制暗箭報仇

### 卷六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送欽差湯懷自刎

第五十五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甯弑父

第五十七回

演鈎連大破連環馬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戚方殞命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第六十回

斟冤獄周三畏掛冠

探囹圄張總兵死義

### 卷七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風波亭父子歸神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七寶鎮牛通鬧酒坊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投古井烈女殉身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歐陽獄中施巧計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呂巡檢婪贓鬧烏鎮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柴娘娘恩義待仇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莽漢鬧新房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第六十八回 綁牛通智取盡南關

却岳霆途遇衆好漢

第六十九回 打擂臺二祭岳王坟

憤冤情哭訴潮神廟

第七十回 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

衆安橋行刺義士捐軀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東南山何立見佛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卷八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殺奸屬王彪報仇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楊繼周力敵番將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白龍帶伍連被擒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拾烏靈母

牛臯氣死金兀朮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證因果大鵬歸位







# 說岳全傳卷一

##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癡蠅；忽榮忽辱總虛名，無奈黃梁不醒！（右調西江月）

詩曰：五代干戈未肯休，黃袍加體始無憂；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萬姓愁。

自古天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却引起南宋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話頭。且說那殘唐五代之時，朝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搏，名喚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兒，在天漢橋經過，擡頭看見五色祥雲，忽然大笑一聲，跌下驢來。衆人忙問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間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列位！你道他爲何道此兩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趙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職，夫人杜氏，在夾馬營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故此紅光異香，祥雲擁護。那匡胤長大來，英雄無比；一條桿棒，兩個拳頭，打成四百座軍州，創立三百餘年基業，國號大宋，建都汴梁。自從陳橋兵變，黃袍加體，卽位以來，稱爲見龍天子；傳位與弟匡



義，所以說一胎二龍。自太祖開國至徽宗，共傳八帝，乃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這徽宗乃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稱道君皇帝。其時天下太平已久，真個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有詩曰：

堯天舜日慶三多，鼓腹含哺遍地歌；雨順風調民樂業，牧牛放馬棄干戈。

閒言不道，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臺，旁列普門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千偈帝、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與諸天護法聖衆齊聽講說妙法真經。正說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之際，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士蝠。偶在蓮臺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撒下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個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爲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士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望着女士蝠頭上，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士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望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爲女，後來嫁與秦檜爲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卽喚大鵬鳥近前，喝道：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皈依敬謹護法！擅起殺心，犯此劫數，自作之孽，應受一場苦楚，速去塵世了却一劫，待功成行



滿歸來，再成正果。大鵬鳥領了法旨，飛出雷音寺，徑來東土投胎去了。再說那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曉得，只說是陳搏一困便千年。那一日，老祖正睡在雲牀之上，有兩個仙童：一個名喚清風，一個叫做明月。兩個無事，清風便對明月道：賢弟！師父方纔睡去，又不知幾時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遊玩片時，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攙着手，出洞門來，閒步尋歡。但見松徑清幽，竹陰逸趣；行到盤陀石邊，猛見擺着一副殘棋。清風道：賢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記得麼？明月道：小弟記得當年趙太祖去關西之時，在此地經過，被我師父將神風攝上山來下棋，贏了太祖二百兩銀子，逼他寫賣華山文契，却是小青龍柴世宗，餓虎星鄭子明做中保；後來太祖登了基，我師父帶了文契下山，到京賀喜，求他免了錢糧。這盤棋，就是他的殘局。清風道：賢弟，好記性，果然不差。今日無事，我請教你對弈一盤，何如？明月道：師兄有興，小弟卽當奉陪。二人對面坐定，正待下手時，忽聽得半空一聲響亮；二人急擡頭看時，只見那西北角上，黑氣漫天，將近東南，好生怕人。清風叫一聲：師弟不好了！想是天翻地覆了！兩個慌慌張張，走到雲牀前跪下，大叫道：師父不好了！快些醒來，要天翻地覆了！老祖正在夢酣之際，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來，一齊出洞府。擡頭一看，



老祖道：原來是這個畜生！如此兇惡，也難免這一遭劫！明月道：師父這是什麼因果？弟子們迷心不悟，望師父指點。老祖道：你們兩個根淺行薄，那裏得知也罷。說與你們聽聽罷。這段因果，只爲當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寫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將玉字上一點點在大字上去，却不是玉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王皇可恕，大帝難饒！遂命赤鬚龍下界，降生於北地女真國黃龍府內，使他後來侵犯中原，攪亂宋室江山，使萬民受兵革之災。豈不可慘？二童道：師父今日這赤鬚龍下界麼？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來，恐赤鬚龍無人降伏，故遣大鵬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滿一十八帝年數。你看這孽畜將近飛來，你兩個看好洞門，待我去看他降生何處。就把雙足一登，駕起祥雲，看那大鵬一翅飛到黃河邊。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當初東晉時許真君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饒了他妻賈氏，以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爲鐵背虬王。這一日，變做白衣秀士，聚集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排陣玩耍，恰好遇着這大鵬飛到。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一翅落將下來，望着老龍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時眼睛



突出，滿面流血，叫一聲啊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忙跳入水中去躲。却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着有些氣力，舞着雙刀，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嗚呼哀哉。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萬俟卨，鍛鍊岳爺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這也是後話。當時老祖看得明白，點頭歎道：這孽畜落了劫，尙且行兇；這冤冤相報，何日得了？一面嗟歎，一面駕着雲頭，跟着大鵬。那大鵬飛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時就不見了。當時老祖也就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來訪問。却說那個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纔生下一個兒子，丫鬢出來報喜。這員外年將半百，生了兒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廟點燭燒香，忙個不了。不道陳搏老祖變了個道人，搖搖擺擺，來到莊門首，向着那老門公打個稽首道：貧道腹中飢餓，特來求化一齋，望乞方便。那個老門公把頭搖說道：師父，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員外極肯做好事，往常時，不要師父一個，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齋的；只因年已半百，沒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進香求嗣，果然菩薩靈驗，安人回來，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裏忙忙碌碌，況且厨下不潔淨，不便！不便！你再往別家去罷。老祖道：貧道遠方到此，或者有緣，



你只與我進去說一聲；允與不允，就完了齋公的好意了。門公道：也罷！老師父且請坐一坐，待我進去與員外說一聲看。說罷，就走到裏邊，叫一聲：員外！外邊有一個道人，要求員外一齋。岳和道：你是有年紀的人，怎不曉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況且是暗房；那道人是個修經念佛的人，我齋他不要緊；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與孩兒兩個身上，豈不反招罪過麼？門公回身出來，照依員外的話，對老祖說了。老祖道：今日有緣到此，相煩再進去稟復一聲，說：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貧道當。便了！門公只得又進來稟。員外道：非是我不肯齋他，實是不便，却怎麼處？門公道：員外，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無飯店，叫他何處投奔？常言道：出錢不坐罪。員外齋他是好意，豈反有罪過之理？岳和想了一想，點頭道：這也講得有理，你去請他進來。門公答應一聲，走將出來，叫聲：師父！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裏邊去。老祖道：難得！難得！一面說，一面走到中堂。岳和擡頭一看，見這道人，鶴髮童顏，骨格清奇，連忙下階迎接，到廳上見了禮，分賓主坐。岳和開言道：師父！非是弟子推託，只因寒荆產了一子，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老祖道：積善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請問員外貴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這裏本是孝弟里，永和鄉。因弟子薄薄有



些家私，耕種幾畝田產，故人多稱我這裏爲岳家莊。不敢動問老師法號，在何處焚修？  
老祖道：貧道法號希夷，雲遊四海，天下爲家；今日偶然來到貴莊，正值員外生了公子，豈不是有緣？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什麼關煞，待貧道與他解禳解禳。員外道：這個使不得！那污穢觸了三光，不獨老夫，就是師父難免罪過。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拏一把雨傘撐了出來，就不能污觸天地，兼且神鬼皆驚。員外道：既如此，老師父請坐，待老夫進去與老荆相商。說罷，就轉身到裏邊來，吩咐家人端正潔淨素齋，然後進臥房來，見了安人，問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謝天地神明祖宗，妾身甚是平安！員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麼？岳和看了一回，抱在懷中，十分歡喜。使對安人道：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他說：修行了多年，會得解禳之法。要看看孩兒，若有關煞，好與他解除凶災。院君道：纔生的小厮，恐血光污觸了神明，甚不穩便。員外道：我也如此說。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叫將雨傘撐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諸邪遠避。院君道：既如此，員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驚了他。員外應聲曉得，就雙手捧定，叫小厮拏一把雨傘撐開，遮在頭上，抱將出來。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讚不絕口道：好個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員外道：小兒今日初生，尙未取名。老祖道：貧道斗膽，替令郎取個名。



字如何？員外道：老師肯賜名，極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長大來，必然前程萬里，遠舉高飛，就取個飛字爲名，表字鵬舉，何如？員外聽了，心中大喜，再三稱謝。老祖道：這裏有風抱了，令郎進去罷。員外應聲道：是。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將道人取的名字，細細說與院君知道，那院君是十分歡喜。員外復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稟員外，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却往前村化齋去；貧道却走這裏來，約定若有施主，邀來同享；今蒙員外盛席，意欲去相邀這道友同來領情，不知尊意允否？員外道：這是極使得的，但不知這位師父却在何處？待弟子去請來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蹤無定，待貧道自去尋來。遂移步出廳，只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老祖連聲道：好！只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有分教：相州城內，遭一翻洪水波濤；內黃縣中，聚幾個英雄好漢。正是：

萬事皆有天數定，  
一生都是命安排。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詩曰：破浪洪濤滾滾來，無辜百姓受飛災；冤冤相報何時了，從今結下禍殃胎！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那人來惹我，尙然要忍耐，讓他幾分，免了多少是非；何況那蛟精，在真君劍下逃出命來，躲在這黃河岸邊，修行了一八百幾十年，纔掙得個鐵背虬龍的名號。滿望有日功成行滿，那裏想到被這大鵬鳥驀地一嘴，把這左眼啄瞎，這口氣如何出得？所以後來弄出許多事來，此雖是大數，也是大鵬結下的冤仇。那陳搏老祖預知此事，又恐怕那大鵬脫了根基，故此與他取了名字，遺授玄機。當時同岳員外走出廳來，見天井內有兩隻大花缸，排列在階下，原是員外新近買來，要養金魚的，尙未貯水。老祖假意道：好一對花缸！將那拐杖在缸內畫上靈符，口中默默念咒，演法端正；然後出門，岳和在後相送到大門首。老祖道：我們出家人，不打誑語的。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貧道就不來了。岳和道：不要這等說。師父到前村，尋見了令道友，就同到小莊，齋供幾日，方稱我意。老祖道：多謝！但有一事，三日之內，若令郎平安，不消說得；倘若有些甚驚恐，可叫安人抱了令郎，坐在那隻大花缸內，方保得性命。切記吾言，決不要忘了！岳和連聲道：領命！領命！師父務必尋着道友同來，免得弟子懸候。那老祖告別，員外送出莊門，飄然回山而去。且說那岳和歡歡喜喜，到了第三日，家內掛紅結綠，親眷朋友，都來慶賀三朝，見過禮，員外設席款待。衆人齊道：老來得子，真是天來大的喜事！



哥可進去與老嫂說聲，抱出來與我們看看也好。岳和滿口應承，走到房中，與安人說了，仍舊叫小厮撐了一把傘，抱出廳上來，與衆人看。衆人見小官人，生得頂高額闊，鼻直口方，個個稱讚；不道有個後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捏着小官人手，輕輕的拍了一拍，說道：果然好個小官人！話未絕，只見那小官人怪哭起來；那後生着了忙，便對岳和道：想是令郎要吃奶了，快些抱進去罷。岳和慌慌張張，抱了進去。這般親友，俱各埋怨這位後生道：員外年將半百，方得此子，乃掌上明珠，這粉嫩的手，怎的冒裏冒失，捏他一把？如今哭將起來，使他一家不安，我等也覺沒趣。又向着一個老家人問道：小官人安穩了？那家人答道：小官人只是哭，連乳也不要吃。衆人齊聲道：這便怎麼處！一面說，臉上好生沒趣，淡淡的走開；回去的回去，一霎時多散了。那岳員外在房中，見兒子啼哭不止，沒法處治，安人埋怨不絕；岳員外忽然想起前日那個道人，曾說我兒三日內，倘有不安，却叫安人抱出去，坐在花缸內，方保無事的話，對安人說了；安人正在沒做理會處，便道：既如此，快抱他出去便了。說罷，把衣裳穿好，叫丫鬢拏條絨氈，鋪在花缸之內；姚氏安人抱了岳飛，方纔坐定在缸內，只聽得天崩的一聲響，嘍，頓時地裂，滔滔洪水，漫將起來，把岳家莊即變成大海，一村人民，俱隨水漂流。列位！你道這水因何而



起乃是黃河中鐵背虬龍，要報前日一啄之仇；打聽得大鵬投生在此，却率了一班水族兵將，興此波濤，枉害了一村人性命。却是犯了天條，玉帝命下，着屠龍力士，在剛龍臺上，吃了一刀。這虬精一靈不散，就在東土投胎。後就是秦檜，連用十二道金牌，將岳爺召回，在風波亭謀害，以報此仇。後話不表。且說這岳飛，幸虧陳搏老祖預備花缸，不能傷命；這岳員外，扳着花缸，姚氏安人在缸內大哭道：「這事怎處！」岳和叫聲：「安人！此乃天數難逃！我將此子託付於你，仗你保全岳氏一點血脈，我雖葬魚腹，亦得瞑目！」說還未了，手略一鬆，咚的一聲，隨水漂流，不知去向了。那安人坐在缸中，隨着水勢，直彙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方住。那縣離城三十里，有一村，名喚麒麟村，村中有個富戶，姓王名明，安人何氏，夫婦同庚五十歲。王明一日清晨起來，坐在廳上，叫家人王安過來道：「王安，你可進城去，請一個算命先生來，我在此等着。」王安道：「我請了一個有眼睛的來，還好；倘若請了個沒眼睛的先生，此去來往，約有六十里，員外那裏等得？」不知員外要請這算命的何用？王明道：「我夜來得了一個夢，要請他來圓夢。」王安道：「若說算命，小的不會；若是圓夢，小人是極在行的，只是有三不圓。」王明道：「怎麼有三不圓？」王安道：「初更二更的夢不圓；四更五更的夢不圓；記得夢頭，忘了夢尾不圓；要三更做的，又要記得。」



清楚，方圓得有準。王明道：我正是三更做的夢，夢見空中火起，火光沖天，把我驚醒。不知主何吉凶？王安道：恭喜員外！火起必遇貴人。王明大怒，罵道：你這狗才！那裏會圓什麼夢？明明怕走路，却將這些胡言來哄我！王安道：小人怎敢。那日跟員外到縣裏去完錢糧，在書坊門首經過，買了一本解夢全書；員外若不信，待小人取來與員外看。王明道：拏來我看。王安答應一聲，進房去拏了一本夢書，尋出這一行，送與員外看。員外接來一看，果有此說，心中暗想：此地村莊地面，有何貴人相遇？正在半疑半信，忽聽得門外震天的喧嚷，員外吃了一驚，便叫王安，快到莊前去看看來！王安答應不及，飛一般趕將出來，看得明白，慌來報與員外道：不知那裏水發，水口邊淌着許多傢伙什物。那些村裏人都去搶奪，故此喧喧嚷嚷。員外聽了這話，同了王安走出莊來觀看。一步步行到水口邊，只見那衆鄰舍亂搶物件，王明歎息不已。王安遠遠望見，一件東西淌來，上面有許多鷹鳥，搭着翎翅，好像涼棚一般的，蓋在半空。王安指道：員外請看，那邊這些鷹鳥，好不奇怪麼？員外擡頭觀看，果然奇異，不一時，看看流到岸邊來，却是一隻花缸，花缸內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廝。那衆人，只顧搶那箱籠物件，那裏還肯來救人。王安上前趕散了鷹鳥，叫道：員外，這不是貴人麼？員外走近一看，便叫王安，一個半老婦人，



怎麼說是貴人？王安道：他懷中抱着個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厚祿。況且這些鷹鳥護佑着。他長大來，必定做官。豈不是個貴人？王明暗想：不知何處漂流到此？便向缸內問道：這位安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連問幾聲，全不答應。員外道：敢是耳聾的麼？却不知這安人生產纔得三日，人是虛極；又遭此大難，在水面上團團轉轉，自然頭暈眼昏，故此問而不答。那王安道待小人去問來。卽忙走到缸邊喊道：這位奶奶！耳躲可是聾的麼？我家員外在此問你：是何方人氏？怎麼坐在缸內？姚氏安人聽得有入叫喚，方纔擡起頭來一看，眼淚汪汪，說道：這裏莫不是陰司地府麼？王安道：這個奶奶，好笑！好好的人，怎麼說是陰司地府起來？王員外方曉得他是坐在缸內，昏迷不醒，不是耳聾；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討了一碗熱湯，與他吃了。便道：安人！我這裏是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不知安人住居何處？安人聽了，不覺悲悲咽咽的道：妾身乃相州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岳家莊人氏；因遭洪水泛漲，妾夫被水漂流，不知死活，人口田產，盡行漂沒。妾身不該絕，抱着小兒坐在缸內，淌到此地來說罷，放聲大哭。員外對王安道：許遠路途，一直淌到這裏，好生怕人！王安道：員外做些好事，救他母子兩個，留在家中，做些生活，也是好的。員外點頭道：說得有理。便對安人道：老漢姓王名明，舍下



就在面前；安人若肯到舍下，權且住下。待我着人前去探聽，得安人家下平定，再差人送安人回去，夫妻父子完聚，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安人道：多謝恩公！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直乃是重生父母！員外道：好說。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對着那些鄉裏人說道：這個不要搶了去。衆人多笑着員外是個獸子東西不搶，反收留兩個吃飯的回去。王安先去報知院君，這裏姚氏安人慢慢的走到莊門前；王院君早已出莊迎接安人進內。見過了禮，訴說一翻夫婦分離之苦。院君與丫鬟等聽了亦覺傷心。當日院君吩咐婦女們打掃東首空房，住下安人。那安人做人一團和氣，上下衆人無不尊敬；王員外又差人往湯陰縣探聽。水已平復，岳家人口並無下落。岳安人聽了，放聲大哭。王院君再三勸解，方纔收淚。自此二人情同姐妹一般。一日閒話中間，說起員外無子；岳安人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樣大家財，被別人得了，豈不可惜？不如納一偏房，倘是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絕了王門一脈。那個王院君本來有些醋意，却被岳安人勸轉，卽着媒人討了一妾與王員外，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貴。王員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不覺光陰易過，日月如梭。這岳飛看看長成七歲，王貴已六歲了。王員外請個訓蒙先生到家，教他兩個讀書識字。那村中有個湯員外，一個張員外，俱是王員外的好友。



將兒子湯懷張顯送來讀書。那岳飛還肯用心，這三個小頑皮，非惟不肯讀書，終日在學堂裏舞棒弄拳，先生略略的責罰幾句，不獨不服管，反把先生的鬚兒，幾乎扯得精光。那先生欲待認真，又俱是獨養兒子，父母愛恤，奈何他不得，只得辭館回去。一連幾個，俱是如此。王明也沒奈何。對岳安人道：令郎年已長成，在此不便，門外有幾間空房，動用傢伙，俱有在內，不若安人往那邊居住，日月薪水，我自差人送來，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岳安人道：多蒙員外院君救我母子，大恩未報，又蒙員外費心，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王員外即去備辦了許多柴米油鹽，傢伙動用之物。岳安人即取通書，揀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且又與鄰舍人家做些針黹，得幾分銀錢添補，到也有些積蓄。一日，對岳飛道：你今年七歲，也不小了，天天頑耍，也不是個了局。我已備下一個柴扒，一只筐籃在此。你明日去扒些柴回來也好，就是員外見了，也見得娘兒兩個，做人勤謹。岳飛道：謹依母命。明日孩兒就去打柴去便了。當夜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岳安人安排早飯，叫岳飛吃了，岳飛就拏了筐籃柴扒出去，叫聲母親！孩兒不在家中，可關上了門罷。好一個賢慧安人，果然是夫死從子，答應一聲，關門進去，嚎啕痛哭道：若是他父親在日，這樣小小年紀，必然請個先生教他讀書，如今却教他去打柴！正是：



千悲萬苦心俱碎，

腸斷魂消膽亦飛。

畢竟岳飛入山打柴，又做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岳院君閉門課子 周先生設帳授徒

詩曰：洪水漂流患難遭，堪嗟幼子困蓬蒿！終宵紡績供家食，教子思夫淚暗拋。

且說岳飛出了門，一時應承了母親，出門打柴；却未知往何處去，方有柴？一面想，一頭望着，一座山上走來，立住脚，四面一望，並無一根柴草；一步步直走到山頂上，四下並無人跡。再扒至第二山後一望，只見七八個小廝成團打塊的，在荒草地，下頑耍。內中有兩個，却是王員外左邊鄰舍的兒子：一個張小乙，一個李小二。認得是岳飛，叫一聲岳家兄弟！你來做甚事？岳飛道：我奉母親之命，來扒些柴草。衆小童齊聲道：你來得好，且不要打柴，我同你堆羅漢耍子。岳飛道：我奉母命，叫我打柴，沒有功夫同你們頑耍。那些衆小廝道：動不動什麼母命；你若不肯陪我們頑耍，就打你這狗頭！岳飛道：你們休得取笑，我岳飛也是不怕人的！張乙道：誰與你取笑！李二接口道：你不怕人，難道我們倒怕你不成？王三道：不要與他講，就上前一拳，趙四跟了上來一脚；七八個小廝，一齊上前打攢盤，却被岳飛兩手一拉，推倒了三四個，趁空脫身便走。衆小廝道：你走！你



走口裏雖是這等說，却見岳飛利害，不敢追來；有幾個反趕到岳家來哭哭啼啼，告訴岳安人，說是岳飛打了他。岳安人把幾句好話，安頓了他回去。那岳飛打脫了衆小廝，却往山後，折了些枯枝，裝滿一籃；天色已晚，提了那筐籃，慢慢的走回家來。走進門，放下柴籃，到裏邊去吃飯。岳安人看見籃內俱是枯枝，便對岳飛道：「我叫你去扒些亂柴草，反與小廝們廝打，惹得人上門上戶；況且這枯枝，乃是人家花枝，倘被山主看見了，豈不被他們責打？況且扒上樹去，倘然跌將下來，有些差遲，叫做娘的倚靠何人？」岳飛連忙跪下道：「母親！且免愁煩，孩兒明日不取枯枝便了！」岳安人道：「你且起來，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我向來在員外裏邊，取得這幾部書留下，明日待我教你讀書。」岳飛道：「謹依母命便了。」當夜無話，到了明日，岳安人將書展開，教岳飛讀；那經得岳飛資質聰明，一教便讀，一讀便熟。過了數日，岳安人叫聲：「我兒！你做娘的積得幾分生活銀子，你可拏去，買些紙筆來，學寫書法，也是要緊的。」岳飛想了一想，便答道：「母親，不必去買，孩兒自有紙筆。」安人道：「在那裏？」岳飛道：「待孩兒去取來。」卽去取了一個畚箕，走出門來，竟到水口邊，滿滿的畚了一箕的河沙；又拆了幾根柳枝，做成筆的模樣。走回家來，對安人道：「母親！這個紙筆，不消銀錢去買，再也用不完的。」安人微微笑道：「這倒也好。」就將砂鋪



在桌上，安人將手把了柳枝，教他寫字，把了一會，岳飛自己也就會寫了。從此在家，朝夕讀書寫字，不辍。且說王員外的兒子王貴，年紀雖只六歲，却生得身強力大，氣質粗鹵。一日同了家人王安，到後花園中遊玩，走進那百花亭上坐下，看見桌上擺着一副象棋，王貴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怎麼有這許多字在上面！做怎麼用的？」王安道：「這個叫做象棋，是兩人對下賭輸贏的。」王貴道：「怎麼便贏了？」王安道：「或是紅的吃了黑的將軍，黑的就輸；黑的吃了紅的將軍，黑的算贏。」王貴道：「這個何難？你擺好了，我和你下一盤。」王安就把棋子擺正，把紅的送在王貴面前道：「小官人請先下。」王貴道：「我若先動手，你要輸了。」王安道：「怎麼我輸了？」王貴先將自己的將軍，吃了王安的將軍，便道：「豈不是你輸了？」王安笑道：「那裏有這樣的下法，將軍是走得出的？還要我來教你。」王貴道：「放屁！做了將軍，由得我做主，怎麼就不許走出？你欺我不會下棋，反來騙我麼？」拏起棋盤，就望王安頭上打將過來，這王安不曾提防，被王貴一棋盤，打得頭上鮮血直流。王安叫聲：「啊呀！雙手捧着頭，掇轉身就走。」王貴隨後趕來。王安跑到後堂，員外看見王安滿頭鮮血，問其原故，王安將下棋的事稟說一遍。正說未完，王貴恰恰趕來，員外大怒，罵道：「畜生！你小小年紀，敢如此無禮？遂將王貴頭上，一連幾個粟爆。」王貴見爹爹打罵，飛跑趕



進房中，到母親面前哭道：爹爹要打死孩兒！院君忙叫丫鬟，拏菓子與他吃，說道：不要哭，有我在。此說還未了，只見員外怒沖沖的走來，院君就房門口攔住。員外道：這小畜生在那裏？院君也不回言，就把員外狠狠的一掌，反大哭起來，罵道：你這老殺才！今日說無子，明日道少兒；虧得岳安人再三相勸討妾，纔生得這一個兒子。爲着什麼大事，就要打死他？這粉嫩的骨頭，如何經得起你打？罷罷，我不如與這老殺才拚了命罷！就一頭望員外撞來。幸虧得一衆丫鬟使女，連忙上前拖的拖，勸的勸，將院君扯進房去。員外直氣得開口不得，只掙得一句道：罷罷罷！你這般縱容他，只怕誤了他的終身不小。轉身來到中堂，悶昏昏沒個出氣處。只見門公進來報說：張員外來了。員外叫請進來！一時，接進裏邊，行禮坐下。王明道：賢弟爲何尊容有些怒氣？張員外道：大哥不要說起，小弟因患了些瘋氣，步履艱難，爲此買了一匹馬，養在家中，代代脚力；誰想你這張顯姪兒，天天騎了出去，撞壞人家東西，小弟只得認賠，也非一次了。不道今日又出去，把人都踏傷，擡到門上來吵鬧；小弟再賠罪，與了他幾兩銀子，去服藥調治，方纔去了。這畜生如此胡爲，自然責了他幾下；却被你不賢弟婦護短，反與我大鬧一場，臉上添多被他抓破。我氣不過，特來告訴大哥。王明尙未開口，又見一個人氣喘喘的叫



將進來道：大哥！二哥！怎麼處！怎麼處！二人擡頭觀看，却是王明張達的好友湯文仲。二人連忙起身相迎，問道：老弟！爲着何事這般光景？文仲坐定，氣得出不得聲，停了一會道：大哥！二哥！我告訴你：有個金老兒，夫妻兩個，租着小弟門首一間空房，開個湯團店；那知你這湯懷姪兒，日日去吃湯團，把他做的都吃了，只叫不够；次日多做了些，他又不去吃，做少了，又去吵鬧。那金老兒，來告訴小弟，小弟賠他些銀子，便把湯懷罵了幾句。誰知這畜生，昨夜搬些石頭，堆在他門首，今早金老開門，那石頭倒將進去，打傷了脚，幸喜不曾打死。他夫妻兩個，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我只得又送他銀錢，與他去將養。小弟自然把這畜生打了幾下。你那不賢弟婦，反與我要死要活，打了我幾杖了！這口氣無處可出，特來告訴大哥。王明道：賢弟！不必氣惱，我兩個也是同病。就將王貴張顯之事，說了一遍，各各又氣又惱，又沒法。正在無可奈何，只見門公進來報說：陝西周侗老相公到此要見。三個員外，聽了大喜，一齊走到門外來相接，迎到廳上來，見禮坐下。王明開言道：大哥！久不相會，一向聞說大哥在東京，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周侗道：只因老夫年邁，向來在府城內盧家的時節，曾掙得幾畝田產在此；特來算算帳，順便望望賢弟們，就要返舍去的。王明道：難得老哥到此，自然盤桓幾日，再無就去之理。



忙叫厨下備酒接風，一面叫王安打發莊丁去挑行李來。三個員外聚坐閒談。王明又問大哥別來二十餘年，未知老嫂令郎在於何處？周侗道：老妻去世已久，小兒跟了小徒盧俊義前去征遼，歿於軍中；就是小徒林冲、盧俊義兩個，俱被奸臣所害；如今真個舉日無親了！不知賢弟們可有幾位令郎麼？三個員外道：不瞞兄長說，我們三個正爲了這些業障，在此訴苦。三個人各把三個兒子的事告訴一番。周侗道：既然如此年紀，爲何不請個先生來教訓他？三個員外道：也曾請過幾位先生，俱被他們打去；這樣頑劣，誰肯教他？周侗微笑道：這都是這幾位先生不善教訓，以致如此；不是老漢誇口，若是老夫在此教他，看他們可能打我麼？三個員外大喜道：既然如此，不知大哥哥肯屈留在此麼？周侗道：三位老弟面上，老漢就成就了姪兒們罷。三個員外不勝之喜，各各致謝。當日酒散，張湯二人各自回去不提。且說王貴正在外邊頑耍，一個莊丁道：員外請了個狠先生來教學，看你們頑不成了！王貴聽了，急急的尋着張顯、湯懷，商議準備鐵尺短棍，好打先生下馬威。次日，衆員外送兒子上學，都來拜見了先生，請周侗吃上學酒。周侗道：賢弟們請回，此刻不是吃酒的時候。就送了三個員外出，了書房，轉身進來。就叫王貴上書。王貴道：客還未曾上書，那有主人先上書之理？這樣不通，還虧你來



做先生！便伸手向襪統內一摸，拏出一條鐵尺。望着先生頭上打來；周侗眼快手快，把頭一側，一手接住鐵尺，一手將王貴夾背一把倒揪在凳上，取過戒尺，將王貴重重的打了幾下。你道富家子弟，從未經着疼痛過的，這幾下，直打得王貴伏伏貼貼，只得依他教訓了。那張顯湯懷見了，暗暗的把短傢伙撇掉，也不敢放肆了。自此以後，皆聽從先生用心攻書。且說這岳飛在隔壁，每日將凳子墊了脚，爬在牆頭上，聽那周侗講書。忽一日，書僮稟道：西鄉有什麼王老實，要見老相公。周侗道：我正要見他，快請進來！書僮應聲曉得，出去不多時，引那王老實到書房內，來見了周侗，便道：小人一向種的老相公的田，老相公有十餘年不曾到此；小人將歷年種米賣出來的銀子，收在家裏，今聞得老相公在此，特來看望，請老相公前去把帳來算算。周侗道：難得你老人家這等志誠，便叫王貴你進去對王安說，先生有個佃戶到此，可有便飯，拏一筋與他吃？王貴轉身進去。周侗又問：目下田稻如何？王老實道：小人田內，一年有二年的收，今年禾生雙穗，豈不是老相公的喜事？周侗道：禾生雙穗，主出貴人的，這也大奇！明日同你去看。正說間，書僮來叫佃戶外邊吃飯去。當日就留王老實住下。次日，周侗對三個學生道：我出三個題目在此，你們用心做成破題，待我回來批閱。一面說，一面換了衣服，便同



了王老實出門下鄉去了。且說岳飛看見周侗出門，心內想道：先生既出去，我不妨到此館中去看看。遂走將過來。王貴看見，就一把扯住，叫道：湯哥哥，張兄弟，你兩個人來看看：這個人就叫岳飛，我爹爹常說他聰明得極；今日先生出了題目，要我們做，我們那有這樣心情，不如央他代做做何如？張湯二個齊聲道：有理。我們正要回去望望母親，岳哥替我們代做了罷。岳飛道：恐怕做出來的，不中先生之意。三人道：休要太謙，一定要拜煩的了。王貴恐岳飛走了，將那書房反鎖起來，對岳飛道：你肚中飢餓，抽屜內有點心，儘着你吃。說罷，三個飛跑的頑耍去了。岳飛將三人平昔所做的破題，翻出看了；照依各人的口氣，做了三個破題。走到先生位上坐下，將周侗的文章細細看了，不覺拍案道：我岳飛，若得此人教訓，何慮日後不得成名！立起身來，提着筆，蘸着墨，撥過墊脚小凳，站在上邊。在那粉牆上寫了幾句道：

投筆由來羨虎頭，須教談笑覓封侯；胸中浩氣凌霄漢，腰下青萍射斗牛！

要識他年恢駿業，全憑此日具鴻猷；乘時得展男兒志，萬里鵬程迴不侔。寫完了，念了一遍；又在那八句後，寫着八個字道：七齡幼童岳飛偶題。方纔放下筆，忽聽得書房門鎖響；回身一看，只見王貴同着張顯湯懷推進門來，慌慌張張，說道：不好



了！快走快走！岳飛吃了一驚。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瀝泉洞老蛇怪獻槍

古人結交惟結心，此心堪比石與金；金石易消心不易，百年契合共於今。今人結交結於口，往來歡娛肉與酒；只因小事失相酬，從此生嗔便分手。嗟乎大丈夫貪財忘義非我徒！陳雷管鮑難再得，結交輕薄不如無。水裏魚，天邊鴈，高可射兮低可釣；萬丈深潭終有底，只有人心不可量。虎豹不堪騎，人心隔肚皮。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自後無情日，反成大是非。

此一篇古風，名爲結交行；乃是嗟歎今世之人，當先如膠似漆，後來反面無情。那裏學得古人如金似石，要像陳雷管鮑，先死不移的，千古無二？所以說：古人結交惟結心，不比今人惟結口頭交也！閒話慢表，且說那岳飛，因慕周先生的才學，自愧家寒，不能從游；偶然觸起自家的抱負，一時題了這首詩在壁上。剛剛寫完，不道先生回來；王貴等三人，恐怕先生看見，得知他代作之弊，爲此慌慌張張，叫道：快些回去罷！先生回來了，快步快走！岳飛只得走出書房回家不表。且說周侗回至館中坐定，心中暗想：禾生雙穗，甚是奇異；這小小村落，那裏出什麼貴人？一面想，見那三張破題擺在面前，拏過來，



逐張看了；文理皆通，儘可成器。又將他三人往日做的一看，覺得甚是不通；心中自忖道：今日這三個學生，爲何才學驟長？想是我老運亨通，也不枉傳授了三個門生。再拏起來細看了一回，越覺得天然精密。又想道：莫不是倩人代做的，亦未可定。因問王貴道：今日我下鄉去後，有何人到我書房中來？王貴回說：沒有人來。周侗正在疑惑，猛然擡起頭來，見那壁上寫着幾行字；立身上前一看，却是一首詩。雖不甚美，却句法可觀，且抱負不小；再看到後頭，寫着岳飛名字。方知王員外所說，有個岳飛，甚是聰明，便指着王貴道：你這畜生！現在岳飛題詩牆上，怎說沒有人到書房中來？怪道你們三個破題，做得比往日不同；原來是他替你們代做的，你快去請他過來見我。王貴不敢違命，一直走到岳家來；對岳飛道：你在書房內牆上，不知寫了些什麼東西；先生見了發怒，叫我來請你去，恐是要打你。岳安人聽見，好生驚慌；後來聽見一個請字，方纔放心，便對岳飛道：你前去須要小心，不可造次。岳飛答應道：母親放心，孩兒知道。遂別了安人，同着王貴到書房中來。見了周侗，深深的作了四個揖，站在一邊，便道：適蒙先生呼喚，不知有何使令？周侗見岳飛果然相貌魁梧，雖是小小年紀，却舉止端方，便命王貴取過一張椅子，請岳飛坐了，問道：那壁上的佳句，可是尊作麼？岳飛紅着臉道：小子年幼



無知，一時狂妄，望老先生恕罪。周侗又問岳飛有表字麼？岳飛應道：是先人命爲鵬舉二字。周侗道：正好顧名思義。你的文字，却是何師傳授？岳飛道：只因家道貧寒，無師傳授，是家母教讀的幾句書，砂上學寫的幾個字。周侗沉吟了一會，便道：你可去請令堂到此，有話相商。岳飛道：家母是孀居，不便到此來。周侗道：是我失言了，就向王貴道：你去對母親說知，先生要請岳安人商議一事，拜煩令堂相陪。王貴應聲曉得，到裏邊去了。周侗方對岳飛道：已請王院君相陪，如今可去請令堂了。岳飛應允回家，與母親說知。先生要請母親講話，特請王院君相陪，不知母親去與不去？岳安人道：既有王院君相陪，待我走遭，看是有何話說。隨即換了幾件乾淨衣服，出了大門，把鎖來鎖了門，同岳飛走到莊門首，早有王院君帶了丫鬟出來迎接，進內施禮坐定。王員外也來見過禮，說道：周先生有甚話說，來請安人到舍，未知可容一見？安人道：既如此，請來相見便了。王員外即着王貴到書房中，與先生說知。不多時，王貴岳飛隨着周先生來至中堂，請岳安人見了禮。東邊王院君陪着岳安人，西首王員外同周先生各各坐定。王貴同岳飛兩個，站在下首。周侗開言道：請安人到此，別無話說，只因見令郎十分聰俊，老漢意欲螟蛉爲子，特請安人到此相商。岳安人聽了，不覺兩淚交流，說道：此子產下三



日，就遭洪水之變，妾受先夫臨危重託，多蒙恩公王員外夫婦收留，尙未答報。我並無三男兩女，只有這一點骨血，只望接續岳氏一脈；此事實難從命，休得見怪。周侗道：安人在上，老夫非是擅敢唐突；因見令郎題詩抱負，後來必成大器，但無一個名師點撥，這叫做玉不琢，不成器。豈不可惜？老夫不是誇口，空有一身本事，傳了兩個徒弟，俱被奸臣害死；日下雖然教訓着這三個小學生，不該在王員外安人面前說，那裏及得令郎這般英傑？那螟蛉之說，非比過繼；既不更名，又不改姓，只要權時認作父子稱呼，以便老漢將平生本事，盡心傳得一人。後來老漢百年之後，只要令郎把我這幾根老骨頭，掩埋在土，不致暴露，就完局了。望安人俯允！岳安人聽了，尙未開言；岳飛道：既不更名改姓，請爹爹上坐，待孩兒拜見。就走上前，朝着周侗跪下，深深的，就是八拜。列位看官，這不是岳飛不遵母命，就肯草草的拜別人爲父；只因久慕周先生的才學，要他教訓詩書，傳授武藝，故此拜他。誰知這八拜，竟拜出一個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總督兵糧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來。當時拜罷，又向着王員外王院君行了禮，然後又向岳安人面前拜了幾拜；岳安人半悲半喜，無可奈何。王員外吩咐安排筵席，着人請了張達、文仲，與周侗賀喜；王院君陪岳安人自在後廳相敘。當晚酒散，各自回去，不提。次日，岳



飛進館攻書，周侗見岳飛家道貧寒，就叫他四人結爲兄弟，各人回去，與父親說知，盡皆歡喜。從此以後，周侗將十八般武藝，盡傳授與岳飛。不覺光陰如箭，夏去秋來，看看岳飛已長成一十三歲，衆兄弟們一同在書房朝夕攻書。雖是周侗教法精妙，他們四個却是再來人，所以不上幾年，各人俱是能文善武。一日正值三月天氣，春暖花香，周侗對岳飛道：「你在館中與衆弟兄用心作文，我有個老友志明長老，是個有德行的高僧，他在瀝泉山，一向不會去看他，今日無事，我去望望他就來。」岳飛道：「告稟爹爹，難得這樣好天光，爹爹路上獨自一個，又寂寞，不如帶我們一同去走走，又好與爹爹作伴，又好讓我們去認認那個高僧。」何如？周侗想了想道：「也罷。」遂同了四個學生，出了書房門，叫書僮鎖好了門。五個人一同往瀝泉山來，一路上春光明媚，桃柳爭妍，不覺欣欣喜喜。將到山前，周侗立定腳，見那東南角上有一小山，心中暗想：「好塊風水地！」岳飛問道：「爹爹看什麼？」周侗道：「我看這小山向甚好，土色又佳，來龍得勢，藏風聚氣，好個風水。不知是那家的產業？」王貴道：「此山前後團團一帶，都是我家的，先生若死了，就葬在此不妨。」岳飛喝道：「休得亂道！」周侗道：「這也不妨。」人孰無死？只要學生切莫忘了，就是。就對岳飛道：「此話我兒記着，不可忘了。」岳飛應聲曉得，一路閒說，早到山前，上山來不半



里路，一帶茂林裏，現出兩扇柴扉。周侗就命岳飛叩門；只見一個小沙彌開門出來，問聲：「那個？」周侗道：「煩你通報師父一聲。」說陝西周侗，特來探望。小沙彌答應進去，不多時，只見志明長老，手持拐杖，走將出來，笑臉相迎；二人到客堂內，見禮坐下，四個少年侍立兩傍。長老敘了些寒溫，談了半日舊話，又問周侗近日的起居。周侗道：「小弟只靠這幾個小徒。這個岳飛，乃是小弟螟蛉之子。長老道：「妙極！我看令郎骨格清奇，必非凡品也。」是吾兄修來的一面說，一面吩咐小沙彌去備辦素齋相待。看看天色已晚，當夜打掃淨室，就留師徒五個安歇了。長老自往雲牀上打坐。到了次日清早，周侗辭別長老要回去。長老道：「難得老友到此，且待了早齋去。」周侗只得應允。坐下少刻，只見小沙彌捧上茶來，吃了。周侗道：「小弟一向聞說這裏有個瀝泉，烹茶甚佳。果有此說否？」長老道：「這座山，原名瀝泉山，山後有一洞，名爲瀝泉洞。那洞中這股泉水，本是奇品，不獨味甘，若取來洗目，便老花復明。本寺原取來烹茶待客，不意近日有一怪事，那洞中常常噴出一股烟霧迷漫，人要觸着他，便昏迷不省；因此不能取來奉敬。這幾日，只吃些天泉。」周侗道：「這是小弟無緣，所以有此奇事。那岳飛在傍聽了，暗暗想道：『既有這等妙處，怕什麼霧多？或是這老和尚慳吝，故意說這等話來嚇嚇人。待我去取些來，與爹爹洗洗。」



眼目，也見我一點孝心。遂暗暗的問了小沙彌山後的路徑，討個大茶碗，出了庵門，轉到後邊；果然半山中，見有一縷流泉，旁邊一塊大石，鐫着瀝泉奇品四個大字。却是蘇東坡的筆跡，那泉上一個石洞，洞中却伸出一個斗大的蛇頭，眼光四射，口中流出涎來，點點滴滴，滴在泉內，岳飛忖道：這個孽畜，口內之物，有何好處？滴在水中，如何用得？待我打死他。便放下茶碗，捧起一塊大石頭來，覷得親切，望那蛇頭上打去；不打時猶可，這一打，不偏不歪，恰恰打在蛇頭上。只聽得呼的一聲響，一霎時，星霧迷漫；那蛇銅鈴一般的眼，露出金光，張開血盆般大口，望着岳飛撲面撞來。岳飛連忙把身子一側，讓過蛇頭。趁着勢將蛇尾一拖，一聲響亮，定睛再看時，手中拏的，那裏是蛇尾，却是一條丈八長的蘸金槍，槍桿上有瀝泉神矛四個字。回頭看那泉水，已乾涸了，並無一滴。岳飛十分得意，一手拏起茶碗，一手提着這槍，回至庵中；走到周侗面前，細細把此事說了一遍。周侗大喜，長老叫聲老友！這瀝泉原是神物，令郎定有登臺拜將之榮，但這裏的風水，已被令郎所破，老僧難以久留，只得仍回五臺山去了。但這神槍，非比凡間兵器，老僧有書一冊，內有傳槍之法，并行兵布陣妙用，今贈與令郎，用心溫習。我與老友俱是年邁之人，後會無期；再二十年後，我小徒道悅在金山上，倒有與令郎相會之



日，謹記此言，老僧從此告別。周侗道：如此說來，俱是小弟得罪，有誤師父了。長老道：此乃前定，與老弟何罪之有？說罷，卽進雲房去，取出一冊兵書，上用錦匣藏鎖，出來交與周侗。周侗吩咐岳飛，好生收藏。拜別下山，回至王家莊，周侗好生歡喜，就叫他弟兄們置備弓箭習射，將槍法傳授岳飛。他弟兄四個，每日在空場上開弓射箭，舞劍掄刀。一日，周侗問湯懷道：你要學什麼傢伙？湯懷道：弟子見岳大哥舞的槍好，我也槍罷。周侗道也罷，就傳你個槍法。張顯道：弟子想那槍雖好，倘然一槍戳去，刺不着，過了頭，須得槍頭上有個鈎兒方好。周侗道：原有這個傢伙，名叫鈎連槍，我就畫個圖樣與你，叫你父親照樣打成了，教你鈎連槍法罷。王貴道：弟子想來，妙不過是大刀，一刀砍去，少則三四個人，多則五六個。若是早上砍到晚上，豈不有幾千幾百個？周侗原曉得王貴是個一勇之夫，便笑道：你旣愛使大刀，就傳你大刀罷。自此以後，雙日習文，單日習武。那周侗，乃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的師父，又傳過河北大名府盧俊義的武藝，本領高強，岳飛又是個再來人，少年力量過人。周侗年邁，巴不得將平生一十八般武藝，盡心傳授與螟蛉之子，所以岳飛文武雙全，比盧林二人更高。這也不在話下。一日，三個員外，同先生在莊前閒步，只見村中一個里長，走上前來施禮道：三位員外同周老



相公在此，小人正來有句話稟上：昨日縣中行下牌來小考，小人已將四位小相公的名字，開送縣中去了，特來告知。本月十五日要進城，員外們須早些打點打點。王明道：你這人好沒道理！要開名字，也該先來通知我們，商議商議，你知道我們兒子去得去不得？就是你的兒子，也要想想看，怎的竟將花名開送進縣，豈有此理？周侗道：罷了。他也是好意，不要埋怨他了；令郎年紀雖輕，武藝也可以去得的了。又對里長道：得罪你了，另日補情罷。那里長覺得沒趣，便道：好說。小人有事，要往前村去，告別了。周侗便對三個員外說道：各位賢弟，且請回去，整備令郎們的考事罷。衆員外告別，各自回家。周侗走進書房來，對張顯、湯懷、王貴三個說：十五日要進城考武，你們回去，叫父親置備衣帽、弓馬等類，好去應考。三人答應一聲，各自回去，不提。周侗又叫岳飛也回去與母親商議，打點進縣應試。那岳飛稟道：孩兒有一事，難以應試，且待下科去罷。周侗便問：你有何事？推却不去。那岳飛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

千人叢內，顯穿楊手段；  
五百年前，締種玉姻緣。

不知岳飛說出幾句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



詩曰：未曾金殿去傳臚，先識魚龍變化多；不用屏中圖孔雀，却教仙子近嫦娥。

話說當時周侗問岳飛爲着何事，不去應試？岳飛道：三個兄弟，俱是豪富之家，俱去備辦弓馬衣服；你看孩兒身上這般藍藍縷縷，那有錢來買馬？爲此說且待下科去罷。周侗點頭道：這也說的是也罷，你隨我來。岳飛隨了周侗到臥房中，開了箱子，出一件半新不舊的素白袍，一塊大紅片錦，一條大紅鸞帶放在桌上，叫聲我兒！這件衣服，與你令堂講，照你的身材，改一件戰袍；餘下的，收了一頂包巾。這塊大紅片錦，做一個砍肩一副紫袖；大紅鸞帶，拿來束了。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借與你騎了。到十五清早，就要進城的，可連夜收拾起來。岳飛答應一聲，拿回家去，對母親說知就裏，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次日，周侗獨坐書房，觀看文字；聽得脚步響，擡頭見湯懷進來道：先生拜揖。家父請先生看看學生，可是這般裝束麼？周侗見那湯懷頭上戴一頂素白包巾，頂上繡着一朵大紅牡丹花，身上穿一領素白繡花戰袍，頸邊披着一大紅繡綢砍肩，兩邊大紅紫袖，腰間勒着銀軟帶，脚登烏油粉底靴。周侗道：就是這等裝束罷了。湯懷又道：家父請先生明日到舍下用了飯，好一同進城。周侗道：這到不必，總在教場會齊便了。湯懷纔去，又見張顯進來，戴着一頂綠緞子包巾，也繡着一朵牡丹花，穿一件綠緞繡花



戰袍，也是紅砍肩，紅紮袖，軟金帶勒腰，脚穿一雙銀底綠緞靴。向周侗揖道：先生看看學生，可像武中朋友麼？周侗道：好。你回去致意令尊，明日不必等我，可在教場中會齊。張顯答應回去。劈脚跟王貴走將進來，叫道：先生！請看學生穿着何如？但見他身穿大紅戰袍，頭戴大紅包巾，繡著一朵白粉團花，抖着大紅吹肩，大紅紮袖，赤金軟帶勒腰，脚下穿着金黃緞靴，配着他這張紅臉，渾身上下，火炭一般。周侗道：妙啊！你明日同爹爹先進城去，不必等我，我在你岳大哥家吃了飯，同他就到教場中來會你便了。方纔打發王貴出去，岳飛又走進來道：爹爹！孩兒就是這樣罷？周侗道：我兒目下且將就些罷。你兄弟們已多約定，明日在教場中會齊，我明日要在你家中吃飯，同你起身。岳飛道：只是孩兒家中沒有好菜款待。周侗道：隨便罷了。岳飛應諾，辭別回家，對母親說了。到次日清晨，周侗過來，同岳飛吃了飯，起身出門，周侗自騎了這匹馬，岳飛跟在後頭，一路行來，直至內黃縣教場。你看人山人海，各樣趕集的買賣，并那茶篷酒肆，好不熱鬧。周侗揀一個潔淨茶篷，把馬拴在門前樹上，走進篷來，父子兩個，佔一副座頭吃茶。那三個員外，是城中俱有親友，各各扛擡食物，送到教場中來，揀一個大酒篷內坐定，叫莊丁在下面去尋先生，和岳大爺。那莊丁見這匹馬，認得是周侗的，望裏面一張，見



他父子兩個坐着。卽忙回至酒篷，報與各位員外；三個員外忙叫孩兒們同了莊丁，來至茶篷內，見了先生道：家父們俱在對過篷內，請先生和岳大哥到那裏用酒飯。周侗道：你們多多致意令尊；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你們自去料理，停一會，點到你們名字，你三人上去答應。那縣主偷問及你哥哥，你等可稟說在後就來。王貴便問道：爲什麼不叫哥哥同我們一齊上去麼？周侗道：爾等不知，非是不叫他同你們去，因你哥哥的弓硬些，不顯得你們的手段，故此叫他另考。那三個方纔會意。辭別先生，回到酒篷，與衆員外說了此話，衆員外贊羨不已。不多時，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紛紛攘攘的到來；真是貧文富武，多少富家兒郎，穿着得十分齊整，多是高頭駿馬，配着鮮明華麗的鞍甲；一箇箇心中俱想取了，好上東京去取功名。果然人山人海，說不盡繁華富麗。再一會，只見縣主李春，前後跟隨了一衆人役，進教場下馬，在演武廳上坐定，左右送上茶來吃了，看見那些赴考的人，好生熱鬧；縣主暗喜，今日若選得幾箇好門生，進京得中之時，連我也有些光彩。少刻，該房書吏送上冊籍；縣主看了，一箇箇點名叫上來，挨次比箭，再看弓馬。此時演武廳前，但聽得嗤嗤的箭響聲不絕；那周侗和岳大爺在茶篷內，側着耳朵，聽着那些武童們的箭聲。周侗不覺微微含笑，岳飛問道：爹爹爲何好



笑？周侗道：我兒你聽見麼？那些比箭的，但聽得弓聲箭響，不聽得鼓聲響，豈不好笑麼？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中意的甚少；看看點到麒麟村，大叫：岳飛叫了數聲，全無人答應；又叫湯懷，湯懷應聲道：有！又叫張顯，王貴兩箇答應，三個一齊上來。衆員外俱在篷子下，睜着眼睛觀看，俱巴不得兒子們取了，好上京應試。當時縣主看了三箇武童，比衆不同，行禮已畢，縣主問道：還有一名岳飛，爲何不到？湯懷稟說：他在後邊就來。縣主道：先考你們弓箭罷。湯懷稟說：求老爺分付把箭垛擺遠些。縣主道：已經六十步，何得再遠？湯懷道：還要遠些。縣主遂分付擺八十步上。張顯又上來稟道：求老爺還要遠些。縣主又分付擺整一百步。王貴叫聲：求大人再遠些。縣主不覺好笑起來。既如此，擺一百二十步罷。從人答應，下去擺好箭垛。湯懷立着頭把，張顯立着二把，王貴是第三把；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果然奇妙，看的衆人齊聲喝采，連個縣主都看得呆了。你道爲何，那三個人射的箭，與前相反；箭箭上垛，並無虛發。但聞擂鼓響，不聽見弓箭的聲音，直待射完了，鼓聲方住。三人同上演武廳來，縣主大喜，便問：你三人弓箭，是何人傳授？王貴道：是先生。縣主道：先生是何人？王貴又道：是師父。縣主哈哈大笑道：你武藝雖高，肚裏却是不通，是你個師父，姓甚名誰？湯懷忙上前稟道：家師是關西人，姓周，名侗。縣



主道：令業師，就是周老先生，他是本縣的好友，久不相會，如今却在那裏？湯懷道：現在下邊茶篷內。縣主聽了，隨即差人同着三人來請周侗相見，一面就委衙官看衆人比箭。不多時，周侗帶了岳飛到演武廳來；李春忙忙下階迎接，見了禮，分賓坐下。李春道：大哥既在敝縣設帳，不蒙賜顧，却是爲何？周侗道：非是爲兄的不來看望；麒麟村的居民，是好興詞構訟，若爲兄的到賢弟衙裏走動了，就有央說人情等事。賢弟若聽了情分，就壞了國法，不聽又傷了和氣，故此不來爲妙。李春道：極承見諒了。周侗道：別來甚久，不知曾生下幾個令郎了？李春道：先室已經去世，只留下一個小女，十五歲了。周侗道：既無令公子，是該續娶了。李春道：小弟因有些賤恙，不時舉發，所以不敢再娶。未知大哥的嫂嫂好麼？周侗道：也去世多年了。李春道：曾有令郎否？周侗把手一招，叫聲：我兒！可過來見了叔父。岳飛應聲上前，向着縣主行禮。李春看了一笑道：大哥又來取笑小弟了！這樣一位令郎，是大哥幾時生的？周侗道：不瞞老弟說，令愛是親生，此子却是愚兄螟蛉的，名喚岳飛，請賢弟看他弓箭如何？李春道：令徒如此，令郎一定好的，何須看得？周侗道：賢弟！此乃爲國家選取英才，是要從公的；況且也要使大衆心服，豈可草草任情麼？李春道：既如此，叫從人將垛子取上來些。岳大爺道：再要下些。縣主道：就下



些。從人答應。岳飛又稟：還要下些。李春向周侗道：令郎能射多少步數？周侗道：小兒年紀雖輕，却開得硬弓，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李春口內稱贊，心裏不信，便分付把箭垛擺到二百四十步，列位要曉得岳大爺神力，是周先生傳授的神臂弓，能開三百餘斤，并能左右開，李縣主如何知道。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立定身，拈定弓，搭上箭，颼颼的連發了九枝；那打鼓的，從第一枝箭打起，直打到第九枝，方纔住手。那下邊這些看考的衆人，齊聲喝采；把那各鄉鎮的武童，都驚呆了，就是三個員外，同着湯懷、張顯、王貴三人在茶篷內看了，也俱拍手稱贊；只見那帶箭的，連着這塊泥，並九枝箭，一總捧上來稟道：這位相公，真個希奇！九枝箭從一孔中射出，箭攢斗上。李春大喜道：令郎青春幾歲了？曾畢姻否？周侗道：虛度二八，尙未定親。李春道：大哥若不棄嫌，願將小女許配令郎，未識尊意允否？周侗道：如此甚妙，只恐高攀不起。李春道：相好弟兄，何必客套。小弟卽此一言爲定，明日將小女庚帖送來。周侗謝了，卽叫岳飛可過來拜謝了岳父。岳飛卽上來拜謝過了。周侗暗暗歡喜，隨卽作別起身道：另日再來奉拜。李春道聲：不敢！容小弟奉屈來衙一敘。周侗回道：領教。遂別了李春。同岳飛下演武廳來；到篷內，同了衆員外父子們，一齊出城回村。不表。且說那李知縣公事已畢，回至衙中，到了次日，將



小姐的庚帖寫好，差個書吏送到周侗館中去。書吏領命，來到了麒麟村，問到王家莊上；莊丁進來報與周侗，周侗忙教請進。那書吏進到書房，見了周侗，行禮坐定，便道：奉家老爺之命，特送小姐庚帖到此，請老相公收了。周侗大喜，便遞與岳飛道：這李小姐的庚帖，可拿回去，供在家堂上。岳飛答應，雙手接了，回到家中，與母親說知。岳安人大喜，拜了家堂祖宗，然後觀看小姐的年庚，說也奇異，却與岳大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豈不是姻緣輻輳！不在話下。這邊周侗封了一封禮物，送與書吏道：有勞尊兄遠來，無物可敬，這是代飯，莫嫌輕褻。書吏道：聲不敢收，收了禮物，稱謝告別回去，不提。再說岳大爺復至館中，周侗分付：明日早些同我到縣裏去謝了丈人。岳大爺應聲曉得，過了一夜，次早天明，父子兩個梳洗了，就出了莊門，步行進城，來到縣門首，將兩張謝帖，在宅門上投進。李春即時開了宅門，出來接進內衙，行禮畢，岳飛拜謝了贈親之恩，李春回了半禮，敘坐談心。少停，擺上筵席，三人坐飲了一會，從人將下席搬出去，周侗見了，便道：小弟兩個，是步行來的，沒有帶得家人來，不消費心得。李春道：既如此，賢壻到此，無物相贈；小弟還有幾十匹馬，未曾賣完，奉送令郎一匹如何？周侗道：小兒習武，正少一騎，若承厚賜，妙極的了。酒已過多，到是同去看看馬，再來飲酒罷。李春道：使得，便



起身，三人一同來到後邊馬房內，命馬夫取套杆，伺候挑馬。馬夫答應一聲，周侗便悄悄的對岳飛道：你可放出眼力來，仔細挑選；這是丈人送的，不便退換。岳飛道：曉得。就走將下去，細細一看，他本性心裏最喜白馬的，有那顏色好些的，把手一按，脚都殂下去了。連挑數匹，俱是一般，並無一匹中意的。李春道：難道這些馬，都是無用的麼？岳大爺答道：這些馬，並非是無用，只好那富家子弟，配着華麗鞍轡，遊春玩景，代步而已。小婿心上，須要選那上得陣，交得鋒，替國家辦得事業，自己掙得功名，這樣的馬纔好。李縣主搖着頭道：我這是賣剩得這幾十匹馬，也不過送一匹與賢婿代代步。那有這樣好馬。正說之間，忽聽得隔壁馬嘶聲響，岳大爺道：這叫聲，却是好馬！不知在何處？周侗道：我兒聽見聲音，又未見馬，怎知他是好馬？岳飛道：爹爹豈不聞此馬聲音洪亮，必然力大，所以說是好的。李春道：賢婿果然不錯，此馬乃是我家人周天祿，在北地買回。如今已有年餘，果然力大無窮，見了人，亂踢亂咬，無人降得他住，所以賣了去，又退回來，一連五六次，只得將他鎖在隔壁這牆內。岳大爺道：何不同婿去一看？李春道：這怕賢婿降不住他？若降得住，就將來相贈便了。便叫馬夫開了門，馬夫叫聲：岳大爺，須要仔細，這馬却要傷人的。岳大爺把馬相了一相，便把身上的海青脫掉了，上前來；那馬見



有人來，不等岳大爺近身，就舉起蹄子亂踢。岳大爺纔把身子一閃，那馬又回轉頭來亂咬。岳大爺望後又一閃，趁勢一把把鬃毛抓住，舉起拳來就打，一連幾下，那馬就不敢動了。正是：

驊騮逢伯樂，

馳騁遇王良。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詩分解。

## 第六回

瀝泉山岳飛廬墓

亂草崗牛臯剪徑

詩曰：飄蓬身世兩茫然，回首孤雲更可憐！絳帳運籌親授受，他年四海姓名傳。

自古道物各有主。這馬該是岳大爺騎坐的，自然伏他的教訓，動也不敢動，聽憑岳大爺一把牽到空地上，仔細一看，自頭至尾，足有一丈長，自蹄至背，約高八尺，頭如博兔，眼若銅鈴，耳小蹄圓，尾輕胸闊，件件俱好。但是渾身泥污住，不知顏色如何；看見傍邊有一小池，岳大爺就叫馬夫拿刷鉤來。馬夫答應，取了刷鉤，遠遠的站立着，不敢近前。岳大爺道：不妨事，我拿住在此，你可上前來，與我洗刷乾淨了。馬夫道：姑爺須要拿緊了。待我將舊籠頭替他上了，然後洗刷。岳大爺道：不妨，你來上就是。馬夫即將籠頭上了，將馬牽到池邊，替他洗刷得乾淨。岳大爺看了，果然好馬，却原來渾身雪白，並無一



根雜毛，好不歡喜。岳大爺穿好了衣服，把馬牽到後堂階下，拴住了，上廳謝拜岳父贈馬之恩。李春道：「一匹馬，何足掛意？」又命家人去取出一副好鞍轡來，備好在馬背上。周侗在傍看了，也喝采不迭。三個人重新入席，又飲了幾杯，起身告別。李春再三相留不住，叫馬夫又另備了一匹馬，送周老相公回去。那馬夫答應了，又去備了一匹馬。李春送出了儀門，作別上馬。馬夫跟在後頭，出了內黃縣城門。周侗道：「我兒！這馬雖好，但不知跑法如何？你何不出一轡頭，我在後面看看如何？」岳大爺應道：「使得。」就加上一鞭，放開馬去；但聽得忽喇喇四個馬蹄翻蓋相似，往前跑去。周侗這老頭兒，一時高興起來，也加上一鞭，一轡頭趕上去；這馬雖比不得岳大爺的神馬，那馬夫那裏跟得上來，直趕得汗流氣喘不住。那父子兩個前後，一直跑到了莊門首，下馬進去；周侗稱了五錢銀子，賞了馬夫，馬夫叩謝了，騎了那原來的馬，自回去了。這裏岳大爺將那馬牽回家中，與母親細說岳父相贈之事；母子各各感激周先生提挈之恩。且說那周侗，只因馬跑的熱了，到得書房，就把外衣脫了，坐定，取過一把扇子，連搨了幾搨，看看天色將晚下來，覺得眼目昏花，頭裏有些疼痛起來，坐不住，只得爬上牀睡；不一會，胸腹脹悶，身子發寒起來。岳大爺聞知，連忙過來服侍，過了兩日，越覺沈重，這些弟子，俱來看望。員



外們個個求醫問卜，好生煩惱。岳大爺更爲着急，不離左右的服侍。到了第七日，病勢十分沈重，衆員外與岳飛、王貴等，俱在牀前問候。周侗對岳飛道：「你將我帶來的箱籠物件，一應都取將過來。」岳大爺答應一聲，不多時，都取來擺在面前。周侗道：「難得衆位賢弟們，俱在這裏，愚兄病入膏肓，諒來不久於人世了！這岳飛拜我一場，無物可贈，慚愧我漂流一世，並無蓄積，只有這些須物件，聊作紀念。草草後事，望賢弟備辦的了！衆員外道：「大哥請放心調養，恭喜好了，就不必說。果有不測，弟輩豈要鵬舉費心？」周侗又叫聲：「王賢弟，那瀝泉山東南小山下，有塊空地，令郎說是尊府產業，我却要葬在那裏，未知王賢弟允否？」王明回道：「小弟一一領教便了。」周侗道：「全仗全仗！便叫岳飛過來，拜謝了王員外。」岳飛就連忙跪下拜謝。王員外一把扶起道：「鵬舉何須如此？」周侗又對三個員外說道：「弟們若要諸姪成名，須離不得鵬舉。言畢，痰湧而終。時乃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行年七十九歲。岳飛痛哭不已，衆人莫不悲傷。當時衆員外整備衣衾棺槨，靈柩停在王家莊，請僧道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經事，送往瀝泉山側首殯葬已畢。岳大爺便在墳上，搭個蘆棚，在內守墓。衆員外時常叫兒子們來陪伴。時光易過，日月如梭，過了隆冬，倏忽已是二月清明時節。衆員外帶了兒子們來上墳，一則祭奠先生，二則



與岳大爺收淚。王員外叫聲：鵬舉，你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宜久居此地；可收拾了，同我們回去罷。岳大爺再三不肯，王貴道：爹爹不要勸他，待我把這牢棚子拆掉了，看哥哥住在那裏！湯懷張顯齊聲拍手道：妙啊！妙啊！我們大家來，不一時，三個小兄弟，你一把，我一掀，把那蘆棚拆得乾乾淨淨。岳大爺無可奈何，只得拜哭一場，回身又謝了衆員外。衆員外道：我等先回，孩兒們可同岳大哥慢慢的來便了。衆小爺應聲曉得。衆員外俱乘着轎子，先自回莊。這裏四個小弟兄，揀了一個山嘴，叫莊丁將盒擺開，坐地飲酒。湯懷道：岳大哥，老伯母獨自一人在家中，好生慘切，得你今日回去，方纔放心。張顯道：大哥！小弟的文字武藝，盡生疎了，將來怎好去取功名？岳大爺道：賢弟們！我因繼父亡過，這功名兩字，到也不在心上。王貴道：先師之恩，雖是難忘，那功名也是緊要事情，若是大哥無心，小弟們越發無望了。弟兄們正在閑談，忽聽得後邊草響，王貴翻身回頭，將脚向草中這一攪，只見草叢中，扒將一箇人來，叫聲：大王饒命！早被王貴一把擒將起來，喝道：快獻寶來！岳大爺忙上前，喝道：休得胡說，快些放手。王貴大笑，把那人放下。岳大爺問道：我們是好人，在此祭奠墳墓，吃杯酒兒，怎麼稱我們做大王？那人道：原來是幾位相公，便向草內說你們都出來！不是歹人，是幾位相公，只聽得枯草裏搜搜



的響，猛然走出二十多個人來，都是背着包裹雨傘的。齊說相公們，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前邊地名叫做亂草岡，原是太平小地面；近日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強盜，在此攔路，要搶來往人的財帛。現今攔住一班客商，小人們是在後邊抄小路到此；見相公們人衆，疑是歹人，故此躲在草內，不道驚動了相公們，小人們是要往內黃縣去的。岳大爺道：內黃縣，是下山一直大路，爾等放心去罷。衆人謝了，歡歡喜喜的去。岳大爺便對衆兄弟道：我們也收拾回家去罷。王貴道：大哥！那強盜不知是怎麼樣的？我們去看看也好。岳大爺道：那強盜不過是昧着良心，不顧性命，希圖目下之富，那顧後來結果。這等人，看他做什麼？王貴道：我們不曾見過，去看看也不妨。岳大爺道：我們又沒有兵器在此；倘然他動手動腳起來，將如之何？張顯道：大哥！我們揀那不多大的樹，拔他兩根起來，也當得兵器；難道我們弟兄四個人，到怕了一個強盜不成？湯懷道：哥哥！譬如在千軍萬馬裏邊，也要去走走；怎麼說了強盜，就是這等怕？岳大爺見弟兄們七張八嘴，心中暗想：我若不去，衆兄弟把我看輕了，只道我沒有膽量了。分付莊丁，你等先收拾回莊，我們去去就來。內中有幾個膽大的莊丁說道：大爺帶挈我們也去看看。岳大爺道：你這些人，好不知死活；倘然強盜凶狠，我們自顧不暇，那裏還照應得你等。這是什



麼好看的所在，帶你們去不得的。衆人道：大爺說得是，小人們回去了。他弟兄三個等不得各人去，拔起一顆樹來，去了根梢；大家拿了一枝，望後山轉到亂草岡來，遠遠就望見這個強盜，面如黑漆，身軀長大，頭帶一頂鑲鐵盔，身上穿着一副鑲鐵鎖子，連環甲內襯一件皂羅袍，緊束着勒甲縵，騎着一匹烏騅馬，手提兩條四楞鑲鐵鎗，攔住着。一夥人約有十五六個，一齊跪在地下討饒道：小的們沒有什麼東西，望大王爺饒命罷！那好漢大喝道：快拿出來，饒你狗命！不拿出來，叫你們一個個都死！岳大爺看見便道：賢弟們，你看那強盜這條大漢，待愚兄先去會他一會，賢弟們遠遠的觀看，不可就上前來。湯懷道：哥哥手無寸鐵，怎麼去會他？岳大爺道：我看此人氣質粗鹵，可以智取，不可力敵；倘然我敵他不過，你們再上來也不遲。說罷，就走到前面，叫聲朋友！小弟在此，且饒了這干人去罷。那個大漢舉頭一看，見岳大爺眉長臉秀，相貌魁偉，便道：你也該送些與我。岳大爺道：自然呢。自古說的好，在山吃山，靠水吃水，怎說不該送？那好漢聽了，便道：你這個人說的話，到也在行。岳大爺道：我是大客商夥計，車輛都在後邊；這些人俱是小本經紀，有甚油水？可放他們去。少停待我等多送些與大王便了。那個好漢聽了，便對衆人道：既是他這等講，放你們去罷！衆人聽說，叩了頭，爬起身來，沒命的



飛跑去。那好漢對岳大爺道：「如今你好拿出來了？」岳大爺道：「我便是這等說了。這是我有兩個夥計不肯，却怎麼處？」好漢道：「你夥計是誰？」却在那裏？」岳大爺把兩個拳頭漾了一漾道：「這就是我的夥計。」好漢道：「這是怎麼講？」岳大爺道：「你若打得過他，便送些與你；如若打他不過，却是休想。」那好漢怒道：「諒你有何本事，敢來捋虎鬚？」但你一雙精拳頭，我是鐵錘，贏了你，算不得好漢也罷。我也是拳頭對你罷。」一面說，一面把雙錘挂在鞍轡上，跳下馬來，舉起拳頭，望岳大爺劈面打來。衆兄弟看見，齊吃了一驚，却待要向前，只見岳大爺也不去招架他的拳頭，竟把身子一閃，反在那漢身後。那漢徹轉身，又是一拳，望心口打來；這岳大爺把身子向左邊一閃，早飛起右腳，這一腳，正踢着那漢的左肋，顛翻在地。湯懷等見了，齊聲叫道：「好武藝！好武藝！那好漢一谷鞭扒將起來，大叫聲：『氣殺我也！』遂在腰間拔出那把劍來，就要自刎。」岳大爺慌忙一把攔腰抱住，叫聲：「好漢！爲何如此？」那漢道：「我從來沒有被人打倒，今日出醜罷了罷了！眞眞活不成了！」岳大爺道：「你這朋友，眞眞性急；我又不曾與你交手，是你自己靴履滑跌了一交。你若自盡，豈不白送了性命？」那漢回頭看看岳大爺道：「好大力氣。」便問：「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大爺道：「我姓岳，名飛，就在此麒麟村居住。」那漢道：「你既住在麒麟村，可曉得有個周侗師。」



父麼？岳大爺道：這是先繼父。你緣何認得？那漢聽了，便道：怪不得我輸與你了。原來是周師父的令郎；何不早說，使小弟得罪了！連忙拜將下去。岳大爺連忙扶起。兩個便在草地上坐了，細問來歷。那漢道：不瞞你說，我叫牛臯，也是陝西人，祖上也是軍漢出身；只因我父親沒時，囑咐我母親說：若要兒子成名，須要去投周侗師父。故此我母子兩個，離鄉到此，尋訪周師父。有人傳說：在內黃縣麒麟村內。故此一路尋來，經過這裏，却撞着一夥毛團在此剪徑；被我把強盜頭打死了，奪了他這付盔甲鞍馬，把幾個小嘍囉，却都散了。因想我就尋見了周師父，將什麼東西來過活？爲此順便在這裏搶些東西，一來可以餬口，二來好拿些來做個進見之禮。不想會着你這個好漢，好人！你可同我去見見我母親，再引我去見見周侗師父罷。岳大爺道：不要忙，我有幾個兄弟，一發叫來相見。就把手一招，湯懷等三個，一齊上前相見，各各通了名姓。牛臯引路，四弟兄一路同走。走不多遠，來到山凹內，有一石洞，外邊裝着柴扉。牛臯進內，與老母說知，老母出來迎接。四位進內，見禮坐下。老母將先夫遺命投奔周侗的話，說了一遍。岳大爺垂淚答道：不幸繼父於去年九月，已經去世了。老母聞言，甚是悲切，對岳大爺道：老身蒙先夫所託，不遠千里而來；不道周老相公已作古人，我兒失教，將來料無成名之日，



可不枉了這一場！岳大爺勸道：老母休要悲傷，小姪雖不能及先繼父的本領，然亦粗得皮毛；今既到此，何妨同到我舍間居住，我四弟兄一齊操演武藝如何？牛母方纔歡喜，就進裏邊去，將所有細軟，打做一包。牛臯把老母扶上了這匹烏騮馬上騎了，背上包裹，便同了一班小弟兄取路望王家莊來。到了莊門首，牛臯扶老母下了馬，到岳家來；見了岳安人，細說此事。即時去請三位員外來，牛臯拜見了，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衆員外大喜。當日就王員外家設席，與牛臯母子接風，就留牛母與岳安人同居作伴；揀個吉日，叫牛臯與小弟兄們也結拜做弟兄。岳大爺傳授牛臯武藝，兼講究些文字。一日，弟兄五個，正在莊前一塊打麥場上，比較槍棒；忽見對面樹林內，一個人在那裏探頭張望。王貴就趕上去，大喝一聲：「你是什麼歹人，敢在我莊上來相腳色？」那個人不慌不忙，轉出樹林，上前深深作個揖，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岳爺爺再顯英雄手段，重整舊業家園。正是：

五星炳炳聚奎邊，多士昂昂氣象鮮；  
萬里前程期唾手，他年快著祖生鞭。  
畢竟那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賢 索賄賂洪先革職



詩曰：堪歎人生似夢中，爭名奪利一場空！世間惟有忠和孝，萬古流傳日月同。

却說那人走上前來，作個揖，便說道：小人乃是這裏村中一個里長的，便是只因相州節度都院劉大老爺，行文到縣，各處武童，俱要到那裏考試取了，方好上京應試。特來通知岳大爺和衆位小爺，因見小爺們在此操演武藝，不敢驟然驚動，故此躲在林中觀看，並不是歹人。岳大爺道：我知道了。那里長作別去了。次日，岳大爺騎馬進城，來到內黃縣衙門內，門吏進內通報，知縣說聲請進來，相見了。門吏答應一聲，忙走出來，請岳大爺進去。這岳大爺走進內衙，拜見了岳父，便道：小婿要住相州院考，特來拜別。還有一個結義兄弟，也要去應試，只因前日未曾小考，要求岳父大人附冊送考。李縣主道：既是你的義弟，叫做什麼名字？我與他添上罷了。岳飛道：叫做牛臯。縣主吩咐從人記了補上。又道：賢婿到相州，待我寫一封書帶去。一面吩咐衙中擺酒款待，一面走進書房，寫了一封書，封得好了，出來交付與岳飛道：我有一個同年，在相州做湯陰縣，叫做徐仁，爲人正直，頗有聲名，就是都院也甚敬重他的。賢婿可帶這封書去與他看了，這補考諸事，就省辦了。岳大爺接書收好了，拜謝出來，回到家中，與衆員外說道：小姪方纔到縣裏去，把牛兄弟名字也補上了。明朝是吉日，正好起身。衆員外應允，各人同



去，端正行李馬匹。到次日，都到王員外莊上會齊；五位弟兄，各各拜別了父母，出莊上馬，前往相州進發。一路上曉行夜住，弟兄們說說笑笑，俱是憨憨頑頑；只有岳大爺心內暗想：我原是湯陰縣祖籍，漂流在外，不覺眼中流下淚來。不一日，到了相州。衆弟兄進了南門，走不到里許，却就有許多客店。岳大爺擡頭看時，只見一家店門上，挂着一扇招牌，上寫着：江振子安寓客商，七個大字。岳大爺看那店中，倒也潔淨，五人就下馬立定。裏邊江振子見了，連忙出來迎接，叫小二將五位客人行李搬上樓去，把馬都牽入後槽上料，自己却來陪那五位小爺，坐下吃茶。問了姓名來歷，連忙整備接風酒飯。岳大爺向主人問道：此時是什麼時候了？江振子道：晌午。大爺要往何處去？這等要緊？岳大爺道：有封書信到縣裏去下一下。江振子道：要說縣裏，此刻還早得很哩。這位縣主老爺，在這裏歷任九載，爲官清正，真個兩袖清風，愛民如子；幾次報陞，却被衆百姓攀轅留住。那個老爺坐了堂，直到更把天，方纔退堂。此時正早哩。岳大爺道：但不知此去縣前，有多少路？江振子道：離此不遠，出了小店的門，投東轉上南去，看見這座衙門，就是岳大爺聽畢，便去房中開箱子，取了書，鎖好了房門，一同衆兄弟出了店門，望縣前來。不道那縣主徐仁，當夜得了一夢；那日升堂理事，兩邊排列各班書吏衙役，知縣



問道：本縣夜來得了一夢，甚是驚恐，你們可有那個會詳夢的麼？傍邊走過一個書吏，渾名叫做百曉，上前稟說：小人極會詳夢，不知老爺夢見什麼？縣主道：我昨夜三更，忽然夢見五隻五色老虎，飛上堂來，望着本縣身上撲來，不覺惶驚而醒，出了一身冷汗，未知如何吉凶？百曉道：恭喜老爺。昔日周文王夜夢飛熊入帳，後得子牙於渭水。話還未曾說得完，那知縣大怒起來，怕案罵道：這狗頭，好胡說！我爺是何等之人，却將聖賢君王比起來？好生可惡！那個百曉，無言可對，只得站過一邊。忽見門役稟說：內黃縣有五位武士，口稱縣主李老爺有書求見。徐老爺吩咐請他們進來。門役答應一聲，出來相請五人，到了公堂上，行禮已畢，將書呈上。縣主接書看了，又見五個人相貌軒昂，心中暗想：昨夜的夢，莫非應在此五人身上麼？就問賢契在何處作寓？岳大爺對道：門生們在南門內江振子店中作寓。徐仁道：既如此，賢契們請回寓。都院大人的中軍官洪先，却是本縣的相知，待我着人央他照應賢契們，明日赴轅門候考便了。岳大爺等謝了縣主，出衙回寓。過了一夜，次日五個人齊至轅門，來見中軍。岳飛上前稟道：岳飛等五人，求大老爺看閱弓馬，相煩引見。洪先聽了，回轉頭來，問家將道：他們可有常例送來麼？家將稟道：不曾送來。岳飛聽見，便上前稟道：武生等不知這裏規矩，不曾帶得來，



待回家着人收拾送來罷。洪先道：岳飛，你不知大老爺今日不考弓馬，你停三日再來。岳飛只得答應，轉身出來，上馬回寓。一路與衆兄弟商議，忽見徐縣主乘着四個暖轎，衆衙役左右跟定，將到面前，五人一齊下馬，候立道旁。縣主在轎中見了，吩咐住了轎。便道：我正要去見洪中軍，託他周全考事，不道賢契們回來得恁快，不知考得怎樣了？岳飛稟道：那中軍因不曾送得常例與他，叫我們過了三日再去。徐仁道：好胡說！難道有你這中軍，纔考得沒有你這中軍，就不考了麼？賢契們可隨我來！五人答應一聲，俱各上馬，跟着徐縣主來到轅門，投了手本。傳宣官出來，一聲傳湯陰縣進見。兩邊呼喝聲響，徐仁進了角門，踏邊而上，來至大堂跪下。劉都院說聲：請起！徐仁立起，打了一拱道：卑職稟上大人：今有大名府內黃縣武生五名，求大人考試弓馬。劉都院就吩咐傳進來。旗牌官領命，將五人傳入，到丹墀跪下。劉公看那五個人的相貌，果然魁偉雄壯，心中好生歡喜。只見中軍走上廳來稟道：這五個人的弓馬甚是平常；中軍已經見過，叫他回去溫習，下科再來，怎麼又來觸犯大老爺！徐仁又上前稟道：這中軍因未曾送得常例與他，故此誑稟。這些武生們三年一望，望大人成全。洪先又道：我早上明明見過他的武藝低微，如何反說我誑稟？若不信，敢與我比比武藝麼？岳飛稟道：若大老爺



出令，就與你比試何妨？劉都院聽了各人言語，說也罷。就令你二人比試武藝與本都院看。二人領命下階，就在甬道上各自佔個地步。洪先叫家人取過一柄三股託天叉來，使個門戶；只聽得索郎郎的叉盤聲響，使個餓虎擒羊。喝道：你敢來麼？岳飛不慌不忙，取過瀝泉槍，輕輕的丟個旗鼓，叫做丹鳳朝天勢。但見那冷颼颼亂舞雪花飛，說聲：恕無禮了。那洪先恨不得一叉把岳大爺叉個不活；舉起叉，望岳大爺劈頭蓋將下來。這岳大爺把頭一側，讓過叉，心中暗想：我和他並無大仇，何苦害他性命？這洪先又一叉，向岳大爺劈面飛將過來；那岳大爺把頭一低，側身躲過，拽回步拖槍而走。洪先只道他輸了，搶步趕將入來，望岳大爺當背一叉；岳大爺忽轉過來，把槍望上一隔，將洪先的叉掀過一邊，趁勢倒轉槍桿，在洪先背上輕輕的一捺。這洪先站不住腳頭，撲的一交，跌倒在地；那股叉也丟在一邊了。廳上廳下這些人，禁不住喝聲采，果然好武藝！那劉都院大怒，叫洪先上去，喝道：你這樣的本事，那裏做得中軍官？叫左右與我叉出轅門去！左右答應一聲，將洪先趕下丹墀，滿面羞慚，抱頭鼠竄的去了。劉都院命徐知縣帶那五個武生，同到箭廳比箭。先是四個射過，又考到岳飛的箭，比四人更好。便問岳飛：你是祖基在內黃縣麼？岳大爺稟道：武生原是這裏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人氏。



因生下三日，就遭洪水之災，可憐家產盡行漂沒！老母在花缸內，抱着武生，在水上漂流至內黃縣，感蒙恩公王明收養長大，因此就住在內黃縣，又得繼父周侗，教成我衆弟兄的武藝。如今只求大老爺賞一批冊，好進京去，倘能取得功名，日後就好重還故里了。劉都院聽了，大喜道：原來是周老師傳授，故爾都是這般好手段。本院向來久聞令師文武兼全，朝廷幾次差官聘他做官，他只是不肯出來；如今乃作故人，豈不可惜！目下賢契可回去收拾，本都院着人送書進京，與你料理功名便了。又喚徐仁道：這個門生，日後定有好處；貴縣可回衙去，替他查一查，所有岳家舊時基業，查點明白，待本院發銀蓋造房屋，叫他仍歸故土便了。徐知縣領命，岳飛等一齊叩謝，出了轅都，跟着徐知縣回至縣衙。縣主設宴款待，對岳飛道：我這裏與賢契收拾房屋，你可回家去，接取令堂前來居住便了。岳大爺謝了。當日，同衆弟兄回至寓所，算還飯錢；到次日，別了店主人，一逕回內黃縣來。各自分別回家。岳大爺將劉都院並徐縣主的事，與岳安人說知；岳安人好生歡喜，忙忙收拾不提。再說衆兄弟各自歸家，與父親說知岳大哥歸宗之事；衆員外好生不忍。次日，三位員外正在王員外莊上談論商酌，只見岳大爺走來，向衆員外作個揖，就將歸宗之事稟明。王員外不覺眼中流下淚來，叫聲：鵬舉，你在



此間，小兒輩正好相交；況且令尊遺命，叫小兒輩不要離了鵬舉，方得功名成就。如今你要歸宗，叫我怎生捨得？岳大爺道：小姪祇因劉大人恩義，難違他命，就是小姪也捨不得。老叔伯并兄弟們，也是出於無奈。張員外道：我倒有個主意在此，包你們一世不得分離。湯文仲忙問：張達是何主意？張員外道：我掙了一分大家私，又沒有三男四女，只得這個孩兒；若得他一舉成名，祖宗面上，也有些光彩。我的意思，止留兩房的當家人，在此總管田產；其餘細軟家私，盡行收拾，一同岳賢姪遷往湯陰縣。有何不可？衆人齊聲道：此論甚妙，我們竟都遷去。就是岳大爺道：這個如何使得？老叔伯大家資，又有許多人口；爲了小姪，都要遷往湯陰居住，也不是輕易的事，還求斟酌。衆員外道：我等心意相同，主意已定，鵬舉不必多言。岳大爺只得回家，與母親說知衆員外遷居之事。岳安人道：且等我再去與各位院君商議。牛臯道：不相干，我自要同大哥去的。安人道：賢姪母子既在此間，自然同去。次日，岳大爺別了母親，備馬進城來見岳父；到得縣前下馬進去。門吏連忙通報，縣主吩咐一聲：請進。就有傍邊門子，慌忙出來，將岳大爺接入後堂，見禮已畢，李公命坐吃茶。便問往相州去考試諸事；岳大爺將到湯陰縣如何稟見縣主，中軍如何索賄，如何比試，直到劉公着徐縣主查明小壻舊時基業，捐銀起



造房屋，命小婿遷居故土；皆岳父大人提攜恩德，今日特來拜謝！李縣主道：難得劉公如此恩義，賢婿重歸祖業，乃是大事；但我有一句話，你可速速回去，與令堂說知。岳大爺唯唯聽命，有分教：

金屋笙歌偕卜鳳，

洞房花燭喜乘龍。

畢竟李縣主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

詩曰：花燭還鄉得意時，忽經宵小弄潢池；螻螳枉費當車力，空結冤仇總是癡！

話說李知縣對岳飛道：老夫自從喪偶未娶，小女無人照顧，你令堂正堪作伴，我且不留你，你速速回去與令堂說明。明日正是黃道吉日，老夫親送小女過門成親，一同與你歸宗便了。岳大爺稟道：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家寒，一無所備，這些迎親之禮，一時匆促，那裏來得及？望大人稍停，待小婿進京回來，再來迎親便了。李縣主道：不是這等說。你今離得遠了，我又年老無兒，等你遷去之後，又費一番跋涉，不如趁此歸宗時候，將就完姻，也可了我胸中一件事體。你不必多言，快些回去！我也好與小女收拾收拾，明日准期送來。岳大爺見岳父執定主意，只得辭別，出衙上馬，回轉麒麟村來。適值衆員



外都在堂前，議論起身之事，見了岳大爺回來，便問你已辭過令岳了麼？岳大爺道：家岳聽說小姪歸宗，他說家母無人侍奉，明日就要送小姐過來，這件事怎麼處？衆員外道：這是極妙的喜事了！岳大爺又道：老叔們是曉得的，小姪這等寒家，忽忽促促，那裏辦得這些事來？衆員外道：賢姪放心，我們那一樣沒有現成的？就是你那邊，恐怕房屋窄小，我這裏空房頗多，況一牆之隔，連夜叫人打通了，只要請你令堂自來揀兩間，收拾做新堂便了。岳大爺謝了，回去告稟了母親，岳安人自然歡喜，不消說得。這王家莊上，準備筵席，挂紅結綵，喚集了賓相樂人，鬧鬧熱熱，專等明日吉期。到了次日，李縣主預先叫從役家人，抬了箱籠什物，粗細嫁粧，送到王家莊大廳上，兩邊排列，隨後兩乘大轎，李縣主送親到來。衆員外接進中堂，各施禮畢，一衆樂人作起樂來，兩個喜娘，扶小姐出轎，與岳大爺參拜天地，抬過花燭，遂入洞房。然後再出來拜謝了岳丈，與衆員外見過了禮，請李縣主入席飲宴。縣主吃了三杯，起身道：小婿小女年幼，全仗各位員外提攜，因我縣中有事，不得親送賢壻回鄉了，就此拜別。衆員外再三相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門，李爺回縣不提。那衆人回至中堂，歡呼暢飲，盡醉方休。次日，岳大爺要去謝親，就同了衆兄弟們，一齊進縣辭行。見了岳父，行禮已畢，衆兄弟亦上前見過禮，李爺



就命設席款待。衆兄弟飲過三杯，隨即告辭。縣主道：賢婿與賢契們同往東京，老夫在此，專望捷音。衆弟兄謝了，拜別回家。各家打點車馬，收拾行裝，過了三朝，齊集在王家莊上。五姓男女，共有百餘口，細軟車子百餘輛，驢馬挑夫，離了麒麟村，鬧鬧望湯陰縣進發。過不得兩日，來到一個所在，地名野貓村，都是一派荒郊，並無人家，看看天色，又黑將下來。岳大爺對衆弟兄道：我們只管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此去三四十里，方有宿店。這車子又重，如何趕得上？你看一路去，俱是荒郊曠野，猛惡林子，如何存頓？湯兄弟，你可同張兄弟先往前邊去，看左右可有什麼村落人家，先尋一個歇處方好。兩個答應，把馬加上一鞭，潑喇喇的去了。這裏岳大爺在前，牛臯王貴在後，保着家眷車輛，慢慢行去；不多一會，湯張二人跑回，回來叫道：大哥！我兩個直到十里之外，並無村落人家；只就這裏落西去三四里地土，山脚下却有一座土地廟。雖是冷落，殿上兩廊，儘够歇息；但是坍塌不堪，又沒個廟主，沒處做得夜飯吃。王貴道：不妨，我們帶有糧米鍋子在此，只要拾些亂柴，將就燒些飯食，過了一夜再說罷。牛臯接口道：不錯不錯，趕快些，我肚裏飢了。岳大爺吩咐一衆車輛馬匹跟着湯懷引路，一直望着土山脚下而來，到了廟門前，一齊把車輛推入廟內，安頓在兩廊下。衆安人同李小姐和丫鬢們等，



俱在殿上歇息。那殿後邊，還有三四間房屋，却停着幾口舊棺材；窗檻朽爛，屋瓦俱無，旁邊原有一間廚房，只是竈上鍋都沒了，壁角邊倒堆着些亂草。當下牛臯王貴將帶來的傢伙，團團的尋着些水來，叫衆莊丁打火做飯。看看已是黃昏，衆員外等並小爺們，各吃了些酒飯；只有牛臯獨自拿個大碗，將那酒不住的吃。岳大爺道：「不要吃了，古人說得好：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這裏是荒僻去處，倘有疎失，如之奈何？且待到了湯陰，憑你吃個醉便了。」牛臯道：「大哥膽太小了；既如此講，就不吃了。」拿飯來一連吃了四五六碗，方纔住口；衆人吃完，都收拾去了。員外等也在殿上左邊將就安歇，衆莊丁等都跟着車輛驢馬在兩廊下安息。岳大爺對湯懷張顯道：「你二位賢弟！今夜不可便睡，可將衣服拴束好了，在殿後破屋內看守；若是後邊有失，與愚兄不相干的。」二人答應道：「是。」岳大爺又對王貴道：「王兄弟，你看左邊牆壁殘壞，你可看守；倘左邊有失，是兄弟的干係。」王貴道：「就是。」又叫牛兄弟呢？牛臯道：「在這裏，有甚話吩咐？」岳大爺道：「右邊牆也將要倒快的了，你可守着右邊。」牛臯道：「大哥辛辛苦苦，去睡罷！什麼大驚小怪，怕做什麼？若有差遲，俱在牛臯一人身上便了！」岳大爺微微笑道：「兄弟不知自古道：小心天下去得，我和你兩個，有甚大行李？但是衆員外們，有這許多行裝，倘然稍有疎失，豈有



不被人恥笑麼？故此有煩衆弟兄四邊守定，愚兄照管着大門，就有千軍萬馬，也不怕他了。但無事，明日早早起行，就早尋個宿店，一路太太平平，到了相州城，豈有不美？牛臯道也罷。大哥既如此說，右邊就交在我處罷了。一面說，一面自肚裏尋思道：如今太平時節，有甚強盜？況有我這一班弟兄，怕他怎的？大哥只管嘮嘮叨叨，有這許多小膽。就將自己的烏騅馬，拴好在廊柱上，把雙劍挂在鞍轡上，歪着身子，靠着欄桿上打盹不提。且說岳大爺將那兩扇大門關得好了，看見殿前有一座石香爐，將手一搖，却是連座鑿成的。岳大爺奮起神威，兩隻手只一抱，抱將起來，把廟門靠緊了；將那桿瀝泉槍，靠在旁邊，自己穿着戰袍，坐在門欄上，仰而看那天上。是時正值二十三、四，黑洞洞的，並無一點月亮，只有些星光，將近二更，遠遠的聽得嚷鬧。少時，一片火光，將近廟門，只聽得人喊馬嘶，來到廟門首，大叫曉事的快開門來！把一應金寶行囊獻出，饒你一班狗命！又一個道：不要放走了岳飛。又有幾個把廟門來推，却推不開。岳大爺這一驚不小，又暗想我年紀尙輕，有甚仇人？那強盜却認得我。那廟門原是破的，就向那破縫中一張，原來不是別人，却是相州節度使劉光世手下，一個中軍官洪先。他本是個響馬出身，那劉大老爺，見他有些膂力，拔他做個中軍官，不道他貪賄忌才，與岳大爺



比武跌了一交，害他革了職。因此糾集了一班舊時夥伴，帶領了兩個兒子洪文洪武，到此報仇。岳大爺暗想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只是守住了這大門，四面皆有小弟兄把守，諒他不能進來；等到天明，他自然去了。就把馬上鞍轡整一整，身上勒繮緊一緊，提着瀝泉槍，立定守着。且說右邊牛臯正在打盹，猛聽得吶喊聲響，忽然驚醒。望外一看，見得門外射進火光，一片聲喊叫；把眼揉一揉道：「咦！有趣啊！果然大哥有見識，真個有強盜來的。總是我們要進京去搶狀元，不知自家本事好歹；如今且不要管他，就把強盜來試試鏢看。」就把雙鏢提在手中，撥開破壁，扒上馬沖將出來。大叫一聲：「好強盜！來試試鏢啊！耍的一鏢，將一個打得腦漿迸出；又一鏢打來，直把一個打做兩截。」王貴在左邊聽見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若再遲些出去，都被他們殺完了。」舉起那柄金背大砍刀來，砍開左邊這垛破壁，一馬沖來；手起刀落，人頭滾下。那時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洪先一馬當先，提着三股托天叉，抵住牛臯；洪文洪武兩枝方天畫戟，齊向王貴戮來，牛臯罵道：「狗強盜！你敢來惹爺的事麼？使動這兩根鑕鐵鏢，飛舞打來。」王貴喊道：「那怕你一齊來，留你一個，也不算小爺的本事。」岳大爺聽見說：「不好了！這兩個出去，必要做出事來了；待我出去勸他們，放他去罷，省得冤仇越結越深了。」就把石香爐推倒在一



邊開了廟門上馬，纔待上前，那後邊湯懷張顯兩個，忙到殿上叫聲：爹娘們！休要驚慌，強盜自有衆兄弟抵當得住，不能進門的。待我兩個一齊上馬。一個爛銀槍，一個鈎連槍，沖出廟門；那些衆嘍囉，逢着就死，撞着就亡。那洪武見父親戰牛臯不住，斜刺裏舉戟來助洪先，洪文單敵王貴，却被王貴一刀砍下馬來。洪武吃了一驚，被牛臯一鎗，削去了半個天靈蓋。洪先大叫一聲：殺我二子，怎肯干休！縱馬搖叉，直取牛臯。岳大爺叫聲：洪先，休得無禮，我岳飛在此。洪先正戰不下牛臯，聽得岳飛自來，心中着慌，正待回馬，不意張顯上來，一鈎連槍扯下馬來。湯懷趕上前來，一槍結果了性命。正是：

勸君莫把冤仇結，結得冤仇似海深；試看洪先三父子，今朝一旦命歸陰。

那些小嘍囉，見大王死了，各自四散逃命。王貴牛臯又趕上去，殺個爽快。岳大爺道：兄弟們讓他們逃去罷，不要殺了。他兩個那裏肯聽，仍自追尋。岳大爺哄他們道：兄弟，後邊還有強盜來了，快回廟裏來！那兩個只道是真，俱勒馬回轉廟門，道在那裏？岳大爺道：他們既已逃去，就罷了，何必再去追趕！如今我們殺了這許多人，明日豈不連累着地方上人？我們且到殿上來，商量個長策便好。於是衆兄弟一齊下馬，來到殿上，只見一衆莊丁，七張八嘴，不知倒什麼鬼。衆員外安人，李小姐，和一衆丫鬢婦女，多嚇得土



神一樣，不做聲，只是發抖；看見岳大爺和四個兄弟一齊走來，纔個個歡喜，立起身來，你問一聲，我說一句。曉得殺了強盜，都放下心，謝天地不迭。岳大爺道：你們不要亂嘈嘈的；你看天已明了，倘有人曉得，雖殺了強盜，不要償命，也脫不了吃場大官司，這便如何處置？王貴道：我們自走，他娘不到得官府，怎曉得是我們殺的，來拿我們。岳大爺道：不好。現今殺了這許多屍首，在此地方上，豈不要追究根源，終是不了之事。牛臯接口道：我有個主意在此，不如把這些屍首，堆在廟裏，我們尋些亂草樹枝來，放他一把火，燒得他娘乾乾淨淨，再叫鬼來尋我。岳大爺笑道：牛兄弟這句話，倒也講得極是，却要依你。張顯湯懷一齊拍手道：妙阿！怪不得牛兄弟前日在亂草岡剪徑，原到是殺人放火，是道地本領！衆人聽了，俱各大笑。那時衆弟兄喚集膽壯莊丁，扛抬屍首，一齊堆在神廟裏，將那些車輛馬匹俱端正好了，齊集廟門外，請家眷上車起行。牛臯就去尋些火種，把那些破碎窗櫺，堆在大殿上，放起一把火來，風狂火驟，霎時間，把一座土地廟，燒成白地。岳大爺和弟兄等，上馬提槍，趕上車輛，一同趕路，望相州進發。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在路不滿一日，看看到了相州，在城外就尋個大大宿店，安頓了家眷，并這許多行李馬匹，過了一夜，小弟兄五個先進城來，到得湯陰縣前下馬，與門吏說知，門



吏進去稟過縣主出來，請列位相公進見。岳大爺同衆弟兄一齊進到內衙，參見了徐縣主。徐仁命坐，左右奉上茶來。岳大爺就把李縣主送女成親，衆員外遷來同居之事，細細稟明。徐縣主道：難得！難得！但是下官不知衆位到來，那房屋却小了些，便怎麼處？衆門生謝道：有費了大人清心，早晚間待門生們添造罷了。徐縣主道：既如此，此時且不敢款留，下官先同賢契們去安頓了家眷，同去謝了都院大人，再與賢契們接風罷。衆人連稱不敢。徐縣主即時備馬，同岳大爺等一齊出了衙門，到城外歇店門首。岳大爺先去報知，衆員外接進行禮已畢，先同了岳大爺一路往孝弟里永和鄉來。徐縣主在馬上指向岳大爺道：下官在魚鱗冊上，查出這一帶，是岳氏地基。都院大人發下銀兩，贖回出來，造這幾間房子，與賢契居住。你可料理搬進去便了。岳大爺再三稱謝，縣主隨即回衙，不表。岳大爺當日即到客寓內，喚莊丁到新屋內收拾停當，請各家的家眷搬進去。姚氏安人想起舊時家業，何等富麗；眼前又不見了岳和員外，不覺兩泪交流，十分悲苦。媳婦并衆位院君勸解不住。岳大爺道：母親不必悲傷，目下房屋雖小，權且安居，等待早晚再造幾間，也是容易的。遂命擺酒，合家慶賀。到第二日，岳大爺同了衆弟兄進城來，拜謝徐縣尊。徐縣尊隨即引了這弟兄五個，同到節度衙門，傳宣官隨



卽進去稟道：今有湯陰縣，率領岳飛等求見。劉公吩咐傳進來。傳宣官出來道：大老爺傳你們進見。衆人答應一聲。岳大爺回頭對衆弟兄說：須要小心。傳宣官引衆人來到大堂跪下。徐知縣先參見了，將衆弟兄來居住之事說了一遍。然後岳大爺叩謝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門生等怎能補報。劉公道：賢契們不忍分離，遷到這裏同居，真是難得！貴縣先請回衙，且留賢契們在此盤桓片刻。徐知縣打躬告退回衙。這裏劉公就吩咐掩門。兩傍答應一聲，吓劉公又問：賢契們何日起身上東京去赴考？岳大爺稟道：謝過了大恩，回去收拾收拾，明日就要起身。劉公一想，又喚岳大爺近前，悄悄的說道：我前已修書寄與宗留守，囑他照應你考事，恐怕他朝事繁冗，丟在一邊，我如今再寫一封書，與你帶去，親自到那裏當面投遞。他若見了，必有好處。卽取過文房四寶，修了一封書，又命親隨取過白金五十兩來，付與岳大爺道：此銀賢契收下，權爲路費。岳大爺再三稱謝，收了書札銀兩，與衆弟兄一同拜別，出了轅門，回到家中，與衆員外說知赴考之語。員外問道：幾時動身？岳大爺道：明日是吉日，姪兒們就動身。衆員外便叫挑選幾名能幹些的莊丁，隨去伏侍。衆弟兄道：我不要，我不要，我們自去，要他們去做什麼。是日大家忙忙碌碌，各自去收拾盤纏行李包裹，拴在馬上，拜別衆員外安人。岳飛又



與李小姐作別，吩咐了幾句話，衆人送出大門，上馬滔滔而去。當下岳飛、湯懷、張顯、牛  
臯、王貴共是五騎馬，往汴京進發。一路上，免不得曉行夜宿，渴飲飢餐，不止一日，看看  
望見都城將近，岳大爺叫聲：賢弟們！我們進城，須要把舊時性子收拾些，此乃京都，却  
比不得在家裏，牛臯道：難道京裏人都是吃人的麼？岳大爺道：你那裏曉得。這京城內，  
非比荒村小縣，那些九卿四相，公子王孫，來往的多得很；倘若粗粗鹵鹵，惹出事來，有  
誰解救？王貴道：不妨，我們進了城，多不開口，閉着嘴就是了。湯懷道：這等說，大哥是好  
話，我們凡事讓人些便了。五個在馬上，談談說說，不覺早已進了南薰門，行不到半里  
多路，忽然有一人氣喘噓噓，在後邊趕上來，把岳大爺馬上韁繩，一把拖住，叫聲：岳大  
爺，你把我害了，怎不照顧我！岳大爺回頭一看，叫聲：阿吓！你却緣何在此？又叫各位兄  
弟，且轉來說話。不因岳大爺見了這個人，有分教：兩語三言，結成生死知己；千秋百世，  
播傳報國忠良。乃是：

玉在璞中人不識，  
剖出方知世上珍。

不知岳大爺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說岳全傳卷一終







# 說岳全傳卷二

##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處世光陰難百歲，知己無多却少；眼前困厄莫心焦，但得春雷動，平步上青霄。自古男兒須奮志，能文善武英豪；佇看名將出衡茅，談兵中竅處，莫認滑稽曹。

（右調西江月）

話說岳大爺在馬上回頭看那人時，却是相州開客店的江振子。岳大爺道：你如何却在此？怎地我害了你？那江振子道：不瞞大爺說，自從你起身之後，有個洪中軍，說是被岳大爺在劉都院大老爺面前贏了他，害他革了職，統領了許多人，來尋你算帳。小人回他說已回去了兩日。他怪小的留了大爺們尋事，把小人家中打得粉碎，又吩咐地方不許容留小人在那裏開店；小人無奈，只得搬到這裏南薰門內，仍舊開個客寓。方纔小二來報說：大爺們幾匹馬過去了。故此小人趕上來，請大爺們仍到小店去歇罷。岳大爺歡喜道：這正是他鄉遇故知了！忙叫兄弟們轉來！四人聽見，各自回轉馬頭。岳大爺細說江振子也在此開店。四人亦各歡喜，一同回到江振子店前下馬。江振子忙



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搬上樓去，把馬牽到後槽上料。送茶送水，忙個不了。岳大爺問江振子道：你先到京師，可曉得宗留守的衙門在那裏麼？江振子道：此是大衙門，那個不曉得？此間望北一直大路，有四五里，極其好認的。岳大爺道：此時想已坐過堂了？江振子道：早得很哩。這位老爺官拜護國大元帥，留守汴京，上馬管裏，下馬管民。這時候，還在朝中辦事未回，要到午時過後，方坐堂哩。岳大爺說聲領教了，隨即走上樓來，取了劉都院的書，打點下樓。湯懷問道：哥哥要往那裏去？岳大爺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前日劉節度有書一封，有我到宗留守處當面投遞；我聽見主人家說他在朝中，甚有權勢。待愚兄今去下了這封書，若有意思，愚兄討得個出身，兄弟們都有好處。牛臯道：既如此，兄弟同你去。岳大爺道：使不得！什麼地方，倘然你闖出禍來，豈不連累了我？牛臯道：我不開口，我在衙門前等你就是。岳大爺執意不肯，王貴道：哥哥好人！我們一齊同去，認認這留守衙門，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岳大爺無可奈何，便道：既是你們再三要去，只是要小心，不要作將出來，不是小可的。噯。四人道：包你無事便了。說能，就將房門鎖了，下樓對江振子道：相煩主人照應門戶，我們到留守衙門去去就來。江振子道：小人薄治水酒一杯，替大爺們接風，望大爺們早些回來。五位兄弟應聲多謝，不勞費心。出



了店門，一同步行，一直到了留守衙門，果然雄壯，站了一會，只見一個健軍，從東首轅門邊茶館內走將出來。岳大爺就上前把手一供，叫聲將爺借問一聲，大老爺可曾坐過堂麼？那健軍道：太老爺今早入朝，尚未回來。岳大爺道：承教了！轉身回來對衆兄弟道：此時尙未回來，等到幾時？我們不如回寓，明日再來罷。衆弟兄道：悉聽大哥。五個人撥轉身，行不得半里多路，只見行路的都兩邊立定，說是宗大老爺回來了！衆弟兄也就人家屋簷下站定了。少刻，但見許多執事衆軍校，隨着宗留守坐着大轎，威威武武，一路而來；岳大爺同四人跟在後邊觀看，直至大堂下轎，進去不多時，只聽得三梆升堂鼓，兩邊衙役軍校，一片聲吆喝，宗留守就升坐公案，吩咐旗牌官將一應文書陸續呈繳批閱；倘有湯陰縣武生岳飛來，可着他進來。旗牌官應一聲呀！列位，你道宗大老爺爲何曉得岳飛要來？只因那相州節度劉光世先有一書送與宗留守，說得那岳飛人間少有，蓋世無雙；文武全才，真乃國家之梁棟，必要宗留守提拔。所以宗留守日日想那岳飛，也不知果是真才實學，也不知是個大財主；劉節度得了他的賄賂，買情囑託，疑惑未定，且等他到來，親見便知。且說岳大爺等在外，見那宗留守果是威風，真正像個閻羅天子一般，好生害怕。湯懷道：怎的宗留守回來就坐堂？岳大爺道：我也在此。



想他五更上朝，此時回來，也該歇息歇息，吃些東西，纔坐堂理事。大約有什麼緊急之事，故此這般急促。正說間，但見那旗牌官一起一起，將外府外縣文書遞進。岳大爺道：「我也好去投書了！只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恐怕不便；張兄弟，你可與我換一換。」張顯道：「大哥說的極是，換一換好。」當下兩個把衣服換轉。岳大爺又道：「我進去，倘有機緣，連兄弟們都有好處；若有些山高水低，賢弟們只好在外噤聲安待，切不可發惱鼓噪。莫說爲兄的，連賢弟們的性命也難保了。」湯懷道：「哥哥既如此怕，我等臨場自家的本事，何必要下這封書？就得了功名，傍人也只道是借着劉節度的幫襯。」岳大爺道：「我自有主意，不必阻擋我。」竟自一個進了衙門，來見旗牌。稟說：「湯陰縣武生岳飛求見。」旗牌道：「你就叫岳飛麼？」岳大爺應聲道：「是。」旗牌道：「大老爺正要見你，你且候着。」那旗牌進去稟道：「湯陰縣武生岳飛，在外候見。」宗澤道：「喚他進來。」旗牌答應，走出叫聲：「岳飛，大老爺喚你，可隨我來。」要小心些呀！」岳大爺應道：「曉得。」隨着旗牌，直至大堂上，雙膝跪下，口稱：「大爺在上。」湯陰縣武生岳飛叩頭。宗爺望下一看，微微一笑，我說那岳飛必是個財主，試看他身上如此華麗。便問岳飛：「你幾時來的？」岳大爺道：「武生是今日纔到。」即將劉節度的這封書雙手呈上。宗澤拆開看了，把案一拍，喝聲：「岳飛，你這封書札出了多少？」



財帛買來的？從實講上來便罷；若有半句虛詞，看夾棍伺候！兩邊衙役吆喝一聲，早驚動轅門外這幾個小弟兄；聽得裏邊吆喝，牛臯就道：不好了！待我打進去，搶了大哥出來罷。湯懷道：動也動不得！且看他怎麼發落，再作道理。那弟兄四個指手劃腳，在外頭探聽消息，這裏岳大爺見宗留守發怒，却不慌不忙，徐徐的稟道：武生是湯陰縣人氏，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黃河水發，父親喪於汜濫之中；武生賴得母親抱了，坐於花缸之內，余至內黃縣，得遇恩公王明收養；家業田產，盡行漂沒。武生長大，拜了陝西周侗爲義父，學成武藝；因在相州院考，蒙劉大老爺恩義，着湯陰縣徐公查出武生舊時基業，又發銀蓋造房屋，命我母子歸宗。臨行又贈銀五十兩，爲進京路費；着武生到此討個出身，以圖建功立業。武生一貧如洗，那有銀錢送與劉大老爺宗澤聽了這一番言語，心中想道：我久聞有個周侗，本事高強，不肯作官；既是他的繼子，或者果有些才學，也未可定也罷。你隨我到箭廳上來。說了一聲，一衆軍校簇擁着宗爺，帶了岳飛，來到箭廳；宗澤坐定，遂叫岳飛，你自去揀一張弓來，射與我看。岳大爺領命，走到旁邊弓架上，取過一張弓來，試一試，嫌軟；再取一張，也是如是。一連取過幾張，俱是一樣。遂上前跪下道：稟上大老爺，這些弓俱太軟，恐射得不遠。宗爺道：你平昔用多少力的



弓？岳大爺稟道：武生開得二百餘斤，射得二百餘步。宗大老爺道：既如此，叫軍校取過我的神臂弓來；只是有三百斤，不知能扯得否？岳大爺道：且請來試一試看。不一時，軍校將宗爺自用的神臂弓，并一壺雕翎箭，擺列在階下。岳大爺下階取將起來，一拽，叫聲好！搭上箭，蚩蚩一連九枝，枝枝中在紅心。放下弓，上廳來見宗爺。宗爺大喜，便問你慣用怎麼軍器？岳大爺稟道：武生各件俱曉得些，用慣的却是槍。宗爺道：好！叫軍校取我的槍來。軍校答應一聲，兩個人將宗爺自用那管點鋼槍，擡將出來。宗爺命岳飛使與我看！岳大爺應了一聲，提槍在手，仍然下階，在箭場上，把槍擺一擺，橫行直步，直步橫行，裏勾外挑，埋頭獻鑽，使出三十六翻身，七十二變化。宗爺看了，不覺連聲道：好！左右齊齊的喝采不住。岳大爺使完了，面色不紅，喉氣不喘，輕輕的把槍倚在一邊，上廳打躬跪下。宗爺道：我看你果是英雄，倘然朝廷用你爲將，那用兵之道何如？岳大爺道：武生之志，倘能進步，只願：

令行闔外搖山嶽，隊伍端嚴賞罰明；將在謀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當施愛，計重生靈不爲名；獲獻元戎恢土地，高歌指日定昇平。

宗留守聽了大喜，便吩咐掩門隨走下座來，雙手扶起道：賢契請起！我只道是賄賂求



進；那知你果是真才實學。叫左右看坐來。岳大爺道：大老爺在上，武生何等之人，擅敢僭坐？留守道：不必謙遜，坐了好講。岳大爺打了一躬，告坐了。左右送上茶來吃過。宗爺便開言道：賢契武藝超羣，堪爲大將；但是那些行兵佈陣之法，也曾溫習否？岳大爺道：按圖佈陣，乃是固執之法，亦不必深究。宗爺聽了這話，心上覺得不悅，便道：據你這等說，古人這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岳大爺道：排了陣，然後交戰，此乃兵家之常，但不可執死不變。古時與今時不同，戰場有廣狹險易，豈可用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要，須要出奇，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然賊人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那時怎得工夫排佈了陣勢，再與他廝殺呢？用兵之妙，只要以權濟變，全在一心也。宗爺聽了這一番議論，真乃國家棟梁，劉節度可爲識人！但是賢契早來三年固好，遲來三年也好，此時真正不湊巧！岳大爺道：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宗爺道：賢契不知，只因有個藩王，姓柴名桂，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在滇南南甯州，封爲小梁王，因來朝賀。當今天子不知聽了何人言語，今科要在此奪取狀元，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一個是丞相張邦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鐸，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一個就是下官。那柴桂送進四封書，四分禮物來了，張丞相收了一分，就把今科狀元許了他了；王兵部與



張都督也收了；只有老夫未曾收他的。如今他三個作主，要中他作狀元，所以說不湊巧。岳大爺道：此事還求大老爺作主！宗爺道：爲國求賢，自然要取真才，但此事有些周折。今日本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只恐耳目招搖不便，且請回寓，且到臨期之時，再作道理便了。岳大爺拜謝了，出轅門來；衆弟兄接見道：你在裏邊好時候不出來，連累我們好生牽累；爲甚的你面上有些愁眉不展？想必受了那留守的氣了！岳大爺道：他把爲兄的敬重的了不得，有怎麼氣受，且回寓去細說。弟兄五個，急急趕回寓來，已是黃昏時候；岳大爺與張顯，將衣服換轉了。主人家送將酒席上來，擺在桌子上，叫聲各位大爺們！水酒蔬肴，不中吃的，請大爺們慢慢的飲一杯，小人要照應前後客人，不得奉陪。說罷，自下樓去了。這裏弟兄五個，坐下飲酒；岳大爺就把宗留守看驗演武之事，說了一遍，並不敢提那柴王之話，但心頭暗暗納悶。衆弟兄那知他的就裏？當晚無話，到了次日上午，只見店主人上來，悄悄的說道：留守衙門，差人擡了五席酒餚，說是不便相請到衙，特送到此，與岳大爺們接風的。怎麼發付他？岳大爺道：既如此，送上樓來；當下封了二兩銀子，打發了來人；主人家叫小二相幫把酒送上樓來，擺好，就去下邊燙酒，着小二來伏侍。岳大爺道：既如此，將酒燙好了來，我們自會斟飲，不勞你伏侍罷。牛



臯道：主人家的酒！不好白吃他的；既是衙門裏送來，不要回席的，落得吃他了，也不謙遜，坐下來，低着頭亂吃。吃了一會，王貴道：這樣吃得不高興，須要行個令來吃，方妙。湯懷道：不錯！就是你起令。王貴道：不是這樣說，本該是岳大哥作令官；今日這酒席，乃是宗留守在岳大哥面上送來的；岳大哥算是主人。這令官該是張大哥作。湯懷說道：妙！就是張大哥來。張顯道：我也不會行什麼令。只要說一個古人吃酒，要吃得英雄，說不出的，就罰三杯。衆人齊聲道：好！當時王貴就滿滿的斟了一杯，奉與張顯。張顯接來，一口吃乾，說道：我說的是關雲長單刀赴會，豈不是英雄飲酒？湯懷道：果然是英雄，我們各敬一杯。吃完，張顯就斟了一杯，奉與湯懷。道：如今該是賢弟了！湯懷也接來吃乾了。道：我說的是劉季子醉後斬蛇，可算得英雄麼？衆人齊道：好！我們也各敬一杯。第三輪到王貴自家，也吃了一杯。道：我說的是霸王鴻門宴，可算得是英雄吃酒麼？張顯道：霸王雖則英雄，但此時不殺了劉季，以致有後來之敗，尚有不足之處，要罰一杯。如今該輪到牛兄弟來了。牛臯道：我不曉得這些古董，只是我吃了幾碗，不縐眉頭，就算我是個英雄了！四人聽了，大笑道：也罷也罷！牛兄弟竟吃了三杯罷。牛臯道：我也不耐煩，這麼三杯兩杯，竟拿大碗來吃兩碗，就是當下午臯取過大碗，自吃了兩碗。衆人齊道：如



今該岳大哥收令了。岳大爺也斟了一杯，吃乾道：各位賢弟，俱說的魏漢三國的人；我如今只說一個本朝真宗皇帝天禧年間的事；乃是曹彬之子曹瑋，張樂宴請羣僚；那曹瑋在席間吃酒，霎時不見，一會兒就將敵人之頭，擲於筵前。這不是英雄？衆兄弟道：大哥說得爽快，我們各敬一杯。牛臯道：你們是文縐縐的說，今道古，我那裏省得？竟是猜謎吃酒罷。王貴道：就是你起。牛臯也不推辭，竟與各人猜謎，一連輸了幾碗，衆人亦吃了好些；這弟兄四個，歡呼暢飲，吃個盡興。獨有那岳大爺心中有事，想這武狀元，若被王子佔去；我們的功名，就出於人下，那能個討得出身？一時酒湧上心頭，坐不住，不覺靠在桌上，竟睡着了。張湯兩個見了，說道：往常同大哥吃酒，講文論武，何等高興？今日只是不言不語，不知爲着甚事？那兩個心上，好生不快活，立起身來，向旁邊榻上，也去睡了；王貴已多吃了兩杯，歪着身子，靠在椅上，亦睡着了。只剩牛臯一個，獨自拿着大碗，尙吃個不住；擡起頭來，只見兩個睡着在桌上，兩個不知那裏去了！心中想道：他們都睡了；我何不趁此時，到街上去看看景致，有何不可？遂輕輕的走下樓來，對主人道：他們多吃了一杯，都睡着了，不可去驚動他；我却去出個恭來。店主人道：既如此，這裏投東去一條衢衙內，有大空地寬暢好出恭。牛臯道：我自曉得，出了店門，望着東首



亂走；看看一路上，挨挨擠擠，果然熱鬧。不覺到了三叉路口，就立住了脚，想道：不知往那一條路去好？要忽見對面走將兩個人來：一個滿身穿白，身長九尺，圓白臉；一個渾身突紅，身長八尺，淡紅臉；兩個手攬着手，說說笑笑而來。牛臯側耳聽見，那穿紅的說道：哥哥！我久聞這裏大相國寺，甚是熱鬧，我們去走走。那個穿白的道：賢弟高興，愚兄奉陪就是。牛臯聽見，心裏自想：我也聞得東京有個大相國寺，是有名的；我何不跟了他們去遊玩遊玩，有何不可？定了主意，竟跟了他兩個轉東過西，到了相國寺前；但見九流三教，作賣買羣聚的，好不熱鬧。牛臯道：好所在！連大哥也未必曉得有這樣好地方哩。又跟着那兩個走進天王殿來；只見那東一堆人，西一堆人，多圍裹着；那穿紅的將兩隻手向人叢中一拉，叫道：讓一讓！那衆人看見他來得兇，就大家讓開一條路來，牛臯也隨了進去。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却被清風引出來。

不知是作甚事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詩曰：世事紛紛似轉輪，秋來冬過又逢春；徒然蝸角爭名利，往昔今朝共一墳。



却說牛臯跟了那兩個人，走進圍場裏來；舉眼看時，却是一個說評話的，擺着一個書場，聚了許多人，坐在那裏聽他說評話。那先生看見三個人進來，慌忙立起身來，說道：三位相公請坐。那兩個人也不謙遜，竟朝上坐下；牛臯也就在肩下坐定，聽他說評話。却說的北宋金槍倒馬傳的故事。正說到太宗皇帝駕到五臺山進香，被潘仁美引誘，觀看靈牌，照見塞北幽州，天慶梁王的蕭太后娘娘的梳粧樓；但見樓上放出五色毫光。太宗說：朕要去看看那梳粧樓，不知可去得否？潘仁美奏道：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況幽州，可令潘龍賚旨去叫蕭邦暫且搬移出去，待主公去看便了。當下閃出那開宋金刀老令公楊業，出班奏道：去不得！陛下乃萬乘之尊，豈可輕入虎狼之域？倘有疏虞，干係不小。太宗道：朕取太原，遼人心膽已寒，諒不妨事。潘仁美乘勢奏道：楊業擅阻聖駕，應將他父子監禁，待等回來，再行議罪。太宗准奏，即將楊家父子拘禁，傳旨着潘龍來到蕭邦，天慶梁王接旨，就與軍師撒里馬達計議。撒里馬達奏道：狼主可將機就計，調齊七十二島人馬，湊成百萬，四面埋伏，待等宋太宗來時，將幽州圍困，不怕南朝天，不是狼主的。梁王大喜，依計而行。款待潘龍，搬移出去，恭迎天駕往臨。潘龍覆旨。太宗就同了一衆大臣，離了五臺山，來到幽州，梁王接駕進城，尙未坐定，一聲礮響，伏兵



齊起，將幽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幸虧得八百里淨山王呼必顯藏旨出來，會見天慶梁王，只說回京去取玉璽來獻，把中原讓你。方能騙出重圍，來到雄州，召楊令公父子九人，領兵來到幽州解圍。此叫作八虎闖幽州，楊家將的故事。說到那裏，就不說了。那穿白的，卽身邊取出銀包打開來，將兩錠銀子遞與說書的道：道友！我們是路過的，送輕莫怪。那說書的道：多謝相公們。二人轉身就走。牛臯也跟了出來；那說書的只認他是三個同來的，那曉得是聽白書的。牛臯心裏還想：這厮不知搗他娘甚麼鬼？還送他兩錠銀子。那穿紅的道：大哥！方纔這兩錠銀子，在大哥也不爲多；只是這裏本京人看了，只說大哥是鄉下人。那穿白的道：兄弟！你不曾聽見說我的先祖父子九人，這七個祖宗，百萬軍中，沒有敵手。莫說兩錠，十錠也值。穿紅的道：原來爲此。牛臯暗想：原來爲祖宗之事，偷然說着我的祖宗，拿什麼與他？只見那穿白的道：大哥！這一堆去看看。穿紅的道：小弟當得奉陪。兩個走近人叢裏，穿白的叫一聲：列位！我們是遠方來的，讓一讓。衆人聽見，閃開一條路，讓他兩個進去；那牛臯仍舊跟了進來，看是作什麼的。原來與對門一樣說書的。這道友見他三個進來，也叫聲：請坐！那三個坐定，聽他說的，是興唐傳，正說到秦王李世民，在枷鎖山赴五龍會，內有一員大將，天下數他是第七條好漢。



姓羅名成，奉軍師將令，獨自一人拿洛陽王王世充，楚州南陽王朱燦，湘州白御王高談聖，明州夏明王竇建德，曹州宋義王孟海公，正說到羅成獨要成功，把住山口。說到此處，就住了。這穿紅的，也向身邊拿出四錠銀子來，叫聲朋友！我們是過路的，不曾多帶得，莫爲嫌輕。說書的連稱多謝！三個人出來。牛臯想道：又是他祖宗了。列位！這半日，在牛臯眼睛裏，只曉得一個穿紅的，一個穿白的，不曉得他姓張姓李。在下却認得那個穿白的，姓楊名再興，乃是山後楊令公的子孫；這個穿紅的，是唐朝羅成的子孫，叫作羅延慶。當下楊再興道：兄弟！你怎麼就與了他四錠銀子？羅延慶道：哥哥！你不聽見他說我的祖宗很麼？獨自一個在牛口谷鎖住五龍，不比大哥的祖宗，九個保一個皇帝，尙不能週全性命；算起來，我的祖宗，很過你的祖宗；故此多送他兩錠銀子。楊再興道：你欺我的祖宗麼？羅延慶道：不是欺哥哥的祖宗，其實是我的祖宗很些。楊再興道：也罷！我與你回寓去，披掛上馬，往小校場比比武藝看；若是勝的，在此搶狀元；若是武藝醜的，竟回去，下科再來考罷。羅延慶道：說得有理。兩個爭爭嚷嚷去了。牛臯道：還好哩！有我在，在此聽見。若不然，狀元被這兩個狗頭搶去了！牛臯忙忙的趕回寓來，上樓去；只見他們還睡着沒有醒，心中想道：不要通知他們，且等我去搶了狀元來，送與大哥。



罷！遂將雙股鋼藏了，下樓對主人家道：你把我的馬牽來，我要牽他去飲飲水，將鞍轡好生備上。主人聽了，就去備好，牽出門口。牛臯便上了馬，往前竟走，却不認得路。見兩個老兒，撥條板櫂，在籬笆門口，坐着講古話。牛臯在馬上叫道：呀！老頭兒！爺問你，小校場往那裏去的？那老者聽了，氣得目瞪口呆，只把眼看着牛臯，不作聲。牛臯道：快講我聽！那老者只是不應。牛臯道：悔氣！撞着一個啞子；若在家裏，惹我老爺性起，就打死他！那一個老者道：冒失鬼！京城地面，容得你撒野？幸虧是我兩個老人家，若撞着後生，也不和你作對。弄得你走七八個轉回哩。這裏投東轉南去，就是小校場了。牛臯道：老殺才！早替爺說明就是，有這許多嚙噉；若不看大哥面上，就一鋼打死你！說罷，拍馬加鞭去了。那兩個老兒，肚皮都氣破了，說道：天下那有這樣蠢人！却說牛臯一馬跑到小校場門首，只聽得叫道：好槍！牛臯着了急，忙進校場，看那二人走馬舞槍，正在酣戰。就叫一聲：狀元是俺大哥的！你兩個敢在此奪麀。看爺的鋼罷，要的就是！一鋼望那楊再興頂梁上打來。楊再興把槍一擡，覺道有些斤兩，便道：兄弟！不知那裏走出這個野人來？你我原是弟兄，比甚武藝；到不如將他來取笑取笑。羅延慶道：說得有理。遂把手中槍緊一緊，望牛臯心窩裏戳來。牛臯纔架過一邊，那楊再興也一槍戳來。牛臯將兩根



鋼，盤頭護頂，架隔遮攔。後來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你想牛臯出門以來，未曾逢着好漢；況且楊再興英雄無敵，這桿爛銀槍，有酒杯兒粗細；羅延慶力大無窮，使一桿鑿金槍，猶如天神一般。牛臯那裏是二人的對手。幸是京城之內，二人不敢傷他的性命，只逼住他在此作樂。只聽得牛臯大叫道：「大哥若再不來，狀元被別人搶去了！」楊羅二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氣。這個馱子，叫什麼大哥大哥？必定有個本事的在那裏，且等他來，會他一會看。故此越把牛臯逼住，不放他走脫了。且說那客店樓上，岳大爺睡醒來，看見三個人都睡着，只不見了牛臯，便叫醒三人，問道：「牛兄弟呢？」三人道：「我等睡着了，那裏曉得？」岳大爺便同了三個人忙下樓來，問主人家。主人家道：「牛大爺備了馬去飲水了。」岳大爺道：「去了幾時了？」店主人道：「有一個時辰了。」岳大爺便叫：「王兄弟，你可去看他的兵器可在麼？」王貴便上樓去，看了下來，道：「他的雙鋼，是挂在壁上的；如今却不見了。」岳大爺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叫聲：「不好了！」主人家快將我們的馬備來，兄弟們各把兵器來端正好了；若無事便罷，倘若惹出禍來，只好整備逃命罷了！弟兄們上樓去紮縛好了，各將器械拿下樓來。主人家已將四匹馬備好在門首了；岳大爺又問主人道：「你見牛大爺往那條路上去？」主人道：「往東首去的。」那弟兄四人，上了馬，向東而行，來到



了三叉路口，不知他往那條路上去的。却見籬笆門口，有兩個老人家，坐着拍手拍腳，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岳大爺就下馬，走上前把手一拱道：「不敢動問老丈，方纔可曾見一個黑大漢，坐一匹黑馬的，往那條路上去的？」望乞指示。那老者道：「這黑漢是尊駕何人？」岳大爺道：「是晚生的兄弟。那老者道：「尊駕何以這等斯文？」你那個令弟，怎麼這般粗蠢？」就把問路情狀，說了一遍。幸是遇着老漢，若是別人，不知指引他那裏去了。他如今說往小校場去，尊駕若要尋他，可投東轉南，就望見小校場了。岳大爺道：「多承指教了！」遂上馬而行，看看望見了，只聽得牛臯在那裏大叫：「哥哥若再不來，狀元被別人搶去了！」岳大爺忙進內去，但見牛臯面容失色，口中白沫亂噴；又見一個穿白的，坐着一匹白馬，使一桿爛銀槍，一個穿紅的，坐一匹紅馬，使一桿鑿金槍，猶如天將一般。一盤一旋，躡住牛臯，牛臯那裏招架得住？岳大爺看得親切，叫聲衆兄弟不可上前，待愚兄前去救他！說罷，就拍馬上來，大叫一聲：「休得傷了我的兄弟！」楊羅二人見了，即丟了牛臯，兩桿槍一齊挑出，岳大爺把槍望下一擲，只聽得一聲響，二人的槍頭着地，左手打開，右手拿住槍鑽上邊。這個武藝，名爲敗槍，再無救處的。二人大驚，把岳大爺一看，說道：「今科狀元，必是此人；我們去罷。」遂拍馬而走，岳大爺隨後趕來，大叫：「二位好漢慢行，



請留尊姓大名，二人回轉頭來，叫道：我乃山後楊再興，湖廣羅延慶，是也。今科狀元，權且讓你，日後再得相會。說罷，拍馬竟自去了。岳大爺回轉馬頭，來到小校場，看見牛臯喘氣未定，便道：你爲何與他相殺起來？牛臯道：你說得好笑！我在此與他相殺，無非要奪狀元與大哥，不想這厮兇狠得緊，殺他不過，虧得哥哥自來贏了他，這狀元一定是哥哥的了。岳大爺笑道：多承兄弟美意，這狀元是要與天下英雄比武，無人勝得，纔爲狀元；那裏有兩三個人私搶的道理？牛臯道：若是這等說起來，我到白白的同他兩個殺了這半天。衆弟兄大笑，各自上馬，同回寓中，不表。且說楊再興、羅延慶兩人回到寓處，收拾行李，竟回去了。再說岳大爺次日起來，用過早飯，湯懷與張顯、王貴道：小弟們久要買一口劍來掛掛，昨日見那兩個蠻子都有的，牛兄弟也自有的，我們沒有劍掛，覺得不好看相；今日煩哥哥同去，各人買一口，如何？岳大爺道：這原是少不得的，我因沒有餘錢，故爾不曾提起。王貴道：不妨！哥哥也買一口，我有銀子在此。岳大爺道：既如此，我們同去便了。當時各人俱帶了些銀兩，囑附店家看管門戶，一同出門，來到大街上走了一回，看看那些鐵店內掛着的，都是些平常貨色，並無好鋼火的；況且那些來往行人擁擠得很。岳大爺道：我們不如往小街上去看看，或者倒有好的，也未可定。就



同衆兄弟們，轉進一個小衙內來；見有好些店面，也有熱鬧的，也有清淡的。看到一家店內，擺列着幾件古董，壁上掛着名人書畫，與五六口寶劍。岳大爺走進店中，那店主就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衆位相公請坐，可是要賜顧些什麼東西？岳大爺道：我們非買別物，若有好劍，乞借一觀。店主道：有有有！即忙取下一口劍來，揩抹乾淨，送將過來；岳大爺接在手中，先把劍匣一看，然後把劍抽將出來一看，便道：此等劍却用不着，若有好的取來看。店主又取下一把劍來，也不中意；一連看了數口，總是一樣。岳大爺道：若有好的，可拿出來；若沒有，就告辭了，不必費手。店主心上，好生不悅，便道：尊駕看了這幾口劍，還是那一樣不好？倒要請教。岳大爺道：若是賣與王孫公子富宦之家，希圖好看，怎說得不好，在下買去，却是要上陣防身，安邦定國的，如何用得？倘果有好的，悉憑尊價便是。牛臯接口道：憑你要多少銀子，決不少你的；可拿出來看，不要是這等寒抖抖的。那店主又舉眼將衆弟兄看了一看，便道：果然要好的，只有一口，却是在舍下；待我叫舍弟出來，引相公們到寒舍去看。何如？岳大爺道：到府上有多少路？店主道：不多遠，就在前面。岳大爺道：既有好劍，便走幾步也不妨。主人便叫小使：你進去請二相公出來。小使答應，進去不多時，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叫聲哥哥！有何吩咐？店主道：這



幾位相公要買劍，看過好幾口，都不中意，諒來是個識貨的；你可陪衆位到家中去，看那一口看。那人答應一聲，便向衆人手一拱，說：列位相公請同步。岳大爺也說一聲：請前。遂別了店主，一同出門行走。岳大爺細看那人時：

頭帶一頂晉陽巾，面前是一塊羊脂白玉；身穿一領藍道袍，脚登一雙大紅朱履。手拏湘妃金扇，風流俊雅超然。

行來却有二里多路，來到一座莊門；門外一帶，俱是垂楊，低低石牆，兩扇籬門。那人輕輕把門扣了一下，裏邊走出一個小童，把門開了；就請衆位進入草堂，行禮坐下。小童就送出茶來，用過了。岳大爺道：不敢動問先生尊姓？那人道：先請教列位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岳大爺道：在下相州湯陰縣人氏，姓岳名飛，字鵬舉。那人道：久仰久仰。岳大爺又道：這位乃大名府內黃縣湯懷，這位姓張名顯，這位姓王名貴，都是同鄉好友。牛臯便接口道：我叫作牛臯，陝西人氏；我自家有嘴的，不須大哥代說。岳大爺道：先生休要見怪，我這兄弟，性子雖然暴躁，最好相與的。那人道：這也難得。岳大爺正要問那人的姓名，那人却已站起身來，道：列位且請坐，待學生去取劍來請教。一直望內去了。岳大爺擡頭觀看，說道：此乃好古之家，纔有這古畫掛着。又看到兩旁對聯，便道：這個人原



來姓周。湯懷道：一路同哥哥到此，並未問他姓名，何以知他姓周？岳大爺道：你看對聯就明白了。衆人一齊看道：並沒有個周字在上邊呀！岳大爺道：你們只看那上聯是「柳營春試馬」，下聯是「虎將夜談兵」。如今不論營伍中，皆貼着此對，却不知此乃是唐朝李晉王贈與周德威的，故此我說他是姓周。牛臯道：管他姓周不姓周，等他出來問他，便知道了。正說間，只見那人取了一口寶劍，走將出來，放在桌上，覆身坐下道：失陪，有罪了！岳大爺道：豈敢！請教先生尊姓貴表？那人道：在下姓周，賤字三畏。衆皆吃驚道：大哥真個是仙人！三畏起身道：請岳兄看劍。岳大爺就立起身來，接劍在手，左手拿定，右手把劍鋒抽出，纔三四寸，覺得寒氣逼人。再抽出細看了一看，連忙推進，便道：周先生請收了進去罷。三畏道：岳兄既看了，爲何不還價錢？難道還沒中意麼？岳大爺道：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寶，價值連城，諒小子安敢妄想，休得取笑！三畏接劍，仍放在桌上，叫聲：請坐！岳大爺道：不消告辭了罷。三畏道：岳兄既識此劍，還要請教，那有就行之理。岳大爺無奈，只得坐下。三畏道：學生祖上原係世代武職，故遺下此劍，今學生已經三代改習文學，此劍並無甚用。祖父曾囑咐子孫道：若後人有識得此劍出處者，便可將此劍贈之，分文不可取受。今岳兄既知是寶劍，必須請教，或是此劍之主，亦未可定。岳大爺道：



小生却疑是此劍；但說來又恐不是，豈不遺笑大方？今先生必要下問，倘若錯了，幸勿見笑。三畏道：幸請見教，學生洗耳恭聽。那岳大爺疊兩個指頭，講一番言語，正說得：

報仇孝子千秋仰，

守節名媛萬古傳。

不知這劍委是何等出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周二畏遵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詩曰：三尺龍泉一紙書，贈君他日好爲之；英雄自古難遭遇，管取功成四海知。

却說周三畏必要請教岳大爺此劍的出處，當下岳大爺道：小弟當初曾聽得先師說：凡劍之利者，水斷蛟龍，陸剽犀象。有龍泉、太阿、白虹、紫電、莫邪、干將、魚腸、巨闕諸名，俱有出處。此劍出鞘，卽有寒氣侵人，乃是春秋之時，楚王欲霸諸侯，聞得韓國七里山中，有個歐陽治善，善能鑄劍，遂命使宣召進朝。這歐陽治善來到朝中，朝見已畢，楚王道：孤家召你到此，非爲別事，要命你鑄造二劍。治善道：不知大王要造何劍？楚王道：要造雌雄二劍，俱要能飛起殺人，你可會造麼？歐陽治善心下一想：楚王乃強暴之君，若不允他，必不肯饒我。遂奏道：劍是會造，恐大王等不得。楚王道：却是爲何？歐陽治善道：要造此劍，須得三載工夫，方能成就。楚王道：孤家就限你三年便了！隨賜了金帛彩緞。治



善謝恩出朝，回到家中，與妻子說知其事，將金帛留在家中，自去山中鑄劍。却另外又造了一口，共是三口。到了三年，果然造就。回家與妻子說道：我今前往楚國獻劍。楚王有了此劍，恐我又造與別人，必然要殺我，以斷後患。今我想來，總是一死，不如將雄劍留埋此地，只將那二劍送去。其劍不能飛起，必然殺吾。你若聞知凶信，切莫悲啼。待你腹中之孕，十月滿足，生下女兒，只就罷了。倘若生下男來，你好生撫養他成人，將雄劍交付與他，來叫他代父報讎。我自陰空護佑。說罷分別，來至楚國。楚王聽得治善前來獻劍，遂率領文武大臣，到校場試劍。果然不能飛起，空等了三年。楚王一時大怒，把治善殺了。治善的妻子，在家得知了凶信，果然不敢悲啼，守至十月，產下一子，用心撫養。到了七歲，送在學堂攻書。一日，同那館中學生爭鬧，那學生罵他是無父之種。他就哭轉家中，與娘討父。那婦人看見兒子要父，不覺痛哭起來，就與兒子說知前事。無父兒要討劍看，其母只得掘開泥土，取出此劍。無父兒就把劍背着，拜謝了母親養育之恩，要往楚國與父報仇。其母道：我兒年紀尚小，如何去得？自家懊悔說得早了，以致如此。遂自縊而死。那無父兒把房屋燒燬，火葬其母，獨自背了此劍，行到七里山下，不認得路途，日夜啼哭。哭到第三日，眼中流出血來，忽見山上走下一個道人來，問道：你這



孩子，爲何眼中流血？無父兒將要報仇之語，訴說一遍。那道人道：你這小小年紀，如何報得仇來？那楚王前遮後擁，你怎能近身？不如代你一往，但是要向取件東西。無父兒道：就要我的頭，也是情愿的。道人道：正要你的頭。無父兒聽了，便跪下道：若報得父讎，情愿奉獻！就對道人拜了幾拜，起來自刎。道人把頭取了，將劍佩了，前往楚國。在午門之外，大笑三聲，大哭三聲。軍士報進朝中，楚王差官出來查問。道人說：笑三聲者，笑世人不識我寶；哭三聲者，哭空負此寶；不遇識者，我乃是送長生不老丹的。軍士回奏楚王，楚王道：宣他進來！道人進入朝中，取出孩子頭來；楚王一見便道：此乃人頭，何爲長生不老丹？道人說：可取油鍋兩隻，把頭放下去，油滾一刻，此頭愈覺唇紅齒白。煎至二刻，口眼皆動；若煎三刻，拿起來供在桌上，能知滿朝文武姓名，都叫出來；煎到四刻，人頭上長出荷葉，開出花來；五刻工夫，結成蓮房；六刻結成蓮子，吃了一顆，壽可活一百二十歲。楚王遂命左右取出兩隻油鍋，命道人照他行之，果然六刻工夫，結成蓮子，滿朝文武無不喝采。道人遂請大王來摘取長生不老丹。楚王下殿來取，不防道人拔劍出來，一劍將楚王之頭，砍落於油鍋之內。衆臣見了，來捉道人，道人亦自刎其首於鍋內。衆臣連忙撈起來，三個一樣的光頭，不知那一個是楚王的，只將用繩穿了，一齊



下棺而葬。古言楚有三頭，卽此之謂。此劍名曰湛盧，唐朝薛仁貴曾得之；如今不知何故，落於先生之手？亦未知是此劍否？三畏聽了這一席話，不覺欣然笑道：岳兄果然博古，一些不差。遂起身在桌上取劍，雙手遞與岳大爺道：此劍埋沒數世，今日方遇其主，請岳兄收起，他日定當爲國家之梁棟，也不負我先祖遺言。岳大爺道：他人之寶，焉敢擅取？決無此理。三畏道：此乃祖命，小弟焉敢違背？岳大爺再四推辭，不肯；只得收了，佩在腰間，拜謝了相贈之德，告辭回去。三畏送出門外，珍重而別。岳大爺又同衆弟兄，往各處走了一會，又買了三口劍，回至寓中，不覺天色已晚。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岳大爺道：主人家！我等三年一望，明日是十五了，要進場去的，可早些須備飯來，與我們吃。店主人道：相公們放心，我們店裏有許多相公，總是明早要進場的。今夜我們家裏，一夜不睡的。岳大爺道：只要早些就是了。弟兄們吃了夜飯，一同安寢。到了四更時分，主人上樓，相請梳洗；衆弟兄卽起身來梳洗，吃飯已畢，各各端正披掛。但見湯懷白袍銀甲，插箭彎弓；張顯綠袍金甲，掛劍懸鞭；王貴紅袍金甲，渾如一團火炭；牛臯鐵盔鐵甲，好似一朵烏雲；祇有岳大爺，還是考武舉時的舊破戰袍。看他兄弟五個，袍甲索瑯瑯的響，一同下樓來；到店門外，各人上馬。祇見店主人在牛臯馬後，摸摸索索了一會；



又一個走堂的小二，拿着一盞燈籠，高高的擎起送考。衆人正待起身，祇見又一個小二，左手托個糖果盒，右手提着一大壺酒；主人便叫：各位相公，請吃上馬杯，好搶個狀元回去。每人吃了三大杯，然後一齊拍馬往校場而來。到得校場門首，那拿燈籠的店小二，自回店去，不提。且說衆弟兄一齊進校場，祇見各省舉子，先來的，後到的人，山人海，擁擠不開。岳大爺道：此處人多，不如到略靜的地方去站站。就走過演武廳後首，站了多時；牛臯想起出門的時候，看見店主人在我馬拴掛什麼東西，待我看一看。就望馬後邊一看，祇見鞍後掛着一個口袋，就伸手向袋內一摸，却是數十個饅頭，許多牛肉在內。這是店主人的規例，凡是考時，恐他們來得早，等得飢餓，特送他們作點心的。牛臯道：妙阿！停一會比武，那有工夫吃？不若此時吃了，省得這馬累墜？就取將出來，都吃個乾淨。不意停了一會，王貴道：牛兄弟，我們肚中有些飢了；主人家送我們吃的點心，拿出來大家吃些。牛臯道：你沒有的麼？王貴道：一總掛在你馬後。牛臯道：這又悔氣了！我祇道你們大家都有的，故此纔把這些點心牛肉很命的多吃完了，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那裏曉得你們是沒有的。王貴道：你倒吃飽了，怎叫別人在此挨餓？牛臯道：如今吃已吃完了，這怎麼處？岳大爺聽見了，覺不雅相道：牛兄弟！你本不該是這等



就是吃東西，無論別人有沒有，也該問一聲；竟自吃完了，這個如何使得？牛臯道：知道了！下次若有東西，大家同吃便了。正在閒爭間，忽聽得有人叫道：岳相公在那裏！牛臯聽得，便喊道：在這裏！岳大爺道：你又在此招事攬非了。牛臯道：有人在那裏叫你，便答應他一聲。有甚大事說不了，祇見一個軍士在前，後邊兩個人抬了食籬，尋來說道：岳相公如何站在這裏？叫小人尋得好苦。小人是留守衙門裏來的，奉大老爺之命，特送酒飯來，與相公們充飢。衆人一齊下馬來謝，就來吃酒飯。牛臯道：如今讓你們吃，我自不吃了。王貴道：諒你也吃不下了。衆人用完酒飯，軍士與從人收拾了食籬，擡回去了。看看天色漸明，那九省四郡的好漢，俱已到齊。只見張邦昌、王鐸、張俊三位主考，一齊進了校場，到演武廳坐下；不多時，宗澤也到了。上了演武廳，與三人行禮畢，坐着用過了茶。張邦昌開言道：宗大人的貴門生，竟請填上了榜罷！宗澤道：那有什麼做門生？張大人這等說。邦昌道：湯陰縣有岳飛，豈不是貴門生麼？列位要曉得，大凡人作了點私事，就是被窩裏的事，也瞞不過；何況那日衆弟兄在留守衙門前，豈無人曉得？況且留守帥爺擡了許多酒席，送到招商店中，怎麼瞞得衆人耳目？兼之這三位主考，受了柴王禮物，豈不留心？張邦昌說出了岳飛兩字，倒弄得宗澤臉紅心跳；半晌沒個道理，回



覆這句話來，便道：此乃國家大典，豈容你我私自檢擇？如今必須對神立誓，表明心跡，方可考試。卽叫左右過來，與我擺列香案。立起身來，拜了天地，再跪下禱告過往神靈。信官宗澤，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氏；蒙聖恩考試武生，自當誠心秉公，拔取賢才，爲朝廷出力；若存一點欺君賣法誤國求財之念，必死於刀箭之下。誓畢起來，就請張邦昌過來立誓。邦昌暗想：這個老頭兒好混帳！如何立起誓來？到此地位，不怕你推託。沒奈何也只得跪下道：信官張邦昌，乃湖廣黃州人氏；蒙聖恩同考武試，若有欺君賣法，受賄遺賢，今生就在外國爲豬，死於刀下。你道這個誓也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我這樣大官，怎能得到外國？就到番邦，如何變豬，豈不是個牙疼呢？自以爲得計，宗澤是個誠實君子，只要辨明自己的心跡，也不來管他立誓輕重。王鐸見邦昌立誓，亦來跪下道：信官王鐸，與邦昌是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爲豬，弟子卽變爲羊，一同死。發誓畢，起來，心中也在暗想：你會奸，我也會刁；難道就學你不來？暗暗笑個不住。誰知這張俊在旁看得清，聽得明，暗想：這兩個人立得好巧誓，叫我怎麼好也只得跪下道：信官張俊，乃南直隸順州人氏；如有欺君之心，當死於萬人之口。列位看官，你道這一個立誓，奇也不奇？這變豬變羊，原是口頭言語，不過在今生來世，外國番邦上，弄舌頭。



那一個人，怎麼死於萬人之口？却不道後來岳武穆王墓頂褻封時候，竟應了此誓也。是一件奇事，且按下不表。却說這四位主考，立誓已畢，仍到演武廳上一拱而坐。宗爺心裏暗想：他三人主意已定，這狀元必然要中柴王，不如傳他上來先考。便叫旗牌傳那南甯州的舉子柴桂上來。旗牌答應一聲呀！就走下來，大叫一聲得！大老爺有令傳南甯州舉子柴桂上廳來聽令。那柴王答應一聲，隨走上演武廳來，向上作了一揖，站在一邊聽令。宗爺道：你就是柴桂麼？柴王道：是。宗爺道：你既來考試，爲何參見不跪，如此作大麼？自古道：作此官，行此禮。你若不考，原是一家藩王，自然請你上坐；今既來考試，就降作了舉子了。那有舉子見了主考不跪之理？你好端端一個王位不要做，不知聽信那一個奸臣的言語，反自棄大就小，來奪狀元，有什麼好處？況且今日天下英雄，俱齊集於此，內中豈無高強手段，倍勝於你？怎能穩穩狀元到手？你不如休了此心，仍回本郡，完全名節，豈不爲美？快去想來！柴王被宗爺一頓發作，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跪下，開口不得。看官：你們可曉得柴王爲着何事，現放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位不做，反來奪取狀元，受此羞辱麼？只因柴王來朝賀天子，在太行山經過，那山上有一位大王，使一口金背砍山刀，江河上都稱他爲金刀大王。此人姓王，名善，有萬夫不當之



勇；手下有勇將馬保，何六，何仁等，左右軍師鄧武，田奇，足智多謀，聚集着嘍囉，有五萬餘人。霸佔着太行山，打家劫舍，官兵不敢奈何他。他久欲謀奪宋室江山，却少個內應。那日打聽得柴王入朝，即與軍師商議定下計策。紮營在山下，等那柴王經過，被嘍囉截住，邀請上山，到帳中坐定，獻茶已過。田奇道：昔日南唐時，雖然衰壞，天下安甯，被趙匡胤設謀，詐言陳橋兵變，篡了帝位，把天下謀去，直到如今。主公反只得一個掛名藩王空位，受他管轄，臣等心上實不甘服！臣等現今兵精糧足，大王何不進京結納奸臣，趁着今歲開科，謀奪了武狀元到手，把這三百六十個同年進士交結，收爲心腹內應。那時寫書知會山寨，臣等即刻發兵前來，幫助主公恢復了舊日江山，豈不爲美？這一席話，原是王善與軍師定下的計策，借那柴王作個內應，奪了宋朝天下，怕不是王善的？那知這柴王被他所惑，十分大悅，便道：難得卿家有此忠心，孤家進京，即時幹辦此事。若得成功，願與卿等富貴共之。王善當時擺設筵宴款待，飲了一會，就送柴王下山，一路進京，就去結識這幾位主考。這三個奸臣受了賄賂，要將武狀元賣與柴王。那知這宗爺，是赤心爲國的，明知這三位受賄，故將柴王數說幾句，柴王一時回答不來。那張邦昌看見，急得好生焦躁也罷！待我也叫他的門生上來，罵他一場，好出氣。便叫旗



牌過來。旗牌答應上來道：大老爺有何吩咐？張邦昌道：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旗牌答應了一聲，就走將下來，叫一聲：湯陰縣岳飛上廳聽令。岳飛聽見，連忙答應上廳。看見柴王跪在宗爺面前，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邦昌道：你就是岳飛麼？岳飛應聲道：是。邦昌道：看你這般人不出衆，貌不驚人，有何本事，要想作狀元麼？岳飛道：小人怎敢妄想狀元？但今科場中，有幾千舉子，多來考試，那一個不想做狀元？其實狀元只有一個，那千餘人，那能個個狀元到手？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怎敢妄想？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怎麼罵得出口？便道：也罷。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再考別人。且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岳大爺道：是槍。邦昌又問柴王用何兵器？柴王說是刀。邦昌就命岳飛做槍論，柴王做刀論。二人領命下來，就在演武廳兩旁，擺列桌子紙筆，各去作論。若論柴桂才學，原是真的；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氣得昏頭搭腦，下筆寫了一個刀字，不覺出了頭，竟像了個力字。自覺心中着急，只得描上幾筆，弄得刀不成刀，力不成力，只好塗去另寫幾行。不期岳爺早已上來交卷，柴王諒來不妥當，也只得上來交卷。邦昌先將柴王的卷子一看，就籠在袖裏，再看岳飛的文字，吃驚道：此人之文才，比我還好，怪不得宗老頭兒愛他。乃故意喝道：這樣文字，



也來搶狀元！把卷子望下一擲，喝一聲：拏出去！左右呼的一聲，擁將上來，正待動手；宗爺呼喚一聲，不許動手，且住着！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呼喚，誰敢違令？便一齊站住。宗老爺吩咐：把岳飛的卷子取上來，我看左右又怕張太師發作，面面相覷，多不敢去拾。岳大爺只得自己取了卷子，呈上宗爺。宗爺接來放於桌上，展開細看，果然是：

言言比金石，字字賽珠璣。

暗想：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也把卷子籠在袖裏，便道：岳飛你這樣才能，怎能取得功名到手？你豈不曉得蘇秦獻的萬言書，溫庭筠代作的南華賦麼？你道這兩句，是什麼出典？只因當初蘇秦到秦邦上那萬言策，秦相商鞅忌他才高，恐他後來奪他的權柄，乃不中蘇秦，只中張儀，這溫庭筠是晉國丞相桓文的故事。晉王宣桓文進御花園賞南花，那南花就是鐵梗海棠也。當時晉王命桓文作南花賦，桓文奏道：容臣明日早朝獻上。晉王准奏，辭朝回來，那裏作得出，却央家中代筆先生溫庭筠代作了一篇。桓文看了，大吃一驚，暗想：若是晉王知道他有此才華，必然重用，豈不奪我權柄？即將溫庭筠藥死，將南花賦抄寫獻上。這都是妬賢嫉能的故事，張邦昌聽了，不覺勃然大怒。不因這一怒，有分教：一國藩王，死於非命；數萬賊兵，竟成畫餅。正是：



朝中奸黨專權日。

天下英雄失意時！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詩曰：落落孤寒一布衣，未能仗劍對公車；心承孟母三遷教，腹飽陳平六出奇。

鍛羽濡飛嗟此日！腰金衣紫待何時？男兒未遂封侯志，空負堂堂七尺軀。

話說張邦昌聽得宗爺說出那兩樁故事，明知是罵他妬賢嫉能，却又自家有些心虛，發不出話來。真個是敢怒而不敢言。便道：岳飛，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今問你敢與柴王比箭麼？岳大爺道：老爺有令，誰敢不遵？宗爺心中暗喜，若說比箭，此賊就上了當了！便叫左右把箭垛擺列在一百數十步之外。柴王看見靶子甚遠，就向張邦昌稟道：柴桂弓軟，先讓岳飛射罷。邦昌遂叫岳飛下階去先射。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將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令岳飛不敢射，就好將他趕出去了。誰知這岳大爺却不慌不忙，立定了身，當天下英雄之面，開弓搭箭，真個是弓開如滿月，箭發似流星。颼颼的一連射了九枝，祇見那搖旗的，搖一個不住，播鼓的，播得個手酸，方纔射完了。那監箭官將九枝箭，連那射透的箭靶，一齊捧上廳來，跪着。張邦昌是個近視眼，看那九枝箭并那靶



子一總擺在地下，不知是什麼東西。只聽得那官兒稟道：這舉子箭法出衆，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邦昌等不得他說完，就大喝一聲：胡說！還不快拏下去。那柴王自想：箭是比他不過了，不若與他比武，以便將言語打動他，令他詐輸，讓這狀元與我。若不依從，趁勢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償命。算計已定，就稟道：岳飛之箭皆中，倘然柴桂也中了，何以分別高下？不若與他比武罷。邦昌聽了，就命岳飛與柴王比武。柴王聽了，隨即下廳來，整鞍上馬，手提着一柄金背大砍刀，拍馬先往教場中間站定，使開一個門戶，叫聲：岳飛快上來，看孤家的刀罷！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怕他是個王子，怎好交手，不免心裏有些躊躇，勉強上了馬，倒提着槍，慢騰騰的懶得上前。那教場中來考的看的，有千千萬萬，見岳飛這般光景，俱道：這個舉子，那裏是梁王的對手？一定要輸的了！就是宗爺，也只道他是臨場膽怯，是個沒用的，枉費了我一番心血。且說柴王見岳飛來到面前，便輕輕的道：岳飛，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你若肯詐敗下去，成就了孤家的大事，就重重的賞你；若不依從，恐你性命難保。岳大爺道：千歲吩咐，本該從命；但今日在此考的，不獨岳飛一人，你看天下英雄，聚集不少，那一個不是十載寒窗，苦心習學，只望到此取個功名，榮宗耀祖。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富貴已極，何苦要佔奪一個



武狀元，反丟却藩王之貴，與這些寒士爭名，豈不上負聖主求賢之意，下屈英雄報國之心？竊爲千歲不取，請自三思。不如還讓這些窮舉子考罷。柴王聽了大怒道：好狗頭！孤家好意勸你，你若順了孤家，豈愁富貴？反是這等湖言亂語。不中擡舉的狗才！看刀！罷說罷，噹的一刀，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岳大爺把槍望左首一隔，架開了刀。柴王又一刀攔腰砍來，岳大爺將槍桿橫倒，望右邊架住。這原是鷓子大翻身的家數，但是不曾使全，惱得柴王心頭火起，舉起刀來，噹噹噹，一連六七刀，岳大爺使個解數，叫作童子抱心勢。東來東架，西來西架，那裏會被他砍着？柴王收刀回馬，轉演武廳來，岳大爺亦隨後跟來，看他怎麼。只見柴王下馬上廳來，稟張邦昌道：岳飛武藝平常，怎能上陣交鋒！邦昌道：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宗爺見岳飛跪在柴王後頭，便喚上前來道：你這樣武藝，怎麼也想來爭功名？岳飛稟道：武舉非是武藝不精，只爲與柴王有尊卑之分，不敢交手。宗爺道：既如此說，你就不該來考了。岳大爺道：三年一望，怎肯不考？但是往常考試，不過跑馬，射箭舞劍，使刀，以品優劣；如今與柴王刀槍相向，走馬交鋒，豈無失誤？他是藩王尊位，倘然把武舉傷了，武舉白送了性命，設或武舉偶然失手，傷了柴王，柴王怎肯干休？不但武舉性命難保，還要拖累別人。如今祇要求各位大老爺作主，



令柴王與武舉各立下一張生死文書；不論那個失手，傷了性命，大家不要償命，武舉纔敢交手。宗爺道：這話也說得是。自古道：壯士臨陣，不死也要帶傷。那裏保得定？柴桂你願不願嗎？柴王尚在躊躇，張邦昌便道：岳飛好一張利嘴！看你有甚本事，說得這等決絕？千歲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書，倘他傷了命，好叫衆舉子心服，免得別有話說。柴王無奈，只得各人把文書寫定；大家畫了花押，呈上四位主考，各用了印。柴王的交與岳飛，岳飛的交與柴王；柴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張邦昌接來收好。岳大爺看見，也將文書來交與宗澤。宗爺道：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自然自家收着；與我何涉？却來交與我收？還不下去。岳大爺連聲道：是是是！是是是！兩個一齊下廳來。岳大爺跨上馬，叫聲：千歲！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我的文書，宗老爺却不肯收，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就來。一面說，一面去尋着了衆弟兄們，便叫聲：湯兄弟，倘若停一會，梁王輸了，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他的帳房門首；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攢盤，好照應照應。又向張顯道：賢弟，你看帳房後邊，盡是他的家將；倘若動手幫助，你可在那裏攔擋些。王賢弟，你可整頓兵器，在教場門首等候我；若是被柴桂砍死了，你可收拾我的屍首；若是敗下來，你便把教場門砍開，等我好逃命。這一張生死文書，與我好生收着；若然失去，我命休矣！



吩咐已畢，轉身來到教場中間。那時節，這些來考的衆舉子，并那看的人，真個人千人萬，挨挨擠擠，四面如打着圍牆一般站着，要看他二人比武藝。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心裏就有些慌張了，卽忙回到帳房之中，列位看官，又不是出征上陣，只不過考武，爲什麼有起帳房來呢？一則，他是一家藩王，比衆不同；二來，已經買服奸臣，縱容他胡爲，不去管他；三來，他是心懷不善，埋伏家將虞侯在內，以備防護。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自己與門客在中間，兩旁是家將虞侯，并那些親隨諸色人等。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喚集家將虞侯人等，齊集面前，便道：本藩今日來此考武，隱隱要奪個狀元；不期偏偏的遇着這個岳飛，要與本藩比試。立了生死文書，不是我傷他，就是他傷我。你們有何主見，贏得他？衆家將道：這岳飛有幾個頭，敢傷千歲？他若差不多些就罷；若是恃強，我們衆人一擁而出，把他亂刀砍死。朝中自有張太師等作主，怕他怎的？梁王聽了大喜，重新整理好了，披挂上馬，來到教場中間，却好岳大爺纔到。梁王擡起頭來，看那岳飛，雄糾糾，氣昂昂，不比前番膽怯光景，心中着實些膽怯。叫聲：岳舉子，依着孤家好。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少不得榜眼探花，也有你的分。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作對呢？岳大爺道：王爺聽稟舉子十載寒窗，所爲何事？



自古說：學成文武藝，原是要賣與帝王家。但願千歲勝了舉子，舉子心悅誠服；若以威勢相逼，不要說是舉子一人，天下還有許多舉子在此，都是不肯服的！梁王聽了大怒，提起金刀，照岳大爺頂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爺把瀝泉槍咯噹一架，那梁王振得兩臂酸麻。叫聲：「不好！心慌意亂，再一刀砍來！」岳大爺又把槍輕輕一舉，將梁王的刀，梟過一邊。梁王見岳飛不還手，只認他是不敢還手，就膽大了；使開金背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爺頂梁頸膊上，只顧砍來。岳大爺左讓他砍，右讓他砍，砍得岳大爺性起，叫聲：「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個體面；早些去罷了，不要倒了眉呀！」梁王聽見叫他名字，怒發如雷，罵聲：岳飛好狗頭！本藩擡舉你，稱你一聲舉子；你擅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不要走，吃我一刀！提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爺頂梁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這岳大爺不慌不忙，舉槍一架，梟開了刀，耍的一槍，望梁王心窩裏刺來。梁王見來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縫；岳大爺把槍一起，把個梁王，頭望下，脚朝天，挑於馬下。復一槍，結果了性命。只聽得合教場中衆舉子并那些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彩！急壞了左右巡場官，那些護衛兵丁軍夜班等，俱嚇得面面相覷。巡場官當下吩咐衆護兵，看守了岳飛，不要被他走了。那岳大爺神色不變，下了馬，把槍插在地上，就把馬拴在



槍桿之上，等令只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衆位大老爺在上，柴王被岳飛挑死了，請令定奪。宗爺聽了，面色雖然不改，心裏却有些驚慌。張邦昌聽了，大驚失色，喝道：快與我把這厮綁起來！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得令飛奔的下來，將岳大爺捆綁定了，推到將臺邊來。那時柴王手下這些家將，各執兵器，搶出帳房來，想要與柴王報讎。湯懷在馬上，把爛銀槍一擺，牛臯他舞起雙鎗，齊聲大叫道：岳飛挑死梁王，自有公論。爾等若是恃強，我門天下英雄，是要打抱不平的。噯！那些家將看見風色不好，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纔得出來，早被張顯把鈎連槍將一座帳房抽去了半邊。大聲喝道：你們誰敢擅自動手？休要惹我們衆好漢動起手來，頃刻間叫你們性命休想留了半個！當時這些看的人，有笑的，有高聲附和的，嚇得這些虞侯人等，怎敢上前。況且看見刀斧手已將岳飛綁上去了，諒來太師焉肯放他，只得齊齊的立定，不敢出頭。只有牛臯看見綁了岳大哥，急得上天無路，正在驚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將岳飛斬首，號令左右方纔答應，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住着！急忙出位來，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一手攙住王鐸的手，說道：這岳飛是殺不得的。兩人已立下生死文書，各不償命，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若殺了他，恐這些舉子不服，你我俱有性命之憂。此事必須奏明聖



上，請旨定奪，纔是。邦昌道：岳飛乃是一介武生，敢將藩王挑死，乃是個無父無君之人。古言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必再爲啓奏？喝叫刀斧手，快去斬訖報來！左右纔應得一聲：得令！得令！兩字，尙未說完，底下牛臯早已聽見，大喊道：天下多少英雄來考，那一個不想功名？今岳飛武藝高強，挑死梁王，不能夠做狀元，反要將他斬首。我等實是不服，不如先殺了瘟試官，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便把雙劍一擺，望那大纛旗桿上噹的一聲，兩條劍一齊下，不打緊，把個旗桿打折，哄嚨一聲響，倒將下來。再是衆武舉齊聲喊叫：我們三年一望，前來應試，誰人不望功名？今梁王倚勢要强佔狀元，屈害賢才，我們反了罷！這一聲喊，趁着大旗又倒下，猶如天崩地裂一般。宗爺將兩手一放，叫聲：老太師，可聽見麼？如今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張邦昌與那王鐸、張俊三人，看見衆舉子這般光景，慌得手足無措，一齊扯住了宗爺的衣服道：老元戎，你我四人，乃是同船合命的，怎說出這般話來？還仗老元戎調處安頓，方好。宗爺道：且叫旗牌傳令，叫衆武舉休得囉唆，有犯國法，且聽本帥處置。旗牌得令，走至滴水簷前，高聲大叫道：衆武舉聽着，宗大爺有令，叫你們休得囉唆，有犯國法，靜聽大老爺裁處。底下衆人聽得宗老爺有令，齊齊的擁滿了一階，竟有好些直擠到演武廳上來，七張八嘴的。當下



張邦昌便對着宗爺道：此事還請教老元戎如何發放呢？宗爺道：你看人情洶洶，衆心不服，奏聞一事也來不及；不如先將岳飛放了，先解了眼前之危，再作道理。三人齊聲道：老元戎所見不差，吩咐把岳飛放了，左右答應一聲，得令！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岳大爺得了性命，也不上前去叩謝，竟去取了兵器，跳上了馬，往外飛跑。牛臯引了衆弟兄隨後趕上，王貴在外邊看見，忙將校場門砍開，五個弟兄一同逃出；這些來考的衆武舉，見了這個光景，諒來考不成了，大家一鬩而散。這裏衆家將，且把梁王屍首收拾棺殮，然後衆主考一齊赴朝啟奏。不知朝廷主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昭豐鎮王貴染疾 牟駝崗宗澤踰營

詩曰：旅邸相依賴故人，新知亦肯遠留賓；若非王貴淹留住，宗澤安能獨踰營？

話說岳大爺弟兄五個逃出了校場門，一竟來到留守府衙門前，一齊下馬，望着轅門大哭一場，拜了四拜起來。對那把門巡捕官說道：煩老爺多多拜上大老爺，說我岳飛等今生不能補報，待轉世來效犬馬之力罷！說完，就上馬回到寓所，收拾了行李，揹在馬上，與主人算清了帳，作別出門，上馬回鄉，不表。且說衆官見武生已散，吩咐柴王的家將，收拾屍首，然後一同來到午門，早有張邦昌奏道：今科武場被宗澤門生岳飛挑



死了梁王，以致武生俱各散去。一肩兒多卸在宗澤身上；幸虧宗澤是兩朝大臣，朝廷雖然不悅，不好定罪，只將宗澤削職閒居，各官謝恩退出。宗澤回至衙中，早有把門巡捕跪下稟道：方纔有岳飛等五人，到轅門哭拜說：只好來生補報大老爺的洪恩。特着小官稟上。宗爺聽了，歎氣不絕道：可惜！可惜！吩咐家將：快到裏邊，擡了我的卷箱出來，同我前去追趕。家將道：他們已經去遠了，大老爺何故要趕他？宗爺道：爾等那裏曉得；昔日蕭何月下追賢，成就了漢家四百年天下；今岳飛之才，勝於韓信；況國家用人之際，豈可失此棟梁？故要趕上他，吩咐他幾句話。當時家將忙去把卷箱擡出來，宗爺又取些銀兩，帶領着衆從人，一路趕來，慢表。且說岳大爺出了城門，加鞭拍馬，急急而行，牛臯道：到了此處，還怕他怎的？要如此忙忙急急的走。岳爺道：兄弟！你有所不知，方纔那奸臣怎肯輕放了我，只因恩師作主，衆人喧嚷，恐有不測，將我放了；我們若不急走，倘那奸賊又生出別端來，再有意意外之虞，豈不悔之晚矣？衆人齊聲道：大哥說得不差，我們快走的是。一路說，一路行，不多時，早已金烏西墜，玉兔東升。衆人乘着月色，離城將有二十餘里遠近，忽聽得後面馬嘶人喊，岳大爺道：何如？後面必是柴王的家將們，追將來了。王貴道：哥哥！我們不要行，等他來，索性叫他做個斷根絕命罷。牛臯道：衆哥



哥們不要慌！我們都轉去，殺進城去，先把奸臣殺了，奪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軍，豈不是好？還要受他們什麼鳥氣？還要考什麼武狀元？岳大爺喝道：胡說了，你還敢是瘋了麼？快閉了嘴！牛臯硬着嘴道：就不開口，等他們兵馬趕來時，手也不要動，伸長了頸脖子，等他砍了就是！湯懷道：牛兄弟，你忙做什麼？我們且勒住了馬，停一停，不要走；看他們來時，文來文對，武來武對，終不然，難道怕了他麼？正說間，只見一騎馬如飛般跑來，大叫道：岳相公慢行，宗大老爺來了！岳大爺道：原來是恩師趕來，不知何故？不多時，只見宗爺引了從人趕來，衆兄弟連忙下馬，迎上馬前，跪拜於地，宗爺連忙下馬，雙手扶起。岳爺道：門生等蒙恩師救命之恩，未能報答，今因逃命心急，故此不及面辭，不知恩師趕來有何吩咐？宗爺道：因爲你們之事，被張邦昌等劾奏一本，降下聖旨，將老夫削職閒居，因此特來一會。衆人聽了，再三請罪，甚覺不安。宗爺道：賢契們不必介懷，只恐朝廷放我不下；若能休致，老夫倒得個安閒自然。遂問家將：此處可有什麼所在？借他一宿。家將稟道：前去不下半里，乃是諫議李大老爺的花園，可以借坐得。宗爺聽說，便同衆人上馬前行。不多路，已到花園，園公出來跪接，宗大老爺同小弟兄等一齊下馬，進入園中，到花廳坐下。就問園公道：我們都是空腹，此地



可有所在備辦酒餚麼？園公道：此去一里多路，就是昭豐鎮有名的大市鎮。隨你要買什麼東西，也有厨司替人整備。宗爺就命親隨帶了銀兩，速到鎮上去購辦酒餚，就帶個厨司來整備。一面叫人擡過卷箱來，交與岳飛說道：老夫無甚物件，只有一副盛甲衣袍，贈與賢契，以表老夫薄意。岳大爺正少的是盛甲，不覺大喜，叩頭謝了。宗爺又道：賢契們！目下雖是功名不遂，日後自有騰達；不可以一跌就灰了心，倘若奸致敗露，老夫必當申奏朝廷，力保賢契們重用。那時如魚得水，自然日近天顏。如今取不得個忠字，且回家去侍奉父母，盡個孝字；文章武藝，亦須時時講論，不可因不遇便荒疎了，誤了終身大事。衆弟兄齊聲應道：大老爺這般教訓，門生等敢不努力。說未了，酒筵已備就送來；擺了六席。衆人告過坐，一齊坐定；自有從人伏侍斟酒，共談時事，并講論些兵法。却說王貴牛臯，是坐在下席；他自五鼓吃了飯，在校場守了這一日，直到此處，肚中正在飢餓。見了這些酒餚，也不聽他們談天說地，好似渴龍見水，如狼似虎的吃個精光，方纔住手；不道那厨司因晚了，手脚忙亂，菜蔬內多擱了些鹽。這兩個吃得嘴鹹了，只管討茶吃；那茶夫叫道：夥計！你看不出上邊幾席上，斯斯文文的；這兩席上的二位，粗粗蠢蠢，不是個吃細茶的人。你只管把小杯熱茶送去，不討好；你且把那大碗的冷



茶送上去，包管合式。那人聽了，真個把一大碗冷茶送將上去。王貴好不快活，一連吃了五六碗，說道：好爽快！方纔住了手，重新再飲，說說笑笑，不覺天色黎明。岳大爺等拜別了宗爺，宗爺又叫從人，有那騎來的牲口，讓一匹與岳大爺，駝了卷箱。岳大爺又謝了，辭別上路而行。正是：

暢飲通宵到五更，忽然紅日又東升；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

這裏宗爺亦帶領從人回城，不表。且說岳大爺等五人，一路走，一路在馬上說起宗澤的恩義，真是難得；爲了我們，反累他削了職，不知何日方能報答他。正說間，忽然王貴在馬上大叫一聲，跌下馬來；傾刻間，面如土色，牙關緊閉。衆皆大驚，連忙下馬來，扶的扶，叫的叫，嚇得岳大爺大哭，叫道：賢弟呀！休得如此，快些甦醒！連叫數聲，總不見答應。岳大爺哭聲：賢弟呀！你功名未遂，空手歸鄉，已是不幸；若再有三長四短，叫爲兄的回去，怎生見你令尊令堂之面？說罷，又痛哭不止，衆人也各慌張。牛臯道：你們不知王哥原沒有病的，想是昨夜多吃了些東西，灌下幾碗冷茶，肚裏發起脹來；待我來替他醫醫看，便將手去王貴肚皮上，揉了一會；只聽得王貴肚裏邊，骨碌碌的，猶如雷鳴一般，響了一會，忽然放了許多臭水出來，再揉幾揉，竟撒出糞來，臭不可當。王貴微微甦醒，



呻吟不絕；衆人忙將衣服與他換了。岳大爺道：我們且在此暫息片時；湯兄弟可先到昭豐鎮上去，端正了安歇地方，以便調理。湯懷答應上馬，來到鎮上；但見人煙熱鬧，有幾個客店，挂着燈籠。左首一邊店主人，看見湯懷在馬上東張西望，便上前招接道：客官莫非要打中火麼？湯懷便跳下馬來，把手一拱道：請問店主貴姓？店主道：小人姓方，這裏昭豐鎮上有名的方老實，從不欺人的。湯懷道：我們有弟兄五個，是進武場的；因有一個兄弟，傷了些風寒，不能行走，要借歇幾天，養病好了方去，可使得麼？方老實道：小人開的是歇店，這又何妨？家裏儘有乾淨房屋，只管請來就是；若是要請太醫，我這鎮上也有，不必進城去請的。湯懷道：如此甚好，我去邀了同來。遂上馬回轉，與衆兄弟說了，便攙扶了王貴上馬，慢慢的行到鎮上，在方家客寓住下。當日就煩方老實去請了個醫生來看，說是飲食傷脾，又感了些寒氣，只要散寒消食，不妨事，就好的。遂撮了兩服煎劑。岳大爺封了一錢銀子謝了，太醫自去。衆弟兄等就安心歇下，調理王貴。按下不表。且說這太行山，金刀王善，差人打聽梁王被岳飛挑死，聖旨將宗澤削職歸農，停止武場；遂傳集了諸將軍師，并一衆嘍囉，便開言道：日今奸臣當道，軍士離心，柴王雖然死了，却幸宗澤削職，朝中別無能人；孤家意欲趁此興兵入汴，取奪宋室江山，卿



等以爲何如？當下軍師田奇，便道：當今皇帝以大興土木，萬民愁怨，舍賢用奸，文武不和；趁此時守防懈怠，正好興兵，不要錯過了。王善大喜，當時就點馬保爲先鋒，偏將何六、何七等，帶領人馬三萬，扮做官兵模樣，分作三隊，先期起行，自同田奇等，率領大兵隨後，一路往汴京進發，並無攔阻。看看來到南薰門外，離城五十里，放礮安營；這裏守城將士聞報，好不慌張，忙把各城門緊閉，添兵守護。一面入朝啟奏，徽宗忙登金鑾大殿，宣集衆公卿，降旨道：今有太行山強寇興兵犯闕，卿等何人領兵退賊？當下衆臣你看我，我看你，並無一人答應。朝廷大怒，便向張邦昌道：古言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卿等受國家培養有年，今當賊寇臨城，並無一人建策退兵，不辜負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恩麼？語聲未絕，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諫議大夫，出班奏道：臣李綱啟奏陛下：王善兵強將勇，久蓄異心，只因畏懼宗澤，故爾不敢猖獗。今若要退賊軍，須得復召宗澤領兵，方保無虞。聖上准奏，傳旨就命李綱宣召宗澤入朝，領兵剿賊。李綱領旨退朝，就到宗澤府中來；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李綱道：令尊翁在於何處，不來接旨？公子道：家父臥病在牀，不能接旨，罪該萬死。李綱道：令尊不知害的什麼病？證如今却在何處？公子道：自從鬧了武場，吃了驚恐，回來染了怔忡之證；如今臥在書房中。李綱道：既然如此，且



將這聖旨供在中堂，煩引老夫到書房，去看看令尊如何？公子道：只是勞動老伯不當。李綱道：好說！當時公子宗方便引了李綱來到書房門首，只聽得裏邊鼾聲如雷，李綱道：幸是我來，若是別人來，又道是欺君了。公子道：實是真病，並非假詐。說未了，只聽見宗澤叫道：好好奸賊呀！翻身復睡。李綱道：令尊既是真病，待我覆了旨，再來。說罷，抽身出來，公子送出大門。李綱回至朝中，俯伏奏道：宗澤有病，不能領旨。徽宗道：宗澤害何病？證可即着太醫院前去醫治。李綱奏道：宗澤之病，因前日鬧了武場，受了驚恐，削了官職，憤恨填胸，得了怔忡之證，恐藥石一時不能療治。臣見他夢中大罵奸臣，此乃他的心病，必須心藥醫之。若萬歲降旨，將奸臣拏下，則宗澤之病，不藥自愈矣。徽宗便問：誰是奸臣？李綱方欲啟奏，只見張邦昌俯伏金階，先奏道：兵部尚書王鐸，乃是奸臣。朝廷准奏，即傳旨將王鐸拏下，交與刑部監禁，看官你道，張邦昌爲甚反奏王鐸，將也拏下？要曉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他恐李綱奏出他三個，一連拏下，便難挽回了。如他先奏，把王鐸拏下，放在天牢內，尋個機會，就可救他出來的。李綱想道：這個奸賊，却也知竅也罷，諒他也改悔前非了。遂辭駕出朝，再往宗澤府中來。這裏宗澤見李綱覆命，慌忙差人打聽動靜，早已報知朝廷，將王鐸拏下天牢，今李綱復來宣召，只得出來。



接旨，到大廳上；李綱將張邦昌先奏拏下王鐸之事，一一說知。宗澤道：只是太便宜了。這奸賊兩人遂一同出了府門，入朝見駕。朝廷即復了宗澤原職，領兵出城退賊。張邦昌奏道：王善烏合之衆，陛下只消發兵五千與宗澤前去，便可成功。朝廷准奏，命兵部發兵五千與宗澤，速去退賊。宗澤再要奏時，朝廷已捲簾退朝進宮去了；只得退出朝門，向李綱道：打虎不着，反被虎傷。如何是好？李綱道：如今事已至此，老元戎且請先領兵前去；待我明日再奏聖上，添兵接應便了。當時二人辭別，各自回府。到了次日，宗爺到校場中，點齊人馬，帶領公子宗方一同出城，來到牟駝岡，望見賊兵約有四五萬，因想：我兵只有五千，怎能敵得他過？便傳令將兵馬齊上牟駝岡上紮營。公子宗方稟道：賊兵衆多，我兵甚少；今爺爺傳令於岡上安營，倘賊兵將岡圍困，如何解救？宗澤拭淚道：我兒！爲父的豈不知天時地利？奈我被奸臣加害，料想五千人馬，怎能殺退這四五萬嘍囉？如今紮營於此，我兒好生固守；待爲父的單槍獨馬，殺入賊營，若得徼倖殺敗賊兵，我兒即率兵下岡助陣；倘爲父的不能取勝，死於陣內，以報國恩，我兒可即領兵回城，保你母親家眷回歸故土，不得留戀京城，吩咐已畢，即匹馬單槍出本營，要去獨踰金刀王善的營盤。這宗留守平日間，最是愛惜軍士的，衆人見也要單身獨騎去踰



賊營，就有那隨征的千總遊擊，百戶隊長，一齊攔住馬前道：大老爺要往那裏去？那賊兵勢大，豈可輕身以陷虎穴？即使要去，小將們自然效死相隨，豈有讓大老爺一人獨去之理？宗澤道：我豈不知賊兵衆盛？就帶你們同去，亦無濟於事；不若捨吾一命，保全爾等罷！衆軍士再三苦勸，宗爺那裏肯聽，竟一馬沖入賊營，大叫一聲：賊兵當我者死！避我者生！看宗留守來，踹營也！這些衆嘍囉聽見，擡頭看時，但見宗老爺：

頭帶鐵幘冠，身披烏油鎧；內襯皂羅袍，坐下烏騅馬；手提鐵桿槍，面如鍋底樣；一部白鬚鬚，好似天神降。

那宗老爺把槍擺一擺，殺進營來；人逢人倒，馬遇馬傷。衆嘍囉那裏抵擋得住？慌忙報進中營道：啟大王不好了！今有宗澤單人匹馬，踹進營來，十分利害，無人抵擋；請大王定奪。王善心中想道：那宗澤乃宋朝名將，又是忠臣；今單身殺進營來，必然是被奸臣算計，萬不得已，故此拚命。孤家若得此人歸順，何愁江山不得到手！就命五營大小三軍，速出迎敵；只要生擒活捉，不許傷他性命。衆將答應一聲得令！就將宗澤老爺重重疊疊圍裏攏來，大叫宗澤；此時不下馬，更待何時？正是：

英雄失志受人欺，日色無光戰馬疲；得意狐狸強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雞。



畢竟不知宗老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

詩曰：轅門昨日感深恩，報効捐軀建上勳。白鵲旗邊懸賊首，紅羅山下識良朋。

話說那宗留守老爺，一人一騎，獨踰王善的營盤，却拚一死，不要說是衆寡不敵，倘然賊兵一陣亂箭，這宗老爺，豈不做了個刺蝟？只因王善出令，要捉活的，所以不致傷命。但是賊兵一重一重，越殺越多，一層一層，圍得水泄不通，如何得出。且按下慢表，却說這昭豐鎮上，王貴病體略好些，想要吃茶，岳大爺叫湯懷兄弟，你可到外邊去，與主人家討一杯茶，與王兄弟吃。湯懷答應了一聲，走到外邊來，連叫了幾聲，並沒個人答應。只得自己到爐子邊去，搗了一會，等得滾了，泡了一碗茶。方欲轉身，只聽得推門響，湯懷回頭看時，却是店主人同著小二兩個，慌慌張張的進來。湯懷道：你們那裏去了？使我叫了這半天，也不見個人影兒。店主人道：正要與相公說，如今有太行山大盜起兵來搶都城，若是搶了城，到也罷了，倘若彼官兵殺敗了，轉來就要逢村搶村，遇鎮搶鎮，受他的累，因此我們去打聽打聽消息，倘若風色不好，我們這裏鎮上人家，都要搬到鄉間去躲避，相公們是客邊，也要收拾收拾，早些回府的妙。湯懷道：原來有這等事，不



妨的，那些強盜若曉得我們在此，決不敢來的；恐怕曉得了，還要來納些進奉，送些盤纏來與我們哩。這店小二呶著嘴道：霹靂般的事，這相公還講著沒氣力的閒話。湯懷笑了一笑，自拿了茶走進來，遞與王貴吃了。岳大爺便問：湯兄弟，你去取茶，怎丟了這許多時？王兄弟等著吃，等得他心焦。湯懷便將店主人的話說了一遍。岳大爺便叫店主人進來，問道：你方纔這些話，是真是假？恐怕還是訛傳？店主人道：千真萬確。朝廷已差官往前去征剿了。岳大爺道：既如此，煩你與我快去做起飯來。店主人只道也們要吃了飯起身回去，連忙答應了一聲，如飛往外邊去做飯，不提。且說岳大爺對眾兄弟道：我想朝廷差官領兵，必然是恩師宗大人。湯懷道：哥哥！何以見得？岳大爺道：朝廷俱是奸臣，貪生怕死的，那裏肯衝鋒打仗？只有宗大人肯實心爲國的，依愚兄的主意，留牛兄弟在此相伴。王兄弟，我同着二位兄弟，前去打探着。若是恩師，便助他一臂；若不是，回來也不遲。湯張二人聽了，好不歡喜。牛臯就叫將起來道：王哥哥的病已好了，留我在此做什麼？岳大爺道：雖然好了，沒有個獨自丟他一個在此的，爲兄的前去相助恩師，只當與賢弟同去一樣。牛臯再要開言，王貴將手暗暗的在牛臯腿上捻了一把；牛臯便道：什麼一樣不一樣，不要我去就罷。正說之間，店小二送進飯來；王貴本不吃



飯，牛臯賭氣也不吃。三個人吃了飯，各自披掛了，提著兵器出店門上馬而去。這裏牛臯便問王哥哥，你方纔捻我一把，做什麼？王貴道：你這獸子！大哥既不要你去，說也徒然。你曉得我爲何生起病來？牛臯道：我不曉得。王貴道：我對你說了罷！只因我那日在教場中，不曾殺得一個人，故此生出病來。你不聽，如今太行山強盜，去搶掠京城，必然人多在那裏；我捻你這一把，叫你等他三個先去，我和你隨後趕去，不要叫大哥曉得，殺他一個暢快；只當是我病後，吃一料大補藥，自然全好了，你道我該去不該去？牛臯拍手道：該去該去！於是二人也把飯來吃了，被掛端正，託店主人照應行李，我們去殺退了賊兵就來。出門上馬，提著兵器，亦望南薰門而來。且說岳大爺三人，先來到牟駝岡，擡頭觀看，果然是宗澤的旗號。岳大爺叫聲：哎喲！恩師精通兵法的，怎麼紮營在岡上？此乃不祥之兆，我們且上岡去，看是如何。三人乘馬上岡，早有小校報知，宗公子下岡相迎，接進營中。岳大爺便問：令尊大人素練兵器，精通陣法，却爲何結營險地？倘被賊兵困絕，汲水打糧之道，如何是好？宗方淚流兩頰，便將奸臣陷害，不肯發兵，老父欲拚一死，以報朝廷，故爾駐兵於此，匹馬單槍，已踰入賊營去了。岳大爺道：既如此，公子可速爲接應！待我愚弟兄下去，殺入賊營內，救出恩師便了。便叫湯兄弟可從左邊殺



進，張兄弟可從右邊殺進，愚兄從中央衝入；如有那個先見恩師的，卽算頭功。湯懷道：大哥！你看這許多賊兵，一時那裏殺得盡？岳大爺道：賢弟！我和你只要擒拿賊首，救出恩師，以酬素志；何必慮那賊兵之多寡？二人便道：大哥說得是。你看他吼一聲，三個人奮勇當先，湯懷舞動這管爛銀槍，從左邊殺進去。

好一如毒龍出海，  
渾似那惡虎離山。

衝進營中，那些嘍囉，怎能抵擋得住？這張顯把手中鈎連槍擺開，橫衝直撞，只見：

半空中大鵬展翅，  
斜刺裏獅子搖頭。

殺得嘍囉馬仰人翻，神號鬼哭。那岳大爺：

頭帶著爛銀盔，身披著鎖子甲；銀鬃馬，正似白龍戲水。瀝泉槍，猶如風舞梨花，渾身雪白，遍體銀裝。馬似掀天獅子，人如立地金剛。槍來處，人人喪命；馬到時，個個身亡。正是：

斬堅入陣救忠良，賊將當鋒盡滅亡；  
初出成功強寇滅，岳侯名望至今香。

擺動手中這桿瀝泉槍，衝入營中；大叫一聲：岳飛來也！這宗留守被衆賊困在中央，殺得氣喘不住；但聽得那些賊兵口中聲聲只叫：宗澤俺家大王有令，要你歸降；快快下



馬，免你一死。宗澤正在危急之際，猛聽得一片喊聲叫道：槍挑小梁王的岳飛殺進來了！宗老爺暗想：那岳飛已回去，難道是夢裏不成？正在疑惑，只聽得一聲吶喊，果然岳飛殺到面前；宗澤大喜，高叫賢契！老夫在這裏。岳大爺上前叫聲：恩師門生來遲，望乞恕罪！話聲未絕，只見湯懷從左邊殺來，張顯從右邊殺來，岳大爺便叫：二位兄弟，恩師在此，且併力殺出營去。宗爺此時好生歡喜，四個人併在一堆；逢人便殺，好似砍瓜切菜一般。不道那牛臯王貴，恐怕那些賊兵被他三個殺完了；因此急急趕來，將到營門，擡頭一望，滿心歡喜，說道：還有！還有！王貴道：牛兄弟，且慢些上來；等我先上去吃兩貼補藥，補著精神！牛臯道：王哥，你是病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你看他拍著烏騅馬，舞動雙鐵鎗，狠似玄壇再世，那王貴騎著紅馬，使開大刀，猛如關帝臨凡，一齊殺入營來，真個是人逢人倒，馬遇馬傷；那些囉嘍，忙報與王善道：啟上大王爺，不好了！前營殺進三個人來，十分利害；不道背後，又有一個紅人，一個黑人，殺進來，兇惡得緊，無人抵敵，請令定奪。王善聽了大怒，叫備馬來，待孤家親自去拏他。左右答應一聲：得令！一時帶馬的，拾刀的，王善忙忙的上馬，提刀衝出營中，囉嘍吆喝一聲：大王來了！王貴看見，便道：妙吓！大哥常說的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就一馬當先，逕奔王善，牛臯大叫：王



哥哥不要動手，這貼補藥，我要吃的！這一聲喊，猶如半空裏起個霹靂；王善吃了一驚，手中金刀鬆得一鬆，早被王貴一刀，連肩帶背砍於馬下。王貴下馬取了首級，挂在腰間；看見王善這口金刀，好不中意，就把自己的刀撇下，取了金刀，跳上馬來。牛臯見了，急得心頭火起，便想：我也要尋一個這樣的殺殺，纔好出氣；便舞開雙鎗，逢着便打。正在發瘋，早被岳大爺看見，心中暗想：難道他撇了王貴，竟自前來不成？正要上前來問，忽見王貴腰間挂着人頭，從斜刺裏將賊將鄧成追將下來；正遇岳大爺馬到，手起一槍，鄧成翻身落馬，復一槍，結果了性命。田奇舉起方天畫戟，正待來救；被牛臯左手一鎗，挑開了畫戟，右手一鎗，把田奇的腦蓋打得粉碎，跌下馬來，眼見得不活了。那些衆賊兵，看見主帥軍帥已死，料難抵擋，大潰奔逃。山頂上宗方公子看見賊營已亂，領兵衝下，直抵賊營亂殺；衆賊乞降者萬餘，殺死者不計其數，逃生者不上千餘人。宗澤吩咐鳴金收軍，收拾遺棄的旗帳衣服，兵器糧食，不其計數；又下令將降兵另行紮營住下，自己擇地安營，等待次日進城。岳飛等拜辭宗澤，卽欲起身回去；宗澤道：賢契等有此大功，豈宜就去？待老夫明日進朝奏過天子，自有好音。岳飛應允，就在營中歇了一夜；到了次日，宗爺帶領兄弟五人，來到午門。宗爺入朝，俯伏金陛，啟奏道：臣宗澤奉命



領兵殺賊，被賊兵圍困，不能衝出；幸得湯陰縣岳飛等弟兄五人，殺入重圍，救了臣命，又誅了賊首王善，并殺了賊將軍師鄧成田奇等，俱有首級報功；降兵一萬餘人，收得車馬糧草兵械，不計其數。候旨發落。徽宗聽奏大喜，傳旨命宗澤平身，宣岳飛等五人上殿見駕。五人俱俯伏，三呼已畢。徽宗就問張邦昌岳飛等五人，如此大功，當封何職？邦昌遂奏道：若論破賊，該封大官；只因武場有罪，可將功折罪，權封爲承信郎。俟日後再有功勞，另行陞賞。徽宗准奏，傳下旨來。岳飛謝恩退出。又命戶部收點糧草，兵部安貯降兵；其餘器械財帛，盡行入庫，各官散班退朝。宗澤心中大怒，暗罵奸賊！如此妬賢嫉能，天下怎得太平？列位！你道這承信郎，是什麼前程？就是如今千把總之類，故此宗翁十分懊惱；但是聖上聽了奸臣之話，已經傳旨，亦不好再奏；只得隨着衆官散朝，含怒回府。只見岳飛等俱在轅門首伺候。宗澤忙下馬，用手相攜，同進轅門；到了大堂，坐定。宗翁道：老夫本欲力薦大用，不期被奸臣阻抑，我看此時，非是幹功名的時候，賢契等不如暫請回鄉，再圖機會罷了。老夫本欲屈留賢契居住幾日，只因自覺赧顏。岳大爺道：恩師大德，門生等沒齒不忘；今承台諭，就此拜別。宗翁雖如此說，心中原是不捨；只因奸臣當道，若留他在京，恐怕別生禍端，只得再三珍重囑咐，送出轅門。岳大爺弟



兄五人，辭了宗爺，回到昭豐鎮上，收拾行李，別了店主人，一路望湯陰縣而來。有詩曰：  
浩氣冲霄貫斗牛，萍蹤梗跡歎淹留；奇才大用知何日？李廣誰憐竟不侯？

岳大爺弟兄五個，在路上談論奸臣當道，難取功名。牛臯道：雖不得功名，也吃我殺得爽快！有日把那朝內奸臣，也是這樣殺殺纔好。岳大爺道：休得胡說！王貴接口道：若不是大哥，我們在朝內，就把那個什麼張邦昌，揪將下來，一頓拳頭打死了！拚得償了他一命，倘不殺了我的頭，不過把我充了軍去。湯懷道：你這冒失鬼！若是外頭打殺了人，將一命抵一命；皇帝金殿上打了人，就是欺君的罪名，好不利害哩。五個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路上閒講，忽見前面一夥客人，約有十多個，慌張失措，飛奔而來。見那五個人在馬上說說笑笑的路走，內中一人便喊道：前邊去不得，你們快往別處走罷。一面說，一面走，張顯就下馬趕回來，一把扯住了一個道：你且說說，如何前邊去不得？那人苦掙不脫，着了急，便道：前面紅羅山下，有強盜阻路；我們的行李，多被搶去了；走得快，逃了性命。我好意通你個信，你反扯住我做什麼？張顯道：原來有強盜，怎麼大驚小怪？把手一放，那個人撲地一交，扒起來飛奔去了。張顯便向岳大爺道：說前面有個把小強盜，沒甚大事。牛臯大喜道：快活快活！又是買賣到了！岳大爺道：休得如此，也要小心。



爲妙。湯兄弟可先去探聽，我們隨後就來。遂一齊披掛好了。湯懷一馬當先，來到一座山邊，只見山下一人，坐一匹紅砂馬，手提大刀，攔住喝道：「拏買路錢來！」湯懷道：「你要買路錢？怎麼大事，只問我夥計要便了。」那人道：「你夥計在那裏？」湯懷把手中爛銀槍一擺，說道：「這就是我的夥計！」那人大怒，舉起大刀，照着湯懷頂門上砍來；湯懷把槍一舉，架開刀，分心刺來。那人在馬上把身子一閃，還刀就砍；刀來槍架，槍去刀迎，戰一二十個回合，真是對手，沒個高下。恰好岳大爺等四個人，一齊都到，看見湯懷戰那人不下，張顯把鈎連槍一擺，喝聲我來也！話聲未絕，山上一人紅戰袍，金鎧甲，手提點鋼槍，拍馬下山，接住張顯廝殺。王貴舉起金刀，上前助戰。山上又跑下一人，但見他面如黃土，遍體金裝，坐下黃驃馬，手託三股託天叉，接住王貴大戰。牛臯看得火起，舞動雙鋤打來。只見一人生得青面獠牙，額下無鬚，坐着青鬃馬，手舞狼牙棒，抵住牛臯接戰。岳大爺想道：「不知這山上有多少強盜？看他四對人相殺，沒甚高低；我若不去，如何分解？」便把雪花鬃一拍，却待向前；只聽得山上鸞鈴響處，一個人帶一頂爛銀盔，穿一副白鎧甲，坐下白戰馬，手執一枝畫桿爛銀戟，大聲喝道：「我來也！」不分皂白，望着岳大爺舉槍就刺；岳大爺把槍一逼，搭上兵器，不上五六個照面，七八個回合，那人把馬一拍，跳出圈



子，叫聲少歇！有話問你。岳大爺把槍收住，便道：有話說來。那人道：我看你有些面善，不知從那裏會來？一時想不起，你且說是姓甚名誰？從那裏而來？岳大爺道：我等是湯陰縣舉子，在武場不第而回；那裏認得你們這班強盜！那人道：莫不是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岳大爺道：然也。那人聽了，慌忙下馬來，插了戟，連忙行禮道：穿了盔甲，一時再認不出，多多得罪了。岳大爺亦下馬來，扶住道：好漢請起，爲何認得小弟？那人道：且待小弟喚幾個兄弟來，再說便了。正是：

一笑三生曾有約，  
算來都是會中人。

不知那人如何認得岳飛，且聽下文分解。

###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禦敵

詩曰：漁陽鼙鼓動喧天，易水蕭蕭星斗寒；鐵騎金戈來北塞，烟塵茄角滿關山。

却說那人上前一步，高聲叫道：列位兄弟！休得動手，都來說話。那四個人正戰到好處，忽聽得那人叫，便一齊收住兵器，上前來道：我們正要捉拿那厮，不知大哥爲何呼喚小弟們？那人指着岳大爺道：此位正是挑梁王的岳飛。四人聽見，便一齊下馬，來與岳飛行禮；岳大爺亦叫湯懷衆兄弟，一齊過來見了禮，便問那用戟的道：請問衆位好漢



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施，名全。這用刀的兄弟，喚做趙雲；那使槍的兄弟，叫做周青；拿義的，叫梁興，用狼牙棒的，名吉青。我們五個，是結義弟兄；因來搶武狀元，不意被大哥挑死梁王，散了武場。小弟等欲待回家，怎奈囊空羞澀，思量又無家小，不如投奔大哥；來到紅羅山下，恰遇着一班毛賊攔路，被我們殺了，衆人們留我爲主，固此就在此胡亂取些金銀財帛，以作進見之禮。不想在此相遇，適纔冒犯，幸勿介意。岳大爺大喜。施全等忙請衆位上山，擺了香案，一齊結爲兄弟。各各收拾行李，跟隨岳大爺一齊回轉湯陰縣居住。終日修文演武，講論兵器戰法。按下慢表。且說那北地女真國黃龍府，有一個總領狼主，叫做完顏烏骨達，國號大金。生有五子，大太子名爲粘罕，二太子名爲喇罕，三太子答罕，四太子兀朮，五太子澤利；又有左丞相哈哩強，軍師哈迷蚩，參謀勿迷西，大元帥粘摩忽，二元帥咬摩忽，三元帥奇溫鐵木真，四元帥烏哩布，五元帥瓦哩波。管下六國三川多少地方。每想中原花花世界，一心要奪取宋室江山。一日老狼主登殿，當有番官上殿齊奏道：軍師回來了。老狼主命宣來！當時哈迷蚩上殿，俯伏朝見已畢，奏道：狼主萬千之喜。老狼主道：有何喜事？哈迷蚩奏道：臣到中原探聽消息，老南蠻皇帝讓位與小皇帝欽宗，這小皇帝自卽位以來，不理朝政，專聽那些奸臣用事，貶



黜忠良，兼之那些關塞上邊，並無好漢保守。今狼主要奪中原，只消撥兵前去，包管一鼓而可得也。老狼主聞奏大喜，即擇定了十五日吉利日子，往教場中挑選搶宋大元帥，出榜通衢，曉諭軍民人等，都到教場比武。各官領旨退朝。到了那日，老狼主擺駕到教場中，來到演武廳上坐下；兩邊文武官員朝見已畢，站立兩旁。且說那演武廳前，有一座鐵龍，原是先王遺下鎮國之寶，重有一千餘斤。老狼主即命番官傳旨高叫道：不論軍民人等，有能舉得起這鐵龍者，即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之職。旨意一下，那些王子、平章、軍丁、將士，個個想做元帥；這個上來搖一搖，漲得臉紅，那個上來拔一拔，掙得面赤，好像蜒蜻撼石柱，俱各滿面羞慚，退將下去。老狼主道：當年項羽拔山，子胥舉鼎，難道我國枉有這許多文武，就沒個舉得起這千斤之物？正在煩惱，忽見旁邊閃出一人，但見他生得：

臉如火炭，髮似烏雲；虬眉長髯，闊口圓睛。身長一丈，膀闊三停。分明是狠金剛下降，却錯認開路神猙獰。

原來是老狼主第四個太子，名喚兀朮，他本是天上赤鬚龍下降，要求擾亂宋室江山的。當下上前俯伏奏道：臣兒能舉這鐵龍。老狼主聽了，大喝一聲：與我綁去砍了！左右



番軍答應一聲，登時就把兀朮綁起。列位看官，你道老狼主聽見自家兒子能舉鐵龍，應該歡喜，爲何反要殺他起來？只因有個原故：那兀朮雖然生長番邦，酷好南朝書，最喜南朝人物，常常在宮中學穿南朝衣服，因此老狼主甚不歡喜他。今日見無人舉得起鐵龍，心中正在煩惱，却只他挺身出來，一時怒起，要將他斬首。早有軍師哈迷蚩連忙奏道：今日選將之期，正要觀太子武藝，如何反要將他斬首？乞狼主詳察。老狼主道：軍師有所不知，你看滿朝王子，各平章武將，尙舉不起，量他有甚本領，出此大言；這等狂妄之徒，不殺了，留他何用？哈迷蚩又奏道：凡人不可貌相，依臣愚奏，且命四太子去舉鐵龍；若果然舉得起，卽封爲前職，去奪中原，得了宋朝天下，此乃狼主洪福；倘若舉不起，然後殺他，也叫他死而無怨。老狼主依奏，卽命將兀朮放了，叫他去舉鐵龍。若舉不起，卽時斬首，以正狂妄之罪。番軍領旨，卽將兀朮放了，綁兀朮謝了恩，下廳來，仰天暗暗祝告：我若進得中原，搶得宋朝天下，望神力護佑，舉起鐵龍；若進不得中原，搶不得宋朝天下，便舉不起鐵龍，死於刀劍之下。祝罷，就左手擦衣，右手將鐵龍前足一舉，就舉將起來，高叫父王！臣兒舉鐵龍哩！老狼主一見大喜，各殿下，各平章，那個不稱贊；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齊聲喝采，俱說四殿下真是天神！那兀朮將鐵龍連舉三舉，哄嚨



一聲，將龍撩在半邊；上廳來，拜見父王繳旨。老狼主卽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總領六國三川兵馬，帶領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各位元帥，還有各邦小元帥。選定良辰吉日，發兵五十萬，祭了珍珠寶雲旗，辭別父王，進兵中原，真個是人如惡虎，馬似遊龍；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在路行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此關有個鎮守，潞安州節度使姓陸，名登，表字子敬，夫人謝氏，祇生一子，年方三歲。這位老翁，綽號小諸葛，手下有五千多兵，乃是宋朝名將。這日正坐公堂，忽有探子來報，啟上大老爺，不好了！今有大金國差主帥完顏兀朮，帶領五十萬人馬，來犯潞安州，離此只有百里之遙了。陸節度聽見，吃了一驚，賞了探子銀牌，一面吩咐再去打聽。卽時令旗牌官出去，把城外百姓，盡行收拾進城居住；把房屋盡行拆了，等太平時，照式造還；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又差旗牌到鋪中，結償官價，收買斗缸，每一個城堞，安放一隻，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令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堞，砌成竈頭三個；又令製造糞桶一千隻，桶內裝滿人糞。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細小竹一萬根，及棉花破布萬餘斤，做成噴筒；一面水關上，下了千斤閘，庫中取出銅鐵來，畫成鐵鈎樣子，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鈎，縛在網上。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調入人糞之內，放在城上鍋內煎熬，放入缸



內專等番兵到城下，將滾糞潑下；若是番兵黏着此糞，即時爛死。晚上將鈎網放在城頭之上，以防番兵爬城。料理已畢，然後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差官星夜前往汴梁，求朝廷發兵來救應。陸老爺恐怕救兵來遲，失了潞安州，不打緊；那時連汴梁亦難保守，放心不下。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一道送至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處，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求他兩人發兵前來相助。差人出城去了，陸老爺自家就率領三軍，上城保守，晝夜巡查，正是：

就地挖坑擒虎豹，

安排鐵網取蛟龍。

花開兩朶，各在一枝。書中慢講陸老爺準備停當；且說兀朮領兵，一路滾滾而來，來到潞安州。離城五十里，放礮安營。陸老爺在城上觀看番兵，果然利害。但見：

滿天生怪霧，徧地起黃沙；但聞那扑通通駝鼓聲，又聽得咿嗚嗚胡笳亂動。東南上千條綱鞭鐵棍狼牙棒，西北裏萬道銀鎗畫戟虎頭牌；來一陣藍青臉，朱紅髮，竅唇露齒，真個奇形怪樣；過兩隊鎗搯頭，板刷眉，環睛暴眼，果然惡貌猙獰。波斯帽，牛皮甲，腦後插雙雙雉尾；烏號弓，雁翎箭，馬項掛纍纍毛纓。旗旛錯雜，難分赤白青黃；兵器縱橫，那辨刀槍劍戟。真個滾滾征塵隨地起，騰騰殺氣蓋天來。有詩曰：



一旦金人戰陣開，縱橫戈戟起塵埃；胡笳吹澈軍心震，刁斗聲驚客夢回。鬼泣神號悲切切，妻離子散哭哀哀；人心不肯存公道，天降刀兵劫運來！

城上那些兵將見了，好不害怕；有的要乘金人初到，出去殺他一陣。陸老爺道：此時彼兵銳氣正盛，只宜堅守，等候救兵來到再處。那時衆將士，各各遵令防守，專等救兵，不題。且說兀朮在牛皮帳中，問軍師道：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哈迷蚩道：這裏節度使是陸登，綽號小諸葛，極善用兵的。兀朮道：他是個忠臣？還是奸臣？軍師道：是宋朝第一個忠臣。兀朮道：既如此，待某家去會會他。當時隨即傳下號令來，點起五千人馬，同着軍師，出了營來；衆番兵吹着喇叭，打着皮鼓，殺到城下。陸登吩咐軍士：好生看守城池，待我出去會他一會。當時下城來，提着槍，翻身上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礮響，匹馬單槍，出到陣前。擡頭一看，見那兀朮：

頭戴一頂金鑲象鼻盔，金光閃爍；旁插兩根雉雞尾，左右飄分；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外罩黃金嵌就龍鱗甲；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駒，手拿着螭尾鳳頭金雀斧，好像開山力士，渾如混世魔王。

大叫一聲：來者莫非就是陸登否？陸登道：然也！那兀朮也把陸登一看，但見他：



頭戴大紅結頂赤銅盔，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走獸壺中箭比星，飛魚袋內弓如月。真個英雄氣象，蓋世無雙，人材出衆，豪傑第一！

兀朮暗想：果然中原人物，比衆不同。便開言叫聲：陸將軍某家領兵五十萬，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某家久聞將軍第一個好漢，特來相勸。若肯歸降了某家，就官封王位，不知將軍意下若何？陸登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兀朮道：某家非別人，乃大金國總領狼主殿前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的便是。陸登大喝一聲：休得胡說！古來天下有南北之分，各守疆界；我主仁德遠布，存爾醜類，不加兵刃；爾等不思謹守臣節，反提無名之師，犯我邊疆，勞我師旅，是何道理？兀朮道：將軍說話差矣！自古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爾宋朝皇帝，肆行無道，去賢用奸，大興土木，民怨天怒；因此我主興仁義之師，救百姓於倒懸；將軍及早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倘若執迷，只恐你這小小城池，經不起那時踏爲平地，玉石不分，豈不悔之晚耶？陸登大怒，喝道：好奴才，休得胡言！照老爺的槍罷。噹的一槍，望兀朮刺來；兀朮舉起金雀斧，革噹一響，掀開槍，回斧就斫。陸登掄槍接戰，戰有五六個回合；那裏是兀朮對手，招架不住，只得帶轉馬頭便走。兀朮從後趕來，陸登大叫：城上放礮！這



一聲叫，兀朮回馬便走；城內放下弔橋，接應陸登進城。陸登對衆將道：「這兀朮果然利害，爾等可小心堅守，不可輕覷了他。」且說兀朮收兵進營，軍師問道：「適纔陸登單騎敗走，太子何不追上前去拿住他？」兀朮道：「陸登一人出馬，必有埋伏；況他大礮打來，還趕他做甚？」軍師道：「太子言之有理。」當日過了一夜。次日，兀朮又到城下討戰；城上將免戰牌掛起，隨你叫罵，總不出戰。守了半個多月，兀朮心焦起來，遂命烏國龍、烏國虎去造雲梯，令三元帥奇溫鐵木真領兵五千打頭陣，兀朮自領大兵爲後隊。來到城河，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當了弔橋，以渡大兵過河；將雲梯向城牆扯起，一字擺開，令小番一齊爬城。將近上城，那城上他沒有甚麼動靜。兀朮想道：「必然那陸登逃走了。不然，怎的城上沒個守卒？」正揣想間，忽聽得城上一聲礮響，滾糞打出；那些小番，却個個翻下雲梯，盡皆跌死。城上軍士把雲梯盡皆扯上城去。兀朮便問軍師：「怎麼這些爬城軍士跌下來盡皆死了？却是爲何？」哈迷蚩道：「此乃陸登滾糞打人，名爲臘汁，黏着一點卽死的。」兀朮大驚，忙令收兵回營；這裏陸登叫軍士將跌死小番取了首級，號令城上把那些雲梯打開劈碎，又好煎熬滾糞，不表。且說兀朮在營中與軍師商議道：「白日爬城，他城上打出糞來，難以躲避；等待黑夜裏去，看他怎樣。」算計已定，到了黃昏時候，仍舊領兵



五千，帶了雲梯，來到城河邊；照前渡過了河，將雲梯靠着城牆，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兀朮在那黑暗中，看那城上並無燈火；那小番一齊俱已爬進城堞，心中大喜，向軍師道：「這遭必得潞安州了！」說還未了，只聽得城上一聲礮響，一霎時，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把那小番的頭，盡皆拋下城來。兀朮看見，眼中流淚，問軍師道：「這些小番，怎麼被他都殺了？却是爲何？」哈迷蚩道：「連臣也不解其意。原來那城上是將竹子撐着絲網，網上盡掛着倒鬚鈎，平平撐在城上，懸空張着；那些爬城番兵，黑暗裏看不明白，踹在網中，所以盡被殺了。」兀朮見此光景，不覺大哭起來，衆平章相勸回營。兀朮思想此城攻打四十餘日，不得成功，反傷了許多軍士，好不煩惱。軍師看見兀朮如此，勸他出營打圍散悶；兀朮依允，點起軍士，帶了獵犬、鷂鷹，望亂山茂林深處打圍。遠遠望見一個漢子向林中躲去，軍師便向兀朮道：「這林子中有奸細。」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獲。不一時，小番捉得一人，送到兀朮面前跪着。兀朮道：「你是那裏來的奸細！快快說來！若支吾半句，着刀伺候。」不因這個人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大膽軍師，割去鼻子真好笑；忠良守將，刎下頭顱實可欽。不知那人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下假書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詩曰：殉難忠臣有幾人，陸登慷慨獨捐身；丹心一點朝天闕，留得聲名萬古稱。

却說當時小番捉住那人，兀朮便問：你好大膽！孤家在此，敢來捋虎鬚，實在是那裏來的奸細？快快說來！若有半句支吾，着刀伺候。那人連忙叩頭說道：小人實是良民，並非奸細；因在關太買些貨物，回家去賣；因王爺大兵在此，將貨物寄在行家，小人躲避在外；今聞得大王軍法森嚴，不許取民間一草一木，小人得此消息，要到行家取貨物去；不知王爺駕來，迴避不及，求王爺饒命。兀朮道：既是百姓，饒你去罷！軍師忙叫：主公！他必是個奸細；若是百姓，見了狼主，必然驚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今看他對答如流，並無懼色，百姓那有如此大膽？如今且帶他回大營，細問情由，再行定奪。兀朮吩咐小番先帶了那人回營，兀朮打了一會圍，回到大營坐下，取出那人細細盤問，那人照前說了一遍，一句不改。兀朮向軍師道：他真是百姓，放了他去罷。軍師道：既要放他，也要將他身上搜一搜。遂自己走下來，叫小番將他身上細細搜檢，並無一物。軍師將那人兜屁股一脚踢去罷！不期後邊滾出一件東西，軍師道：這就是奸細帶的書。兀朮道：這是什麼書？如何這般的？軍師道：這叫做蠟丸書。遂拔出小刀將蠟丸破開，內果有一團縐紙，摸直了一看，却是兩張關總兵韓世忠送與小諸葛陸登的書。上說：有汴梁節度



孫浩奉旨領兵前來，助守關隘，如若孫浩出戰，不可助陣，他乃張邦昌心腹，須要防他反覆，卽死於番陣，亦不足惜。今持差趙得勝達知，伏乞鑒照，不宣。兀朮看了，對軍師道：這封書沒要緊。軍師道：狼主不知，這封書雖然平淡，內中却有機密；譬如孫浩提兵前來，與狼主交戰，若是陸登領兵來助陣，只消暗暗發兵，一面就去搶城；倘陸登得了此書，不出來助陣，堅守城池，何日得進此城？兀朮道：既如此，計將安出？軍師道：待臣照樣刻起他紫綬印來，套他筆蹟，寫一封書教他助陣，引得他出來，我這裏領大兵，將他重重圍住。一面差人領兵搶城，事必諧矣。兀朮大喜，便教軍師快快打點，命把奸細砍了！軍師道：這個奸細，不可殺他；臣自有用處，賞了臣罷。兀朮道：軍師要他，領去便了。到了次日，軍師將蠟丸書做好了，來見兀朮。兀朮便問：誰人敢去下書？問了數聲，並沒個人答應。軍師道：做奸細，須要隨機應變；既無人去，待臣親自去走一遭罷。臣去時，倘然有甚差失，只要狼主照顧臣的後代罷了。兀朮道：軍師放心前去，但願事成，功勞不小。當時哈迷蚩扮做趙得勝一般裝束，藏了蠟丸，辭了兀朮出營，來到弔橋邊，輕輕叫城上放下弔橋，有機密事進城。陸登在城上見是一人，便叫放下弔橋；哈迷蚩過了弔橋，來到城下，便道：開了城門，放我進來，好說話。城上軍士道：自然放你進來。一面說，只見城



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叫道：你可坐在籃內，好扯你上城。哈迷蚩無奈，只得坐在籃內，那城上小軍就扯起來，將近城堞，就懸空掛着。陸登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奉何人使令？差來？可有文書？那哈迷蚩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也曾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却不曾見過今日這般光景；只得說道：小人叫做趙得勝，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有書在此。陸登暗想：韓元帥那邊原有一個趙得勝，但不曾見過。便道：你既在韓元帥麾下，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做到元帥之職？哈迷蚩道：我家老爺同張叔夜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欽命鎮守兩狼關。陸登又問：夫人何氏？哈迷蚩道：我家夫人非別人可比；現掌五軍都督印，那一個不曉得梁氏夫人。陸登道：什麼出身？哈迷蚩道：小的不敢說。又問：可有公子？哈迷蚩道：有兩位。陸登道：叫甚名字？多大年紀了？哈迷蚩回道：大公子韓尙德十五歲了；二公子韓彥直，只得三四歲。陸登道：果然不差。將書取來我看。哈迷蚩道：放小人上城，方好送書。陸登道：且等我看過了書，再放你上來不遲。哈迷蚩到此地位，無可奈何，只得將蠟丸呈上。你道哈迷蚩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陸登盤他，不倒，因他拿住了趙得勝，一夜裏問得明明白白，方好來做奸細。且說陸老爺把蠟丸剖開，取出書來，細細觀看，心內暗想道：孫浩是奸臣門下，怎麼反叫我去助他？況且



我去助陣；儻兀尤分兵前來搶城，怎生抵擋？正在疑惑，忽然一陣羊騷氣，便問家將道：今日你們吃羊肉麼？家將稟道：小人們並不曾吃羊肉。陸登再將此書細細一看，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哈哈大笑：若不是這陣羊騷氣，幾乎被他瞞過了！你這騷奴，把這樣機關來哄我，却怎出得我的手？快快從實講來！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本都院放你去；若是無名小卒，要你也無用，不如殺了。哈迷蚩想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便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採樵人。因你城中固守難攻，故用此計。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蚩是也。陸登道：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就是你麼？我聞你每每私進中原，探聽消息，以致犯我邊疆；我今若殺了你，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計策，來取中原；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你下次再來做奸細，如何認識？吩咐家將把他鼻子割下，放他去罷。家將答應一聲，便把他鼻子割了；將筐籃放下城去。哈迷蚩得了性命，奔過吊橋，掩面回營，來見兀尤。兀尤見他渾身血迹，問道：軍師爲何如此？哈迷蚩將陸登識破之事，說了一遍。兀尤大怒道：軍師且回後營將息，待等好了，某家與你拿那陸登報仇便了。哈迷蚩謝了兀尤，回後營，將息半月有餘，傷痕已愈，做了一個癩鼻子，來見兀尤。商議要搶潞安州水關，點起一千餘人，捱至黃昏，悄悄來到水關；誰知水關上將網攔住，網上盡是銅鈴，如人在水



中撞着網，銅鈴響處，撓鈎齊下，番人不知，俱被拏住；盡皆斬首，號令在城上。那岸上番兵看見，報與兀朮。兀朮無奈，只得收兵回營。與軍師議道：此人機謀，果然利害。某家今番索性自去搶那水關，若然失手，死於水內，爾等便收兵回去罷了。到了晚間，兀朮自領一千兵馬，等到三更時分，兀朮先下水去探看，來到水關底下，將頭鑽進水關來，果然一頭撞在網裏，上面銅鈴一響，城上聽見，忙要收網，却被四太子將刀割斷，跳出上岸來，把斧頭砍死宋軍，奔到城門邊來，砍斷門拴，打去了鎖，開了城門，放下弔橋，吹動胡笳，外邊小番接應。恰好這一日，陸登回衙去了，無人阻擋，番兵一擁進城。詩曰：

兩國交爭各用兵，陸登妙計勝陳平；無如天佑金邦主，遽使中原謝老成。

却說陸登正在衙中料理，忽聽軍士報道：番兵已進城了！陸登忙對夫人道：此城已失，我焉能得生？自然爲國盡忠了。夫人道：相公盡忠，妾當盡節；乃向乳母道：我與老爺死後，只有這點骨血，須要與我撫養成人，接續陸氏香火，就是我陸氏門中的大恩人了。吩咐已畢，走進後堂，自刎而亡。陸登在堂，聞報夫人已自刎，連叫數聲罷了！亦拔劍自刎。那尸首却崢然立着，並不跌倒；一衆家丁見老爺夫人已死，各自逃生。那乳母收拾東西，正要逃走，却見兀朮早已騎馬進門來；乳母慌忙躲在大門背後，兀朮下馬，走上



堂來，見一人手執利劍，昂然而立。兀朮大喝一聲：「你是何人？照槍罷！却不回答。」走上前，仔細一看，認得是陸登，已經自刎。兀朮倒吃了一驚，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遂把槍插在階下，提劍走入後堂，並無人跡；只見有一個婦人尸首橫倒在地。再往後頭一直看了一回，並無一人，復走出堂上，看見陸登尸首尚還立着。兀朮道：「我曉得了，敢是怕某家進來，傷害你的尸首，殺戮你的百姓，故此立着麼？」正想之間，只見哈迷蚩進來道：「臣聞得狼主在此特來保駕。」兀朮道：「來得正好，與我傳令出去！吩咐軍士穿城而去，尋一個大地方安營，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違令者斬。」哈迷蚩領命傳令出去。兀朮道：「陸先生某家並不傷你一個百姓，你放心倒了罷。」說畢，又不見倒。兀朮又道：「是了，那後堂婦人的尸首，敢是先生的夫人？爲丈夫盡節而死，今某家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等過往之人，曉得是先生忠臣節婦之墓，如何說了，又不見倒。」兀朮道：「是了，某家聞得當年楚霸王自刎，直到漢王下拜，方纔跌倒；如今陸先生是個忠臣，某家就拜你幾拜，何妨？」兀朮便拜了兩拜，又不見倒。兀朮道：「這也奇了！就拖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傍邊思想；只見一個小番，拏住一個婦人，手中抱着個小孩子，來稟道：「這婦人抱着這孩子，在門背後吃奶；被小的拏來，請狼主發落。」兀朮便問婦人：「你是何人？抱的孩子，是你甚人？乳母



哭道：這是陸老爺的公子，小婦人便是這公子人乳母；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只存這點骨血，求大王饒命！兀朮聽了，不覺眼中流下淚來，道：原來如此。便向陸登道：陸先生，某家決不絕你後代。把你之子，撫爲己子，送往本國，就着這乳母撫養；直待成人長大，承你之姓，接你香火，如何？話纔說完，只見陸登身子仆地便倒。兀朮大喜，就將公子抱在懷中；恰值哈迷蚩進來看見，便問：這孩子那裏來的？兀朮將前事細說一遍，哈迷蚩道：這孩子既是陸登之子，乞賜與臣；去將他斷送了，以報割鼻之仇。兀朮道：此乃各爲其主。譬如你拏住個奸細，也不肯輕放了他；某家敬他是個忠臣，可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護送公子并乳母回轉本邦。一面命收拾陸登同着夫人的尸首，合葬在城外高阜處；着番兵哈利祿鎮守潞安州，自家率領大兵，來搶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老爺，正在中軍，忽有探子來報：啟上元帥，今有金兀朮打破潞安州，陸老爺夫婦盡節；今兀朮領兵來犯本關，離此只有百里了，請元帥定奪。元帥聞報，賞了探子銀牌，一面叫他再去打聽。當下元帥，遂傳令各營將士，在三山口各處緊要關隘，徧設伏兵火礮，添兵把守；一面修表入朝告急。正在料理，又有探子來報：啟上大老爺，今有汴梁節度孫老爺，領兵五萬，遶城而過，殺進番營去了。元帥道：吓！這奸賊，怎麼直到此時纔到？也不前來



知會本帥一聲。那兀朮有五十餘萬人馬，你有何本領，擅敢以少敵衆，自取滅亡麼？叫左右賞了探子羊酒銀牌，再去打聽。探子答應一聲，如飛去了。元帥心下思想：若不發兵救應，必至全軍覆沒；若去救應，又恐本關有失。正在躊躇，左右報說：梁氏夫人出堂。韓元帥相見坐定，便問道：夫人出來，有何高見？夫人道：妾聞孫浩提兵殺入番營，以他這樣才能武藝，領五萬人馬，當兀朮五十餘萬之番兵，猶如驅羊入虎口耳。儻或有失，那奸臣必然上本，反說相公坐視不救，依妾愚見，相公還該發兵接應纔是。韓元帥道：夫人雖說得是，只是便宜了這奸賊。遂傳下令來，問誰人敢領兵前去救應孫浩？早有一員小將上前應道：孩兒敢去。元帥一看，原來是大公子韓尙德。元帥就道：我兒！你可領兵一千，前去救應孫浩回來。公子答應一聲，正欲下去了；夫人又叫轉來吩咐道：我兒爲將之道，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可戰則戰，可守則守，若不見孫浩，可速回兵，切勿冒險與戰。公子應聲曉得，隨即領兵出關，將近番營，擡頭一看，五六十里地面，盡是番營。公子思想：這許多番兵，若殺進去，這一千人馬，多白送了性命；若不殺進去，又不知孫浩下落，這便如何是好也罷。就吩咐衆軍士：你們且紮住營盤在此，等我獨自一人踰進營中，尋見了孫浩，或者一同殺出來；倘尋不見孫浩，我戰死番營，你們可回報。



大老爺便了。軍士領命，就紮住營盤。公子拍馬提刀，大喝一聲：兩狼關韓尙德來踹營了！一聲喊，望番營前去；舉起刀來，殺得人頭滾滾，猶如利刃切菜一般，來尋孫浩。那知道這時候孫浩的人馬，已全軍覆沒了。那小番報進牛皮帳中，啟上狼主，又有一個小南蠻殺進營來，十分利害；他說叫什麼韓尙德，候狼主發令擒拏。兀尤便問軍師：可曉得那一個韓尙德，是什麼人？這等利害。哈迷蚩道：就是前日臣對狼主講的韓世忠的大兒子，他的父母本事高強，就生出這個兒子來，也是很的。兀尤笑道：他一個人本事雖強，怎敵得我五十萬人馬？看孤家生擒他來，叫他降順。卽命衆平章傳令下來：務要生擒，不許傷他性命。這些番兵聞令，一齊擁將上來，把韓公子團團圍住；公子並無懼怯，將手中這把刀，左攔右架，東格西搪，在番營內大戰，只是人馬衆多，不能殺出；那領來這一千人馬，在外邊遠遠的望了半日，並不見公子的消息。大約已喪在番營了，就回進關中，報上元帥。公子着令我們屯兵在外，單人獨騎，踹進番營中去了！半日不見動靜，諒已不保了。那元帥聞報，就走進後堂與夫的說知；夫人大哭起來道：我想做了武將，固當捐軀報國；但是我兒年幼，不曾受得朝廷半點爵祿，豈不可惜？元帥道：夫人不必悲傷，待吾領兵前去；一則探聽番兵消息，二來與孩兒報仇。元帥說罷，隨卽出堂。



仍帶這一千人馬，上馬出關，望金營來；行至中途，軍士皆停馬不走。元帥就問軍士：爲何不行？軍士道：前番公子有令，說：番營人馬衆多，我們這一千人馬，去枉送性命，只在這裏等的。元帥聽了，流下淚來：我兒既有此令，你們原在此等罷。元帥一馬直入番營，大叫一聲：大宋韓元帥來了！搖動手中刀，殺入重圍；逢着就死，擋着就亡，十分利害。殺進了幾個營盤，無人抵擋；小番慌忙報進帳中，兀兀連連稱贊：好個韓世忠！就與軍師計議下令，叫衆平章等，將韓元帥圍住；一面調兵去搶兩狼關，叫他首尾不能照應。那韓元帥雖是英雄，怎當得番兵衆多，一層一層圍裏攏來，一時那裏殺得出來。這裏兀兀帶領大兵，浩浩蕩蕩，殺奔兩狼關來。那元帥帶來的一千兵，等候元帥，不見出來，反見番兵望關上殺來，不好了。元帥決無性命了！一齊進關報知夫人。夫人恐亂了軍心，不敢高聲痛哭，只得暗暗垂淚，叫個乳母抱公子上堂，悄悄吩咐道：你二人可收拾金銀珠寶，帶了兩個印信，騎馬先出關去；在左近探聽消息；我若得勝，你們可原進關來，再作商量。我若死了，你可將公子撫養成人，只算是你的兒子一般。待他成人，送入朝中，令他襲父之職，千萬不可有誤！二人領命，收拾先出關去。不一會探子來報：金兵已到關下了。說猶未了，又有探子來報：有番將討戰，接連幾報，好似：



長江後浪催前浪，

月趕流星風送雲。

未知梁夫人如何抵敵，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詩曰：大礮轟雷失兩狼，那堪天意佑金邦；丈夫縱有乾坤手，枉送身軀死戰場！

又詩曰：金將南侵急困城，張君矢日效忠誠；非關屈膝甘降服，說保河間一郡民。

話說梁夫人見丈夫兒子俱已遭傷，將幼子托付奶娘夫婦先出城去；自己帶領家將人馬，來到關前守關。衆將上前迎接道：番兵勢大，夫人只宜堅守關隘，不可出兵。夫人道：列位將軍有所不知，我夫子二人俱死於賊手，此仇不供戴天，如何不報？爾諸將們，可將鐵華車擺列端正，把大礮設放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關，一齊推出鐵華車擋住，那時點放大礮，不得有誤。衆將領令安排。夫人帶了人馬，放礮出關，對着番兵排下隊伍。旗門開處，夫人出馬；那邊兀朮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暗暗的喝采，果然是女中豪傑，真個名不虛傳！梁夫人喝道：番奴！你是何等樣人？快通名來！兀朮道：某乃大金國黃龍府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是也。南蠻婆！可通名來？梁夫人道：番奴聽着：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關大元帥韓夫人，官拜五軍都督府，梁紅



玉是也。兀朮道：原來就是你。某家久聞你熟悉兵機，深通戰法，豈不識天時人事？某家大兵來取你南朝天下，如泰山壓卵，你若識時務，早早降順，不獨保全性命，且不失你之官爵，可細細想來。梁夫人罵一聲：番奴！我丈夫孩兒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內，恨不得拏你來碎尸萬段，方洩此恨，尙敢搖唇鼓舌。兀朮道：你丈夫兒子何曾死？俱被某家困在營中。你若降了，我還你丈夫兒子便了。梁夫人大怒道：休得胡說，放馬過來！說罷，掄起手中刀，望兀朮就砍；兀朮舉斧相迎，戰到五六個回合，梁夫人那裏招架得住，只得回馬敗下。兀朮隨後趕上來，將近關前，梁夫人高叫一聲：放礮！那三山口上衆將，正待開礮，不道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只聽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霹靂打將下來；那九牛大將軍一震，不想這礮轟天響，兩邊炸開，把那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此一回，就叫個雷震三山口，礮炸兩狼關。那兀朮擁將上來，趁勢搶入關中。梁夫人見礮炸了，也使不得鐵華車；關已失了，急得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只得落荒而走。前面到一茂林，正待想要進去歇息，忽聽得林中叫道：夫人快進來，公子在此。夫人勒馬看時，却是奶公奶母；夫人下馬走入林中，抱住公子大哭一場。奶公便問：夫人出兵，勝敗若何？夫人說：關已失了，老爺公子，並無下落，諒已難保。我們如今歸於何處？不覺淚如雨下。不表夫



人在林中悲切，再說那韓元帥在番營大戰，只見番兵往前後走動，你道爲何，原來那些兵知道得了兩狼關，都想搶進關去，故此圍兵漸漸薄了。韓元帥奮勇往外冲來，却見馬上一員小將，被一番將趕下來，元帥細認，却是大公子，便高叫一聲：我兒爲父的在此。公子叫一聲：爹爹！番將利害，殺不過他。元帥拍馬上前，舉刀望着那員番將頭上砍來，正中那將的頭盔，忽見那番將頭上迸出一道白光，刀不能下。看官你道那員番將是誰？却叫做奇渥温鐵木，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名爲忽必烈，却是元朝始祖，故有此異。那奇渥温鐵木被韓元帥這一刀吃了一驚，拖槍敗走，元帥暗想：這番將有此奇異，日後定有好處。當時韓元帥父子二人，併力殺出重圍，遙望關前關上，都是金兵旗號，只得落荒面走。前至茂林之處，夫人在林內望見，大叫：相公孩兒，妾身在此！元帥半驚半喜，就下馬來，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請了安。元帥就問夫人爲何失了關隘？夫人道：只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故此妾身出兵，與你報仇，不意雷震三山，礮炸兩狼，故此把關隘失了！逃避在此。元帥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夫人道：如今關隘已失，我們往那裏去好？元帥道：我等同往京都候旨便了。於是夫妻父子，同着奶公奶母，一齊往汴梁一路而來不提。且說兀朮進了兩狼關，查點了倉庫錢糧，看見那鐵華



車，便問軍師：此車何人起造？軍師回說：昔日韓信造此車，困住了西楚霸王，今日狼主洪福齊天，皇天護佑，得破此關，可趁此銳氣，發兵進攻河間府，渡過黃河，汴京指日可取也。兀朮道：如此，可即整頓糧草，起兵去攻河間府，且按下不表。再說韓世忠夫婦等，來到黃河地界，正遇着欽差官齎旨而來。世忠夫婦一齊跪接，欽差官宣讀詔書，說韓世忠失了兩狼關，本應問罪，姑念有功免死，削職爲民。世忠夫婦一同謝恩，交還兩顆印信。夫妻父子，一同回到陝西不表。却說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朮率領大兵，來取河間府，不覺驚慌。心中暗想：那陸登何等智謀，不能保全；韓世忠夫婦，驍勇異常，況有大礮鐵華車，尙且失守，何況下官？想定主意，就與衆將士計議，傳令城上豎起降旗，等金兵到來，權且詐降，以保一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過黃河，各路勤王兵來，殺敗兀朮，那時我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朮也。諸將領令，端正降金。不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喚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名喚張用，也是身長一丈，淡黑面龐。這兄弟兩個，各使一根鐵棍，力大無窮。這一日同在書房中讀書，直到了午後，還不見送飯進來。張用對哥哥道：今日這等時候，還不送飯來，敢是忘記了不成？張立道：我想不知何故，正說之間，只見書童端進飯來。大公子道：爲何這時



候纔送來。二公子道：「敢是你這狗才，往那裏去頑耍，忘記了？該打這狗才！你怎麼連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了？」書童道：「今日雖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張立道：「這狗才！一發胡說了。爲甚事情，就到得沒飯吃？」書童道：「二位相公坐在此間，那裏知道外面金兵殺來，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了。如今將到河間府，老爺害怕，在堂上同衆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一府亂慌慌的，故此飯遲。倘若那金兀朮不准投降，殺進城來，豈不是沒飯吃了？」張用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家老爺，豈肯投降那韃子？」書童道：「公子不信，外面去問。那一個不曉得麼？」說罷，書童自去了。大公子道：「難道我爹爹要做奸臣不成？」二公子道：「哥哥！我同你吃了飯，去問母親，若果有此事，就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同你逃进城去，迎着番兵，拚命殺他一陣；若殺不過他，我們帶了銀子，逃往他方，再作道理。何如？」張立道：「兄弟言之有理。兩個忙忙的把飯吃了，同到中堂，見了母親，說道：『爹爹爲何要做奸臣投降番邦，是何道理？』」夫人道：「你二人小小年紀，曉得什麼？此是國家大事，由你爹爹做主；連我也只好隨着他。」二人道：「既然如此，我們要二三百銀子。夫人道：「此時忽忽忙忙，要銀子那裏去使？」張立道：「我們要趁早買些東西；若等金兵進城，我們就不好上街去了。夫人認以爲真，隨取了二百兩銀子，付與弟兄兩個。兩個



接了銀子，回到書房，捆紮好，開了後門，一路出城來。行不到二三十里，正迎着番兵；弟兄二人見旁邊有座高山，就走上山來。看那金兵如潮似浪，滔滔不絕，看了多時，越看越多。張用道：哥哥！等不完了，下去與他打罷。二人跳下岡來，擺開兩條鐵棍，乒乒乓乓，將番兵打得落花流水；頭撞頭碎，額碰額傷，打死無數。那小番忙忙報與兀朮，兀朮傳令衆平章，不要傷他，與我活活的擒將來。衆平章得令，將二人圍住。直殺到黃昏時分，張立不見了兄弟，心內自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舉棍一個盤頭，使得勢大，打開一條血路而走；只因天色昏暗，又走得快，因此金兵拏他不住，這裏張用也尋不見哥哥，沖出圍來，落荒而走。那弟兄兩個今日失散了，直到了岳元帥三服何元慶，纔得會合。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兀朮拏不住他弟兄，當夜安營紮住；到明日發兵前往。將近城池，只見一將遠遠帶人跪接，打着降旗，口稱何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特來迎請狼主進城。小番報與兀朮，兀朮上前看時，果然是叔夜俯伏在地；兀朮在馬上問軍師道：這個人，還是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叫做張叔夜。兀朮道：待某家問他。便道：你就是張叔夜麼？叔夜道：小臣正是。兀朮道：我久聞你是個忠臣，爲甚歸降起某家來？莫非是詐麼？叔夜道：小臣豈敢有詐？只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貶黜忠良，今



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去。狼主大兵到此，諒小臣兵微將寡，怎能迎敵？城中百姓，必遭荼毒，故此情願歸順，以救合郡生靈，並不敢希圖爵祿，望狼主鑒察。兀朮聽了道：如此說來，果然是個忠臣；老先生既識天時，仁心救民，是個好人，某家就封你爲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軍，只收你的犒賞，遶城而去，不許進城。如有一人不遵擅自進城者，斬首號令！叔夜謝恩而退，叫衆軍搬出猪羊酒，犒衆番兵吃了；俱各遶城而過，來到黃河口，揀一空地，安下營盤，打起船隻，等待渡河不提。且說地方官飛報入朝，這日正值欽宗設朝坐殿，進本官俯伏啟奏：兀朮大兵五十餘萬，已近黃河，望陛下卽速發兵退敵。欽宗大驚，便問衆卿，金兀朮兵勢猖獗，將何策退之？當下張邦昌奏道：潞安州陸登盡節，韓世忠夫婦棄關而逃；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只剩得黃河阻住；若過了黃河，汴京甚危。臣觀涵朝文武全才，無如李綱宗澤，聖上若命李綱爲元帥，宗澤爲先鋒，決能退得金兵。欽宗准奏，降旨拜李綱爲平北大元帥，宗澤爲先鋒，領兵五萬，前往黃河退敵。二人領旨出朝。李綱雖是有謀有智的忠臣，但是個文官，不會上陣廝殺；今金兵勢大，張邦昌明明要害他的性命，故此保奏。那李綱回府，與夫人辭別，忽見階簷下，站着一個長大漢子。李綱便問：你是何人？那人跪下道：小人就是張保。李綱道：你一向在那裏？張



保道：小人在外邊做些生意。李綱道：你可有些力氣麼？張保道：小人走長路，挑得五、六百斤東西。夫人道：老爺可帶他前去，早晚伏侍。李綱就命張保收拾隨行。到了次日，宗澤來請元帥起兵。李綱接進，相見已畢。李綱便道：老元戎！你看那此奸臣如此利害；明明欲害下官，保奏領兵。老夫性命全仗週庇。宗澤道：元帥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二人一同出府上馬，來到教場，點齊五萬人，發礮起行。一路來到黃河口，安下營寨。沿河一帶，撥兵把守。將四面船隻收拾上岸。宗澤寫下一封書札，差人星夜往湯陰縣去請岳飛同衆弟兄前來助戰。正是：

要圖定國安邦計，

豫備擊龍捉虎人。

畢竟李綱和宗澤兩個，怎生退得金兵，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詩曰：痛恨無人請上方，斬他奸佞顯忠良。頓教塞北干戈起，欲渡黃河奪汴梁。

且說那宗澤差人往湯陰縣去，不多日，回來稟說：岳相公病重不能前來，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相公，俱各推故不來；小人無奈，只得回來稟覆。宗澤長歎一聲：岳飛有病，此乃天意欲喪宋室也！且說兀朮差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



購辦木料；在黃河口搭起廠蓬，打造船隻，整備渡河。李綱探聽的實，卽着張保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上，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算計定了，到黃昏後，帶領十幾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趁着星光，搖到對岸，把船藏在蘆葦中間。時到五更，張保腰間挂着一把短刀，手提鐵棍，跳得上岸，輕輕走到營前。有許多小番，俱在那裏打睡；張保一手撈翻一個，夾在腰裏，飛跑就走。來到一個林中，放下來，要問他消息；那曉得夾得重了些，只見這人口中流血，已是死了。張保道：晦氣！拏着個不濟事的。一面說，又跳轉來，又撈了一個；那小番正要叫喊，張保拔出短刀，輕輕喝道：高做聲，便殺了你！又飛跑來至林中，放下問道：你實說來，你們有多少人馬？番兵道：實有五六十萬。張保道：那座營盤，是兀朮的？番兵道：狼主的營盤，離此尙有三十里，爺爺拏我的所在，是先行官黑風高的。張保又問：那邊的呢？番兵道：這是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張保問明白了，說聲：多謝你！就一棒把小番打死，轉身奔走到黑風高的營前，大吼一聲，舉棍搶入營中，逢人便打。小番攔阻不住，被他打死無數；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挂在腰間。回身又到船廠中，正值衆船匠五更起來，煮飯吃了，等天天趕工，被張保排頭打去，有命



的逃得快，走了幾個，無命的，呆着看做了肉泥。張保順便取些木柴引火之物，四面點着把做船廠燒着了；然後來到河口下船，搖回去了。這裏小番報入牛皮帳中，黑風高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已不見了。只得收拾尸首安置打傷小卒；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有一蠻子把船匠盡皆打死；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又打到先鋒營內，割了許多首級，過河去了。烏國龍道：他帶多少人馬來？去了幾時了？小番道：只得一人，去不多時候。烏國龍、烏國虎帶了烏國兵將，追到黃河口，但見黑霧漫漫，白浪滔天，又無船可渡。他兩個性急之人，怒氣填胸，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無奈何，等待天明，報與兀朮，再令人去置辦木料，招集船匠等，重搭船廠，不提。且說張保來見家主報功，李綱大喝道：什麼功！你不奉軍令，擅自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白送性命，損我軍威？以後再如此，必然定罪！吩咐把人頭號令。張保叩頭出營，笑道：雖沒有功勞，却是被我殺得快活！仍舊自到黃河口邊去把守，不提。却說天時不正，應該百姓遭殃，李綱宗澤守了南岸，兀朮一時怎能渡得黃河之險？不道那年八月初三，猛然刮起大風，連日不止，甚是寒冷，番營中俱穿皮襖，尙擋不住，那宋兵越發凍得個個發抖；再加上連日陰雲密布，細雨紛紛，把個黃河連底冰凍了；兀朮在營中向軍師道：南朝天氣，難道



八月間就這樣寒冷了麼？哈迷蚩道：臣也在此想，南煖北寒，天道之正；那有桂秋時候，就如此寒冷？或者是主公之福，也未可知。兀朮問道：天寒有甚福處？哈迷蚩道：臣聞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那時也是八月，天氣寒冷，冰凍了黃河，大軍方能渡過。今狼主可差人到黃河口去打探，倘若黃河冰凍了，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兀朮聽了，就令番軍去打聽；不一時番軍來回報，果然黃河連底都凍了。兀朮大喜，就下令發兵，竟踏着冰過河而來；那宋營中兵將，俱是單衣鐵甲，當不住寒冷。聞得金兵過河，俱熬着冷出營觀看，果然見番兵勢如潮湧而來；宋軍見了，盡皆拚命逃走，已來不及，那裏還敢對敵。張保見不是頭路，忙進營中，背了李綱就走。宗澤見軍士已潰，亦只得棄營而逃。趕上李綱，一同來京候旨。先有飛騎報入朝中，二人未及進城，早有欽差齎旨前來。謂李綱宗澤失守黃河，本應問罪，姑念保駕有功，削職爲民，追印繳旨。二人謝恩，交了印信，欽差自去覆命。宗澤便對李綱道：此還是天子洪恩。李綱道：什麼天子洪恩，都是奸臣詭計！我等何忍在此，眼睜睜看那宋宰江山送與金人，不若轉回家鄉，再圖後舉罷。宗澤道：所見極是。欲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李綱亦命張保迎取家眷，各望家鄉而去。朝裏欽宗降旨，差各將士緊守都城，專等四方勤王兵到，按下不表。那兀朮得了



黃河，逢人便殺，佔了宋營不多時候，忽然雨散雲收，推出一輪紅日，頃刻黃河解凍，兀尤差人收拾南岸船隻，渡那後兵過河，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領兵五千爲頭隊先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領兵五千爲第二隊，自領大兵，一路來至汴京，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探軍飛報入朝，天子忙集文武計議。張邦昌道：「今兀尤之兵，殺過黃河，已至京城，臣想古人說的好，窮韃子，富倭子，求王公賞他一賞，備一副厚禮，與彼求和。叫他將兵退過黃河，主公這裏暗暗等那各路兵馬到來，那時恢復中原，未爲晚也。」欽宗道：「從古可有求和之事麼？」張邦昌道：「漢嫁昭君，唐亦尙公主，目下不過救急，依臣之見，可送黃金一車，白銀一輛，錦緞千疋，美女五十名，歌童五十名，豬羊牛酒之類，只是沒有這樣忠臣肯去爲天子出力。」欽宗便問兩班文武，誰人肯去？連問數聲，並無人答應。張邦昌上前道：「臣雖不才，願走一遭。」欽宗便道：「還是先生肯爲國家出力，真是忠臣！」遂傳旨備齊禮物，交與張邦昌來至金營。小番報與元帥，元帥道：「令他進來。」張邦昌來至裏邊，拜見黑元帥。黑元帥聽說一聲，大喝：「拏去砍了！」左右小番一聲答應，一齊上前。張邦昌道：「元帥不須發怒，雙手把禮單奉上。」黑元帥看了禮單，便說道：「張邦昌，你且起來，將禮物留在這裏，你且回去，待本帥與你見狼主便了。」張邦昌道：「還有要緊話。」黑元



帥道也罷！既有要緊話，可對我說知，與你傳奏便了。邦昌道：煩元帥奏上狼主說。張邦昌特來獻上江山，今先耗散宋國財帛。黑風高道：知道了！待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你去罷。邦昌拜辭出了金營，回來交旨不表。且說那黑風高看見這許多禮物，又有美女歌童，金銀緞疋，心中暗想道：我幫他們奪了宋室江山，就得了些須禮物，也不爲過。遂吩咐小番，將禮物收下；呼哨一聲，竟拔寨起身，往山西抄路回轉本國去了。有軍士報知兀朮，兀朮想道：黑風高跟隨某家，搶奪中原，早晚得了宋朝天下；正要重重犒賞他們，不知何故竟自去了？吩咐小番傳令調燕子國人馬，上前五里下寨。且說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外面番兵又上來五里安營，請旨定奪。欽宗問張邦昌道：昨日送禮求和，今反推兵上前紮營，是何道理？邦昌道：主公！臣想他們非爲別事，必定見禮少人多，分不到，故此上前；主公如今再送一副禮與他，自然退兵黃河去了。欽宗無奈，只得又照前備下一副禮物。到了次日，命張邦昌再送禮講和。這奸臣領旨出了午門，來到番營；小番稟過元帥，元帥道：叫他進來。小番出來，叫張邦昌一同進內，俯伏在地，口稱臣見狼主。臣爲狼主親送禮物到來，還有機密事奏上。烏國龍、烏國虎看了禮單，方纔說道：吾非狼主，前日你送來的禮，是黑元帥自己收了，不曾送與狼主；如今這副禮，我



與你送去便了；你可先入城去，聽候好音。邦昌只得營出，進城回旨不表。且說烏國龍對烏國虎道：怪不得黑元帥去了；我們自從起兵以來，立下多少功勞，論起來，這副禮也該收得，收了他的，拔營也回本國何如？烏國虎道：正該如此。遂吩咐三軍，連夜拔營起馬，從山東取路往本國去了。再說小番又來報與兀朮道：烏家兄弟不知何故拔寨而去。兀朮道：這也奇了，待某家親自起兵上前，看是何如？那宋朝探軍，又慌忙報入朝內說：兀朮之兵，又上前五里安營。欽宗大驚，即忙問張邦昌何故？張邦昌道：兩次送禮，不曾面見兀朮，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欽宗哭道：先生已經送了兩副禮去，此時再要，叫朕何處措辦？邦昌道：主公此副禮不依臣時，日後切莫怪臣。欽宗道：既如此，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再備禮物。邦昌道：若往民間去買，恐兀朮不中意，不如還在宮中搜括，購辦禮物送去爲妙。欽宗無奈，只得在後宮盡行搜檢宮女湊足，罄括金珠首飾，購齊禮物，仍着張邦昌送去。邦昌此回來至番營，擡頭觀看，比前大不相同，十分利害。邦昌下馬見過平章等，稟明送禮之事。平章道：站着轉身進入營中，奏道：啟上狼主，外邊有一個南蠻，口稱是宋朝丞相，叫做什麼張邦昌，送禮前來，候旨。兀朮問軍師道：這張邦昌是個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是宋朝第一個



奸臣。兀朮道：既是奸臣，吩咐哈喇了罷。哈迷蚩道：這個使不得。日今正要 using 奸臣的時候，須要將養他；且待得了天下，再殺他也不遲。兀朮聞言大喜，叫一聲：宣他進來。平章領旨出來，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俯伏在地口，稱臣。張邦昌朝見狼主，願狼主千歲千歲千千歲。兀朮道：張老頭兒，到此何幹？張邦昌道：臣未見主公之時，先定下耗財之計；前曾到來送禮二次，俱被元帥們收去了；如今這副厚禮，是第三次了。兀朮把禮單拿過來看了，說道：怪不得兩處兵馬都回本國去了，原來爲此。哈迷蚩道：主公可封他一個王位，服了他的心，不怕江山不得。兀朮道：張邦昌孤家封你楚王之職，你可歸順某家罷。邦昌叩頭謝恩。兀朮道：賢卿！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怎麼設個計策，使某家奪得宋朝天下？張邦昌道：狼主要他的天下，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方可到手。兀朮道：計將安出？張邦昌道：如今可差一個官員，與臣同去見宋主；只說要一親王爲質，狼主方肯退兵；待臣再添些利害之言，哄嚇他一番，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兀朮聞言，心中暗怒，咬牙道：這個奸臣，果然利害，真個很惡。假意說道：此計甚妙。孤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但這歌童美女，我這裏用不着，你可帶了回去罷。張邦昌同了二人出營，帶了歌童美女，回至城中，來至午門下馬；邦昌同哈



迷團哈迷強朝見欽宗說：兀朮不要歌童美女，只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今之計，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爲質，一面速調各路人馬到來，殺盡番兵，自然救千歲回朝。若不然，番兵衆多，恐一時打破京城，那時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欽宗沉吟不語。邦昌又奏道：事在危急，望陛下速作定見。欽宗道：既如此，張先生可同來使，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着；朕與父王商議，再爲定奪。邦昌同了番官丞相出朝，在金亭館驛候旨。張邦昌又私自入宮奏道：臣啟我主此乃國家存亡所繫，我主若與太上皇商議，那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倘或不允，陛下大事去矣！陛下須要自作主意，不可因小而失大事。欽宗應允，入宮朝見道君皇帝，說金人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徽宗聞奏，不覺淚下，說道：王兒，我想定是奸臣之計；然事已至此，沒有別人去得，只索令你兄弟趙王去罷。隨傳旨宣趙王入安樂宮來，道君含淚說道：王兒！你可曉得外面兀朮之兵，甚是猖獗？你王兄三次送禮求和，他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父的欲將你送去，又捨不得你，如何是好？原來這位殿下名完，年方十五，甚是孝敬；他看見父王如此愁煩，因奏道：父王休得愛惜臣兒，此乃國家大事，休爲臣兒一人，致誤國家重務；況且祖宗開創江山，豈是容易的？不若將臣兒權質番營，候各省兵馬到來，那時殺敗番兵，救出臣兒，亦未晚也。徽宗



聽了無奈，只得親自出宮坐朝，召集文武兩班問道：今有趙王願至金營爲質，你等衆卿，誰保殿下同去？當有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臣願保殿下同往。徽宗道：若得愛卿同去甚好；等待回朝之日，加封官職不小。當下徽宗退回宮內，百官退朝畢，張邦昌秦檜同着兩個番官，同了趙王前去金營爲質。這趙王不忍分離，放聲大哭，出了朝門上馬，來至金營。這奸臣同了哈迷剛哈迷強先進營去，只有秦檜保着殿下，立在營門之外。張邦昌進來見兀朮，兀朮便問怎樣了？哈迷剛哈迷強道：楚王果然好，果然叫南朝皇帝將殿下送來爲質；又有一個新科狀元什麼秦檜同來，如今現在營門外候旨。兀朮道：可與我請來相見。誰知下邊有一個番將，叫做蒲蘆溫，生得十分凶惡，他聽差了，只道叫拏進來，急忙出營問道：誰是小殿下？秦檜指着殿下道：這位便是。蒲蘆溫上前一把把趙王拏下馬來，望裏面便走；秦檜隨後趕來，高叫道：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那蒲蘆溫來至帳前，把殿下放了；誰知趙王早已驚死。兀朮見了大怒，喝道：誰叫你去拏他？把他驚死。吩咐把這厮拏去砍了！只見秦檜進來說道：何爲把我殿下驚死？兀朮問道：這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哈迷強道：正是。兀朮道：且將他留下，休放他回去。不因兀朮將秦檜留下，有分教：徽欽二帝，老死沙漠之鄉；義士忠臣，盡喪奸臣之手。正是：



無端栽下冤家種。

從此生將禍患來。

畢竟不知後事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詩曰：破脣噴血口頻開，氈笠差看帝王來；莫訝死忠惟一個，黨人氣節久殘灰。

話說當時兀朮將秦檜留住，不放還朝，命將趙王尸首，教秦檜去掩埋了。又見張邦昌道：如今朝內，還有一個九殿下，乃是康王趙構，待臣再去要來。遂辭了兀朮出營，來至朝內，見了道君皇帝，假意哭道：趙王殿下，跌下馬來，死於番營之內；如今兀朮仍要一個親王爲質，方肯退兵；若不依他，就要殺進宮來也。道君聞言，痛苦不止，只得又召康王上殿，朝見畢，道君即將金邦兀朮要親王爲質，趙王跌死之事，一一說知。康王奏道：社稷爲重，臣願不惜此微軀，前往金營便了。二帝又問：誰人保殿下前往？當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啟奏：微臣願保。遂同康王辭朝出城，來至番營，站在外邊；那張邦昌先進番營，見了兀朮，奏道：如今九殿下，已被臣要來，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兀朮聽了，恐怕又嚇死了，今番卽命軍師親自出營迎接。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殿下可知道，能強能弱，千年計，有勇無謀，一旦亡？進營去見兀朮，須要隨機應變，不可折了銳氣。康王



道：孤家知道。遂同哈迷蚩進營，來見兀朮。兀朮見那康王年方弱冠，美如冠玉，不覺大喜道：好個人品！殿下若肯拜我爲父，我若得了江山，還與你爲帝，何如？康王原意不肯，聽見說話是原還他的江山，只得勉強上前應道：父王在上，待臣兒拜見。兀朮大喜道：王兒平身。就命康王從後營立帳房居住。只見李若水跟隨進來，兀朮問道：你是何人？李若水睜着眼道：你管我是誰人！隨了康王就走。兀朮就問軍師道：這是何人？這等個強。哈迷蚩道：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現在做吏部侍郎，叫做李若水。兀朮道：就是這一個老先生，某家倒失敬了。天色已晚，就留在軍師營前款待。次日，兀朮升帳，問張邦昌道：如今還作怎麼？邦昌道：臣既許狼主，怎不盡心；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兀朮道：怎麼樣送來？邦昌道：只須如此如此，便得到手。兀朮大喜，依許而行。且說邦昌進城來見二帝道：昨日一則天晚，因不能議事，故爾在北營歇了；今日他們君臣計議，說道：九王爺是個親王，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爲當。臣想道：這牌位總之不能退敵，不如暫且放手與他；且等各省勤王兵到，那時仍舊迎回便了。二聖無奈，哀哀痛哭道：不孝子孫，不能自振，致累先王父子二人，齊到太廟哭了一場，便叫邦昌可捧了去。邦昌道：須得主君親送一程。二帝依言，親送神主出城。方過弔橋，早被番兵拏住。二帝來至金營，邦昌自回。



守城不表。且說二帝掣至金營，兀朮命哈軍師點一百人馬，押送二帝往北。那李若水在裏面保着殿下，一聞此言，忙叫秦檜保着殿下，自己出營大罵兀朮，便要同去保駕。兀朮暗想：李若水若至本國，我父王必然要殺他。乃對軍師道：此人人性傲，好生管着，不可害他性命。軍師道：曉得！狼主亦宜速即回兵，不可進城，恐九省兵馬到來，截住歸路，不能回北。那時間性命就難保。依臣愚見，狼主不如暫且回國，來春再發大兵，掃清宋室。那時即位如何？兀朮聞言稱是，遂令邦昌守城，又令移取秦檜家屬回兵不表。且說二帝蒙塵，李若水保着囚車一路下來，看來到河間府，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乃是張叔夜。君臣相見，放聲大哭。李若水道：你這奸臣，還來做甚？叔夜道：李大人，我之投降，並非真心；因見陸登盡節，世忠敗走，力竭詐降，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將，殺退番兵，阻其歸路。不想冰凍黃河，又將宗澤、李綱削職爲民，不知主公何故，只信奸臣，以致蒙塵。說罷，大叫一聲：臣今不能爲國家出力，偷生在此，亦何益哉？遂拔劍自刎而死。二帝看見，哭泣而言道：孤聽了奸臣之言，以致如此。李若水對哈迷蚩道：你可與我把張叔夜的尸首掩埋了。軍師遂令軍士們葬了張叔夜，押二帝往北而進。一路前來，李若水對哈迷蚩道：還有多少路程？哈迷蚩道：沒有多遠了。李先生，你若到本國，那些



王爺們，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言語之間，須要謹慎。李若水道：這也不能，我此來只拚一死，餘外非所知也。不一日，到了黃龍府內，只見那本國之人，齊來觀看南朝皇帝，直至端門方散。哈迷蚩在外候旨，早有奏官啟狼主：哈軍師解進兩個南朝皇帝來了。金主聞奏大喜，說道：宣他進來。哈迷蚩朝見了老狼主，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說了一遍；先令臣解兩個南朝皇帝進來候旨。老狼主道：如今四太子在於何處？哈迷蚩道：如今中國雖然沒有皇帝，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故此殿下暫且回國，在後就到。等待明春掃平宋室，然後保狼主前去即位。老狼主大喜，一面吩咐擺設慶賀筵宴；一面令解徽宗、欽宗二帝進來。番官出朝，帶領徽、欽二帝來到裏邊，見了金主，立而不跪。老狼主道：你屢次傷害我之兵將，今被擒了，尚敢不跪麼？吩咐左右番官，把銀安殿裏邊燒熱了地，將二帝換了衣帽；頭上與他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腰間掛着銅鼓帶子，上面掛了六個大響鈴，把他的手綁着兩細柳枝，將他靴襪脫去了。少刻，地下燒紅，小番下來把二帝抱上去，放在那熱地上，燙着脚底，疼痛難熬。身上銅鈴鑼鼓俱響，他那裏君臣看了他父子，跳得有興，齊聲哈哈大笑，飲酒作樂。可憐兩個南朝皇帝，比做把戲一般。這也是他聽信奸臣之語，貶黜忠良之報。下邊李若水



看見，心中大怒，趕上來把老主公拖了下去；又上來把小主公拖了下去。老狼主就問哈軍帥，這是何人？哈迷蚩道：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乃是個大忠臣。四狼主極重他的，恐老狼主傷他性命，叫臣好生看管他，如若死了，就問臣身上要人的，望乞吾主寬恩。老狼主道：既然如此，不計較他便了。軍師謝恩而起。只見李若水走上前來，指着罵道：你這些囚奴，不知天理的，把中原天子如此凌辱，不日天兵到來，殺至黃龍府內，把你這些囚奴，殺個乾乾淨淨，方出我今日之氣！這李若水口內不住的，千囚奴！萬囚奴！罵個不休；那老狼主不覺大怒，吩咐小番，把他的指頭剝去。小番答應下來，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個；若水又換第二個指頭，指着罵道：囚奴！你把我李若水看做什麼人？雖你割去一指，我罵賊之氣，豈肯少屈？狼主又叫：將他第二個指也割去了。如此割了數次，五個指頭，盡皆割去了；李若水又換右手指罵，狼主又把他指頭盡皆割去了。李若水沒了指頭，還大罵不止；言狼主道：把他舌頭割去了。那曉得割去舌頭，口中流血，還只是罵；但是罵得不明白，解語不清，只是跳來跳去。衆番人看見，說道：倒好取笑作樂。衆番官一面吃酒，一面說笑；那外國之人，俱席地而坐的。過了一會，都在上酒之時，不曾隄防；李若水趕將上來，抱住老狼主，只一口咬了他耳朵，死也不放。那老狼主



疼痛得動也動不得。那時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五太子，文武衆官，一同上來亂扯，連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把李若水推將下來，一陣亂刀，砍爲肉泥。正是：

罵賊忠臣粉碎身，千秋萬古孰爲憐？  
不圖富貴惟圖義，碧血丹心迴軼倫。  
元老孤忠節義超，堪羞奸佞與同僚；  
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宋朝。

當時，衆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那哈迷蚩悄悄着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盛在一個金漆盒內，私自藏好。那老狼主叫太醫院用藥敷了耳朵，傳旨將徽欽二帝，發下五國城，拘在陷阱之內，令他坐井觀天。過不得一二十天，兀朮大兵回國，拜見父王，奏說臣兒初進中原，勢如破竹。老狼主大喜。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一隻耳朵之事，兀朮再三請安。老狼主又傳旨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助，約定來年新春一同殺進中原，按下不表。再說當年宋朝代州雁門關，有總兵崔孝，失陷在於北邦，已經一十八年，善於醫馬，因此在衆番營裏四下往來，與那些番兵番將，個個合式，倒也過得日子。這日聽得二帝囚於五國城內，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燒了幾十斤牛羊脯，又帶了幾根皮條，來至五國城對那些平章道：我的舊主，聞得在此，望衆位做個人情，放我進去見他一面，也盡我一點忠心。衆平章道：若是別人，那裏肯放他進去；若是你，我們



常有煩你之處，就放你進去看看罷。是就要出來的！崔孝道：「這個自然！那平章開了門，放了崔孝進去；崔孝一頭走，一頭叫道：『主公在那裏？』」主公在那裏？叫了半日，不見應答。你看這許多土井在此，叫我向何處去尋？崔孝本是個年老的人了，從早至午，叫了這半日，有些走不動了，不覺腰也酸痛了，只得蹲在地下睡倒了。忽然耳中聽得叫王兒！又聽得王兒在此。崔孝道：「好了在這裏了。」便高叫萬歲，臣乃代州鴈門關總兵崔孝，無物可敬，只有牛羊脯，并皮襖衣件，願主上龍體康健。遂將牛皮條把衣食縛了，送下井去；二帝接了，道聲難得你一片好心。崔孝道：「中原還有何人？」二帝道：「只爲張邦昌賣國，將趙王驅入金邦跌死；只有一個九殿下康王，又被他逼來在此爲質，中原沒有人了。」崔孝道：「既有九殿下在此，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待臣帶着；倘能相遇，好叫他逃往本國，起兵來救主公回國。」二帝道：「又無紙筆，叫寡人如何寫得詔書？」崔孝道：「臣該萬死，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二帝聽了，放聲大哭，只得暗裏把白衫扯下一塊，咬破指尖血書數字，叫康王逃回中原卽位，重整江山，不失先王祭祀。寫了，就縛在皮條上；崔孝吊起來，藏於夾衣內，哭了一場，辭別二帝。二帝哭道：「朕父子陷身於此，舉目無親，今得見卿，如同至戚。略敘數言，又要別去，豈不叫朕痛殺？」崔孝道：「主公保重龍體，臣若在此，自必



常常來看陛下也。說罷，遂別了二帝出來。衆平章見了，大喝一聲：「崔孝，你幹得好事！叫小番，與我綁去殺了！」崔孝吃了一驚，真正是：

頭頂上失了三魂，足底下走了七魄。

不知崔孝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古風：胡馬南來衰宋祚，樓臺歌舞春光暮。玉人已去酒卮空，西曲當年隨帝輅。

誰想奢華變作悲，龍爭虎鬪交相持。京城鼙鼓旌旗急，癩風逐人將士離。皇親后妃俱遭譴，義士忠臣無計轉。黃雲白草蔽胡塵，促去鑾輿關塞遠。致令天下勤王心，臨歧還覺嗟怨深。欲挽干戈回日月，中原奚忍見傾沉？金陵氣運留英主，竟產英雄獲相遇。夾江夜走有神駒，神駒英主今何處？崔君廟畔樹蒼蒼，行人經過幾斜陽。中興事業渾如夢，盡付漁歌在滄浪！

話說當時衆平章喝住崔孝要殺，崔孝大叫道：「老漢無罪！平章道：我念你醫馬有功，通情放了你進去，爲何直到此時纔回？倘或狠主曉得，豈不連累我們？」崔孝道：「裏邊陷阱甚多，沒處尋覓；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行走不動，故此耽擱久了，望平章原情饒罪。平



章道也罷，念你舊情分上，姑恕你一次，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崔孝連連說：不來！不來！飛跑的奔回。每日裏，仍往各營頭去看馬，留心打聽康王消息不提。且說兀朮過了新春，到了二月半邊，仍起五十萬人馬，并各國番兵，諸位殿下，一同隨征，殺奔南朝。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那些番兵威風殺氣，分明是：

鄆都失了城門鎖，

放出一般惡鬼來。

行到四月中旬，方進了潞安州城門，你道這次爲何來遲，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故此遲延日子了。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與衆殿下細說一番，衆殿下莫不讚歎。不一日，又至兩狼關，又把雷震三山口，礮炸兩狼關的事，也說一遍。衆殿下俱道：此乃我主洪福齊天所致。迤邐到了河間府，兀朮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姓，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又一日，到了黃河，已是六月中旬了，天氣炎熱，兀朮傳令：仍舊沿河一帶安下了營盤；待等天氣稍涼，然後渡河。倏忽之間，又到了七月十五日，兀朮先已傳令：搭起一座蓬廠，宰了多少豬羊魚鴨之類，望北祀祖；把祭禮擺得端正，衆王爺早已齊集伺候。只見兀朮坐了火龍駒，後邊跟着那個王子，穿着大紅團龍夾紗戰袍，金軟帶勒腰，左掛弓，右插箭，掛口腰刀，坐下紅紗馬，頭戴束髮紫金冠，兩根雉雞尾，左右分開。那崔孝



也跟後頭來看，打聽得就是康王。那康王正走之間，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前失，幾乎跌下馬來；那康王忙忙把扯手一勒，這馬就趁勢立起來。兀朮回頭見了，大喜道：「王兒！馬上的本事，倒也好了。不道殿下匹馬這一蹲，飛魚袋內這張雕弓，墮在地下；那崔孝走上一步，拾起弓來，雙手遞上，說道：『殿下收好了。』」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便問你：「是何人？」崔孝便向馬前跪下，答道：「小臣崔孝，原是中原人氏，在狼主這裏醫馬，今已十九年了。兀朮大喜道：『看你這個老人家，倒也忠厚；就着你伏侍殿下，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崔孝謝了，就跟着康王來至廠前，下馬進來，見了王伯王叔，兀朮望北遙祭，叩拜已畢，一衆人回到營中，席地而坐，把酒筵擺齊了吃酒。九殿下也就坐在下面，衆王子心上，好生不悅，暗道：「子姪們甚多，偏要這個小南蠻爲子，做什麼？那裏曉得這九殿下坐在下邊，不覺低頭流下淚來，暗想：『外國蠻人，向有祖先，獨我二帝蒙塵，宗廟毀傷，皇天不佑，豈不傷心？』」兀朮正在歡呼暢飲，看見康王含淚不飲，便問：「王兒爲何不飲？」崔孝聽見，連忙跪下，奏道：「殿下因適纔受了驚恐，此時心中疼痛，身上不安，故飲不下喉。」兀朮道：「既如此，你可扶殿下到後營將養罷。」崔孝領命，扶了康王回到本帳，康王進了帳中，悲哭起來。崔孝遂進後邊帳房，分付小番，殿下身子不快，



你們不要進來。多在外面伺候。小番答應一聲，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這崔孝來到裏邊，遂在夾衣內，拆出二帝血詔，奉上康王。康王接在手中，細細一看，越增悲感。忽有小番來報：狼主來了。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出營來接。兀朮進帳坐下，問道：王兒好了麼？殿下忙謝道：父王！臣兒略覺好些，多蒙父王掛念。正說之間，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好比母雞一般，身上毛片，俱是五彩奪目，落在對面帳篷頂上。朝着營中叫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崔孝聽了，十分吃驚。兀朮問道：這個鳥叫些什麼？從不曾聽見這般鳥音，到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是怪鳥，我們中國常有，名為駿鷄。見則不祥，他在那裏罵父王。兀朮道：聽他在那裏罵我什麼？康王道：臣兒不敢說。兀朮道：此非你之罪，不妨說來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道：騷羯狗！騷羯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兀朮怒道：待某家射他下來。康王道：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兀朮道：好！就看王兒弓箭何如？康王起身拈弓搭箭，暗暗禱告道：若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罷，一箭射去，那神鳥張開口，把箭啣了，就飛。崔孝卽忙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叫道：殿下快上馬追去。這康王跳上馬，隨了這神鳥追去。崔孝執鞭趕上，跟在後邊。逢營頭，走營頭；逢帳房，踹帳房。一直追去，兀朮尙自坐着，看見康王如飛追



去；暗想這猷孩，這枝箭能值幾何，如此追趕？兀朮轉身，仍往大帳中去，與衆王子吃酒取樂。不一會，有平章報道：殿下在營中發轡頭，踹壞了幾個帳房，連人多踹壞了。兀朮大喝一聲：什麼大事也來報我。平章嘿然不敢再說，只得出去。倒是衆王子，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好生不服。便道：昌平王，踹壞了帳房，人口不打緊，但殿下年輕，不慣騎馬，倘然跌下來，跌壞了殿下，怎麼處？兀朮笑道：王兄們說的不差，小弟暫別。就出帳房來，跨上火龍駒，問小番道：你們可見殿下那裏去了？小番道：殿下出了營，一直去了。兀朮加鞭趕去。且說崔孝那裏趕得上，正在氣喘；兀朮見了，吓必定這老南蠻說些什麼？你不知天下皆屬於我，你住那裏走？大叫：王兒！你往那裏走？還不回來！康王在前邊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往前奔。兀朮暗想：這孩子不知道也罷，待我射他下來。就取弓在手，搭上箭，望康王馬後一箭，正中在馬後腿上；那馬一跳，把康王掀下馬來，爬起來就走。兀朮笑道：嚇壞了我兒了。康王正在危急，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老漢，方巾道服，一手牽着一匹馬，一手一條馬鞭，叫聲：主公快上馬！康王也不答應，接鞭跳上了馬，飛跑；兀朮在後見了，大怒，拍馬追來，罵道：老南蠻！我轉來殺你。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舉目一望，但見一帶長江，茫茫大水；在後兀朮又追來，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叫一



聲：天喪我也！這一聲吶喊，忽然那馬兩蹄一舉，背着康王向江中哄的一聲，跳入江中；兀朮看見，大叫一聲：不好了！趕到江邊一望，不見了康王，便嗚嗚咽咽哭回來。到林中尋那老人，並無蹤跡；再走幾步，但見崔孝己自刎在路旁。兀朮大哭回營，衆王子俱來問道：追趕殿下如何了？兀朮含淚將康王追入江心之事，說了一遍。衆王子道：可惜！可惜！這是他沒福，王兄且勿悲傷。各各相勸慢表。且說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兀朮爲何看他不見，因有神聖護住，遮了兀朮的眼，故此不能看見。康王騎在馬上，好比霧裏一般，那裏敢開眼睛；耳朵內但聽得呼呼水響。不一個時辰，那馬早已過了夾江，跳上岸來，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處，那馬將康王聳了地來，望林中跑進去了。康王道：馬阿！你有心，再駝我幾步便好，怎麼拋我在這裏就去了？康王一面想，一面擡起頭來，見日色墜下，天色已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原來有一座古廟在此，擡頭一看，那廟門上，有個舊匾額，雖然剝落，上面的字，仍看得出，却是五個金字，寫着崔府君神廟。康王走入廟門，門內站着一匹泥馬，顏色却與騎來的一樣；又見那馬溼淋淋的，渾身是水。暗自想道：難道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想，忽然失聲道：那馬乃是泥的，若沾了水，怎麼不壞？言未畢，只聽得一聲響，那馬卽化了。康王走上殿，



向神舉手言道：我趙構，深荷神力保佑；若果然復得宋室江山，那時與你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也。說了，就走下來，將廟門關上，傍邊尋塊石頭頂住了，然後走進來，向神厨裏睡了。此回叫做泥馬渡康王的故事，正是：

天樞拱北辰，地軸趨南曜；  
神靈隨默佑，泥馬渡江湖。

畢竟不知康王在廟中，有何人來救，且聽下回分解。



# 說岳全傳卷三

##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詩曰：胡馬南來宋祚墟，夾江夜走有神駒。臨安事業留青史，莫負中興守一隅。

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在崔府君廟內，躲在神廚裏睡覺；此回却先說那夾江這裏，却正是磁州豐邱縣所管他方。那豐邱縣的縣主，姓都名寬。那一夜三更時候，忽然坐起堂來；有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連忙掌起燈來；宅門上發起榜來。老爺坐了堂，旁邊轉過一個書吏到案前稟道：「半夜三更，不知老爺升堂，有何緊急公事？」都寬道：「適纔本縣睡夢之中，見一神人，自稱是崔府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叫本縣速去接駕。你可知崔府君廟在於何處？」書吏道：「老爺思念皇上，故有此夢，況小吏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都寬又問衆衙役：「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麼？」衆人俱回稟不曉得。都寬流下淚來，道：「國無帝主，民不聊生，如何是好！」回過頭來，叫聲門子，「拏茶來我吃！」門子答應，走到茶房。那茶夫姓蔡名茂，聽得縣主升堂，連忙起來。正在搗茶，門子叫道：「老蔡快拏茶來，老爺等着要吃哩！」蔡茂道：「快了快了，就滾了。半夜三更，爲什麼寂天寞。」



地坐起堂來，也要叫人來得及的！門子道：真正好笑，老爺一些事也沒有，做了一個夢，就鬧得滿堂不得安穩。蔡茂道：做了什麼夢，就坐起堂來？門子道：老爺夢見什麼崔府君，叫他去接駕；如今欲查那崖府君廟在那裏，又沒有曉得。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你道好笑不好笑！蔡茂道：崔府君廟，我倒曉得；只是接什麼駕，真正是夢魔。一面說，一面拏了一碗茶遞與門子，又吩咐道：你不要七搭八搭，說我曉得，恐惹這些煩惱。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門子笑着，一直走到堂上，送上茶去。都寬一面吃茶，一面看那門子只管忍笑不住，都寬喝道：你這奴才，有什麼好笑！扯起籤來要打。門子慌忙稟道：不是小的敢笑，那崔府君廟，茶夫曉得，却叫小人不要說。都寬道：快去叫他！門子奔進茶房裏來，埋怨蔡茂道：都是你叫我不說，幾乎連累我打。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蔡茂倒吃了一驚，鶻鶻突突到堂上跪下。都寬道：好打的奴才！你既曉得崔府君廟，如何叫門子不要說？快快講來，却在何處？蔡茂稟道：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崔府君廟，是一個；只是清淨荒涼得很，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所以不敢說。都寬道：你且說來！蔡茂稟道：小人祖居在夾江邊，離夾江五六里，有個崔府君廟，却是坍塌不堪的，所以說不是這個廟。或者城裏地方，另有別個崔府君廟，也未可知。明早老爺着保甲查明，自



然就曉得了。都寬道：神明是說江中逃難，衣服俱濕，今既近江，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快叫備馬掌燈！又命門子到裏邊，取出一付袍帽靴襪，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帶了從人，叫茶夫引路，來到城門邊，已經天明。出了城，一路望着夾江口而來。不一時，蔡茂指着一帶茂林道：稟老爺！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老爺吩咐：爾等俱在廟外候着，不許高聲！只帶一個門子，把廟門用力一推，那靠門的石小，竟推開了。走到裏邊，並無影響。殿上亦無人跡。殿後俱是荒地。老爺叫門子，把神廚帳幔掀起來，我看！可是這位神聖，那門子不掀猶可，將帳幔一掀，不打緊，只見兩根雉尾搖動，嚇得魂不附體，大叫：老爺，有個妖怪在內！這一聲喊，早驚醒了康王。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捏在手中，跳出神廚，喝聲誰敢近前？都寬跪下道：主公係是何人？不必驚慌，臣是來接駕的。康王道：孤乃康王趙構，排行九殿下，在金營逃出，幸得神靈顯聖，將泥馬渡孤過江。你是何人？如何說是來接駕的？都寬道：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蒙神明夢中指點，命臣到此接駕。康王大喜道：雖是神聖有靈，也難得卿家忠義！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進上衣服。康王更換了濕衣，齊出廟門。都寬將馬牽過來，扶康王上了馬，自己却同衆人步行跟隨，一路進城。到了縣中，在大堂上坐定，從新參見了。一面送酒飯，一面準備兵馬守城。康王便問：



這裏有多少兵馬？都寬稟說：只有馬兵三百，步兵三百。康王道：倘然金兵追來，如何處置？都寬道：主公可發令旨，召取各路兵馬，張掛榜文，招集四方豪傑。人心思宋，自然聞風而至。正在商議，忽報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未奉聖旨，不敢進見。康王道：快與孤家宣進來！軍士到城外傳旨，王淵進城，來到縣堂上朝見。君臣大哭一番，命王淵坐了，問道：卿家如何知得孤家在此？王淵道：臣於數日前，夢一神人，自稱東漢崔子玉，託夢叫臣到此保駕。不意主公果然在此。正說間，又報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在城外候旨。康王道：快宣進來！張所進城朝見畢，奏說：崔府君託夢叫臣保駕。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兩個又見了禮，各各賜坐。康王看那王淵，一表非凡，張所七十多歲，尙是威風凜凜，好生歡喜。便問二卿：此處地方褊小，城低兵少，倘金兵來到，如何迎敵？王淵道：二帝北轅，國不可一日無君，臣願主公駕回汴京，明正大位，號召四方，以圖恢復。張所道：汴京已被金兵殘破，況有奸臣張邦昌賣國，守在那邊，其心不測，不宜輕往。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況在四方之中，便於漕運，可以建都。康王准奏，擇日起身，往金陵進發。一路上州縣官，俱進送糧食供給。舊時臣子聞知，皆來保駕。到了金陵，權在鴻慶宮駐蹕，諸臣依次朝見。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卽於五月初一日，卽位於南京。



廟號高宗皇帝。改元建炎，大赦天下。發詔播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兵馬。數日之間，有那趙鼎、田思中、李綱、宗澤，并各路節度使，各總兵，俱來護駕勤王。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各路聞風，也漸漸起行，解送糧米接應。內中來了一位清官，却是湯陰縣徐仁。聽見新君卽位，偏偏遇着這等年歲，斗米升珠的時候，縣主親自下鄉，催比糧米，又勸諭富戶鄉紳，各各輸助，湊足了一千擔，親自解送。一路上克勤克儉，到了金陵，吩咐衆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走到轅門上，見了中軍官道：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相煩稟復。中軍道：帥爺此時有事，不便通報。徐仁道：此乃一樁大事，相煩相煩。中軍道：我的事也不小！徐仁聽見，就會意了，便叫家人取個封袋，稱了六錢銀子，封好了，復身進來，對着中軍陪笑道：些須薄敬，幸乞笑納。帥爺那裏，萬望週全。中軍接在手中，覺得輕飄飄的，就是赤金，也值不得幾何，便把那封袋望地下一擲，道：不中擡舉的。竟掇轉身進去，全不睬着。徐仁拾了封袋，道：怪不得朝廷受了苦楚！不要說是奸臣，坐了大位，就是一個中軍，尙然如此可惡！難道我到了這裏，罷了不成？也罷，做我不着，沒有你這中軍，看我見得元帥也不？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將鼓亂敲。裏邊王元帥聽得擊鼓，忙坐公堂，叫旗牌出去查問，是何人擊鼓。旗牌官出來問明，進去報與元帥。元帥道：傳進來！旗牌



答應一聲吓！就走出轅門，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徐仁不慌不忙，走至階下，躬身稟道：說湯陰知縣徐仁參見大老爺，特送糧米一千到此。遂將手本呈上，元帥看了大喜，便道：難爲貴縣了！但是解糧雖是小事，應該着中軍進稟，不該擅自擊鼓。幸本帥知道你是個清官，倘若別人，豈不罪及於汝？徐仁道：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擲在地下，不肯與卑職傳稟。卑職情極了，爲此斗膽擊鼓，冒犯虎威，求元帥恕罪。王元帥道：有這等事！吩咐把中軍綁去砍了！兩邊答應一聲吓！即時把中軍拏下。徐仁慌忙跪下稟道：若殺了他，卑職結深了冤仇，報不清了，還求大老爺開恩。元帥道：貴縣請起！既是貴縣討饒，免了死罪。喝叫左右，重責四十餘棍，趕出轅門。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兩，送與貴縣，以作路費。徐仁拜謝，辭元帥出了轅門，上馬而去。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忙叫旗牌，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旗牌那隻耳朵原有些聾的，錯聽拏徐縣官轉來，正要與中軍官出氣，就怒哄哄的出了轅門，飛跑趕上來，大叫：徐知縣慢走！大老爺叫拏你轉去！就一把抓住那件圓領，本來舊的不經扯，一扯就扯破了半邊。徐仁大怒，就跑馬轉來，進了轅門，也不等傳令，下了馬，直走到大堂上，把紗帽除下來，望元帥案前撞去。那元帥倒吃了一驚，便問：貴縣爲何如此！徐仁道：卑職吃辛吃苦，解糧前來，就承賜



了這點路費，也不爲過。爲何叫旗牌趕上來拏我，把我這件圓領扯破半件，攔路出醜，還要這頂紗帽做什麼？元帥聽了大怒，叫旗牌喝問道：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爲何扯破他圓領？旗牌連連叩頭道：小的該死。小的耳朵實在有病，聽錯了，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拏他轉來。他的馬走得快，小的着急，輕輕一把，不道這件圓領不經扯，竟扯破了。元帥大怒道：小事猶可；倘若軍情大事，難道也聽錯得麼？叫左右綁去砍了！徐仁暗想：原來是他聽錯了，何苦害他一條性命。只得走上將紗帽戴好了，跪下稟道：既是偶然聽錯，非出本心；人命重大，望乞開恩！元帥道：又是貴縣討饒，造化這狗頭。吩咐放綁，重責四十棍，趕出轅門。左右答應一聲，把旗牌就打了四十棍，趕出轅門而去。這裏元帥叫貴縣請起，本帥請貴縣轉來，非爲別事；本帥久聞當年貴縣有個岳飛，如今怎樣了？貴縣必知詳細，故特請貴縣回來，問個明白。徐仁道：稟覆元帥，這岳飛只因在武場內，挑死了小梁王，功名不就。後來復在南熏門力勦太行大盜，皇上只封他爲承信郎，他不肯就職。現今閒住在家，務農養親。元帥道：既如此，敢屈貴縣在驛館中暫宿一宵，等待明早，同去見駕。保奏岳飛，聘他前來，共扶社稷，何如？徐仁道：若得大老爺保舉，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當時元帥就着人送徐知縣往驛館中去，又送酒飯并新紗帽圓領。



反添了一雙朝靴。徐仁收了，好不快活。一夜無事。次日清晨，王元帥引了徐仁同到午門，元帥進朝奏道：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臣聞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此人文武全才，堪爲國家梁棟，臣願陛下聘他前來，共扶社稷；爲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伏乞聖裁。高宗聞奏，便道：當年岳飛搶挑小梁王，散了武場，又協同宗留守，除了金刀王善，果有大功。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以致沉埋賢士！孤家久已曉得，可宣徐仁上殿聽旨。徐仁隨奉旨上殿，朝見已畢，高宗道：那岳賢士，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只爲奸臣蒙蔽，不得重用；今朕欲聘他前來，同扶王室。孤家初登大寶，不能遠出，卿可代朕一行。隨卽傳旨，將詔書一道，并聘岳飛的禮物，交與徐仁；又賜了徐仁御酒三杯。徐仁吃了，謝恩出朝，一逕回湯陰來聘請岳飛。按下慢表。且說岳飛自從遇見了施全之後，一齊回到家中，習練武藝。不想其年瘟疫盛行，王員外安人相繼病亡，湯員外夫妻兩個前來送喪，亦染了瘟疫，雙雙去世。又遇着旱荒，米糧騰貴，那牛阜吃慣了的人，怎熬得清淡，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牛安人戒飭不住，一口氣氣死了。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苦守清貧，甚是淒涼。岳大爺一日正在書房看書，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那星士批着，二十三歲，必當大發。岳大爺暗想：古人說的命之理微，這些星相之流，不過一派



胡言騙人財物而已。正在嗟嘆，只見娘子送進茶來，叫聲相公，達人知命，君子固窮，看你愁眉不展，却爲何來？岳大爺道：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算我二十三歲，必當大發，今正交此運，發在那裏？況當此年荒歲歉，如何是好！李氏娘娘勸道：時運未來，君且守困，龍亦有上天時。岳大爺道：雖然如此說，叫我等到幾時？正說之間，姚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聽見了，便進書房。夫妻二人起身迎接，安人坐定，便道：我兒，你時運未來，怎麼反在此埋怨媳婦，是何道理？岳飛急忙跪下稟道：母親，孩兒只爲目下困守，偶然翻着命書，故爾煩惱。怎肯埋怨媳婦？話還未說完，岳雲從館中回來，不見母親，尋到書房裏來，看見父親跪着，他也跪在父親後邊。安人看見七歲孫兒跪在地下，心下不安，真個是孝順還生孝順子。便叫岳雲起來。岳雲道：爹爹起來，孫兒纔起來。安人卽叫岳飛起來，就帶了媳婦孫兒，一同出書房去了。岳飛一個獨坐在書房內，想道：昔日恩師叫我不可把學業荒廢了。今日無事，不妨到後邊備取槍馬，往外邊去練習一番，有何不可？岳大爺卽便提着槍，牽着馬，出門來到空場上。正要練槍，忽見那邊衆兄弟，俱各全身甲冑，牽着馬，說說笑笑而來。岳大爺嘆道：我幾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今翻必定又去幹那勾當了！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便叫聲衆兄弟，何往？衆人俱不答應。



只有牛臯應道：大哥，只爲飢寒二字難忍！岳大爺道：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爲人可正而不足，不可斜而有餘。王貴接口道：大哥雖說得是，但是兄弟想這幾日無飯吃，沒衣穿，却不道正而不足，不若邪而有餘。岳大爺聽了，便道：兄弟們不聽爲兄之言，此去若得了富貴，也不要與我岳飛相見，倘若被人拏去，也不要說出我岳飛來。便將手中的槍，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叫聲衆兄弟，爲兄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各自努力罷了。衆人道：也顧不得這許多，且圖目下，再作道理。竟各自上馬，一齊去了。正是：

本是同林鳥，分飛竟失羣；  
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結義勝關張，豈期中道絕！  
情深不忍拋，無言淚成血！

岳大爺看見這般光景，眼中流下淚來，也無心操演槍馬，牽馬提槍，回轉家中。到了中堂，放聲大哭起來。姚安人聽見，走出來喝道：畜生！做娘的方纔說了你幾句，你敢懷恨悲啼麼？岳大爺道：孩兒怎敢？只爲一班兄弟們所爲非禮，兒幾次勸化他們不轉，今日與他們劃地斷義，回來想起，捨不得這些兄弟，故爾悲傷。安人道：人各有志，且自由他們罷了！母子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得叩門聲急，岳飛道：母親且請進去，待孩兒走去看來。卽走到外邊，把門開了，只見一個人頭戴便帽，身穿便衣，脚登快靴，肩上背着一個



黃包袱，氣喘吁吁走進門來，竟一直走到中堂；岳大爺細看那人，二十以上年紀，圓臉無鬚，却不認得是何人，又不知到此何事。直待到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畢竟此人是誰，到此何幹，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訓子

詩曰：寂寞相如臥茂陵，家徒四壁不知貧。世情已逐浮雲變，裘馬誰爲感激人？

大盜徒然投幣帛，新君仗爾整乾坤。祇看賢母精忠訓，便識將軍報國心。

話說衆兄弟不肯安貧，各自散去。岳大爺正在悲傷之際，恰遇着那人來叩門。岳大爺開了他進來，只見那人一直走上中堂，把包袱放下，問道：小弟有事來訪岳飛的。未知可是這裏？岳爺道：在下就是。未知兄長有何見教？那人聽了，納頭便拜道：小弟久慕大名，特來相投，學些武藝。若蒙見允，情願結爲兄弟，住在寶莊，以便朝夕請教。不知尊意若何？岳爺道：如此甚妙。請問尊姓大名？尊庚幾何？那人道：小人姓于，名工，湖廣人氏，行年二十二歲。岳爺道：如此叨長一年，有屈老弟了！那人大喜，就與岳爺望空八拜，立誓永勝同胞，各不相負。拜罷起來，于工取出白銀二百兩，送與岳爺。岳爺推辭不受，于工



道：如今既爲兄弟，不必推遜了。岳爺只得收了，就進去交與母親，遂轉身出來。于工道：哥哥有大盤子，取出幾個來。岳爺道：有。卽進房去，向娘子討了幾個盤子出來，交與于工。于工親自動手，把桌子擺在中間，將盤安放得停當。打開黃包裹，取出十個馬蹄金，放在一盤；又取出幾十粒珠子，也裝在一盤；又將一件猩紅戰袍，一條羊脂玉玲瓏帶，各盛在盤內；又向胸前取出一封書來，供在中央，便叫：大哥快來接旨！岳大爺道：兄弟，你好糊塗，又不說個明白，却叫爲兄的接旨。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說明了，方好接得。那人道：實不瞞大哥說：小弟並非于工，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駕下，官封東勝侯，姓王名佐的便是，只因朝廷不明，信任奸邪，勞民傷財，萬民離散。目下徽欽二帝，被金國擄去，國家無主，因此我主公應天順人，志欲恢復中原，以安百姓。久慕大哥文武全才，因此特命小弟前來，聘請大哥同往洞庭湖去，扶助江山，共享富貴。請哥哥收了。岳大爺道：好漢子，幸喜先與我結爲兄弟，不然就拿賢弟送官，連性命也難保了！我岳飛雖不才，生長在宋朝，況曾受承信郎之職，焉肯背國投賊？兄弟你可將這些東西，快快收了，再不要多言。王佐道：哥哥，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不要說是二帝無道，現今被兀朮擄去，天下無主，人心思亂，未知鹿死誰手。大哥不趁此



時幹功立業，還待何時？不必執迷，還請三思。岳大爺道：爲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岳飛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總有陸賈隨何之口舌，難挽我貫日凌雲之浩氣。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幾日，今既有此舉，嫌疑不便。賢弟速速請回，拜覆你那主人，今生休再想我。難得今日與賢弟結拜一場，他日岳飛若有寸進，上陣交鋒之際，再得與賢弟相會也。王佐見岳飛侃侃烈烈，無可奈何，只得把禮物收了，仍舊包好。岳大爺遂走進裏邊，叫母親把方纜那個銀包取來。安人取了出來，交與岳大爺接了，出來對王佐道：這銀包請收了。王佐道：又來了！這聘禮是主公的，所以大哥不受。這些須禮物，雖然不成光景，乃是小弟的敬意，仁兄何必如此！岳大爺道：兄弟，你誤會了。賢弟送與我的，我已收了。這是爲兄的轉送與賢弟的，可收去做盤纏。若要推辭，不像弟兄了。王佐諒來岳飛是決不肯收的了，也只得收下。收拾好了，拜辭岳大爺，仍舊背上包裹，悄然出門上路回去。不提。却說岳大爺送了王佐出門，轉身進來，見了安人。安人問道：方纜我兒說那朋友要住幾日，爲何飯也不留一餐，放他去了，却是何故？岳大爺道：母親不要說起。方纜那個人，先說是要與孩兒結拜弟兄，學習武藝，故此要住幾日。不料乃是湖廣洞庭反賊楊么差來的，叫做王佐，要聘請孩兒前去爲官。被孩兒說了他幾句，就打發他去了。岳安人



道：原來如此。又想了—想，便叫：我兒，你出去端正香燭，在中堂擺下香案，待我出來，自有道理。岳爺道：曉得。就出門外，辦了香燭，走至中堂，端過—張椅子，安放居中，又取了一副燭臺，—個香爐，擺列端正。進來稟知母親，香案俱已停當，請母親出去。安人即便帶了媳婦—同出來，在神聖家廟之前，焚香點燭，拜過天地祖宗，然後叫孩兒跪着，媳婦磨墨。岳飛便跪下道：母親有何吩咐？安人道：做娘的見你不受叛賊之聘，甘守清貧，不貪濁富，是極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後，又有那些不法之徒，前來勾引，倘我兒—時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豈不把半世清名，喪於—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但願你做個忠臣，我做娘的死後，那些來來往往的人，道：好個安人，教子成名，盡忠報國，百世流芳！我就含笑於九泉矣。岳飛道：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母親的嚴訓，孩兒自能領遵，免刺字罷。安人道：胡說！倘然你日後做些不肖事情出來，那時拏到官司，吃敲吃打，你也好對那官府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岳飛道：母親說得有理，就與孩兒刺字罷。就將衣服脫下半邊。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精忠報國四字。然後將繡花針拏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見岳飛的肉—聳，安人道：我兒痛麼？岳飛道：母親刺也不會刺，怎麼問孩兒痛不



痛？安人流淚道：我兒！你恐怕做娘的手軟，故說不痛。就咬着牙根而刺，刺完，將醋墨塗上了；便永遠不退色的了。岳飛起來，叩謝了母親訓子之恩，各自回房安歇。不表。書中再講到湯陰縣主徐仁，奉着聖旨，齎了禮物，回到湯陰來聘岳飛。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擡了禮物，并羊酒花紅等件，來到岳家莊叩門。岳爺開門出看，認得是徐縣主，就請進中堂。徐仁便叫：賢契快排香案接旨！岳飛暗想：我命中該有這些磨折！昨日王佐來叫我接旨，今日徐縣尊也來叫我接旨。我想現今二帝北狩，朝內無君，必定是張邦昌那奸賊僭位，放我不下，故來算計我也。便打一躬道：老大人，上皇少帝，俱已北狩，未知此是何人之旨？說明了，岳飛纔敢接。徐仁道：賢契你還不知麼？目今九殿下康王，泥馬渡了夾江，現今卽位金陵。這就是大宋新天子的旨意。岳飛聽了大喜，連忙跪下。徐仁卽將聖旨宣讀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啟聖。予小子遭家不造，金寇猖狂，二帝北轅，九廟邱墟。朕荷天眷，不絕宋祚，泥馬渡江，諸臣擁戴，嗣位金陵。但日有羽書之報，夜有狼烟之警，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秋，圖復中興報仇雪恥之日也。必有鷹揚之將，急遏猾虜之侵。茲爾岳飛，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仁齎賜黃金



彩緞，羊酒花紅，卽着來京受職，率兵討賊，殄滅腥羶，迎二帝於沙漠，救生民於塗炭。爾其倍道兼進，以慰朕懷。欽哉特旨。

徐仁讀罷，便將聖旨交與岳飛。岳飛雙手接來，供在中央。徐仁道：軍情緊急，今日就要起身！我在此相等，賢契可將家事料理料理。岳飛道：既是聖旨，怎敢遲延！就請徐仁坐定。將聘禮收進後堂，請母親出來坐了。李氏夫人侍立在傍。岳飛告稟母親：當今九殿下康王在南京接位，特賜金帛，命徐縣尊前來聘召孩兒赴闕。今日就要起身，特此拜別。安人道：今日朝廷召你，多虧周先生教訓之恩，還該在他靈位前拜辭拜辭，纔是。岳飛領命，就將皇封御酒打開，在周先生靈位前拜奠了；又在祖宗神位前拜奠已畢，然後斟了一盃酒，跪下敬上安人。安人接在手中，便道：我兒！做娘的今日吃你這盃酒，但願你此去爲國家出力，休戀家鄉；得你盡忠報國，名垂青史，吾願足矣。切記切記！不可有忘！岳飛道：謹遵慈命。安人一飲而盡。岳飛立起來，又斟了一盃，向着李氏安人道：娘子，不知你可能飲我這盃酒麼？李氏道：五花官誥，尙要贈我，這盃酒怎麼吃不得？岳飛道：不是這等說。我岳飛只得孤身，並無兄弟；如今爲國遠去，老母在堂，娘子須要代我孝養侍奉；兒子年幼，必當教訓成人，所以說娘子可能飲得此酒也。李氏夫人道：這都



是妾身分內之事，何必囑咐？官人只管放心前去，不必挂懷，俱在妾身上便了。接過酒來，一飲而盡。這些事，那徐仁在外，俱聽得明白，嘆道：「難得他一們忠孝！新主可謂得人，中興有日也。」就吩咐從人將岳飛衣甲放在馬上，軍器物件叫人挑了。岳飛拜別母親，又與娘子對拜了兩拜，走出門來，但見徐縣主一手牽着馬，一手執着鞭道：「請賢契上馬。」岳飛道：「恩師門生怎敢當此！」徐仁道：「賢契不要看輕了。當今天子本要親來徵聘，只因初登大位，不能遠出，故在金鸞殿上，賜我御酒三盃，命我代勞。如蕭相國推輪棒轂故事，賢契不必謙遜。」岳飛只得告罪上馬，縣主隨在後邊送行。正待起行，忽見岳雲趕來，跪在馬前，岳爺見了，問道：「你來做什麼？」岳雲道：「孩兒在館中聽得人說縣主奉旨來聘爹爹，故此孩兒趕來送行。」二來請問爹爹往何處去？做什麼事？岳爺道：「爲父的因你年幼，恐不忍分離，故不來喚你。今你既來，我有幾句話吩咐你：今爲父的蒙新君召去殺韃子，保江山。你在家中，須要孝順婆婆，敬奉母親，照管弟妹，用心讀書，牢記牢記！」岳雲道：「謹遵嚴命。但是這些韃子，不要殺完了。」岳爺道：「這是爲何？」岳雲道：「留一半與孩兒殺殺。」岳爺喝道：「胡說！快些回去！」岳雲到底是個小孩子，並不留戀，磕了一個頭，起來跳舞舞的回去了。這裏徐仁走了幾步，叫聲：「賢契先請前進，我回縣收拾收拾就來。」岳



飛道：恩師請便。徐仁別了，自回縣中料理糧草，飛馬趕上岳飛，一同進京，在路無話。不  
一日到了金陵，一齊午門候旨。黃門官奏過天子，高宗傳旨宣召上殿。徐仁引岳飛召  
見，繳旨。高宗道：有勞賢卿了！勅賜金帛彩緞，仍回湯陰理事，不日再加陞擢。徐仁謝恩  
退朝，自回湯陰，不提。且說高宗見岳飛狀貌魁梧，身材雄壯，十分歡喜，便問衆卿家：岳  
飛到來，當封何職？宗澤奏道：岳飛原有舊職，是承信郎。高宗道：此乃父王欠明。今暫封  
副總制，候卿有功，再加陞賞。岳飛謝恩畢，又命賜宴。高宗又將在宮中親手畫的五副  
大像，取出來與岳飛一副一副看過。高宗道：此乃是金國粘罕弟兄五人的像，卿可細  
細認看，倘若相逢，不可放過！岳飛道：臣領旨。高宗道：現今大元帥張所，掌握天下兵權，  
卿可到他營前效用。岳飛謝恩，辭駕出朝。來到帥府，參見了元帥張所，見了岳飛，好生  
歡喜。次日就令岳飛往教場中去挑選兵馬，充作先行。岳飛領令，就去挑選。選來選去，  
只選了六百名，來見元帥。元帥道：我的營中，也去挑選些。岳飛又去挑選了二百名，連  
前共有八百名，來稟元帥。張所道：難道一千人都挑不足麼？岳飛道：就是八百罷！元帥  
遂令岳飛領八百兵，作第一隊先行，再問：那一位將軍敢爲二隊救應？連問了幾聲，並  
無人答應。元帥道：都是這樣貪生怕死，朝廷便無人出力了！待我點名叫去，看他怎樣



躲過，便叫山東節度使劉豫。劉豫答應一聲。有元帥道：你帶領本部人馬，爲第二隊先行。本帥親率大軍，隨後就到。劉豫無奈，只得勉強領令，卽去整頓人馬。到了次日，張所率領岳飛、劉豫入朝辭駕，恰有巡城指揮來奏：今有強盜領衆來搶儀鳳門，聲聲要岳飛出陣，請旨定奪。高宗聽奏，傳旨就着岳飛擒賊覆旨。岳飛領旨，辭駕出朝，帶領這八百兒郎出城，來到陣前。只見對陣許多嘍囉，手中拿的，那裏是什麼槍刀；多是些鋤頭、鐵搭、木棍、麵刀，亂闐闐的，不成模樣。岳爺大喝一聲：那裏來的毛賊？快快來認岳飛，喝聲未絕，只見對陣裏跑出一馬，馬上坐着個強人，生得來青面獠牙，十分兇惡。若不是西游記中妖精出現，卽便是封神傳內天將臨凡，正是：

未辨入山擒虎豹，

先來沿海斬蛟龍。

不知岳爺捉得強盜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飛設計破金兵

詩曰：兵卒瘡痍血未乾，金兵湖寇幾時安？奇才妙計遭湮沒，方識風雲際會難。

却說岳爺見對陣內走出一個強盜來，生得青面獠牙，領下無鬚，坐下一匹青鬃馬，手舞狼牙棒。出到陣前，大叫一聲：岳大哥，小弟特來尋你帶挈帶挈。岳爺上前一認，却原



來是吉青，岳爺罵道：狗強盜！你甘心爲賊，還來怎麼，快與我拿下！吉青跳下馬來道：不要動手，只管來拿。軍士即將吉青拿下。吉青隨命所領之衆，好好散去，各安生業罷。衆人謝恩而去。岳爺命衆兵丁，帶了吉青進城來，一逕上殿來見駕，奏道：已拿強盜在午門外候旨。高宗命推上殿來。不多時，御林軍將吉青推上金階。吉青大叫：萬歲爺，小人不是強盜，是岳飛的義弟吉青，特來尋他，與國家出力的。高宗見了他這般形像，像個英雄，便問岳飛：果是你的義弟麼？岳飛奏道：雖是結義的兄弟，但是他所爲不肖，已與他割地斷義的了。高宗道：孤家看他，也是一條好漢，況當今用人之際，可赦其小過，以待立功贖罪罷。傳命放綁，封爲副都統之職，撥在岳飛營前效用。有功之日，再加陞賞。吉青謝恩畢，岳飛辭駕出朝，引吉青來見了元帥。元帥即令岳飛領兵先往鬼愁關去。劉豫領本部兵五千爲第二隊。元帥自領大兵十萬在後，準備迎敵。再說兀朮在河間府聞報，康王在金陵即位，用張所爲天下大元帥，聚兵拒敵，不覺大怒。即令金牙忽、銀牙忽，各領兵五千爲先鋒，又請大王兄粘罕，同着元帥同先文郎率領衆平章領兵十萬，殺奔金陵而來。且說岳飛同吉青，帶領八百兒郎一路而來，來至一山，名爲八盤山。岳爺吩咐衆兒郎住着。岳爺細細四下一看，對吉青道：真是一座好山！吉青道：大哥要



買他做風水麼？岳爺道：兄弟好癡話。愚兄看這座山勢，甚是曲折，若得兀朮到此，我兵雖少，可以成功也。吉青道：原來爲此。正說之間，忽見探軍來報道：有番兵前隊已到此了。岳爺舉首向天道：此乃我皇上之洪福也。遂令衆兒郎，俱用強弓硬弩，在南邊埋伏。命吉青前去引戰，只許敗，不許勝！引他進山來，爲兄的在此接應。吉青聽令，遂畧帶些人馬，前來迎敵。那番兵見吉青不上幾十個人，俱各大笑。吉青縱馬上前，金牙忽、銀牙忽道：我前只道這南蠻是三頭六臂的，原來是這樣的賊形！吉青道：賊形要偷你媽的毬。掄起棒便打，金牙忽舉刀招架。戰不上三個回合，吉青暗想道：大哥原叫我敗進山去的。遂把狼牙棒虛幌一幌，回馬就走。兩員番將帶領三軍隨後趕來。南邊埋伏軍士，一齊發箭，把番兵截住大半，首尾不能相顧。金牙忽恰待轉身尋路，忽聽得大喝一聲：番賊那裏走！岳飛在此！擺動手中瀝泉槍，迎着金牙忽廝殺。銀牙忽上前幫助，吉青回馬轉來敵住。兩軍吶喊，那山谷應聲，賽過雷轟。金牙忽不知宋軍有幾百萬，心上着忙，手中刀略鬆一鬆，被岳爺一槍刺中心窩，翻身落馬。銀牙忽吃了一嚇，被吉青一棒，把個天靈蓋打得粉碎。八百兒郎一齊動手，殺死番兵三千餘人，其餘有命的逃去報信。岳爺取了兩個首級，收拾旗鼓馬匹兵器等物，命吉青解送劉豫軍前，轉送大營去報。



功。劉豫命吉青且自回營，待本帥與你轉達便了。吉青回營，稟覆了岳爺，不提。且說那劉豫想道：這岳飛好手段！初出來，就得此大功，一路去，不知還有多少功勞。如今這第一功，權且讓我得了，下次再與他報罷。忙忙的將文書寫好，差旗牌官將首級兵器等物，稟見元帥報功。元帥那裏曉得，就上了第一功，賞了旗牌。旗牌謝過元帥出營，回轉本營稟覆。劉豫暗暗歡喜，不提。且說岳爺領兵前行，又至一山，名爲青龍山。岳爺左顧右盼，吩咐將人馬紮住，對吉青道：這座山，比八盤山更好。爲兄的在此紮營，意欲等候番兵到來，殺他一個片甲不留。你可往後營內去，見劉豫元帥，要借口袋四百個，火藥一百擔，撓鈎二百桿，火箭火礮等物，前來應用。吉青領命，來到劉豫營中，見了劉豫，備述要借口袋等物。劉豫道：本營那有此物？你且回去，待我差人到元帥大營中，取了送來便了。吉青聽了，自去回覆了岳爺。那劉豫即差人往大營取齊了應用之物，送至前營。岳爺收了。遂分撥二百名人馬在山前，將枯草鋪在地上，洒上火藥。暗暗傳下號令：礮響爲號，一齊發箭。又撥一百兵，在右邊山澗水口，將口袋裝滿沙土，作壩阻水。待番兵到來，即將口袋扯起，放水淹他。若逃過山澗，自有石壁阻住去路，決往夾山道而走。遂發兵一百名，於上邊堆積亂石，打將下來，叫他無處逃生。又命吉青領二百人馬，埋



伏在山後，擒拿逃走番兵，又道：賢弟！你若遇見一個面如黃土，騎黃驃馬，用流星鎗的，就是粘罕，務要擒住！如若放走了他，必送元帥處軍法從事，不可有違！吉青領命而去。岳爺自帶二百兵，在山頂搖旗吶喊，專等金兵到來。却說大元帥張所，那日獨坐後營，籌畫退敵之策，只見中軍胡先密稟道：今日劉豫差官來取口袋火藥等件，不知何用？小官細想：岳統制領隊在前，未曾敗績，怎麼第二隊劉豫反殺敗了番兵，得了頭功？其中必有情弊。倘若有冒功等事，豈不使英雄氣短，誰肯替國家出力！因此特來請令，待小官扮作獸醫，前去探聽消息，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元帥聽了大喜道：本帥也在此想，正欲查究，得你前去探聽，便知。胡先領命出營，扮作獸醫，混過劉營，一路來到青龍山，已近黃昏，悄悄行至半山，見一株大樹，就盤將上去。在樹頂上遠遠望去，只見番兵已到，漫山遍野而來，如同螻蟻一般。胡先好不着急！想那岳統制只有八百人馬，怎麼迎敵？決然被他擒了。不表胡先坐在樹上探望，再說粘罕帶領十萬人馬，望金陵進發，途遇敗兵報說：有個岳南蠻，殺了兩個元帥，五千兵喪了一大半，傷者不計其數。粘罕聽罷大怒，催動大兵下來。忽有探軍報道：啟上狼主，前面山頂上，有南蠻紮營，請令定奪。粘罕道：既有南蠻阻路，今天色已晚，且紮下營盤住着，到明日開兵。一聲礮響，番兵安



營紮寨，尙未安歇。這裏青龍山上岳爺見粘罕安營，不來搶山，倘到明日，彼衆我寡，難以抵敵。想了一想，便叫二百兒郎，在此守着，不可亂動，待我去引這些番兵來受死。遂拍馬下山，搖手中槍，望着番營殺去。那胡先在樹頂上見了，一身冷汗，暗想道：真個是舍身爲國之人！且看那岳爺一馬沖入番營，高叫：宋朝岳飛來踹營也！騎着馬，馬又大；挺着槍，槍又精奇，逢人便挑，遇馬便刺，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小番慌忙報入牛皮帳中，粘罕大怒，上馬提鎚，率領平章元帥衆校尉一齊湧上來，將岳爺圍住。這岳爺那裏在心上，奮起神威，便槍挑劍砍，殺得尸堆滿地，血流成河。暗想道：此番已激動他的怒氣，不若敗出去，賺他趕來，便把瀝泉槍一擺，喝道：進得來，出得去，纔爲好漢！兩腿把馬一夾，唵喇喇沖出番營而去。粘罕大怒道：那有這等事！一個南蠻，拿他不住，如何進得中原。必要踏平此山，方洩吾恨。就招麾大兵，呐喊追來。岳爺回頭看見，暗暗歡喜道：賊奴，這遭中我之計了！連忙走馬上山。半山裏樹頂上胡先看見岳爺統制敗回，後邊漫天蓋地的番兵趕來，吹起胡笳，好似長潮浪湧，敲動鼙鼓，猶如霹靂雷霆。胡先想道：這番敗了，不獨他沒了命，我胡先也要死！正在着急，忽聽一聲礮響，震得山搖地動，幾乎跌下樹來。那衆番兵，亦有跌下馬來的，也有驚倒的。兩邊伏兵軍士，火礮火箭，打將



下來。延着枯草，火藥發作。一霎時，烈燄騰空，烟霧亂滾，燒得那番兵將兩目難開，怎認得兄與弟；一身無主，那顧得父與孫；喧喧嚷嚷，自相踐踏，人撞馬，馬撞人，各自逃命。同先文郎和衆平章保着粘罕，從小路逃生。却見一山澗阻路，粘罕叫小番探那溪水淺深，小番探得明白，說有三尺來深。粘罕遂吩咐三軍渡水過去，衆軍士依言，盡向溪水中走去，也有許多向溪邊吃水。粘罕催動人馬渡溪，但見滿溪澗盡是番兵。忽聽得一聲響亮，猶如半天中塌了天河，那水勢望下倒下來。但見滴溜溜人隨水滾，呼喇喇馬逐波流。粘罕大驚，慌忙下令，別尋路徑回兵要緊。那些番兵，個個魂飛膽喪，盡望谷口逃生。粘罕也顧不得衆平章了，跟了同先文郎，拍馬往谷口尋路。只見前邊逃命的平章跑馬轉來叫聲：狼主前面谷口，都有山峯攔住，無路可通。粘罕道：如此說來，我等性命休矣。內中有一個平章，用手指道：這一邊却有一條小路，不管他通不通，且走去再處。粘罕道：慌不擇路，只要有路就走。遂同衆兵將一齊從夾山道而行。行不多路，那山上軍士聽得下邊人馬走動，一齊把石塊，飛蝗似的打將下來，打得番兵頭開腦裂，尸積如山。同先文郎保着粘罕，拚命逃出谷口，却是一條大路。這時已是五更時分了。粘罕出得夾山道，不覺仰天大笑。同先文郎道：如此吃虧，怎麼狼主反笑起來，却是爲何？



粘罕道：不笑別的，我笑那岳南蠻，雖會用兵，到底平常。若在此處埋伏一軍人馬，某家插翅也難飛了。話言未畢，只聽得一聲礮響，霎時火把燈籠，照耀如同白日。火光中一將，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硃砂，手舞狼牙棒，躍馬高叫：吉青在此，快快下馬受死！粘罕對同先文郎道：岳南蠻果然利害，某家今日死於此地了！眼中流下淚來。同先文郎道：都是狠主自家笑出來的。如今事已急了，臣有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只要狠主照看臣的後代！粘罕道：這個自然。計將安出？同先文郎道：狠主可將馬匹衣甲調換了，一齊沖出。那吉青看見，必然認臣是狠主，與他交戰。若南蠻本事有限，臣保狠主逃生；倘若他本事高強，被他捉去，狠主可覷便脫離此難。粘罕道：只是難爲你了！便忙忙的將衣甲馬匹調換了，一齊沖出。那吉青看見同先文郎這般打扮，認做是粘罕，便舉起狼牙棒打來。同先文郎提鎗招架，戰不上幾合，早被吉青一把抓住，活擒過馬去了。那粘罕帶領敗兵，拚命奪路而逃，這裏吉青追趕了一程，拏了同先文郎回來報功。那胡先在樹頂上蹲了一夜，看得明白，暗暗稱贊不絕。慢慢的溜下樹來，自回營中，報與張元帥去。再說岳爺在山上等到天明，那各處埋伏兵丁，俱來報功；一面收拾番兵所遺兵器等物。只見吉青回營，繳令道：果然拏着粘罕了。岳爺一看，拍案大怒，命左右將吉青綁去砍



了。左右答應一聲。真個是：

令行山岳動，言出鬼神驚。

不知吉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拜相

詩曰：劉豫降金實可羞，邦昌獻璽豈良謀；欺君賣國無雙士，嚇鬼瞞神第一流。

話說當時岳爺要把吉青斬首，吉青大叫無罪。岳爺道：我怎樣分付，你却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便向同先文郎喝道：你這等詭計，只好瞞吉青，怎瞞得我過？你實說是何等樣人，敢假裝粘罕替死。同先文郎暗想：中原有了此人，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也。便叫道：岳南蠻，我狠主乃天命之主，怎能被你拏了？我非別人，乃金國大元帥，同先文郎便是。岳爺道：吉青，你聽見麼？吉青道：我見他這般打扮裝束，只道是粘罕，那曉得他會掉換的？大哥要殺我，就與他一同殺罷了。衆軍士俱跪下討饒。岳爺道：也罷，今日初犯，恕你一次。日後倘再有誤事，王法無親，決不容你。吉青謝了起來。岳爺道：就着你領兵二百，把番將并馬匹軍器，前往大營報功。吉青領命，押解了同先文郎，并所獲遺棄物件，一路來到了劉豫營前，叫小校稟知。好放過去到元帥大營。劉豫聞報，命傳宣引吉青進



見吉青叩稟岳統制殺敗了番兵十萬，活捉番將一員，得了許多軍器馬匹。現解在營門，乞元帥看驗明白，好讓路與小將到大元帥營中去報功。劉豫聽了這一番言語，口中不說，心內暗想：金兵十分利害，南朝並無一人敢當；岳飛初進之人，反有這等本事！我想：他只用八百兵丁，殺敗了十萬人馬，擒拏了番邦元帥；若還論功，必定職居吾上。想了一會，說道：有了，索性待我佔了。後來的功，再讓他罷。主意已定，便假意開言道：將軍，你同岳統制殺敗番兵，擒獲番將，這件功勞不小！但你去到大營報功，須要耽擱時日，你營中乏人，恐金兵復來。我與你統制猶如兄弟一般，不如我差人代你送往元帥。將軍與我帶了豬羊牛酒，先回本營去犒賞三軍罷。吉青不知是計，即便謝了劉豫。劉豫吩咐家將，整備豬羊牛酒，交與吉青帶回本寨去，分犒衆軍，不提。且說劉豫將同先文郎囚在後營，解來物件，暫且留下。把文書寫停當封好了，叫旗牌上來吩咐道：你到大營去報功，大元帥若問你，你說：金兵殺來，被本帥殺敗，拿住一個番將，囚在營中。若是大元帥要，就解送來；若是不要，就在那邊斬了。元帥問你說話，須要隨機答應，不可漏洩風聲。旗牌得令出營，望大營而來。再說胡中軍回營，換了衣服，來見元帥。元帥便問：所探之事如何？胡中軍將到了青龍山，爬在樹頂上，一夜所見之事，細細稟知。元



帥道：難爲你了，記上你的功勞。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聚集衆節度各總兵議事。衆將參見已畢，有傳宣官上來稟道：二隊先鋒劉節度，差旗牌報功，在營門外候令。元帥道：令他進來！那旗牌官進來，叩頭，即將文書呈上。張元帥拆開觀看，原來又將岳先鋒的功勞冒去了。便吩咐賞了旗牌，且自回營，可將所擒番將活解來營。待本帥這裏敘功，送往京師，候旨便了。旗牌叩謝出營而去。張元帥打發了旗牌出營，便向衆將道：兩次殺敗番兵，俱係前隊岳飛大功；今劉豫蔽賢冒功，朝廷正在用人之際，豈容奸將埋沒才能，以至賞罰混亂？本帥意欲將他拏來斬首示衆，再奏朝廷。那一位將軍前去拿他？言未畢，胡中軍上前稟道：元帥若去拿他，恐有意外之變。不如差官前去，傳元帥有令，請他到來議事。然後聚集衆將，究明細底，然後斬他。庶衆心誠服，他亦死而無怨。元帥道：此計甚妙，就着你去請他到大營來，商議軍機，不得有誤。中軍得令，出營上馬，往劉營來。不道元帥帳下，有一兩淮節度使曹榮，却是劉豫的兒女親家。當時親見元帥命中軍去賺劉豫，他的長子劉麟，却是我的女婿。父子性命，旦夕難保，叫我女兒怎麼好！遂悄悄出帳，差心腹家將，飛馬往劉營報知。此時劉豫正在營中盼望那報功的旗牌，不見回來，忽傳宣進營稟說：兩淮節度使曹爺，差人有緊急事要見。劉豫即着來人進見。



來人進營，慌慌張張叩了頭，說道：家爺不及修書，多多拜上。今大元帥探聽得老爺冒了岳先鋒的功勞，差中軍官來請老爺到大營假說議事，有性命之憂，請老爺快作計較。劉豫聽了，大驚失色，忙取白銀五十兩，賞了來人；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爺，感承活命之恩，必當重報。來人叩謝，自回去了。劉豫想了一會，走到後營，將同先文郎放了，坐下道：久聞元帥乃金邦名將，誤被岳飛所算。我觀宋朝氣數已盡，金國當興，本帥意欲放了元帥，同投金國，不知元帥意下若何？同先文郎道：被擄之人，自分一死；若蒙再生，自當重報。吾狼主十分愛才重賢，元帥若往本國，一力在我身上保舉重用。劉豫大喜，吩咐整備酒飯；一面傳令收拾人馬糧草，正待起行，旗牌恰回來繳令，說大元帥命將所擒番將，囚解大營，請旨定奪。劉豫大喜，遂鳴鼓聚眾將士。參見已畢，劉豫下令道：新君年幼無知，張所賞罰不明；今大金狼主重賢愛才，本帥已約定金國元帥，前去投順。爾等可作速收拾前去，共圖富貴。言未畢，只聽得階下一片聲說：我等各有父母妻子在此，不願降金。闕的一聲，走個罄盡。劉豫目瞪口呆，看看只剩得幾名親隨家將，只得和同先文郎帶領了這幾人上馬。又恐怕岳飛兵馬在前邊阻礙，只得從小路大寬轉取路前行。忽見後面一騎馬飛奔趕來，叫道：劉老爺何往？劉豫回頭看時，却是中軍，便問：



你來做甚麼？中軍道：大老爺有令箭在此，特請元帥速往大營議事。劉豫笑道：我已知道了。我本待殺了你，恐沒有人報信，留你回去，說與張所老賊知道。我劉豫堂堂丈夫，豈是池中之物，反受你的節制？我今投順金國，權寄這顆驢頭在他頸上，我不日就來取也。嚇得中軍不敢做聲，回轉馬頭就走。不知是那個走漏了風聲，飛跑趕回大營，來報與張元帥。張元帥隨即修本，正要差官進京啟奏。忽報聖旨下，張所接旨宣讀，却是命張所把守黃河，加封岳飛爲都統制。張所謝恩畢，隨將所奏劉豫降金，岳飛得功的本章，交與欽差帶進京去呈奏。命岳飛領軍前行，同守黃河。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粘罕在青龍山被岳飛殺敗，領了殘兵，取路回河間府來見兀朮。兀朮道：王兄有十萬人馬，怎麼反敗於宋兵之手？粘罕道：有個岳南蠻，叫做岳飛，真個利害！就把他獨來踹營，并水火埋伏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兀朮道：並未曾聽見中原有什麼岳飛，不信如此利害。粘罕道：若沒有同先文郎代替，我命已喪於夾山道上矣！兀朮聽了大怒道：王兄你且放心，待某家親自起兵前去，渡黃河，拏住岳飛，與王兄報仇。直搗金陵，踏平宋室，以洩我恨。那兀朮正在怒烘烘的要拏岳飛，却有小番來報：同先文郎候令。兀朮道：王兄說他被南蠻拏去，怎得回來？就着令進來。且說那同先文郎，同着劉豫，抄路轉到金營，即



對劉豫說道：元帥可在營門外等，待我先去稟明，再請相見。劉豫道：全仗幫襯！同先文郎進了大營，一直來到兀朮帳前，跪下叩頭。兀朮道：你被南蠻拏去，怎生逃得回來？同先文郎將劉豫投降之事，說了一遍。兀朮道：這樣奸臣，留他怎麼？拏來哈喇了罷！哈迷蚩道：狼主不可如此。且宣他進來，封他王位，安放他在此，自有用處。兀朮聽了軍師之言，就命平章宣進朝見，封爲魯王之職，鎮守山東一帶。劉豫謝恩不表。再說張元帥兵至黃河，就分撥衆節度各處堅守。岳飛同着吉青，向北紮下營寨守住。張元帥自領大兵攻取汴京。那張邦昌聞知張元帥領兵來取城，心生一計，來至分宮樓前，見太后，啟奏道：兀朮兵進中原，不日來搶汴京。今康王九殿下，在金陵卽位，臣欲保娘娘前往，望娘娘將玉璽交付與臣，獻與康王去。娘娘聞奏，兩淚交流，今天子並無音信，要這玉璽何用，就交與卿便了。張邦昌騙了玉璽，到家中收拾金珠，保了家小出城，竟往金陵去了。再說張元帥兵至汴梁，守城軍士開城迎接。張所進城，請了娘娘的安。娘娘就將張邦昌騙去玉璽，帶了家眷，不知去向，與張所說知。張所奏道：四面皆有兵將守住，不怕奸臣逃去。臣差人探聽奸人下落，再來覆旨。元帥辭駕出朝，將兵守住汴梁，不表。再說張邦昌到了金陵，安頓家眷，來至午門，對黃門官道：張邦昌來獻玉璽，相煩轉達天聽。



黃門官奏知高宗。高宗問衆臣道：「此賊來時，衆卿有何主見？」李太師奏道：「張邦昌來獻玉璽，其功甚大，封他爲右丞相。但他本心不好，主公只宜疎遠他，他就無權矣。」高宗大悅道：「可宣上殿來。」邦昌來至殿前俯伏，高宗道：「卿之前罪免究，今獻玉璽有功，官封右丞相之職。」邦昌謝恩而退。到了次日，邦昌上殿奏道：「臣聞兀朮又犯中原，有岳飛青龍山大戰，殺得番兵片甲無存。若無此人，中原難保，真乃國家之梁棟也！現爲都統，不稱其職。以臣愚見，望主公召他來京，拜爲元帥，起兵掃北，迎請二帝還朝，天下幸甚。」高宗聽了，暗想：「好雖好，我總不聽你。」遂說道：「卿家不必多言，孤自有主意。」邦昌只得退出。回至家中，想道：「這樣本章，主公不聽，雖爲丞相，總是無權了。正在無計可使，適值侍女荷香送茶進來，邦昌觀看，頗有姿色，不若認爲己女，送進宮中，倘得寵用，只要誘他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便可將天下送與四狼主了。」遂與荷香說知，荷香應允。邦昌次日粧扮荷香，上車帶至午門，邦昌進朝奏道：「臣有小女荷香，願入宮中，伏侍聖躬。」在午門候旨。那個少年天子，一聞此言，卽傳旨宣召。荷香拜伏金階，口稱萬歲。高宗觀看大悅，遂傳旨命太監送進宮去。李綱出班奏道：「請主公送往西宮。」邦昌又奏道：「望主公降旨，召岳飛回朝，拜帥掃北。」高宗傳旨，就命邦昌發詔去召岳飛。高宗自回宮去，與荷香歡敘。不



表。且說邦昌將旨放在家中，不着人去召岳飛。算定黃河往返的日子，邦昌方來覆旨，回奏岳飛因金兵犯界，守住要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不肯應詔。高宗道：他不來也罷了。且說李太師在府中與夫人說起張邦昌獻女之事，夫人道：他爲不得專權，故送此女，以圖寵用耳。太師道：夫人之言，洞悉奸臣肺腑。老夫早晚也要留心。正說之間，只見簷下站着二人，太師道：你是何人？張保過來跑下叩頭道：小人是張保。太師道：張保我一向忘了。只爲國事匆忙，不曾擡舉你。也罷，你去取紙筆過來。張保就去取了文房四寶來，放在桌上。太師爺就寫起一封書來，封好了，對張保說：我薦你到岳統制那邊去做個家丁，你須要小心伏侍岳爺。張保說道：小人不去。古人云：宰相家人七品官。怎麼反去投岳統制？李太師說道：那岳統制真是個人中豪傑，蓋世英雄，文武雙全！這樣的人不去跟他，還要跟誰去？張保道：小人自去投他，如若不好，仍要回來的。當時叩別了太師，出了府門，轉身來到家中，別了妻子，背上包袱行李，提着混鐵棍，出門上路而行。一日來到黃河口，岳爺營前，向軍士道：相煩通報，說京中李太師差來下書人求見。軍士進營報知岳爺，岳爺道：可着他進來。軍士出營說：家爺請你進去。張保進營叩頭，將書呈上。岳統制把書拆開一看，說道：張管家，你在太師身邊討個出身還好，我



這裏是個苦所在，怎麼安得你的身子？且到小營便飯，待我修書回稟太師爺罷。張保同了岳爺的家人，來到旁邊小營坐下。張保看那家人拏過的杌子桌子，動用傢伙，俱是粗的。少停送進酒飯，那家人向張保說道：張爺請酒飯。張保道：爲何把這樣的菜來與我吃？家人道：今日却是爲了張爺，特地收拾起來的！若我家老爺，天天是吃素，還不能歡喜的哩！每到吃飯的時候，家爺朝北站着，眼中淚盈盈說道：爲臣在此受用了；未知二位聖上如何！那有一餐不慟哭流淚！張保道：好好好！不要說了；且吃酒飯。他就一連吃了數十餘碗，轉身出來，見了岳爺。岳爺道：回書有了。張保道：小人不回去了，太師爺之命，不敢有違。岳爺道：既如此，權且在此過幾日再處罷。遂命張保進營去，與吉青相見過了。吉青道：好一個漢子！張保自此在營中住下。不表。且說張邦昌送玉璽時，一路上印了許多紙，所以他就假傳聖旨頗多。那一日將一道假旨，到黃河口來召岳飛。岳飛出來接旨，到裏邊開讀了。岳爺道：欽差請先行，岳飛隨後便來。那欽差別過岳飛，回覆張邦昌來了。岳飛吩咐吉青道：兄弟，爲兄的奉旨回京，恐番人渡河過來，非同小可。爲哥的有一句要緊說話，不知賢弟肯依否？吉青道：大哥吩咐，小弟怎敢不依？那岳爺對吉青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



猙獰虎豹排牙爪；

困水蛟龍失雨雲。

不知岳爺對吉青說出什麼話來，且說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王橫斷橋霸渡口 邦昌假詔害忠良

詩曰：地網天羅遍處排，岳侯撞入運時乖；纜離弔客凶神難，又遇喪門白虎災。

話說當時岳爺對吉青道：愚兄今日奉聖旨回京，只愁金兵渡過河來，兄弟關係不小！恐你貪酒誤事，今日愚兄替你戒了酒，等我回營再開。兄弟若肯聽我之言，就將此茶爲誓說罷，就遞過一杯茶來，吉青接過茶來，便道：謹遵大哥之命，就將茶一飲而盡。岳爺又差一員家將，前往元帥營中去稟道：岳爺今奉聖旨進京，君命在身，不及面辭元帥，又再三叮囑了吉青一番，帶了張保，上馬忽忽，一路望着京都而來，一日行至中途，只見一座斷橋阻路，岳爺便問張保：你前日怎麼過來的？張保道：小人前日來時，這條橋是好端端的，小人從橋上走過來的。今日不知爲什麼斷了？岳爺道：想是近日新斷的了，你可去尋一隻船來，方好過去。張保領命，向河邊四下裏一望，並無船隻，只有對河蘆葦中，藏着一隻小船。張保便喊道：艍公，可將船過來，渡我們一渡！那船上的艍公道：來了。看他解了繩纜，放開船，咿咿啞啞搖到岸邊來，問道：你們要渡麼？岳爺看那人



時，生得粗眉大眼，紫膛面皮，身長一丈，膀闊腰圓，好個兇惡之相！那人道：你們要渡河，須要先把價錢講講。張保道：要多少？那人道：二個人，是十兩；一匹馬，也是十兩。岳爺暗想：此橋必定是那入拆斷的了。張保道：好生意吓！朋友，讓些罷？那人道：一定的價錢。張保道：就依你，且渡我們過去，照數送你便了。那艖公暗想道：就渡你過去，怕你飛上天去不成？又看看他們的包裹，甚是有限；好匹白馬，拏去倒賣得好幾兩銀子。看這軍官文縐縐的，容易收拾；倒是那個軍漢，一臉橫肉，只怕倒有些氣力，待我先對付了他，這匹馬不怕不是我的。便道：客官，便渡你過去，再講也不妨，但是我的船小，渡不得兩人一馬，只好先渡了一人一馬過去，再來渡你罷？張保道：你既裝得一人一馬，那在我一個人？能佔得多少地方？我就在船艖上蹲蹲罷。艖公暗笑：這該死的狗頭，要在船艖上，不消我費半點力氣，就送你下水去。便道：客官，只是船小，要站穩些！一面說，一面把船攏好，岳爺牽馬上船。果然船中容不得一人一騎，岳爺將馬牽放艖中，自己却在船頭上坐了。張保背了包裹，爬到船艖上，放下了包裹，靠着舵邊立着。艖公把船搖到中間，看那張保手中拄着那根鐵棍，眼睜睜的，看着他搖櫓，自己手中又沒有兵器，怎生下得手來？想了一會，叫道：客官，你替我把櫓來拏定了，待我取幾個點心來吃。你若肚裏



餓了，也請你吃些。張保久已有心防備着他，便道：你自取去。放了混鐵棍，雙手把櫓來搖。回頭看那艍公蹲身下去，揭開艍板，颼的一聲，掣出一把板刀來。張保眼快，趁勢飛起左脚來，正踢着艍公的手，那把板刀已掉下河中去了；再飛起右脚來。艍公看得親切，叫聲不好，就翻身撲通的一聲響，翻下河去了。岳爺在船頭上，見這般光景，便叫張保！須要防他水裏勾當！張保應聲曉得，看他怎生奈何。我就把這混鐵棍當作划槳一般，在船尾上划。那艍公在水底下看得明白，難以近船。前邊船頭上，岳爺也把瀝泉槍當作篙子一般，在船頭前後左右不住的攪，攪得水裏萬道金光。那個艍公幾番要上前算計他，又恐怕着了槍棍，不敢近前。却被那張保一手搖櫓，一手划棍，不一時，竟划到岸邊。岳爺就在船艙裏牽出馬來，跳上了岸。張保背着包裹，提了混鐵棍，躡身上岸。那隻船上沒有了人，滴溜溜的在水內轉。張保笑對岳爺道：這艍公好晦氣！豈不是偷雞不着，反折了一把米？請爺上馬走罷！岳爺上了馬，張保跟在後頭，纔走不得一二十步路，只聽得後邊大叫道：你兩個死囚！不還我船錢，待走到那裏去？張保回頭看時，只見那個艍公精赤着膊，手中拏條熟銅棍，飛也似的趕來。張保把手中混鐵棍一擺，說道：朋友，你要船錢，只問我這棍子肯不肯。艍公道：那有此事，反在大蟲的口裏來挖涎。



老爺普天之下，除了兩個人坐我的船，不要船錢。除此之外，就是當今皇帝要過此河，也少不得我一釐。你且聽我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任是官家來過渡，也須送我十千錢。

張保道：朋友少說！只怕連我要算第三個！艄公道：放屁！你是何等之人，敢來撩撥老爺？照打罷！舉起熟銅棍，望張保劈頭打來。張保喝聲：來得好，把混鐵棍望上格噹一聲響，架開了銅棍，使個直搗黃龍勢，望艄公心窩裏點來。艄公把身子往右邊一閃，剛躲個過，也使個臥虎擒羊勢，一棍向張保脚骨上掃來。張保眼快，雙足一跳；艄公這棍也撲個空。兩人搭上手，使到了十五六個回合。張保只因背上駝着個包裹，未曾卸下，轉打不便，看看要輸了。岳爺正在馬上喝采，忽見張保招架不住，急拍馬上前一步，舉起手，中槍，向那兩條棍子中間一隔，喝聲且住，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艄公道：那怕你兩個一齊來，老爺不怕。岳爺道：不是這等說。我要問你，你方纔說天下除了兩個人，不要船錢，你且說是那兩個？艄公道：當今朝內有個李綱丞相，是個大忠臣，我就肯白渡他過去。岳爺道：再一個呢？艄公道：那一個除非是相州湯陰縣的岳飛老爺，他是英雄豪傑，所以也不要他的渡錢。張保道：好哩，可不連我是第三個？艄公道：怎麼便好連你？張保



道：現放着俺家的爺爺，不是湯陰縣的岳老爺，你不要他的渡錢，難道倒好單要我的不成？  
船公道：你這狗頭，休要哄我。岳爺道：俺正是岳飛。在黃河口防守金兵，今聖旨召進京中，在此經過。不知壯士何由曉得岳飛，如此錯愛。船公道：你可就是那年在汴京搶狀元，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岳飛道：然也。船公聽說，撇了棍，倒身便拜，說道：小人久欲相投，有眼不識，今日多多冒犯，望爺爺收錄。小人情願執鞭隨鐙。岳爺道：壯士請起。你姓甚名誰？家居何處？因何要來投我？船公道：小人生長在揚子江邊，姓王，名橫，一向在河邊上做些私商勾當。只因好賭好吃，錢到手就完。因思人生在世，也須幹些事業，只是無由進身。久聞爺爺大名，欲來相投，因沒有盤纏，故在此處拆斷橋梁，詐些銀子，送來孝順爺爺，不意在此相遇。岳爺道：這也難得你一片誠心。既如此，與你同保宋室江山，討個出身也好。王橫道：小人不願富貴，只要一生伏侍爺爺。岳爺道：你家在那裏？可有親人麼？王橫道：小人從幼沒了父母，只有一個妻子，同着小兒王彪，在這沿河樹林邊破屋裏，依着舅舅過活。我這船艙裏，還有幾兩碎銀子，待小人取來與他做盤纏。張保道：快些快些！我們要趕路的，不要戀家耽擱。於是三個一齊再到河邊來。王橫跳上船去，向船裏取了銀子，跳上岸，把船撇了，一直向河邊樹林下茅屋內去，安頓了妻



子，背上一個包裹，飛奔趕來。張保見了，便道：「朋友，我走得快，爺是騎馬的，恐你趕不上，把包裹一發替你背了罷？」王橫道：「挑了三四百斤的擔子，一日還走得三四百里路，何況這點包裹？我看你的包裹，比我還重，不如分些與我，方好同走。」岳爺道：「既如此，待我上馬先走。看你兩個先趕上的，就算是他的本事。」張保道：「甚好，甚好。」岳爺把馬加上一鞭，只見唿喇喇一馬跑去，有七八里纔止。那王橫、張保兩個放開脚步，一口氣趕上來。王橫剛趕到岳爺馬背後，那張保已走過馬頭去了。只爭得十來步遠。岳爺哈哈大笑道：「你們兩個，真是一對！這叫做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也。三個人，在路歡歡喜喜，不一日到了京師，剛到得城門口，恰遇着張邦昌的轎子進城。岳爺只得扯馬閃在一旁。誰知那邦昌早已看見，忙叫住轎，問道：「那一位是岳將軍？」岳爺忙下馬，走到轎邊，打一躬道：「未知太師爺到來，有失迴避！」邦昌道：「休記當年武場之事！日今吾爲國家大事，保將軍進京爲帥，聖上甚是記念，如今就同將軍去見駕。」岳爺只得隨着進城。走到午門，已是黃昏時分。邦昌道：「隨我上朝，家人提了燈籠進朝。」到了分宮樓下，邦昌道：「將軍在此候旨，我去奏知天子。」岳爺答道：「領命。」邦昌進了分宮樓，往旁邊進去了，着人到宮中知會消息。再說荷香正在宮中與聖上夜宴，有太監傳知消息，荷香看主上已有了幾分



酒意，又見明月當空，跪下奏道：臣妾進宮侍駕，還未曾細看宮闈，求萬歲帶臣妾細看一回。康王道：卿要看那宮庭麼？吩咐擺駕，先看分宮樓。鑾駕將至分宮樓，那岳飛看見一派宮燈，心中想道：張太師果然權大！上前俯伏，口稱岳飛接駕。內監叫道：有刺客兩邊！太監上前拏住岳飛。高宗吃驚，即便回宮問道：刺客何人？內監道：岳飛行刺！娘娘道：若是岳飛，應該寸斬。前者宣召進京，他違旨不來，今日無故暗進京城，直入深宮，圖謀行刺。望乞聖上速將他處斬，以正國法了。高宗此時還在醉鄉，聽了荷香之話，就傳旨出來，將岳飛斬首。宮官領旨，將岳飛綁出午門外來。張保、王橫見了，上前問道：老爺何故如此？岳爺道：連我也不知！張保道：王兄弟，你在此看了，不許他動手。我去去就來。張保忙提着混鐵棍就走，連棚門都打開。有五城兵馬司巡夜，看見了，叫手下拏住。衆人急忙追來，那裏追得着。張保來至太師門首，還等得叫門，一棍就打進裏邊。張保是在府中出入慣的，認得路徑，知道太師爺在書房裏安歇的，他就一脚將書房門踢倒，走進裏邊，揭起帳子，扯起太師，背了就走。走出府門，口叫道：不好了！岳爺爺綁在午門了！李太師被張保背着飛跑，顛得頭昏眼暈。來至午門放下，李綱一見岳飛綁着跪下，便高聲叫道：你幾時來的？岳爺連忙回稟道：小將在營中，奉有聖旨召來。纔到得城中，與



張太師同進午門。到了分宮樓下，叫小將站着，張太師進去了。好一會不見出來，只見天子駕到。小將上前接駕，不意內監叫道：「有刺客！即將小將拏下，綁出午門，求太師與小將證明此事，死也甘心。」太師聽說，便叫刀下留人！即去鳴鐘撞鼓，太師往裏邊進來。那曉得張邦昌奸賊已知，即暗暗的將釘板擺在東華門內。李綱一脚跨進，正踏着釘板，大叫一聲，倒在地，滿身是血。張保見了，大叫：「太師爺滾釘板哩！」午門衆大臣聽見，連忙上前來救。但見太師的手足鮮血淋漓，倒在金階。早有值夜內監報知天子，奏道：「衆大臣齊集午門。李太爺滾釘板，命在頃刻！請駕升殿。」荷香奏道：「更深夜黑，主上明早升殿未遲。」高宗道：「衆卿集大殿，孤家怎好不去坐朝？」隨即升殿，衆文武三呼已畢，平身。高宗看見李太師滿身是血，傳旨宣太醫官調治。李太師奏道：「臣聞岳飛武職之官，潛進京師，欲害我主，必有主使，該取禁刑部獄中待臣病好，審問岳飛，究明此事，問罪未遲。」高宗准奏，傳旨將岳飛下獄。衆大臣送李太師回府，張保、王橫牽馬跟着。高宗退朝回宮，不表。再說李太史回到府中，着人忙請刑部大堂沙丙到來相見，吩咐這岳飛必有冤枉，可替他上一道本章，說他有病，飲食不進，萬望周全。待我病愈，自有處置。沙丙領命，辭別太師回去。到次日果然上了一本，天子准了。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那李太師



寫了一張冤單，暗暗叫人去刻出印板，印上數千張，叫張保、王橫兩人分頭去貼。內說張邦昌陷害岳飛情由，遍地傳揚。不道這個消息，直傳到一個所在，却是太行山。有個公道大王牛臯，聚衆在此山中，稱孤道寡，替天行道。這日正值牛臯生日，那施全、周青、趙雲、梁興、湯懷、張顯、王貴，七個大王，備禮來祝壽。見過禮，兩邊坐下。衆人道：「已帶了幾班戲子，候大王坐席唱戲。」牛臯道：「難爲各位兄弟等！看看等到晌午時候，湯懷說道：『衆位兄弟，等到何時纔坐席麼？』牛臯道：『等吉大哥來。這吉大哥，我平日待他不同，我的生日，他必定來的。』湯懷道：『既如此說，等等他，只聽要到晚哩！』王貴道：『無可奈何，只得依他等罷！』湯懷氣悶，立起身來，閒走一走，走到戲房門首，只聽得裏面說：『張邦昌陷害岳飛。』湯懷走進來問道：『陷害岳飛，戲子回說。』方纔揭的一張冤單，閒空在此，故爾念念。湯懷道：『拏來我看！』戲子卽忙送來。湯懷接着看了，轉身就走，來至飛金殿上，說道：『牛兄弟，岳大哥被人陷害了！』牛臯道：『湯哥，你怎麼知道？』湯懷就將冤單一念與牛臯聽了，怒發如雷，道：『罷罷，也不做這生日了，快快收拾兵馬進京去，相救大哥。』卽時傳令，將七個大王兵馬，盡行聚集，連本山共有八萬人馬，下山一路而來，無人攔阻。直至金陵，離鳳臺門五里，安營下寨。那守城官兵慌忙報上金陵，奏與高宗知道。高宗隨傳旨下來，何人



去退賊兵？下邊有後軍都督張俊領旨，出午門來，帶了三千人馬出城，將人馬擺開。八個英雄走馬上來，湯懷對張俊說道：「我們不是反寇，你進去，只把岳大哥送出來，便饒你了。你若不然，就打破金陵，雞犬不留，殺個乾乾淨淨。」張俊道：「怪不得岳飛要反，有你們這一班強盜相與，想是裏應外合。我今奉聖旨來拏你這一班狗強盜。」牛臯大叫一聲，舞着雙劍，照頭就打。張俊掄刀格架，戰不上三四個回合，那張俊那裏是牛臯的對手，轉馬敗走。湯懷對牛臯道：「讓他去罷！倘然我們追得急了，他那裏邊害了大哥的性命了！不必追他。」牛臯就命衆人且回營安歇，不提。再說那張俊回至午門下馬，進朝上殿，奏道：「臣今敗陣回城，他們是岳飛的朋友，湯懷、牛臯等作亂，來救岳飛，求主公先斬岳飛，以絕後患。」高宗主意未定，適值午門官啟奏：「李綱在午門候旨。」高宗降旨：「宣進來！」李太師上殿，朝拜已畢，高宗道：「朕正爲賊兵犯關，張俊敗回，孤家無計。老太師有何主意？」李綱奏道：「就命岳飛退了賊兵，再將他定罪可也。」張邦昌奏道：「都督張俊敗回，奏聞聖上，這班強賊，乃是岳飛的朋友。若命岳飛退賊，豈不中其奸計？」李綱、宗澤一同奏道：「臣等情愿保舉岳飛，儻有差失，將臣滿門斬首。」高宗道：「二卿所奏，定然不差。」卽忙降旨，宣召岳飛上殿。岳飛進朝，朝見已畢，高宗就命岳飛去退賊寇回旨。岳飛領命，正往下走，



李綱喝聲：岳飛跪着！岳飛只得跪下。李太師道：聖上愛你之才，特命徐仁召你到京，着你保守黃河。你怎麼敢暗進京師，意欲行刺聖躬？理應罪誅九族。你有何言奏答？岳飛道：太師爺罪將萬死，不得明冤！有聖上龍旨召進京城，現在供好在營中。若罪小將進宮，小將到京時，城外見了張太師，張太師同小將同至午門，叫小將在分宮樓下候旨。張太師進去，不見出來。適值聖駕降臨，罪將自然跪迎。岳飛一死何惜；只因臣母與我背上刺下盡忠報國四字，難忘母命！求太師爺作主。張邦昌奏道：想是岳飛要報武場之仇，如此誣攀，求聖上作主。李綱奏道：既如此，聖上可查一查。那日值殿者是何官？不多時，內侍查明回奏，乃是吳明、方茂值殿。高宗就問那一晚之事。吳明、方茂奏道：那晚有一小童，手執燈籠，上寫右丞相張，見太師爺引着一人進宮。非是臣等當時不奏，皆因太師時常進宮來往，故無忌憚。高宗聞奏大怒，將張邦昌大罵道：險些兒害了岳將軍之命！吩咐將張邦昌綁了，斬首。李綱奏道：姑念他獻玉璽有功，免死爲民。高宗准奏，降旨限他四個時辰出京。張邦昌謝恩而出，回家收拾出京。不是李太師奏免他殺了這個奸賊，後來怎得死在番人之手，以應武場之咒？正是：

若不今朝邀赦免，

何至他年作犬羊？



這是後話慢表。且說高宗命岳飛領兵出城退賊。未知勝敗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劉豫恃寵張珠蓋 曹榮降賊獻黃河

詩曰：胡笳羯鼓敵兵連，千里紛騰起塞煙。暗獻黃河羞此日，願同青塚辱當年。

天陰魑魅偏乘勢，晝暗狐狸欲弄權。忠自留芳奸自臭，至今公道世間傳。

却說高宗黜退了張邦昌，命岳飛領兵一千出城退賊。岳飛辭駕出朝，披挂上馬，帶着張保、王橫下教場來，挑選一千人馬出城過了吊橋。湯懷、牛臯等看見齊聲叫道：岳大哥來了！各人下馬問候。大哥一向好麼？岳爺大怒道：誰是你們大哥？我奉聖旨，特來拏你等問罪！衆人道：不勞大哥拏得，我們自己綁了；但憑大哥見駕發落問罪了罷。隨急各人自縛，三軍盡降，紮營在城外。候旨定奪。先有探軍報至朝中，奏道：岳飛出城，那一班人不戰而自綁。不多時，岳爺至午門進朝上殿，奏道：賊人盡綁在午門候旨。高宗道：將那一班人推進朝中，待朕親自觀看。階下武士即將八人推進午門，俯伏金階。湯懷奏道：小人並非反叛，只因同岳飛槍挑梁王，武場不第，回來又逢斗米珍珠，難以度日，暫爲不肖。况中國一年無主，文武皆無處投奔，何况小人？今聞張太師陷害忠良，故此興兵前來相救。今見岳飛無事，俯首就擒，願聖上賜還岳飛官職，小人等情愿斬首，以



全大義。高宗聞奏下淚道：真乃義士也！傳旨放縛，俱封爲副總制之職；封岳飛爲副元帥之職；降兵盡數收用。衆皆謝恩而退。一面整頓人馬，調兵十萬，撥付糧草，候副元帥起身。岳飛等領了十萬人馬，辭駕出朝，大兵下來不表。再說大金四太子兀朮，領兵三十萬，直至黃河。這日小番過河探聽，回來報與兀朮知道：這件東西十分利害！南蠻守住，擺着大礮在口，怎得過去？兀朮心中好生憂悶！再說山東劉豫，自從降金以來，官封魯王之職，甚是威風。這日坐在船中，望見那船上旗旛光彩，劉豫問小番道：爲何我的船上旗旛如此，不見光彩？那平章道：這是北國親王，纔有此旗。劉豫道：就是那珍珠寶篆雲旗旛？小番道：正是珍珠寶篆雲旗。劉豫想了一想，吩咐備隻小快船來。劉豫上了快船，竟往兀朮水寨而來。平章報上兀朮船中道：劉豫候旨。兀朮道：宣來。劉豫上船，見了兀朮，兀朮道：你來見某家，有何事故？劉豫奏道：多蒙狼主恩典，賜臣王位！但是沒有珍珠寶篆雲旗，顯顯威風；求狼主恩賜一旛，以免衆邦兵將欺臣。兀朮大怒道：你有何大功，連孤家的旛都要了？劉豫奏道：主公若賜了臣這面寶旛，黃河卽刻可以渡過去。兀朮道：旣如此，也罷，就將寶旛賜與你罷！劉豫謝恩，下了快船，回到自己船上，就將寶旛扯起。不多時，只見各處保駕大臣，認是兀朮出了水寨，齊上船來保駕。劉豫走出船



頭說道：衆位大臣，這不是狼主的龍船。這寶旛是狼主賜與我的。衆皆默然。放船來見兀朮，一齊啟奏道：寶旛乃狼主旗號，爲何賜與劉豫？兀朮道：劉豫要我賜他此旛，說是黃河立刻可渡，故此賜與他的。衆平章纔知爲此，各各散去。不表。且說劉豫在船中思想：威風是威風了，只是這黃河怎生渡得過去？想了一想，道：有了。遂換了衣服，下了快船，叫軍士竟往對面搖來。也是他的造化，遠遠望見兩淮節度使曹榮的旗號。劉豫叫把船直搖到岸邊，早有兵丁問道：何人的船？劉豫道：煩你通報元帥，說有一個姓劉名豫的，有機密事相商，在外等候。軍士報進營中，曹榮想到劉豫親來，不知何事。忙來到水口看時，果是劉豫。劉豫忙上岸，深謝曹榮救命之恩，尙未答報，實爲記念。曹榮道：親家在彼如何？劉豫道：在彼官封魯王之職，甚是榮耀。今日到來，相勸恩兄共至金國，同享榮華，不知可否？曹榮道：既是金國重賢，我就歸降便了。劉豫道：兄若肯去，王位包在弟身上。曹榮道：要去，只在明晚，趁張所在於汴梁，岳飛入都未回，特獻黃河，以爲進見之禮。劉豫別了曹榮，下船來至北岸，見兀朮，兀朮宣進船中。劉豫道：蒙狼主恩賜寶旛，臣特過黃河探聽。會着臣兒女親家兩淮節度使曹榮，臣說：狼主寬洪仁德，敬賢禮士。講了一番，那曹榮聽臣之言，約在明晚獻上黃河，歸順狼主。特來啟奏。兀朮想道：那曹



榮被一席話說，就說反了心，也是個奸臣；乃向劉豫道：你且回船，孤家明日去搶黃河便了。劉豫領命而去。兀朮暗想：康王用的俱是奸臣，求榮賣國之輩，如何保守得江山？一面與軍師哈迷蚩商議發令，準備明日行事。當日已過，到了次日，將至午後，兀朮慢慢發船而行。原叫劉豫引路而進，看看將至黃昏時分，引着兀朮的船，一齊攏岸。這邊曹榮在此等候，見兀朮上岸，跪着道：臣曹榮接駕，願狼主千歲千歲！哈迷蚩道：主公可封他王位。兀朮就封曹榮爲趙王之職。曹榮謝了恩。兀朮吩咐牽馬過來。兀朮上馬，叫劉豫、曹榮，在此料理船隻，自己提斧上前。那些各營，聞得曹榮降了兀朮，俱各驚慌，各自逃生。不表。話說吉青自從岳爺進京之後，一連幾日，果然不吃酒。那日兀朮因劉豫過河，差了一個該死的探子，領了兩三個人，扮做漁人，過河來做細作，却被岳爺營中軍士拏住。吉青拷問得實，解上大營。元帥大喜，撥了十罈酒，十隻羊，來犒賞。吉青道：元帥所賜，且開這一回戒，明日便不吃了。當時一盃不罷，兩杯不休，正吃得大醉。正在那裏討酒吃，軍士來報道：兀朮已經過河，將到營前了，快些走罷！吉青道：好胡說！大哥叫我守住河口，往那裏走？快取我的披挂過來，待我去打戰！那吉青從來冒失，也不知金兵利害，況又吃得大醉。家將捧過衣甲來，吉青裝束上馬，猶如風擺柳，好似竹搖頭。



醉眼朦朧，提着狼牙棒，一路迎來。正遇着兀朮，兀朮看見他這般光景，說道：是個醉漢，就砍了他，也是個酒鬼，叫他死不瞑目。便叫南蠻某家饒你去罷。等你酒醒了，再來打戰。說罷，轉馬而去。吉青趕上道：呔！狗奴快些拏了頭來，就放你去。舉起狼牙棒打來。兀朮大怒道：這酒鬼自要送死，與我何干。掇轉馬頭，就是一斧。吉青舉棒來架，震得兩臂酸麻，叫聲不好，把頭一低，霎的一聲響，那頭盔已經削去。吉青回馬就走；這八百兒郎，是岳老爺挑選上的，那裏肯亂竄，多跟着逃走。兀朮拍馬追將上來，一連轉了幾個灣，不見了吉青。回看自己番兵，多已落後，一個也不見；況且半夜三更，天色昏黑。正欲回馬，只聽得吉青又在前面林子中轉出來，大罵：你此時走向那裏去？快拏頭來！兀朮大怒道：難道孤家怕了你不成？拍馬追來，那吉青不敢迎戰，撥馬又走。引得兀朮心頭火起，匹馬單人，一直追下來，有二十餘里，多是些小路，這吉青又不知那裏去了。兀朮一人一馬，東轉西轉，尋路出來，天已大明，急急走出大路。但見有一村莊，樹木參天，莊上一簇人家，俱是竹籬茅舍，十分幽雅。兀朮下馬來，見一個人家，籬門半開，就將馬繫在門前樹上，走入中堂坐下，問道：有人麼？不多時，裏邊走出一個白髮婆婆，手扶拐杖，問一聲：是那個？兀朮站起身來，道：媽媽，我是來問路的。你家有漢子在家？可叫他出來。老



婆子道：你這般打扮，是何等樣人？要往那裏去？兀兀道：我乃大金國殿下四太子。那兀兀話尙未說完，那婆婆提起拐杖來，照頭便打。兀兀見他是個老婆子，況且是個婦人，却不與他計較，便道：老媽，你也好笑，爲何打起某家來，也須說個明白！那婆婆便哭將起來道：老身八十多歲，只得一個兒子，靠他養老送終，被你這個賊子斷送他性命，叫我孤單一人，無靠無依！今日見了殺子仇人，還要這老性命何用，不如拚了你罷！一面哭，又提起拐杖來亂打。兀兀道：老媽媽，你且住手，你纔說你兒子是那一個？或者不是我害他的，也要講個明白。那婆婆打得沒氣力，又便道：我的兒子，叫做李若水，不是你這賊子害他的麼？又嗚嗚咽咽，哭個不住。兀兀聽說是李若水的母親，也不覺傷感起來。正說間，忽聽得門首人聲喧譁，却見哈軍師走進來道：主公一夜不見，臣恐有失，帶領衆軍，那一處不尋到！若不是狼主的馬在門首，何由得知在這裏。請狼主快快回營，恐衆王爺等懸望。兀兀便把追趕吉青，迷道至此的話，說了一遍，便指着李母道：這就是李若水先生的母親，快些來見了。哈迷蚩上前見了禮。兀兀道：這是我的軍師，你令郎盡忠而死，是他將骸骨收好在那裏。我叫他取來還你，擇地安葬。命取白銀五百，送與老太太，以作養膳之資；命取金旗一面，插在門首，禁約那北邦人馬，不許進來騷擾。



軍師領命，一一備辦。兀朮辭了李母，出門上馬。軍師和衆軍士隨後取路回營。不表。如今再講到副元帥岳飛，領兵十萬前來。將近皇陵，岳元帥吩咐三軍悄悄紮下營，不要驚了先皇。岳爺來到陵上，朝拜已畢，細看那四圍山勢，心下暗想：好個所在！便問軍士：這是什麼山？軍師稟道：這叫做愛華山。岳爺想到：此山真好埋伏人馬！怎能設引得番兵到此，殺他個片甲不留，方使他不致藐視中原？一面打算，一面回到營中坐定。且說那吉青，當夜帶領了八百兒郎，敗陣下來。天明已久，將到皇陵，見前有營盤紮住，便問守營軍士道：這是何人的營寨？軍士回道：是岳元帥的營寨。你是那裏人，問他怎的？吉青道：煩你通報，說吉青候令。軍士進營稟道：啟上帥爺，營門外有一吉青將軍求見。岳爺道：吉青此來，黃河定然失了！遂令他進來。吉青進營來，參見了岳爺。岳爺道：你今此來，敢是黃河失了，定是你酒醉，不聽吾言之故也。吉青道：不關我事，乃是兩淮節度使曹榮獻了黃河。岳爺道：你爲何弄得這般模樣？吉青道：末將與兀朮交戰，不道那個生番，十分利害，被他一斧砍去盔冠。幸虧不曾砍着頭，不然，性命沒有了！牛臯笑道：我說蓬蓬鬆鬆，那裏走出這個海鬼來。岳元帥道：休得胡說！我如今就命你去，引得兀朮到此，將功折罪，引不得兀朮到此，休來見我。吉青領令，也不帶兵卒，獨自一個出營，上馬。



來尋兀朮。正叫做：

老虎口中挖脆骨；

青龍項下探明珠。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岳飛大戰愛華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詩曰：

將軍勇敢士爭先，番寇忙忙去若烟；逐鹿恍教同夢鹿，空擒兀朮獻軍前。

却說岳元帥令吉青去引兀朮，先令張顯、湯懷帶領二萬人馬，弓弩手二百名，在東山埋伏。但聽砲響爲號，擺開人馬，捉拏兀朮。二人領命而去。又令王貴、牛臯帶領二萬人馬，弓弩手二百名，在北山埋伏。此處乃進山之路，等兀朮來時，讓他人馬進了谷口，聽礮響爲號，將空車裝亂石，塞斷他的歸路。不可有違！二將領命，依計而行。又令周青、趙雲領兵二萬，弓弩手二百名，在西山埋伏。礮響爲號，殺將出來，阻住兀朮去路。二人領命而去。又命施全、梁興領兵二萬，弓弩手二百名，在正南上埋伏。號礮一響，一齊殺出，阻住兀朮去路。二將各各領命而去。又分撥軍兵五千，守住糧草。岳元帥自領一萬五千人馬，同着張保、王橫，佔住中央。分撥停當，崑等兀朮到來。且說吉青也不知兀朮在那裏，叫我何處尋他？蹲着頭，只望着大路上走去。忽聽得前邊馬嘶人喊，漸漸而來。不



多時，人馬已近，吉青擡頭看來，叫一聲妙啊！原來是軍師帶領一千餘人，尋着了兀朮，在李家莊上回來。吉青把馬打上一鞭，趕上前來，大叫：兀朮，快拏頭來。兀朮見了，便道：你這殺不死的南蠻，某家饒你去罷了，又來怎麼？吉青道：臭狗奴！倒說得好！昨夜是老爺醉了，被你割斷了頭髮；如今我已醒了，須要賠還我，難道罷了不成？兀朮大怒，掄斧就砍。吉青使棒相迎，二馬相交。兀朮追趕二十餘里，勒住馬不趕。吉青見他不趕，又轉回馬來，叫道：你這毛賊，爲何不趕？兀朮道：你這個狗蠻子，不是我的對手，趕你做什麼？吉青道：實實不是你的對手；我前面埋伏着人馬，要捉你這毛賊，諒你也不敢來。兀朮大怒道：你不說有埋伏，某家倒饒了你；你說有埋伏，某家偏要拏你。就把馬一拍，豁喇喇追將下來。吉青在前，兀朮在後，看看追至愛華山，吉青一馬轉進谷口去了。軍師道：狠主，我看這蠻子，鬼頭鬼腦，恐怕真個有埋伏，回營去罷。兀朮道：這是那南蠻，恐怕某家追趕，故說有埋伏嚇我，況此乃上金陵必由的大路。你可催趲大隊上來，待某家先進去，看是如何。兀朮帶領衆軍追進谷口，只見吉青在前邊招手道：來來來！我與你戰三百合。說罷，往後山去了。兀朮細看那山，中央闊，四面都是小山，抱住，沒有出路。今我已進谷口，倘被南蠻截住歸路，如何是好，不如出去罷。正欲轉馬，聽得一聲礮響，四面



盡皆吶喊，豎起旗幟，猶如一片刀山劍嶺。那十萬八百兒郎，團團圍住愛華山，大叫：休要走了兀朮！只嚇得兀朮魂不附體。但見帥旗飄蕩，一將當先：頭戴閃金盔，身披銀葉甲，內襯白羅袍，坐下白龍馬，手執瀝泉槍，隆長白臉，三綰微鬚，膀闊腰圓，十分威武。馬前站的是張保，手執渾鐵棍。馬後跟的是王橫，擎着熟銅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兀朮見了，先有三分着急了；只得硬了胆，問道：你這南蠻，姓甚名誰？快報上來！岳爺道：我已認得你毛賊，正叫做金兀朮。你欺中國無人，興兵南犯，將我二聖劫遷北去，百般凌辱。自古至今，從未有此恨不食你之肉，寢你之皮。今我主即位金陵，招集天下兵馬，正要搗你巢穴，迎回二聖，不期天網恢恢，自來送死。吾非別人，乃大宋兵馬副元帥，姓岳名飛的便是。今日你既到此，快快下馬受縛，免得本帥動手。兀朮道：原來你是岳飛。前番我王兄，誤中你的詭計，在青龍山上，被你傷了十萬大兵，正要前來尋你報仇。今日相逢，怎肯輕輕的放走了？你不要走，吃我一斧。拍馬搖斧，直奔岳爺。岳爺挺槍迎戰。槍來斧擋，斧去槍迎，真個是棋逢敵手，各逞英雄。兩個殺似一團，輸贏未定。却說那哈迷蚩飛馬回報大營，恰遇着大狼主粘罕，二狼主喇罕，三狼主茶攔，五狼主澤利，帶領元帥結摩忽，吱摩忽，窆裏布，窩裏布，賀必達，斗必利，金骨都，銀骨都，銅骨都，鐵骨都，金眼大



磨銀眼大磨銅先文郎，鐵先文郎，哈里圖，哈里強，哈鐵龍，哈鐵虎，沙文金，沙文銀，大小元帥，衆平章等，率領三十萬人馬，正在跟尋下來，哈迷崑就將吉青引戰，今已殺入愛華山去了。粘罕就催人馬望愛華山而來。山上牛臯望見了，便對王貴道：「王哥，只有一個番將在這裏邊，怕大哥一個人殺不過，還要把這車擋在此做什麼？你看下邊有許多番兵來了，我等閒在這裏，不如把車兒推開了，却去殺他一個快活，燥燥脾胃，何如！」王貴道：「說得有理。」二人就叫軍士把石車推開，領着這二萬人馬，飛馬下山來迎敵。且按下慢表，再說這岳元帥與兀朮交戰到七八十個回合，兀朮招架不住，被岳爺鈎開斧，拔出腰間銀鍘，耍的一鍘，正中兀朮肩膀。兀朮大叫一聲，掇轉火龍駒，望谷口敗去，見路就走，奔至北邊谷口，正值那王貴，牛臯下山去交戰了，無人攔阻，逕被兀朮一馬逃下山去了。元帥查問守車軍士，方知牛臯，王貴下山情由，元帥就傳令衆弟兄各各領兵下山接戰。一聲礮響，這幾位兇神惡煞，引着那十萬八百長勝軍，蜂擁一般，殺入番陣內，將遇將傷，兵逢兵死，直殺得天昏日暗，地裂烟飛，山崩海倒，霧慘雲愁。這正是：大鵬初會赤鬚龍，愛華山下顯神通，南北兒郎爭勝負，英雄各自逞威風。

這一場大戰，殺得那金兵大敗虧輸，望西北而逃。岳元帥在後邊催動人馬，急急追趕。



直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番兵前奔，岳兵後趕，趕下二三十里地面，却有兩座惡山，緊緊相對：那左邊的叫麒麟山，山上有一位大王，叫做張國祥，原是水滸寨中菜園子 張青之子，聚集了三四千人馬，在此做殺人放火的生涯。右邊的叫獅子山，山上也有一位大王，姓董名芳，也是水滸寨中雙槍將 董平之子，聚集了三四千人馬，在此幹那打家劫舍的道路。這一日約定了下山擺圍場吃酒，忽見嘍囉來報道：前面遮天蓋地的番兵敗下來了。張國祥道：賢弟，怪不得我們兩日生意清淡，原來多被他們抄掉了！我們何不把兵馬擺開兩邊，等他們來時，俱是長槍撓鈎，強弓硬弩，爪留客住，兩邊修削？待他過去了一半，我和你出去截殺他，搶他些物件，以備山寨之用，何如？董芳道：哥哥好主意！就叫衆嘍囉埋伏停當。恰好金兵敗到兩山交界，只聽得齊聲吶喊，那衆番兵頂梁上攝去了三魂，腳底下溜掉了七魄。後邊人馬追來，前面又有人馬擋住，豈不是死，只得拚命奪路而走。却被那些嘍囉，左修右削，殺死無數。但是兵不衆多，截他不住，只得讓他走。看看過了一大半，只剩得三千來騎人馬，那張國祥一條棍，董芳兩枝槍，殺將出來，殺得那些番兵番將，滿山遍野，四散逃生。正殺得鬧熱，後邊王貴、牛臯、梁興、吉青四員統制，剛剛追到這裏，張國祥與董芳兩個那裏認得，見他們生得相



貌兇惡，只道也是番將，搶上來，接着廝殺。王貴、牛臯也是蠢的，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與他交戰。四個殺兩個，各各用心，反把那些番兵放走了。不一時，岳元帥大兵已到，看見兩員戰將，與牛臯等廝殺，便大叫住手！兩邊聽見，各收住了兵器。岳元帥道：爾等何人，擅敢將本帥的兵將擋住，放走了番兵，是何道理？張國祥、董芳見了岳元帥旗號，方曉得錯認了，慌忙跪下道：我們弟兄兩個，是綠林中好漢，見番兵敗來，在此截殺。看見這四位將軍，生得醜陋，只道也是番將，故此交戰。不知是元帥到來，故爾沖撞！我弟兄兩個，情願投在麾下，望元帥收錄。岳爺便下馬來，用手相扶，說道：改邪歸正，理當如此。二位請起，請問尊姓大名？張國祥就把兩個的履歷，細細說明。岳爺大喜，說道：此刻本帥要追趕兀朮，不得工夫與賢弟們敘談。你二位可回山寨去收拾了，逕到黃河口營中來相會便了。二人道：如此，元帥爺請先行，小人們隨後就來。又向牛臯等說道：適纔冒犯，有罪有罪！牛臯道：如今是一家了，不必說客話。快去收拾罷！二人別了衆將，各自上山收拾人馬糧草，不提。再說岳元帥大兵，急急追趕兀朮，正行之間，只聽得衆番等哭將起來；原來前邊就是黃河阻住，並無船隻可渡；後邊岳軍又吶喊追來。兀朮道：這遭真個沒命了！正在危急之際，那哈迷蚩用手指道：恭喜狼主，這上流頭，五六十隻戰



船，不是狼主的旗號麼？兀朮定睛一看，果然不差，是我的旗號。就令衆軍士高聲叫喊：快把船來渡我們過去。你道這戰船，是那裏來的？却是魯王劉豫，與曹榮守着黃河，却被張所殺敗，敗將下來。到是因禍而得福，偏偏又遇着橫風，一時使不到岸。後邊岳兵看看趕到，兀朮好不驚慌！忽見蘆葦裏一隻小船，搖將出來，艙上一個漁翁，獨自搖着櫓。兀朮便叫漁翁：快將船來，救某家過去！多將金銀謝你。那漁翁道：來了。忙將小船搖到岸邊道：我的船上，只好渡一人。兀朮道：我的馬一同渡過去罷。漁翁道：快些上來，我要趕生意。兀朮慌慌張張，牽馬上船。那漁翁把篙一撐，那隻小船，已離岸有幾里，把櫓慢慢的搖開。這兀朮回頭看那些戰船，剛剛擺到岸邊。這些王兄、御弟、元帥、平章等，各各搶下船逃命，四五十號大船，多裝得滿滿的。有那些番兵爭上船，跌下水淹死的，不計其數。內有一號，裝得太重，纔至河心，一陣風哨喙喙的沉了。還有岸上無船可渡的番兵，盡被宋兵殺死，屍骸堆積如山。兀朮正在悲傷，只聽得岸上高聲大叫：你那漁戶，把朝廷的對頭救到那裏去？還不快快搖攏來！漁翁道：這是我發財發福的主人，怎麼倒送你做功勞？岳元帥道：那漁翁聲音，正是中原人，可對他說：捉拏番將上來，自有千金賞賜，萬戶侯封。張保、王橫，領着軍令，高聲傳令道：那漁翁快將番將獻來！兀朮對漁



翁道：你不要聽他。我非別人，乃大金國四太子兀朮便是。你若救了某家，回到本國，就封你個王位，決不失言。漁翁道：說是說得好，但有一件成不得。兀朮道：是那一件？漁翁道：我是中原人，祖宗姻親，俱在中國，怎能受你富貴？兀朮道：既如此，你送我到岸，多將些金銀謝你罷。漁翁道：好是好，與你講了半日的話，只怕你還不曉得我的姓名。兀朮道：你姓甚名誰，說與我知道了。好補報你。漁翁道：我本待不對你說，却是真個不曉得，我父親伯叔，名震天下，乃是梁山泊上有名的阮氏三雄。我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爺的兒子，名喚阮良的便是。你想，大兵在此，不去藏躲，反在這裏救你，那有這樣的獸子？只因目下新君登位，要拏你去做個進見之禮物，倒不如你自把衣甲脫了，好等老爺來綁，省得費我老爺的力氣。兀朮聽了大怒，吼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提起金雀斧，望阮良頭上砍來。阮良道：不要動手，待我洗淨了身子，再來拏你。一個翻筋斗，撲通的下水去了。那隻船，却在水面上滴溜溜的轉。那兀朮本來是北番人，只慣騎馬，不會乘船的，又不識水性，又不曾搖櫓，正做沒個理會處，那阮良却在船底下雙手推着，把船望南岸上送。兀朮越發慌張，大叫軍師：快來救我！哈迷蚩看見，忙叫：小船上兵卒，併到大船上來，快快去救狼王！阮良聽得有船來救，透出水來一望，趁勢兩手扳着船沿，把身



子望上一起，又往下一墜，那隻船就面向水，底朝天。兀朮翻入河中，却被阮良連人帶斧兩手抱住，兩足一登，戲水如遊平地，望南岸而來。這正是：

屋漏遭霖雨；

船破遇颶風。

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帥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湖被擒

詩曰：昨夜旄頭耀斗魁，今朝上將詰戎師。臂挽雕弓神落雁，腰橫寶劍勇誅魃。

三千羆虎如雲擁，百隊旌旗掣電追。試看纍囚爭獻馘，遐方拜伏賀唐虞。

却說岳元帥在岸上，看見阮良在水中擒住了兀朮，心中好不歡喜，舉手向天道：「真乃朝廷之洪福也。」衆將無不歡喜，軍兵個個勇躍。阮良擒住了兀朮，赴水將近南岸。那兀朮怒氣冲天，睜開二目，看看阮良，大吼一聲；那泥丸宮內一聲响，透出一條金色火龍，張牙舞爪，望阮良臉上撲來。阮良叫聲不好，拋了兀朮，竟望水底下一鑽。這邊番兵駕着小船，剛剛趕到，救起兀朮，又撈了這馬，同上大船。一面換了衣甲，過河直抵北岸。衆將上岸，回至河間府，撥兵守住黃河口。兀朮對衆平章道：「某家自進中原，從未有此大敗，這岳南蠻果然利害！即忙修本，差官回本國去，再調人馬來，與岳南蠻決戰。」且按



下慢表。再說南岸岳元帥見兀朮被番兵救了去，向衆將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是天意了。只可惜那條好漢，不知性命如何了。說不了，只見阮良在水面上透出頭來探望，牛臯見了，大叫道：『水鬼朋友，元帥在這裏想你哩，快些上岸來！』阮良聽見，就赴水來到南岸，一直來到岳元帥馬前，叩頭跪下。岳元帥下馬，用手相扶，說道：『好漢請起。請教尊姓大名？』阮良道：『小人姓阮名良，原是梁山泊上阮小二之子，一向流落江湖。今日原想擒此賊來獻功，不道他放出一個怪來，小人一時驚慌，被他走了。元帥道：『此乃是他命不該絕，非是你之無能。本帥看你一表人物，不如在我軍前立些功業，博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你這條好漢。』阮良道：『若得元帥爺收錄，小人情願捨命圖報。』岳元帥大喜，遂命軍士與阮良換了乾衣。一面安營下寨，殺豬宰羊，賞勞兵卒。又報張國祥、董芳帶領軍士糧草到來，元帥就命進營，與衆將相見畢，又叫阮良與張國祥、董芳亦拜爲義友。又寫成告捷本章，并新收張董阮三人，一併奏聞，候旨封賞。一日元帥正坐營中，與諸兄弟商議，差人各處找尋船匠，打成戰船渡河，殺到黃龍府去，迎請二聖還朝。忽報有聖旨下，元帥出營接進，欽差開讀。今因太湖水寇猖狂，加陞岳飛爲五省大元帥之職，速卽領兵下太湖剿寇。岳爺謝恩畢，天使辭別，自回去了。岳元帥急忙差官知會張元帥，



撥人把守黃河。卽命牛臯、王貴、湯懷、張顯四將領兵一萬先行，爲兄的整頓糧草，隨後卽來。四將領令發炮起行。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在路不止一日，早已到了平江府。離城十里，安下營寨，歇息了一天。牛臯獨自一個，騎着馬出營，閒步了一回。但見百姓人家，俱已逃亡，只剩空屋，荒涼得緊。牛臯想到別的還好，只是沒處有酒吃，好生難過。又走了一程，見有一個大寺院。走到面前，擡頭觀看，却認得匾上四個舊金字，是寒山古寺，就進了山門，來到大殿前下了馬，把馬拴在一棵樹上。一路叫將進去，有和尚走兩個出來，直尋到裏邊，也沒半個人影，再尋到廚房下去，四下一看，連鍋爐都沒有了，好生沒興！只得轉身出來，只見一間破屋內，堆着些草灰，牛臯道：這灰裏不要倒藏躲着東西。把鐵鑊向灰裏一戳，忽見一個人從灰裏跳將出來，倒把牛臯嚇了一跳。那個人滿身是灰，跪下磕頭道：大王老爺饒命！吓牛臯道：你這狗頭，是什麼人，躲在灰裏嚇老爺？那人道：小的是寒山寺裏道人。因前日大王們來打糧，合寺和尚都已逃散；只有小人還有些零星物件要收拾，方纔聽得大王爺來，故此躲在灰裏。望大王爺饒命！牛臯道：我那裏是什麼大王。我是當今皇帝差來捉拏大王的，岳大元帥麾下統制先行官的便是。我且問你，這裏可有酒賣麼？道人道：原來是一位總兵爺爺，小的却認錯了。這裏



是楓橋大鎮，那一樣沒有得賣；却是被那太湖裏的強盜常常來搶劫，百姓們若男若女都逃散了，日今却沒有賣酒處。牛臯道：「嗟！難道這裏是沒有地方官的麼？」道人道：「地方官這裏原是有，就是平江府陸老爺。他的衙門在城裏，不在此地。」牛臯道：「這裏到平江府城，有多少路？」道人道：「不多遠，不到得七八里，就是府城。」牛臯道：「既如此，你引我老爺到那裏去。」道人道：「小人脚都被老爺戳壞了，那裏走得去！」牛臯道：「我有道理，把道人一把提着，走到大殿前，解了馬，自己跳上去，把道人橫架在馬上，一路跑來，直到了府城下。將道人放下，就逃去了。」牛臯對着城下高聲叫道：「岳元帥奉旨領兵到此剿賊，地方官爲何不出來迎接，如此大膽麼？」守城軍士飛報與知府知道，慌忙出城迎接，說是平江知府陸章參見元帥爺。牛臯道：「免叩頭罷。我乃統制牛臯，還有兄弟三個，領大兵一萬，離此十里安營。俺家元帥早晚就到。我們辛辛苦苦爲你地方上事，難道酒肉都不送些來麼？」陸章道：「只因連日整頓守城事務，又未見有報，不知統制到來，故此有罪了！即刻就親自送酒肉到營來便了。」牛臯道：「我也不計較你，但是要多多送些來。知府連連應允，牛臯方纔回馬。陸太守歎道：「如今亂世年成，不論職官大小，只要本事高，有力氣的，就是他大了。只得整備酒餚，打點送去。且說牛臯一路回營，湯懷問道：「牛兄弟，



你往那裏去了這半日？牛臯道：你們坐在營中，有何用處！我纔去找着了平江府陸章，卽刻就有酒肉送來。你我見了他，須要他叩頭！湯懷道：牛兄弟，你下次不可如此！你統制有多大的前程，不怕人怪麼？正在說話間，軍士報道：平江太守送酒肉在外。湯懷同了三弟兄一齊出來迎接進營。陸章同衆人見過了禮，叫從人擡進了多少酒席豬羊之類。湯懷叫收了，齊道：難爲貴府了！且請問賊巢在於何處？如今賊在那裏。陸章道：這裏太湖團團三萬六千頃，重重七十二高峯。中間有座兩高山，東旁爲東洞庭山，西邊爲西洞庭山。東山乃賊寇紮營之處，西山乃賊人屯糧聚草之處。兵有五六千，船有四百五十號。賊首叫楊虎，元帥叫做花普方。他倚仗着水面上的本事，口出大言，要奪我朝天下，不時到此焚劫。不瞞將軍說：本府這裏原有個兵馬都監吳能，管下五千人馬，在此鎮守。却被那水賊詐敗，引至太湖邊，伏兵齊起，被他捉去，壞了性命；五千人馬，傷了一大半。因此下官上本告急，請兵征剿。今得岳元帥同將軍們到此，真乃萬分之幸也！

湯懷道：貴府只管放心！就是金兀朮五六十萬人馬，也被我們殺得抱頭鼠竄；何況這樣小寇！但是水面上須用船隻，不論大大小小，煩貴府辦齊端正，多點水手備用。小將們明日就好移營到太湖邊防守，等元帥到時，開兵搗他的巢穴便了。陸知府說聲：領



令待下官就去端正便了。說罷，辭別回城，自去備辦船隻水手，齊泊在水口聽用。却說明日湯懷等四將，拔寨起行，直到水口，沿湖邊安下營寨。看看天晚，湯懷道：「兄弟們！不可自大，把這些強盜看得太輕了！我們四人，每人駕領小船十隻，分作四路，在太湖邊巡哨，以防賊人劫營。你道如何？」衆人道：「湯哥說得極是。當下就點齊了四十隻小船，每隻船上撥兵二十名，每人分領十隻，沿着太湖邊緊要處泊着。是夜正值中秋前後，牛臯吃了些酒，坐在船頭上，看那月色朗得有趣，便問水手道：「你們這班狗頭，爲什麼把船泊住，不搖到湖中間去巡哨？」水手道：「小的們不敢搖到中間去，恐怕強盜來，一時間退不及。」牛臯喝道：「放屁！我老爺爲拏賊而來，難道倒怕起賊來？我如今行船，猶如騎馬一般，我若要加鞭，你們就要搖上去。如不遵令者斬。」衆水手答應一聲，是即時把船搖開。後面九隻小船，隨着而行。牛臯坐在船頭，見此皓日當空，天光接着水光，真是一色酒興發作，叫取酒來，與我加鞭。」牛臯一面吃酒，水手一面搖。牛臯又叫加鞭，衆水手不敢違拗，竟望湖心搖來。忽見上流頭一隻三道篷大戰船搖將下來，水手稟道：「啟上，牛老爺前邊來的，正是賊船。」牛臯道：「妙啊，與我加鞭！」水手無奈，只得望着戰船搖來。牛臯立起身來，要去取鏢，不道船小身重，這一幌，兩隻脚已有些軟。誰想那大船趁着風順



水順，撞將下來，正碰着牛臯的船頭。牛臯站不穩，朴通一聲響，跌落在湖心去了！那戰船上元帥花普方，在船頭上看得明白，也跳下水去，撈起牛臯來，將繩索綁了，回轉船頭，解纜往山寨而去。那小船上的水手，嚇得屁滾尿流，同着那九隻軍士的船，回轉船頭來，尋着湯老爺的船報信，細細的將牛臯要加鞭，遇賊被他拏去之事，說了一遍。湯懷大哭起來，遂傳集了衆兄弟，商議救他。張顯、王貴也沒做主意處，這茫茫蕩蕩太湖，又沒處探個信息，只好等岳大哥來再處。弟兄三個，各自呆着，沒做理會。再說花普方擒了牛臯回船，來到洞庭山，等待天明，啟奏楊虎道：臣於昨夜拿得一將，乃是岳飛的先行官，名喚牛臯，候主公發落。楊虎即令帶進來，兩邊軍士一聲吓，即將牛臯推至面前。楊虎道：牛臯，你既被擒，見了孤家，怎麼不跪？牛臯兩眼圓睜，大罵一聲：無名草賊！我牛老爺昨晚吃醉了酒，自家跌下水去，誤被你擒來，你不來下禮與我，反要我跪，豈不是瞎眼毛賊？楊虎道：也罷，孤家不殺你。你若降順了我，也封你做個先鋒，去取宋朝天下，如何？牛臯道：放你娘的驢子屁！我牛老爺堂堂的丈夫，是朝廷勅封的統制官，豈來降你這偷雞偷狗的賊子？你若是肯聽老爺好話，把老爺放了，與你商量，把這山寨燒了，收拾這糧草人馬，投降了我岳大哥，一同去捉了金兀朮，自然奏上你的功勞，封你



做個大大官兒。若不肯聽我老爺的好話，快快把老爺殺了。等我岳大哥來到，少不得拿住了你，碎屍萬段。他倒肯饒了你麼？楊虎聽了大怒，叫拿去砍了！兩旁刀斧手，一聲答應，將牛臯推下來。正是：

可憐年少英雄將，

頓作餐刀飲血人！

畢竟牛臯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明達兄弟投誠

詩曰：

世事有常有變，英雄能弱能強。從來海水斗難量，壯懷昭日月，浩氣凜秋霜。

不計今朝凶吉，那知他日興亡。忠肝義膽豈尋常，拚身入虎穴，冒險探豺狼。

話說楊虎大怒，命左右將牛臯推出斬首。當有元帥花普方跪下稟道：主公暫息雷霆之怒。這牛臯是一員勇將，乃是岳飛的結義弟兄。那岳飛是個最重義氣的人，不如將他監禁在此，使岳飛心持兩端。那時勸他歸順了主公，何愁宋朝天下不是主公的？楊虎依言，就命把乾衣與牛臯換了，帶去收禁。衣甲兵器貯庫。花普方拜辭了楊虎下殿。列位，你道楊虎一個草強盜，怎麼也有下殿？只因他本事高強，佔了洞庭山。山上有的是木頭，出的是石頭。那山上原有個聖帝殿，他就收拾起來，做了王殿，聚些木石，一般



的造起後宮庫房，一應衙門房屋。當時將牛臯收入監內。到了次日，花普方備了酒食，帶領從人來到監門，守監軍士迎接進去，在那三間草廳上坐定，便問牛臯在那裏說我要見軍士領命，來到後邊牢房裏來稟道：花元帥請牛臯相見。牛臯喝道：好打的狗頭，他不進來，難道叫我老爺去迎接他不成？軍士無奈，只得出來跪下，直言稟覆。花普方只得自己走進來道：牛將軍見禮了。牛臯道：罷了。花普方命左右過來，與牛臯去了刑具。軍士答應，將刑具去了。花普方道：小弟慕兄大名已久，今見兄仗義不屈，果然是個好漢。今欲與兄結爲兄弟，不知可否？牛臯道：本不該收你，我也是響馬出身，做過公道大王的，收你做個兄弟罷。花普方就拜牛臯爲兄，起來坐在旁邊，說道：既蒙不棄，早晚還要哥哥教些武藝。牛臯道：這個自然。花普方遂命從人，擡進酒餚來，我與牛臯談心。不一時，從人搬進來擺下。花普方斟酒送與牛臯，兩人對飲。飲到三杯，牛臯開言道：花兄弟，你今既與我做了兄弟，我先要把正經話對你說：目下康王在金陵登位，是個好皇帝。我家岳飛大哥，是天下無雙的好漢，況有一班弟兄，都是英雄。不日就要殺到黃龍府去，迎請二聖還朝。在生封妻蔭子，過世萬古揚名！你那楊虎，不過是個無名草寇，成得甚大事來？你何不棄暗投明，歸降宋朝，自然封你官職，一同建功立業。強如在



此幫那強盜偷雞吊狗的，一旦有失，落得個罵名千古，豈不枉了你一世的英雄！那花普方一心原想來勸牛臯歸順，不道反被牛臯先說了去，倒弄得做聲不得，只得勉強答應道：今日我們且講飲酒，別事休得商議。兩個又吃了一回。花普方暗想：且探他兵勢何如，便問道：大哥說的岳飛，不知怎生了？得手？下手？戰將，像大哥這樣的，有幾位？牛臯暗想：他不敢說我投降，將探我營中的虛實耳。待我嚇他一嚇，便道：兄弟，你不曾見過我那岳大哥？生得貌似天神，身材雄偉，如今生了些鬚鬚，向在汴京槍挑小梁王，天下聞名，人人知道：日今新天子拜爲都元帥之職，即日就要來掃蕩你的山寨，賢弟須要小心些！若說那些副將，有湯懷，也愛穿白，亦學用槍，與大哥差不多本事，只少幾根鬚鬚。還有張顯，身長力大，使得好鈎連槍，真個神出鬼沒。還有王貴，紅馬金刀，曾在汴京力誅太行山王善，那個不曉得。其餘是施全，周興，趙雲，梁興，吉青，併有那梁山泊好漢的子孫，張國祥，董芳，阮良，那一個不是十分本事。我岳大哥領的這十萬八百大兵，有名的叫做長勝軍，從不會打敗仗的。若說愚兄這樣的本事，還不如我大哥的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哩！花普方聽了這一席話，半信半疑。看那牛臯是個莽漢，這話倒也不假，只得隨口稱贊了幾句，便起身告辭道：今日幸蒙教誨，閒時再來奉陪。牛臯道：賢弟請



便。花普方告退出去。這裏軍士就跪上來稟道：小的們干係！牛臯道：我曉得，拿來上了。衆軍士叩了頭，依舊把刑具上了。這牛臯拘禁在洞庭山上，不知幾時纔脫離此難。且按下慢說。却說那岳元帥率領大兵，在路非止一日，來到太湖，早有湯懷等出營迎接。元帥見了三個人，獨不見牛臯，心下好生疑惑。只因初到，不便動問，且傳令安營。只聽得震天的三聲礮響，安下營寨。岳元帥在營中坐定，地方官都來參見過了，衆將士站立兩旁。岳爺就問牛臯在何處？湯懷就將他酒醉行船，被賊拿去之事，說了一遍。元帥好生煩惱，少停退到後營，坐了一會，又想了一會，便叫張保快去請湯老爺來商議。張保答應一聲，即去請了湯懷到後營來，見了元帥。元帥道：愚兄明日要假充作老弟，親往賊營去探虛實，并牛兄弟的消息。賢弟代愚兄護持帥印，只說我身子不快，不能升帳。湯懷道：哥哥爲國家之棟梁，如何身入重地？岳元帥道：賢弟放心！我去自有主見，決無妨礙。湯懷領命回營，心下好不着急。到了次日，岳元帥把戰書寫就，帶了張保、王橫，悄悄的到水口，下了小船，徑望他水寨而行。將次到寨，那守寨的嘍囉，就喝問道：什麼船？張保立在船頭上答道：是岳元帥帳前統制湯懷老爺，元帥差來下戰書的。嘍囉道：且住着！待稟過了大王，然後攏船。那嘍囉忙報上關，把關頭目，直到殿前跪下稟道：稟



上大王。今有岳元帥差副將湯懷來下戰書，不敢擅入，候令定奪。楊虎即命傳宣官宣他進來。當時小嘍囉就開了水寨柵門，放那岳元帥的小船進來泊好。岳爺命王橫看船，自己同着張保上岸。細看山勢，果然雄險。上面又將大石堆砌三關，內旁旗旛招颭。早有傳宣官來至關口，傳令大王宣來將進見。隨引了岳爺來到殿前。張保自在殿門等候。岳爺進殿，跪下道：小將湯懷奉主帥之命，有書呈上大王。楊虎道：既是一員副將，請起，賜坐。岳爺謝了，就坐在下邊。楊虎將戰書看過，即在原書後批着：准於五日後交兵。正要將戰書交還，又將岳爺一看，心中想道：這個人好像在哪處見過。一時間想不起來，想了一會，這個人好像那年在武場內，槍挑梁王的岳飛，莫非就是他，生了些鬚鬚，不要當面錯過了。就暗暗差人到監中，放出牛臯來。這裏楊虎又與岳爺盤問一番。岳爺隨機閒講了一會。不多幾時，牛臯已到了殿門首。張保大驚，慌忙過來跪下道：小人叩頭。牛臯道：你怎麼在這裏？張保道：小人跟隨湯懷老爺在此下戰書。牛臯也不再言，進來望見岳爺坐着，暗暗叫苦。一直到殿上，看着楊虎道：你叫老爺出來做什麼？楊虎道：喚你出來，非爲別事。你營中有人在此，你可寄個信去，叫他們早早投降，免得誅戮。牛臯道：來人在那裏？岳爺嚇得魂不附體，暗道：這遭罷了！那裏曉得牛臯看了岳爺，



叫道：原來是湯懷哥！你回營去，多拜上岳大哥，說我牛臯誤被這草寇所擒，死了也名垂竹帛，揚名後世的。他若是拿住了這逆賊，與我報仇罷了。說罷，就指着楊虎說道：毛賊！我信已寄了，快把我殺了罷！楊虎吩咐將牛臯仍舊帶去收監。湯將軍你回去，可致意你家元帥，牛臯雖被擒來，未曾殺害。你元帥若肯歸順孤家，不失封侯富貴；若要交兵，恐一時失手，斷送了一世英名，豈不可惜！叫他早早商量，休要後悔。岳爺拜辭了楊虎出殿，帶了張保一路出來，王橫接着岳爺上了小船，小嘍囉開了水柵出湖，一路回營。恰好那花普方往西洞庭運糧回來，見過大王繳旨。楊虎道：方纔岳元帥差一員副將湯懷來下戰書。元帥若早來，會會他也好。花普方道：那湯懷怎麼樣一個人品？楊虎將面貌身材說了一遍。花普方道：如此說來，恐怕是岳飛假裝做湯懷，來探我的虛實！楊虎道：我也有些疑心，所以叫牛臯出來問過。花普方道：主公不知，那岳飛必有人帶來，或者看見過，就遞了消息，亦未可知。如今既去不遠，待臣去拿他轉來。楊虎道：不論是真，是假，卿家速去拿他轉來便了。花普方領令出來，忙到水柵，放一隻二道桅的大船，扯滿風篷追上來。花普方立在船頭上，大叫：岳飛！你走那裏去！俺花普方來也！岳爺見來船將近，叫張保取過彈弓來，喝聲：花普方！叫你看本帥的神彈！一面說，扑的一彈，



正打在桅上溜頭裏，把風篷索塞住。那風篷上不得，下不得，把個船橫將轉來。岳爺又喚王橫，取過火箭來，又叫一聲：花普方，再看本帥的神箭！颼颼的連射了三枝火箭，那篷上霎時火起，燒將起來。岳爺又叫：花普方，看本帥的一彈，要打你左眼珠。花普方嚇得魂飛膽喪，往後慌跑，忙忙的叫軍士砍到桅杆，救火不及，那裏還敢追來。岳元帥安穩穩到水口，上岸回營。衆弟兄等接進營中，參見問安。元帥將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道：求元帥早早開兵，相救牛兄弟便好。元帥道：我看賊勢猖獗，且在湖水中央，若堅守不出，一時怎能破得？正在論說間，有傳宣來稟：有兩個漁戶求見元帥。岳爺暗想：漁戶求見，不知何故。卽命進見。那傳宣領命，遂同漁戶來至帳中，跪下叩頭。元帥一看見那二人眉粗眼大，膀闊身長，便問：你二位姓甚名誰？到此何幹？漁戶道：小人耿明初，這是兄弟耿明達。我兄弟二人原住在這裏太湖邊，靠着打魚過活。那一年來了這個楊虎，聚集人衆，霸佔了洞庭山，就不容人在湖內打魚。因此小人和他打過了幾仗。這楊虎本事高強，小的兩個，勝他不得，他也贏不得小人。就與小人結爲兄弟，單許我二人。在湖內捉魚。他幾次差人來邀小的入夥，只因老母在家，恐他受不得驚嚇，因此力辭不去。如今聞得大老爺來征剿太湖，我兄弟二人，思想捉魚怎得出身，故此特地來投



在麾下，做個小卒，望大老爺收錄。岳元帥道：如此說，你二人是個識時務的俊傑了。快請起來！就命親隨可引二位到後營更衣相見。耿家弟兄就謝了起來，同家丁到後營，換了衣服出來，從新向岳元帥行禮，跪將下去。元帥雙手扶起道：你二位既來與國家出力，我和你是一殿之臣，何須行此大禮？你看兩邊副將，皆與本帥結爲兄弟，今二位亦與本帥結義便了。耿家弟兄再三推辭。衆將道：我們皆是如此。耿家弟兄推辭不過，只得對拜了幾拜，又與衆將一一見過了禮。元帥吩咐安排慶賀筵席，合營衆將，俱各開懷暢飲。飲至半酣，岳爺向耿明初問道：二位賢弟，既與楊虎相交，必知他用兵虛實。有何本領，就佔得太湖？官兵就奈何他不得？耿明初道：元帥不知，這楊虎水裏本事甚好，岸上陸戰有限。手下衆將，只有元帥花普方先行許賓兩個利害些；其餘也俱平常。但是他有四隊兵船，十分利害；所以官兵不能勝他。元帥交兵之際，也須要小心提防！元帥道：什麼兵船，就說得這等利害？耿明初道：他第一隊，有五十號，名爲炮火船。船上四面架着炮火，交戰之時，把火點着，一齊施放起來，甚難招架。第二隊，名爲弩樓船，也有五十號。頭尾俱有水車，四圍用竹笆遮護，軍士踏動如飛。船面上豎立弩樓，弩樓上，俱用生牛皮做成擋牌，軍士在上放箭。弩樓下軍士，亦用擋牌護體，各執長刀砍人。所



以官兵不能攔擋。元帥道：第三隊何如？耿明達接口道：那第三隊五十號，叫做水鬼船。船內水鬼，俱是在漳泉州近海地方聘請來的。他在水底下，可以伏得七日七夜。捉的魚，也就是這等生吃了。若遇交戰的時節，那些水鬼，跳下水去，將敵船船底鑿通，灌進水去，那豈不沉了？他就是這三隊兵船利害。若能破得，這第四隊楊虎自領的戰船，不足爲慮了。元帥道：若非二位賢弟到此，本帥那知這些就裏？此乃天子之洪福也！當時說說笑笑，各人盡歡方散。另紮後營，與耿氏弟兄安歇。岳爺自向帳中安寢，尋思一計。到得次日清早，悄悄來到後營。耿氏弟兄連忙接進坐定，問元帥何故早臨？岳爺道：我有一機密事，不知二位賢弟肯一行否？耿氏弟兄道：蒙元帥厚恩，若有差遣，我兄弟兩個雖赴湯蹈火，亦不敢辭。求元帥令下便是。那岳元帥對耿氏弟兄在耳上悄悄的說了幾句，有分教：虎踞深林，頃刻裏江翻海倒；蜂屯三澁，一霎時火裂烟飛。正是：

將軍三箭天山定，

貔虎揚威立大功。

不知岳元帥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 破兵船岳飛定計

### 襲洞庭楊虎歸降

詩曰：楊虎蜂屯兩洞庭，氣吞雲夢控湖濱。岳侯妙算驚神鬼，水陸安排建大勳。



却說岳元帥悄悄對耿氏弟兄道：二位照舊時打扮，詐去投降，楊虎決然不疑，等待開兵之時，賢弟即謀一差，替他看守山寨。等楊虎出兵，先來放了牛臯，做了幫手，就拿了楊虎家眷，不可殺害。將他的金銀財帛收拾好了，四面放起火來，燒了他的山寨。這便是二位賢弟的大功勞！二人領命，仍舊換了打魚的服色，別了元帥，下了小船，竟往洞庭東山水寨而來。那小卒都認得是耿家弟兄，先來報知楊虎。楊虎命請到大寨相見。兩兄弟跪下叩見，楊虎即忙扶起道：二位賢弟少禮！不知今日甚風吹得到此！耿明達兩弟兄齊聲應道：小弟蒙大王恩情，容在湖中生業，家下豐足，皆是大王之德。今聞岳飛領兵到此，欲與大王作對，因此家母命小弟兩人來幫助一臂之力。大王若有差遣，上天下地，並不敢辭。楊虎大喜道：多承美意！幾次相勸二位，共圖大業，皆因難得令堂之意。今惠然肯來，真乃天助我也。吩咐取袍服過來，與兄弟二位換了。一面整備筵席慶賀，不表。再說岳元帥命平江知府去整備粗細竹子、麻繩聽用；又扎造木排，置辦生牛皮，做成擋子，遮箭牌等。在城內各大戶鄉紳家，借綿被數千床，放在船上，防避弓箭火炮。又畫成圖樣，叫鐵匠照式打造倒鬚鈎子，并三尖小刀聽用。一面命湯懷、張顯，取短板扎縛於笆斗上，令兵卒站在上邊，在於淺灘水上習練，名爲笆斗兵；日後站在船



上，迎風走浪，却就不怕。湯張二人領命，就在太湖邊岸教練去了。再命施全帶領船匠，將毛竹片密釘船底，下邊安排排倒鬚鈎，三尖刀。施全領命去了。過了四五日，楊虎着小嘍囉來下書催戰。岳元帥推辭有病，暫緩數日。直等過到半個多月，衆將皆來繳令，諸色俱已齊備；但無大戰船，如何迎敵？元帥道：不必大船，我自自有妙用。將軍們可穿着軟底鞋子，腰纏扎緊，只看本帥紅旗爲號，一齊攢入小船篷下藏躲。待他火礮打過，然後出來交戰。又命王貴帶領幾十號小船，去打撈水草，堆貯船中，躲在兩旁。待他那第二隊樓船來時，把草船使出來，水草推上水去，塞住他的車輪。等那樓船行走不動，就上去殺他的兵，釘死他的礮眼。然後再下小船，分左右來助戰。王貴領命去了。又命周青，趙雲，梁興，吉青四將帶領五千人馬，前往無錫大橋埋伏。那楊虎若敗了，必由此路投九江去，你們到那裏截住。只要生擒，不許傷他性命；違令者斬。四將得令而去。岳元帥料理停當，擇日出兵。三軍齊至水口，發礮下湖。一貼木排，夾着一隊小船。前一帶皆是竹城，用繩索穿就溜頭；若將繩子一扯，竹城就睡倒；將繩一放，那竹城依然豎起。衆兵將多站立木排上，吶喊而來。那邊山上忙忙報知楊虎。楊虎卽命先行許賓率領礮火船；元帥花普方率領弩樓船；水軍頭領海進率領水鬼船；自己率領大戰船，親自督陣。



與岳飛交戰。當有耿氏二兄弟奏道：岳飛詭計極多，恐沿湖另伏兵將，擊我之後。我二人  
人在此保守山寨，可免大王內顧之憂。楊虎大喜道：因得二位賢弟保守了大寨，我好  
放心去。這一陣，定教他片甲不留。當時二人直送至水寨方回。楊虎上船，放礮開船。那  
岳元帥衆兵將走木排，猶如平地一般。那許賓駕的第一隊礮火船，看見就一齊放起  
火礮。岳元帥將紅旗一招，衆將兵躲進小船，將竹城睡倒遮護，停住不行。但聽得礮聲  
不絕，那礮子打在竹城上，一片聲響，俱溜下水去了。放了一會，聽得礮聲不響，衆將仍  
舊豎起竹城，又吶喊起來。這一隊礮火船，兩路分開。一聲鼓響，第二隊弩樓船擁將上  
來，萬弩齊發。岳元帥又將紅旗一招，照舊睡倒竹城。那王貴將草船放出，一齊將水草  
推下湖去。那樓船上水車，却被水草塞住車輪，再也踏不動。那樓船似釘住一般，轉折  
不來。王貴豁喇一聲，率領衆軍跳上樓船，逢人就砍。衆嘍囉那裏敵得住，殺的殺了，下  
水的下水去了。王貴吩咐衆軍士一齊動手，把礮連架子，都推下湖去。花普方正來救  
護，王貴已經下了小船，與岳元帥合兵一處了。那第三隊水鬼船，見前面兩隊火礮弩  
箭不得成功，便一聲梆子響，衆水鬼齊齊下水。元帥見了，也把紅旗一展，那阮良手提  
着兩把發風刀，帶了幾個會入水的軍士，扑通的跳下水去。那些水鬼在排底船底下，



用力將鑿子來鑿船底。那船底下，多是竹片釘着的，那裏鑿得通。也有被倒鬚鈎鈎住的，也有碰着三尖刀割壞的。阮良同這幾個水軍，見一個，殺一個，那水鬼只識得水性，却不會廝殺，那裏當得阮良這些好漢，十分中倒殺掉了九分；依舊跳上木排來助戰。這裏賊兵，看見水面上只管冒出紅來，不見岳家兵船沉將下去，情知又着了道路。楊虎只得催動戰船，來與岳飛決戰。岳元帥站立於船頭之上，高聲叫道：楊將軍！你今大事已去，不若早早歸降，上與祖宗爭氣，下得封妻蔭子，休要自誤了！楊虎道：岳飛，你休誇大口！不說我兵強將勇，就踞着這太湖，水勢滔天，進則可攻，退則可守，你怎生奈何得我？岳元帥大笑道：楊虎，你兀自不知，你那巢穴已被我搶了，尚在那裏說夢話！你試回轉頭去望望看。楊虎聽說回頭一看，但見滿山紅焰，火勢滔天。早有小嘍囉飛船來報：大王不好了！耿家弟兄，搶出牛臯，劫了山寨，四面放火，回去不得了！楊虎大叫一聲：好岳飛，俺怎肯輕饒了你。催動戰船，使將上來，刀槍兵器，如雨點一般殺來。岳爺小船上兵將，仰着難以抵敵；岳爺忙命鈎手搭着大船，衆將湧身而上。楊虎之船，俱各圍裏攏來，王貴手起刀落，將許賓砍下水去。湯懷張顯，跳上樓船，雙戰花普方。花普方跳下湖，赴水逃到岸上，往湖廣投楊么去了。水鬼船上何進提刀下水，來到木排邊，只望來



殺岳飛，被王橫一銅棍，打得腦漿迸出，死在湖內。楊虎見不是頭路，只得跳下水逃命。阮良見了，也跳下水來，擒捉楊虎。岳元帥見四隊兵船俱破，下令降者免誅，那些大小賊船聽得，俱齊聲願降。元帥就命湯懷、張顯發船往山寨招撫賊兵，如降者不許殺害；一面救滅了火，將楊虎家眷送到本帥營中候令。二將領令去了。又命王貴、施全收拾降軍船隻，發號鳴金，奏凱回營。有詩曰：

旌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且說楊虎在水中戰不過阮良，逃往西邊上岸。恰遇着數百敗走的嘍囉，楊虎就揀匹馬來騎了，一同去投混江王羅輝、靜山王萬汝威，思量借兵報仇。行了一夜，天色纔明，早到了無錫大橋邊。只聽得一聲礮響，周青、吉青、趙雲、梁興四將一齊殺出，大叫我等奉岳元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快快下馬受縛，免得老爺們動手。楊虎大怒，舉刀來戰四將。可憐楊虎殺了一日，走了一夜，肚中又飢，人困馬乏，那裏戰得過四將！只得虛幌一刀，沿着河敗將下去。四將隨後追來，又聽得前面礮聲又起，楊虎道：我命這番休矣！後面追來，前面又有伏兵，怎生逃得過去！却待要自刎，忽聽得前邊河內叫道：楊將軍，你令堂在此，快來相見！那四將在後就各把馬勒住。楊虎舉目看時，只見水面上二



十號小船，齊齊擺列兩岸；中間三號大船，岳元帥站立船頭，左邊張保，右邊王橫，好似天神一樣。岳元帥高叫：楊將軍，你令堂寶眷俱已在此，何不早降？楊虎道：岳飛，我已拚一死，休要來哄我。言未畢，那楊虎的母親，早從船艙裏鑽將出來，喝道：逆子！我一家性命，皆蒙元帥不殺之恩，還不下馬拜降，等待何時？楊虎見了，慌忙跳下馬來，撇了刀，跪在岸邊，說道：元帥虎威大德，楊虎情愿歸降。但是屢抗天兵，恐朝廷不肯寬赦，奈何？岳元帥忙攏船上岸，雙手扶起道：天下英雄，皆爲奸臣當道，失身甚多。本帥當年在武場，亦曾受屈，所以小弟兄輩，也做些不肖之事。當今天子敬賢愛才，將軍既能改邪歸正，就是朝廷的臣子，都在本帥身上，保舉將軍，共扶宋室，立功顯親，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快請看視令堂，安慰寶眷。楊虎連聲謝恩，上船來問候母親。元帥命四將由陸路先回平江府去。那幾百嘍囉，願降者，俱令後船湯張二將分隸部下；不願爲兵者，聽其歸農。發礮發船，與楊虎同往東西兩山，招撫羽黨，收拾糧草。次日到了洞庭山，與二耿、牛臯相會，一同會至平江，安撫地方，拔寨起行。平江知府陸章，率領合城耆老鄉紳，各送牛酒犒勞。路上百姓，家家插燈點燭，無不感謝岳元帥兵律森嚴，於路秋毫無犯。不一日，早到了金陵，在城外紮住了營盤，安頓軍士。岳元帥帶衆齊至午門，見駕。高宗宣進，朝



見已畢，岳飛將收伏太湖楊虎歸降之事，一一奏明。高宗大悅，即勅光祿寺整備御宴，一面降旨，封楊虎、張國祥、董芳、阮良、耿明初、耿明達六人，俱爲統制之職。岳飛加銜紀錄，一班隨征將士，俱各紀功陞賞。即着岳飛統領大軍，去征剿鄱陽湖水寇。岳飛領旨出朝。楊虎自差人送老母妻子回鄉安頓，俟岳元帥擇日出兵，却點牛臯帶領人馬五千爲前隊先鋒。王貴、湯懷帶領五千人馬爲第二隊，自己同衆在後進發。那王貴向着湯懷道：「大哥不叫你我做先鋒，反點牛臯弟去，難道我二人的本事，不如了他麼？」湯懷道：「不是這等說。大哥常說他大難不死，是員福將，故此每每叫他充頭陣。」王貴道：「果然他到有些福氣。不說二人在路閒談，且說牛臯挂了先鋒正印，好不興頭，領着人馬，一路到了湖口。當有總兵官謝昆下營在彼處，等候岳元帥。探兵見了牛臯打的是岳軍旗號，認做是岳爺，慌忙通報。謝昆連忙出營跪接，口稱湖口總兵謝昆，迎接大老爺。牛臯在馬上道：「賢總兵請起。我乃岳元帥先鋒都統制牛臯，元帥還在後邊。」謝昆氣得出不得聲，起來叫左右把報事人綁去砍了。兩邊軍士答應一聲，就將探軍綁起。牛臯大怒，這總兵如此可惡，便叫一聲：「謝總兵，你既做了總兵官，吃了朝廷的俸祿，一兩個小強盜，還怕你殺他不過，剿除不得，也要請我們來做什麼？我們往別處去，這個功勞，



讓了你罷，說罷，就回馬轉身吩咐衆兵士一齊退下。謝昆吃了一驚，他是奉着聖旨來的，若在岳爺面前說些什麼，還了得！只得忍着氣趕上來，扯住牛臯的馬，叫道：牛將軍，請息怒。軍中報事不實，應按軍法。幸是將軍來報，差了還好，倘是賊兵殺來，也報差了，怎麼處！既是將軍面上，吩咐放了綁，快謝了牛老爺。探子在馬前叩頭，謝了牛臯。牛臯道：謝總兵，我且問你，這裏有多少賊？賊巢在那裏？謝昆道：這鄱陽湖內有座康郎山，山上有兩個大王：大頭領羅輝，二頭領萬汝威。他兩個佔住此山，手下雄兵猛將甚多。內中有個元帥，姓余名化龍，十分利害。因此官兵近他不得。牛臯道：這康郎山，離此有多少路，可有旱路的麼？謝昆道：前面湖口望去，那頂高的就是水路去，不過三十里。若轉旱路，就有五十里。牛臯道：既如此，可着個小軍來，引我們往旱路，就去搶山。你可速備糧草前來接應。說罷，就令衆兒郎望康郎山進發。謝昆暗想：這莽匹夫，不知利害，由他自去，送了他的命，與我何涉。且說牛臯領兵來至康郎山，吩咐衆兒郎：搶了山來吃飯罷。三軍得令，在山前放礮吶喊。早有守山嘍囉飛報上山。萬汝威就命余化龍引兵下山迎敵。余化龍得令，帶領嘍囉一馬沖下山來，大喝一聲：那裏來的毛賊，敢來尋死！牛臯擡頭一看，只見來將頭帶爛銀盔，坐下白龍馬，手執虎頭槍，望去竟和岳爺相像。牛



臯也不答話，舉鏢便打。余化龍笑道：「原來是個村夫，也罷，讓本帥賞你一槍罷。」架開鏢，耍耍一連幾槍，殺得牛臯氣喘汗流，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那些軍士道：「列位，走不得的！被他追在馬後一追，我等盡是個死。」甯可抵擋着他。那時衆軍士齊齊站定，兩旁個個開弓發箭。余化龍見衆兵卒動也不動，箭似飛蝗一般射來，不敢追趕，嘆道：「話不虛傳，果然岳家兵利害。」只得鳴金收軍回山去了。衆軍士看見強人退上山去，又來收箭。牛臯一馬跑回了十來里路，不見半個兵卒逃回，說道：「不好了，都被他殺盡了！單單剩了我一個光身，怎好回去見我岳大哥？待我轉去看看。」又撥轉馬頭，加上一鞭，趕轉來，但見衆軍士都在草地上拾箭。牛臯便問：「強盜到那裏去了？」衆軍士道：「我們放箭射他，他收兵回去了。」牛臯道：「妙啊！倘然我老爺下次弄了敗仗，你們照舊就是了。」衆軍士倒好笑起來。牛臯不好去見謝總兵，只得退下三十里，安營住下。次日，王貴兵到，同湯懷安營在湖口，停不得兩日，岳元帥大隊已到，謝總兵同着湯懷、王貴迎接。元帥便問：「牛臯怎麼不見？往那裏去了？」謝昆道：「他一到，就往康郎山交兵去了。」岳爺取令箭一枝，命謝總兵催糧應用。謝總兵領令去了。岳元帥吩咐衆將，齊往康郎山旱路去取山。看看行至二十里，牛臯出營來接。元帥見他在旁側安營，料是又打了敗仗，元帥就問賊兵消



息。牛臯便將余化龍利害的話，說了一遍。岳元帥就相度地方，安下營盤。那邊小嘍囉飛報上山。兩個大王仍命余化龍下山討戰。岳元帥命衆將士一齊放箭，堅守營寨，不與交戰。余化龍令嘍囉辱罵了一回，元帥只是不動。余化龍只得收兵回山。岳元帥暗傳下號令，衆將四下移營安歇，防他今夜來劫寨。只聽礮響爲號，四下齊聲吶喊，却不要出戰。衆將領令，各各暗自移營埋伏。且說余化龍回山奏上二位大王。岳飛今日不肯出戰，今晚必定由水路搶山，旱寨必然空虛。今我將計就計，二位大王保守水寨，臣領兵去劫他的旱寨，必然成功。兩個頭領聽了大喜，依計而行。等到二更時分，余化龍領兵悄悄下山，一聲吶喊，殺入大營，並無一人。余化龍情知中計，撥回馬便走。但聽得哄嚨一聲礮響，四下裏齊聲吶喊，衆嘍囉拚命逃奔，自相踐踏，反傷了許多兵卒。岳爺却不曾虧折了。一人。次日天明，余化龍又下山來討戰。岳元帥仍然堅守不出，余化龍只得收兵回山。到了黃昏時候，岳爺換了隨身便服，帶了張保一人，悄悄出營，不知作如何勾當。正是！

雄才巧藝適相逢，寶劍雕弓各逞雄；  
肝胆忠心扶社稷，魚蝦端不識遊龍。  
不知岳元帥夤夜出營，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穿梭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詩曰：山川擾擾戰爭時，渾似英雄一局棋；最好當機先一着，由他詐僞到頭輸。

話說岳元帥獨自一人帶了張保，悄悄出了營門，往康郎山左近，把山勢形狀，細細觀看了一番。覆身回營，對衆弟兄道：我觀康郎山，前靠太湖，山勢險峻。雖有百萬之衆，一時難以破他。況且余化龍武藝高強，本帥久聞其名。待我明日與他交戰，賢弟們只可旁觀，不可助戰。待我收伏了他，方能破得此山。若不然，徒然虛費錢糧，遷延時日，究竟無益也。衆將俱各領命，各自歸營安歇去了。次日岳元帥齊集衆將，只聽得扑通通三聲大礮，出了營門，一路上喞喞戰鼓齊鳴，帶領大軍直抵康郎山下。各將官齊齊的擺齊隊伍，在後邊觀看。那邊小嘍囉飛報上山。余化龍聞報，卽引衆嘍囉下山迎敵。兩邊軍士射住陣脚，旂旛開處，閃出那岳元帥立馬陣前，問道：來將何名？余化龍道：本帥余化龍便是。來者莫非就是岳飛否？岳飛道：然也。你旣知本帥之名，何不下馬歸降？待本帥奏聞天子，不失封侯之位。余化龍大笑道：岳飛，我久聞你是個英雄好漢，可惜你不識天時。宋朝臣奸君闇，氣數已盡；二帝被擄，中原無主；不若歸順我主，重開社稷，再立封疆。豈不爲美？你若仗着一己之力，欲要挽回天意，恐一旦喪身辱名，豈不遺笑於



天下乎！請自三思。岳爺道：將軍之言差矣。我宋朝自太祖開基，至今已一百六十七年，恩深澤沛，偶爲奸臣誤國，以致金人擾亂。今人心不忘故主，天意不肯絕宋，是以我主上神佑，泥馬渡江，正位金陵，用賢任能，中興指日可待。我看將軍堂堂一表，抱負才能，不能爲國家梁棟，甘作綠林草寇，是爲不忠；既不揚名顯親，反至玷污清白，是爲不孝；荼毒生靈，殘害良民，是爲不仁；但知康郎山之英雄，不知天下之大，豈無更出其右，一旦失手，辱身敗名，是爲不智。將軍空有一身本事，忠孝仁智四樣俱無，乃是庸人耳。反說本帥不知天命耶。這一番話，說得余化龍羞慚滿面，無言可答，只得勉強道：岳飛，我也不與你鬪口。你若勝得我手中的槍，我就降你；倘若勝不得我，也須來歸降我主。岳爺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添一個小卒助戰，就算我輸。但是刀對刀，槍對槍，不許暗算，放冷箭，就不爲好漢。余化龍說聲妙啊！這纔是好漢！且與你戰三百合看。就舉虎頭槍來戰岳爺，岳爺把瀝泉槍一擺，二馬相交，雙槍並舉；這一個似醉舞梨花，那一個如風擺柳絮。果然好槍，來來往往，戰有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余化龍架住岳元帥的槍，叫聲少歇！岳飛，你果然好本事，今日不能勝你，明日再戰罷。兩邊各自鳴金收軍。岳元帥回至營中坐定，對衆弟兄道：余化龍槍法，果然甚好；若得此人再降，何愁金人不平。



乎？衆兄弟亦各稱贊。果然好槍法。當夜閒話不提。到了明日，余化龍仍舊領兵下山，這裏岳元帥也領兵出營。余化龍道：岳飛，本帥昨日與你未決雌雄，今日必來擒你。岳爺道：余化龍且休誇口，今日與你見個高下。二人舉槍又戰，果然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兩個又戰了一日，不分勝敗。岳元帥把槍架住，叫聲：余化龍，天已晚了。若要夜戰，好命軍士掌燈；若不喜夜戰，且自收軍，明日再戰。余化龍道：且讓你多活一夜，明日再戰罷。兩下鳴金收軍，各自回營。至第三日又戰，至午後，尙無高下。余化龍暗想：岳飛果然本事高強，怎能勝得他？必須用我神鏢，方可贏得。但在衆人面前打倒他，只說我暗算，損我威名，不如引他到山後無人之處，打他便了。余化龍算計已定，虛幌一槍，叫聲：岳飛，本帥戰你不住了！回馬望左山敗去。岳爺想：他槍法未亂，如何肯敗，其中必有緣故。便喝一聲：余化龍，隨你詭計，本帥豈懼了你？就拍馬趕上，追至山後邊。余化龍見岳飛追來，撥回馬又戰了七八個回合，又走。岳爺又追下去。余化龍暗暗取出金鏢，扭轉身軀，喝聲着，一鏢打來。岳爺笑道：原來這般低武藝。把頭望左邊一偏，這鏢却打向空。余化龍又發一鏢打來，岳爺往右邊一閃，這一枝鏢，又打不着。化龍着了慌，簌的一聲，又將第三枝鏢，望岳爺心窩裏打來。岳爺把手一掉，接在手中道：余化龍，你還有多少？索性一



齊來。余化龍道：岳飛，你雖接得我的鏢，你也奈何不得我。岳爺道：也罷，本帥雖沒有用過這般暗器，今日就借你的來試試看。就將手中鏢望余化龍頭上打來。余化龍一手接住，又望岳爺打來。岳爺又接住，又望余化龍打來。兩個打來打去，正好似織女穿梭一般。岳爺接鏢在手，叫聲：余化龍，你既自負英雄，能識天命，仗你平生本事，尙不能勝本帥一人；何況天下之大，豈無更勝如本帥的麼？何不下馬歸降，去邪歸正，以圖富貴乎？余化龍道：岳飛，你休得大言，叫我下馬。你若拏得我下馬，我就降你；若不能拏我，怎肯伏你？岳元帥大喝一聲：本帥好意勸你，你却聽不聽！快下馬者！一聲喝，一鏢打來。余化龍但防了上下身子，却不曾防得岳爺一鏢，將余化龍坐馬項下的掛鈴打斷。那馬一驚，跳將起來，把余化龍掀翻在地。岳爺跳下馬來，雙手扶起說道：余將軍，這馬未曾臨過大陣，請換了再來決戰。余化龍滿面羞慚，跪下道：元帥真是天神！小將情願歸降，望元帥取錄。岳爺道：將軍若果不棄，與你結爲兄弟，同扶宋室江山。余化龍道：小將怎敢？元帥道：本帥愛才如命，何必過謙？二人就撮土爲香，對天立誓。岳元帥年長爲兄，余化龍爲弟。岳爺道：賢弟，我只假做中了你的鏢，敗轉去。在衆人面前，回戰幾合，以釋你主之疑。余化龍道：遵命。二人復上馬，岳爺前邊敗下，余化龍隨後追來。到了戰場之上，



岳爺大叫：衆兄弟，我被奸賊打了一鏢，你們快來助戰！那時湯懷、張顯、王貴、牛臯等，衆將一齊上前。余化龍略戰幾合，寡不敵衆，敗回山去。見了兩個頭領，稟道：小臣詐敗，哄騙岳飛追趕，被我金鏢打傷，正要擒獲。誰知他那裏，將衆人多，一齊助戰，殺他不過。明日必須主上親自出馬，必然大勝也。羅輝對萬汝威道：休怪元帥一人，怎敢衆手？明日與御弟親自出馬擒他便了。不說二賊計議出戰之事。且說岳元帥收兵回營，衆弟兄只道岳爺真個着了鏢，俱來問安。岳爺假說被他暗算，幾乎失手，幸虧打中了手指，不曾受傷。正在談論，忽然探子來報：今金兀朮差元帥斬着摩利之，領兵十萬來打藕塘關。駙馬張從龍領兵五萬，攻打汜水關，十分危急，請令定奪。元帥賞了探子牛酒銀牌，吩咐再去打聽。探子謝賞自去。且說岳元帥心中好不納悶，對衆將道：湖寇未平，金兵又到，如之奈何？衆將俱各袖手無計，忽見楊虎上前稟道：末將曾與萬汝威有一拜之交，他往往約我同奪宋朝天下，不若待末將前去將利害之語說他歸降，未知元帥意下如何？岳爺大喜道：若得將軍肯爲國家出力，實乃朝廷之福也。但要小心前往，本帥專候好音。楊虎領令出營。到了明日，萬汝威與羅輝傳令衆嘍囉緊守川關，崑候三位大王親自下山與岳飛決戰。且說楊虎不走旱路，且到水口，用十二名水手，駕着一隻



小船竟往水寨而來。小嘍囉報知二位大王。隨令上山，相見已畢。萬汝威道：賢弟有一身本事，兼有太湖之險，怎麼反降順了岳飛？今來見我，有何話說？楊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在太湖，有大礮無敵；水鬼成羣；花普方等，勇將無數；西山糧草充足；被岳飛一陣殺得大敗。蒙他愛才重義，收錄軍前，奏聞天子，身受統制之職。故今特來相勸二位大哥，不如歸宋，必定封妻蔭子。不知二位大哥意下如何？萬汝威聽了，不覺勃然大怒，喝聲推去砍了！左右方欲動手，余化龍慌忙跪下道：大王刀下留人。大王道：這無志匹夫，自己無能，屈膝於人，反敢胡言來惑亂我的軍心，留他怎麼？余化龍道：大王前曾有恩於楊虎，今日斬了他，豈不把往日之情，化爲烏有？萬汝威道：既如此，趕下山去。若在軍前拏住，決不輕恕。楊虎抱頭鼠竄，下山來至水口。那來的小船，空空的闐無一人；只因大王將楊虎綁了要殺，這十二個水手，不敢下船，急急的從旱路逃回，報知岳元帥去了；所以只剩了一隻空船。楊虎只得央及幾個小嘍囉，相幫搖回本營上岸。叫小嘍囉暫在營門外等候，待我見過元帥，取銀錢相送。楊虎進營，來見元帥。元帥道：方纔水手逃回，說你被賊人斬首。今日安然回來，必然歸順了賊寇，思量來哄本帥。與我把這匹夫，綁去砍了。楊虎大叫道：小將恐元帥動疑，故將送來的小嘍囉，留在營外，求元帥叫



來問他，便知小將心跡了。元帥令喚小嘍囉進來，一齊跪下。元帥問道：你們還是鄱陽湖賊人，還是鄉間百姓被他擄來的？那些嘍囉要命，皆說道：我們是良家百姓，都被他們擄捉來的。元帥微微笑道：如今還有何辨？快快推出去斬了！這些就是鄉下子民，放他去罷。那幾個嘍囉，叩頭謝了，慌忙跑山上去報信了。且說這裏將楊虎綁出營來，那些帳下衆將，見事情重大，不敢出言；只有牛臯叫聲：刀下留人！過來跪下。稟道：楊虎私通賊寇，雖則該斬，但無實證，未定真假。求元帥開恩，饒他性命。元帥道：既是牛將軍討情，饒了死罪，網打一百。牛臯起初聽見說饒了，甚是歡喜；及至說要網打一百，想道：倒是我害了他了！若是殺頭，痛過就完了，這一百棍子，豈不活活打死，反要受這許多疼痛！欲待再上去求，又恐動怒，看看打到二十，熬不住了，只得又跪下。稟道：做武將的人，全靠着兩條腿；若打壞了，怎生坐馬？牛臯情愿代打了八十罷。元帥道：既如此，饒便饒了；倘他逃走了去，豈不是放虎歸山？那個敢保他？兩邊衆將並沒個人答應。還是牛臯上來道：小將願保。岳元帥道：你既肯保，寫保狀來。牛臯道：我是寫不來的。湯二哥，煩你代寫了罷。湯懷道：你既肯捨命保他，難道不替你寫？隨即寫了保狀，叫牛臯畫了押，送上元帥。元帥就叫牛臯帶了楊虎回營。衆將各各自散。楊虎謝了牛臯，叫家將取我的



行李，來到牛老爺營中安歇。牛臯道：我若怕你逃走，也不保你了。請自回營將息。楊虎道：承兄厚情，何日得報。遂辭了牛臯，回到自己營中，坐定，想道：元帥打我幾下，何妨？但是也該應問個明白纔是。怎麼糊糊塗塗的屈我！正在懊惱，忽見家將悄悄稟道：元帥有機密人求見。楊虎隨命喚他進來。家將出來引那人到跟前跪下，將密書呈上。楊虎拆開看了，就取過火來燒了，對來人說：我曉得了。來人叩頭辭去。楊虎就將藥湯洗淨棒瘡，取些酒來，吃得醉了，睡了半夜，到得五更起來，向家將說：我要往一個地方走走，須得兩日方回。汝等緊守營寨，不必聲張，只說我在後營養病，諸事不許通報。家將領命。這楊虎悄悄出了營門，上馬加鞭，獨自一人望康郎山來。到得山前，天已大明，高叫道：楊虎求見大王。守山嘍囉報知萬大王，大王命宣他進來。楊虎來到大寨，見了萬汝威，跪下哭道：不聽大王之言，幾乎喪了性命。怎耐岳飛叫我來說大王歸順，回去要斬。幸虧牛臯保救，打了數十，情實不甘，逃到此間。望大王念昔日之深情，代楊虎報了此仇，雖死無恨。萬大王就命軍士看驗棒瘡，果然打得凶狠。萬汝威忽然大喝一聲：楊虎，你敢效當年黃蓋獻苦肉計麼？楊虎大叫道：我此來差矣！就在腰間拔出劍來要自刎。萬汝威慌忙下坐，雙手扶住道：孤家與你相覷，何得認真？你若早聽孤言，也不致受苦。



了。就吩咐余化龍可代孤之勞，引御弟到營中去將養棒瘡，治酒款待。化龍得令，同楊虎回到本營，將藥敷好，然後坐席飲酒。余化龍暗想：楊虎朝秦暮楚，是個反覆小人。飲酒之間，嘲他一句道：將軍前日來勸吾主降宋，怎麼今日反降了我主？真個凡事不可預料也！楊虎道：將軍不知。楊虎此來，也只爲能順天時，結好漢，鏢打穿着義弟兄耳！余化龍聲了此言，大驚失色，忙叫左右從人迴避。這些服侍人役，一齊退後。化龍問道：將軍此言，必有所聞。楊虎回顧四下無人，便道：實不相瞞。目今金兵攻打汜水，藕塘兩關。元帥不得分兵，心中憂悶，故着小弟行此苦肉之計，前來幫助將軍成功。余化龍大喜道：將軍真是英雄大才，有眼不識，抱慚實甚！兩個說得投機，各人吃得大醉方歇。丟下一邊。且說那日早晨，牛臯坐在營中，小校來報：楊虎逃走了。牛臯聽了，心中好不懊惱。這個狗頭，果然害我！只得來見元帥道：楊虎夜間走了，不知去向，待來領罪。元帥道：我也不管，就命你去拏來贖罪。牛臯得令，帶領五千人馬，來到康郎山下，大聲叫喊：楊虎狗頭，快快出來見我！嘍囉報上山去，萬汝威就命楊虎下山迎敵。楊虎道：小將虧得牛臯保救，不好下手，求大王別遣良將。余化龍道：待小將去擒來。萬汝威道：就命汝去。孤家卽去邀請羅大王，同來山頂觀看。余化龍一聲得令，帶領嘍囉沖下山來，大喝一聲：



牛臯，你是我手下敗軍之將，又來做什麼？牛臯道：可恨楊虎這賊，我救了他的性命，反逃走了來害我。快快叫他出來，待我拏他去贖罪！余化龍道：楊虎今早來投降了，大王認爲弟兄，十分榮貴。你不若也降了我主，待我在主公面前保奏，也封你做大官，何如？牛臯道：放你娘的屁！我是何等之人，肯來降你。照爺爺的鎗罷！鎗的一鎗，望余化龍腦門上打來。余化龍舉槍架開鎗，搭上手，戰了五六個回合。牛臯招架不住，敗回陣來。余化龍也不追趕，鳴金收軍，上山來見兩個頭領。正在商議退兵之策，忽報岳飛差人來下戰書。羅萬兩個拆開觀看，上邊寫道：

大宋掃北大元帥岳書諭萬汝威羅輝知悉：汝等無能草寇，蟻聚蜂屯，縮首畏尾，豈能成事。若能戰，則親自下山，決一雌雄；若不能戰，速將楊虎獻出，率衆歸降。我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德，決能饒汝殘生。若待踏平山寨，玉石俱焚，早宜自裁，勿遺後悔！

羅輝萬汝威看了大怒，卽在原書後面批定來日決戰。將來人趕下山去。兩邊各自歇息了一夜。次日岳元帥率領衆將，帶領大兵，直至康郎山下，三聲礮響，列成陣勢。羅萬二頭領，亦領衆嘍囉下山，擺得齊齊整整。又是一聲礮響，岳元帥立馬陣前。羅輝萬汝威亦出馬來，余化龍楊虎跟在後面。牛臯見了楊虎，用手指着罵道：你這無義匹夫，今



日我必殺你。這萬汝威拍馬上前一步，叫聲：岳飛，你空有一身本事，全然不識天時，宋朝氣數已終，何苦徒自費力，保着昏君？若不降順孤家，今日誓必拏你。岳元帥道：你二人若是知幾，及早歸降，以保一門性命。如若執迷，性命只在頃刻也。羅輝大怒，叫聲：誰人與我拏下岳飛？余化龍道：我來拏他。手起一槍，將萬汝威刺於馬下。楊虎手起刀落，將羅輝砍爲兩段。元帥卽令搶山。這一聲吶喊，衆將士一齊上山，砍的砍了，走的走了，願降者齊齊跪下。余化龍招撫餘黨，殺了二賊家小，收拾錢糧下山，一同元帥回營。此時衆將方知楊虎獻的苦肉計。牛臯道：這樣事，也不通知我一聲，只拏我做獸子。下回打死，我也不管他閒事了。當日大排筵席，合營衆將慶賀不提。明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元帥就令牛臯帶領本部五千人馬，爲第一隊先行，星夜前去救汜水關。余化龍、楊虎二人，領兵五千爲二隊救應。三人領令去了。元帥將降兵入冊，錢糧入庫。命地方官收拾寨柵船隻。一面寫本進京報捷，保奏余化龍爲統制。然後起兵往汜水關進發。再說牛臯兵至汜水關，軍士報道：汜水關已被金兵搶去了。牛臯道：既如此，孩兒們奪了關來吃飯。三軍吶聲喊，到關下討戰。番將出關迎敵。兩下列齊軍士。牛臯道：番奴通下名來，好上我的功勞簿。番將道：南蠻聽者，俺乃金邦老狼主的駙馬張從龍便是。



南蠻專來尋死，也通個名來。牛臯道：你坐穩着，爺爺乃是總督兵馬掃金大元帥。岳爺部下正印先鋒牛臯老爺便是。且先來試試老爺的鏢看。耍的一鏢，就打將過來。張從龍使的是兩柄八楞紫金鎚，搭上手，戰不到十二三個回合，那張從龍的鎚重，牛臯招架不住，撥轉馬頭，敗將下來，大叫：孩兒們照舊！衆軍士果然吶喊一聲，亂箭齊發。張從龍見亂箭射將來，只得收兵轉去。牛臯敗陣下來，在路旁紮住營寨。到了次日，余化龍、楊虎二將到了，問軍士道：爲何牛臯下營在路旁？軍士回稟說：一到就搶關，打了敗仗。楊虎對余化龍道：我們且安下營寨，同你前去看看他。不一時，安下營寨。余化龍同了楊虎走到牛臯營前，守營軍士忙要去通報。楊虎道：與你家老爺是相好弟兄，報甚麼！竟自進營，那軍士怕的是牛臯性子不好，如飛進去報道。余楊二位將軍到了。牛臯大怒道：由他到罷了，報什麼？軍士嚇得不敢則聲，走將開去。牛臯又罵道：楊虎這狗男女，自己要功勞，鬼頭鬼腦的哄我。我以前每次出兵，俱打勝仗，自被他的賊元帥花普方在水中淹了這一遭，出門就打敗仗。那余楊二人剛剛走進來，聽見他正在那裏罵，就立定了腳，不好走進去，悄悄出營。楊虎道：他自己打了敗仗，反抱怨我們。余化龍道：我們去搶了汜水關，將功勞送與他，講和了，省得只管着惱，何如？楊虎道：說得有理。回



到營中，吩咐衆軍士吃得飽了，竟去搶關。正是：

康郎已決安邦策，

汜水先收第一功。

不知二人搶關勝敗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牛臯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詞曰：這香醪調和麩藥多加料，須知不飲旁人笑。盃翻疊倒，酣醉破番僚，飛虎夢，卜英豪，一霎時，百年隨唱，一旦成交好。（右調殿前歡）

却說余化龍、楊虎二人帶領三軍，齊至汜水關前，放礮吶喊。早有番飛報上關。張從龍率領番兵，開關迎敵。兩陣對列。余化龍出馬，並不打話，沖開戰馬，挺槍便刺。張從龍舉鎚就打，槍來鎚去，戰到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余化龍想道：「怪不得牛臯敗陣，這狗男子果然利害！虛幌一槍，詐敗下來。」張從龍拍馬追來。余化龍暗取金鏢在手，扭回身子，豁的一鏢，正中張從龍前心，翻身落馬。楊虎趕上一刀，梟了首級。三軍一齊搶進關來，衆番兵四散逃走。兩將就進汜水關安營。明日二人一同來見牛臯。牛臯道：「你二人得了功勞，告訴我做什麼？」余化龍道：「有個緣故。昨日聽見將軍抱恨楊虎，今我二人搶了汜水關，送與將軍。一則與將軍重起大運，二則小將初來，無以爲敬，聊作進獻之禮。將



軍以後，不要罵楊將軍了。牛臯道：元帥來時怎麼說？余化龍道：讓牛兄去報功，小弟們不報就是。牛臯道：如此說，倒生受你們了。二人辭別回營。牛臯就領兵出大路口安營，伺候元帥。這日報元帥大兵已到，三人一齊上來迎接。元帥便問：搶汜水關，是何人的功勞？三人皆不答應。元帥又問：爲何不報功？牛臯道：我是不會說謊的。關是他二人搶的，說是把功勞讓我，我也不要，原算他們的罷。元帥道：既如此，你仍領本部兵馬去救藕塘關。本帥隨後卽至。牛臯領命而去。岳爺就與余化龍二人上了功勞簿，安撫百姓已畢，隨即起身往藕塘關進發。且說牛臯一路上，待那些軍士，猶如赤子一般。效當年楚霸王的行兵，自己在前，三軍在後。那些軍士，常常帶了飯團走路，恐怕牛臯要搶了地方，方許吃飯。一路如飛趕來。這一日看看來到藕塘關，守關總兵聞報，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忙出關跪下道：藕塘關總兵官金節，迎接大老爺。牛臯道：免叩頭。我乃先行統制牛臯，元帥尙在後頭。金節忙立起來，只急得氣滿胸膛，暗想道：一個統制，見了本鎮要叩頭的，怎麼反叫本鎮免叩頭？吩咐把報事的綁去砍了！牛臯聽了大怒道：不要殺他。你既然本事高強，用俺們不着，我就去了。吩咐轉兵回去。金節想道：這個匹夫，是岳元帥的愛將，得罪了他，有許多不便。只得忍着氣上前叫聲：牛將軍，請息怒。本



鎮因他報事不明，軍法有律。既是將軍面上，就不殺他便了。吩咐放綁。牛臯道：這便是了。你若難爲了他，我就沒體面了。金節道：是本鎮得罪了，請將軍進關駐紮。二人進關，到了衙門大堂。只見處處挂紅，張燈結綵，皆因元帥到來，故此十分齊整。牛臯來到滴水簷前，方纔下馬。上了大堂，在正中間坐下。總兵只得在旁邊坐下，送茶來吃了。一面擺酒席出來，請牛臯坐下。牛臯道：幸喜這酒席請我，還見你的情。若請元帥，就有罪了。金節忙問道：這却爲何？牛臯道：俺元帥每飯食，總向北方流涕。因二聖却在那裏坐井觀天，吃的是牛肉，飲的是駱漿。如此苦楚，爲臣子的就吃一餐素飯，已爲過分。俺們常勸元帥爲國爲民，勞心費力，就用些葷菜，也不爲罪過。被俺們勸不過，如今方吃些魚肉之類。若見這些豐盛酒席，豈不要惱你？金節聽了，連聲謝道：多承指教。牛臯道：索性替你說了罷。俺元帥最喜的是豆腐。因河北大名府內黃縣小考時，吃了豆腐起身。他道：君子不忘其本，故此最愛豆腐。金節道：原來如此，越發承情指教了。牛臯道：貴總兵，你這酒席，果然是誠心請我的麼？金節道：本鎮果然誠心請將軍的。牛臯道：若是誠心請我，竟取大碗來。金節忙叫從人取過大碗。牛臯連吃了二三十碗。金節暗想道：這樣一個好元帥，用這樣蠢匹夫爲先行，看看吃到午時，牛臯問道：貴總兵，俺那些兵卒們，



須要賞他些酒飯吃。金節道：多與他們銀子自買來吃了。牛臯道：如此費心了！金節看牛臯，早已有八九分醉意。只見外邊的軍士來報道：金兵犯關了！金節悄悄吩咐軍人傳令，各門加兵護守。報子去了，牛臯問道：金節，你鬼頭鬼腦，不像待客的意思。有甚話，但說何妨。金節道：本鎮見將軍醉了，故不敢說。番兵將近關了！牛臯道：妙啊！既有番兵，何不早說？快取酒來吃了，好去殺番兵。金節道：將軍有酒了。牛臯道：常聽得人說吃了十分酒，方有十分氣力。快去拏來！金節無奈，只得取一罈陳酒，來放在他面前。牛臯雙手捧起來，吃了半罈。叫家將拏了這剩的那半罈酒，少停拏與你爺吃。立起身來，踉踉蹌蹌，走下大堂。衆人只得扶他上馬。三軍隨後跟出城來。金節上城觀看，那牛臯坐在馬上，猶如死的一般。只見金邦元帥斬着摩利之身長一丈，用一條渾鐵棍，足有百十多斤，是員步將出陣來，看見牛臯吃得爛醉，在馬上東倒西斜，頭也擡不動。斬着摩利之道：這個南蠻，死活多不知的。就把那條鐵棍，一頭豎在地下，一頭拄在胸膛，好似站堂的皂隸一般。口裏邊說：南蠻，看你怎麼了。牛臯也不答應，停了一會，叫快拏酒來。家將忙將剩的半罈酒，送在牛臯面前。牛臯雙手捧着亂吃。那曉得吃醉的人，被風一吹，酒却湧將上來，把口張開，竟像靴統一樣。這一吐，直噴在番將面上，那番將用手在面



上一抹。這牛臯吐了一陣酒，却有些醒了。睜開兩眼，看見一個番將，立在面前抹臉，就舉鎗來擋了一下。把番將的天靈蓋打碎，跌倒在地，腦漿迸出。牛臯下馬，取了首級，復上馬招呼衆軍，沖入番營，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追趕二十里，方纔回兵，搶了多少馬匹糧草。金節出關迎接，說道：將軍真神人也！牛臯道：若再吃了一罈，把那些番兵多殺盡了。說話之間，進了關來。金節送牛臯到驛中安歇。衆軍就在後首教場內安營。金節回轉衙中，戚氏夫人接進後堂晚膳。金爺說起牛臯十分無禮，不想他到是一員福將，吃得大醉，反打敗十萬番兵，得了大功。夫人道：也是聖上洪福，出這樣的人來。閒話之間，金爺吃完了晚膳，對夫人道：下官因金兵犯界，連夜裏還要升堂去辦事，只好在書房去歇了。夫人道：相公請自便。金節自往外去。夫人進房安歇。到了三更時分，忽聽得房門叩響。夫人忙叫丫鬟，開了房門，却原來是夫人的妹子戚賽玉，慌慌張張，走進房來，叫聲姐姐，幾乎驚死！妹子特來與姐姐作伴。夫人道：你父母早亡，雖是你姐夫撫養成成人，但如今年紀長大，也要避些嫌疑。幸喜你姐夫在書房去歇了，倘若在此，也來叩門。賽玉道：不是妹子不知世事。方纔妹子睡夢裏，見一隻黑虎來抱我，所以嚇得睡不穩，只得來同姐姐作伴。夫人道：這也奇了，我方纔也夢見一隻黑虎，走進後堂，正在



驚慌，却被你來叩門驚醒。不知主何吉凶？遂留賽玉一同宿了。到天明起來，梳洗已畢，金爺進後堂來用早膳。夫人道：妾身昨夜夢見黑虎，走入後堂，舍妹亦夢被黑虎抱住，不知主何吉凶？金爺道：有此奇事！下官昨晚亦夢有黑虎進內，莫非令妹終身應在此人身上麼？夫人道：那個什麼此人？金爺道：就是岳爺的先行官牛臯。他生得面黑短鬚，身穿皂袍，分明是個黑虎。我看他人雖鹵莽，後來必定衣紫腰金，倒不如將令妹配與他，也完了你我一樁心事。不知夫人意下若何？夫人道：妾乃女流，曉得什麼，但憑相公作主。金爺道：待下官去問他家丁，若未曾娶過，今日乃是黃道吉日，就與令妹完姻便了。夫人大喜，就進房去與妹子說知。金爺出來叫他家丁來問，曉得牛臯未娶夫人。金爺大喜，就命家人整備花燭，着人將紗帽圓領，送到驛中去。你不要說甚麼，只說請他吃酒，等他來時，就拜天地便了。家人領命，遂來至驛中。見了牛臯，送上衣服。牛臯道：爲何又要文官打扮吃酒？少停，我便來了。那家將回府說：牛臯就來。金爺甚喜，大堂上張燈結彩，供着喜神，準備花燭。不一時，牛臯來到轅門下馬。金爺出來迎接，走至大堂，牛臯見這光景，心中想道：他家有人做親，所以請我吃喜酒。牛臯便問金爺道：府上何人完姻？俺賀禮也不會備來，只好後補了。金爺道：今天黃道吉日，下官有一妻妹，送與將



軍成親，特請將軍到來，同結花燭。叫請新人出來！那牛臯聽見這話，一張臉嘴，脹得像豬肝一般。急得沒法，往外就跑，出了大門，上馬奔回驛中去了。這邊戚夫人見牛臯跑了，便道：相公，他今跑去了，豈不誤了我妹子終身大事！金節道：夫人不必心憂。且候元帥到來，我去稟明，必成這頭親事。正說之間，忽報岳元帥大兵已來。金總兵也不換衣甲，就穿着這冠帶，上了馬出關，直至軍前跪下，口稱：藕塘關總兵金節迎接大老爺。岳爺道：請起。暗想：那牛臯怎麼不見來接？難道又打了敗仗？便問了總兵：爲何這等服色？金節稟道：只因牛先鋒兵至關中，甚是無禮，公堂飲酒，居中而坐，吃得大醉，適值番將領兵十萬來犯關。那個番將，身長一丈四尺，十分利害。牛臯先鋒決要出去交戰。來到陣前，牛先鋒吐酒於番將臉上，番將忙揩臉時，牛先鋒一鎗打死，大獲全勝。卑職賤荆厥氏，有一胞妹，年方十七，尙未適人。因夜間夢兆有應，欲配先鋒。又逢今日黃道吉期，特請先鋒到衙完姻。不知何故，竟自跑回。求元帥玉成，得諧秦晉，實爲恩便。元帥道：貴總兵請回，少停待我送來完姻便了。金節謝了，回衙與夫人說知，各各歡喜。再說岳元帥紮下營盤，便叫湯懷去喚牛臯來。湯懷得令，出營上馬，進得關內，來至驛中門首，便問軍士道：你家牛老爺那裏去了？軍士稟道：俺家老爺在後帳房。湯懷道：不必通報。



我自進去。只見牛臯朝着牆頭坐着。湯懷道：賢弟好打扮！牛臯道：湯哥幾時來的？湯懷道：元帥有令，傳你前去。牛臯道：待我換了衣甲去。湯懷道：就是這樣去罷。扯了就走。一同上馬，來至大營，湯懷先來繳令。然後牛臯跪下叩頭。岳爺道：夫婦人之大倫，你怎麼跑走了？豈不害了那小姐的終身？今日爲兄的，送你去成親。元帥也換了袍服，同牛臯一齊來到總兵衙門。金爺出來，接到大堂之上，先拜了元帥，就請新人與牛臯拜了花燭，送歸洞房。元帥對金總兵道：今日匆匆，另日補禮罷。金總兵連稱不敢。元帥出了衙門，回營坐下，對衆將道：衆位賢弟，從今日起，把臨陣招親這一款革去。若賢弟們遇着有婚姻之事，不必稟明，便就成親。況這番往北路去迎二聖，臨陣交鋒，豈能保得萬全。若得生一後嗣，也好接代香煙。衆將謝了元帥，按下不表。話分兩頭，再說那山東魯王劉豫，守在山東。殘虐不仁，詐害良民，也非一端。那次子劉猊，倚仗父親的勢頭，在外強佔民田，姦淫婦女，無所不爲。忽一日帶了二三百家將，往鄉村打圍作樂，一路來到一個地方，名爲孟家莊。一衆人放鷹逐犬，不道一個莊家正在鋤田，忽見一鷹，爪着一隻大鳥，飛來落在面前。這莊家是個村魯之人，曉得什麼來歷，趕上前一鋤頭打死，說道：好造化！我家老婆，昨日嫌我不買些葷腥與他下口，今日這兩個鳥兒，拏回去煮熟了。



倒有一頓好吃。正在快活算計，誰知一衆家將趕來尋鷹，看那莊丁拏着在手裏，便相喝道：「該死的狗才！怎麼把我的鷹打死了！」莊丁道：「這是他飛到我跟前，所以打死，豈拏回家去做下酒，干你甚事？」家將道：「好個不知死活的人！你家在那裏！」莊丁道：「我就是孟家莊孟太公家莊丁，你問我怎的？」內中一個道：「哥子，你休要和他講，只拏他去見家主爺便了。」莊丁道：「打死了一個鳥兒，就要拏我，難道沒有王法的麼？」衆家將聽了大怒，就將莊丁亂打。內中一個，趕上一腳，正踢着莊丁的陰囊，一交跌倒，在地滾了幾滾，就嗚呼哀哉了！衆家將見打死了莊丁，忙來報知劉猊道：「我家的鷹，被孟家莊莊丁打死。小的們要他賠償，連公子也罵起來；所以小的們發惱，和他廝打，不道他跌死了。」劉猊道：「既然死了，要他家主賠還我的鷹來。」卽帶了家丁，往孟家莊來。到了莊上，家丁大喊道：「門上的狗頭，快些進去說：劉王爺二爵主的鷹，被你莊丁打死，快早賠還，萬事全休。如若遲了，報與四太子，將你一門碎尸萬段。」莊丁聽了，慌忙進來報與太公，太公聞言想道：「劉豫這奸臣，投了外邦，他兒子連父親的相知，多不認了。待我自去見他，看他怎麼樣要我賠鷹。」孟太公出了莊門，這劉猊在馬上道：「老頭兒，你家莊丁，把我的鷹打死了，快些賠來。」太公道：「你怎麼曉得是我莊丁打死的？」劉猊道：「我家家將見他打死的。」太公



道：若果是我家莊丁打死的，應該賠你。待我叫他來問。劉猊道：你那莊丁出言無狀，已被我早打死了。孟太公不聽，猶可；聽了莊丁被劉猊打死，直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大怒道：反了反了！你們把他打死了，不要償命，反要我賠贖，真正是天翻地覆了！劉猊便怒道：老殺才！皇帝老兒也奈我不得；你敢出言無狀，就把馬一拍，沖上前來，捉拏太公，太公看見他的馬沖上來，往後一退，立脚不住，一交跌倒。只一交不打緊，好似：

一團猛火燒心腹，

萬把鋼刀割肚腸。

不知孟太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說岳全傳卷三終







# 說岳全傳卷四

## 第二十三回

劉魯王縱子行兇

孟邦傑逃災遇友

詩曰：縱子行兇起禍胎，老軀身喪莫逃災；困龍今日初離水，驚看他年牙爪排。

話說劉猊催馬上前來捉太公，太公往後一退，立脚不住，一交跌倒，把個腦後跌成一個大窟窿。那太公本是個老年之人，暈倒在地，流血不止。衆莊丁連忙扶起，擡進書房中牀上睡下。太公醒來，便對莊丁道：快去喚我兒來！那太公中年沒了妻室，只留下這一個兒子，名爲孟邦傑，小時也請過先生，教他讀過幾年書。奈他自幼專愛使槍弄棒，因此太公訪求幾個名公教師，教了他十八般武藝，使得兩柄好雙斧。那日正在後邊菜園地上習練武藝，忽見莊丁慌慌張張來報道：大爺不好了！我家太公與劉王的兒子爭論，被他馬沖倒，跌碎了頭顱，命在須臾了！孟邦傑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丟了手中棒，三脚兩步，趕進書房，只見太公倒在牀上發昏，邦傑便問莊丁細底。莊丁把劉猊打死莊丁，來要太公賠鷹之事，述了一遍。太公微微睜開眼來，叫聲我兒！可恨劉猊這小畜生無理，我死之後，你須要與我報仇！這個話還未畢，大叫一聲：疼殺我也！霎時間，流



血不止，竟氣絕了！孟邦傑叫了一回，叫不醒，就大哭起來。正在悲傷之際，又有莊丁來報說：劉猊在莊門外嚷罵說：不快賠他的鷹，就要打進莊來了。孟邦傑聽了，就揩乾了眼淚，分付莊丁：你去對他說：太公在裏面兌銀子賠鷹，略等一等，就出來了。莊丁說聲：曉得，就走出莊門。那劉猊正在那裏亂嚷道：這討死的老狗頭！進去了這好一回，還不出來賠還我的鷹，難道我就罷了不成？叫衆家將打將進去。那莊丁忙上前稟道：太公正在兌銀子賠鷹，即刻就出來。劉猊道：既如此，叫他快些！誰耐煩等他！莊丁又進去對孟邦傑說了。邦傑提著兩柄板斧，搶出莊門，罵一聲：狗男女！你們父子賣國求榮，詐害良民，正要殺你，今日殺父之仇，還想走到那裏去麼？綽起雙斧，將三四十個家將，排頭砍去，逃得快，已殺了二十多個。劉猊看來不好了，回馬飛跑。孟邦傑步行，那裏趕得上，只得回莊，將太公的尸首，下了棺材，擡到後邊空地埋葬好了，就分付衆家人道：劉猊這厮，怎肯干休，必然領兵來報仇。你們速速收拾細軟東西，有妻子的帶妻子，有父母的領父母，快些逃命去罷！衆家人果然個個慌慌張張，一時間，俱各打疊，一閃而散。孟邦傑取了些散碎金銀，撒在腰間，紮縛停當，提了雙斧，正要牽馬，却聽得莊前人喊馬嘶，搖天沸地。邦傑只得向莊後從牆上跳出，大步往前途逃走。說話的你道那孟邦傑



殺了劉猊許多衆家將，難道就罷了不成？當時劉猊逃回府中，聽得父親在城上玩景乘涼，隨即來到城頭上，見了劉豫，叩頭哭訴道：「爹爹快救孩兒性命！」劉豫吃驚道：「爲着何事，這般模樣？」劉猊就將孟家莊之事，加些假話，說了一遍。劉豫聽了，大發雷霆，罷了罷了！我王府中的一隻狗走出去，人也不敢輕易惹他；何況我的世子，擅敢殺我家將，不是謀反待怎的？就着你領兵五百，速去把孟家莊圍住，將他一門老小，盡皆抄沒了來回話。劉猊答應未完，旁邊走過大公子劉麟，上前來道：「不可不可！爹爹投順金邦，也是出於無奈。雖然偷生在世，已經被天下人罵我父子是賣國求榮的奸賊。現今岳飛正在興兵征伐，倘若滅了金邦，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再若如此行爲，只恐天理難容。爹爹還請三思！」劉豫道：「好兒子，那有反罵爲父的是奸賊？」劉麟道：「孩兒怎敢罵父親！但只怕難逃天下之口！」古人云：爲臣不能忠於其君，爲子不能孝於其親，何以立於人世？不如早早自盡，免得旁人恥笑。說着，就望着城下湧身一跳，跌得頭開背折，死於城下。劉豫大怒道：「世上那有此等不孝之子，不許收拾他屍首。」就命劉猊發兵去將孟家莊團團圍住，打進莊去，並無一人，就放起一把火來，把莊子燒得乾乾淨淨，然後回來繳令。當時城外百姓有好義的，私下將大公子的屍首掩埋了。且按下不提。再說那孟邦



傑走了一夜，次日清晨，來到一座茶亭內坐定，暫時歇息歇息。打算要到藕塘關去投岳元帥，不知有多少路程；只因越牆急走，又不曾帶得馬匹，怎生是好。正在思想，忽聽得馬嘶之聲。回轉頭一看，只見亭柱下拴着一匹馬。邦傑道：好一匹馬，不知何人的。如今事急無君子，只得借他來騎騎。就走上前來，把韁繩解了，跳上馬，加上一鞭，那馬就唿喇喇如飛跑去；不道這匹馬，乃是這裏臥牛山中一個大王，在這裏義井菴中與和尚下了一夜棋，兩個小嘍囉，躲在韋馱殿前耍錢，把這馬拴在茶亭柱上，到了天明，大王要回山去。小嘍囉開了菴門，來牽馬，却不見了！小嘍囉只得叫苦。和尚着了忙，跪下道：叫僧人如何賠得起？大王道：這是嘍囉不小心，與老師父何涉？和尚謝了，起身送出菴門；大王只得步行回山。却說孟邦傑一馬跑到一個松林邊，叫聲：啊呀！不知是那一個不積福的，掘下這個大泥坑，幸虧我眼快，不然跌下馬來了！正說之間，只聽得一聲吶喊，林內伸出幾十把撓鈎，將孟邦傑搭下馬來。跳出幾十個小嘍囉，用繩索捆綁了，將馬牽過來。衆嘍囉哈哈大笑道：拿着一個同行中的朋友了。這匹馬是我們前山大王的，怎的被他偷了來。內中一個嘍囉道：好沒志氣，他是個賊，我們是大王，差遠多哩！又一個道：算起來也差不多，常言說的盜賊，盜賊原是相連的。一個道：休要取笑，解他



到寨中去！就將孟邦傑橫縛在馬上，押往山寨而來。守寨頭目進寨通報了，出來說道：大王有令，叫把偷牛子去做醒酒湯。嘍囉答應一聲，將孟邦傑拿到剝衣亭中，綁在柱上，那柱頭上有一個豹頭環，將他頭髮挂上。只見一個嘍囉手中提着一桶水，一個拿着一個盆，一個操着一個鉢頭，一個手中拿着一把尖刀，一個手中拿着一個指頭粗的籐條；那個嘍囉將鉢送在邦傑口邊道：漢子吃下些！孟邦傑道：黑漆漆的，是什麼東西，叫爺爺吃？嘍囉道：這裏頭的是清麻油，蔥花，花椒。你吃了下去，就把這桶水，照頭淋在身上。你身子一抖，我就分心一刀，剗出心來，放在盆裏，送去與大王做醒酒湯。邦傑道：我勸他將就些罷，如何要這般像意？把牙齒咬緊，不肯吃。這嘍囉道：不肯吃下去，敢是這狗頭要討打麼？提起籐條要打，孟邦傑大叫道：我孟邦傑死在這裏，有誰知道？這一聲喊，恰恰遇着那前山的大王上來，聽見喊着孟邦傑名字，忙叫：且慢動手！走到他面前仔細一看，果是我兄弟，叫左右快放下來。衆嘍囉慌忙放下，取衣服與他穿好。這裏嘍囉忙報與大王。邦傑道：若不是兄到來，小弟已爲泉下之鬼！那四個大王聞報，一齊來到剝衣亭上道：大哥，這是偷馬之賊，爲何認得他？大王道：且至寨中，與你們說知。衆大王同邦傑來到寨中，大家見了禮，一齊坐下。那救孟邦傑的，叫做錦袍將軍岳真。



那後山四位：一個姓呼名天保，二大王名天慶，第三個大王姓徐名慶，那個要吃人心的，是第四大王姓金名彪。岳真道爲兄的幾次請賢弟上山聚義，兄弟有回書來，說因有令尊在堂，不能前來。今日却要往何方去？被我們嘍兵拿住，既拿住了，就該說出姓名來，他們如何敢放肆？孟邦傑道：不是爲弟的不思念哥哥，實係心中苦切，故此忘懷了。那岳真道兄弟有何事，心中苦切？邦傑就將劉猊打圍跌死父親一席話，說了一遍。今欲要投岳元帥，領兵來報此仇。岳真道原來如此，於是大家重新見禮。呼天保道：大哥，孟兄要報父仇，有何難處？我等六人，聚集兩個山寨中人馬，約有萬餘，足可以報得孟兄之仇，何必遠去？孟邦傑道：小弟聞得岳元帥忠孝兩全，大重義氣，我此去投他，公私兩盡。衆大王道：這也說得有理。孟邦傑道：依小弟看起來，這綠林中買賣，終無了局。不如聚了兩山人馬，去投在岳元帥麾下。他若果是個忠臣，我們便在他帳下聽用，掙些功勞，光耀祖宗；若是不像個忠臣，我們一齊原歸山寨，重整軍威，未爲晚也。岳真道：我也久有此心，且去投他，相機而行便了。就分付嘍囉，收拾山寨人馬糧草金銀。當日大排筵席，各各暢飲。到了第二日，衆大王帶領一萬嘍兵，一齊下山，望藕塘關而來。一路慢慢表。且說藕塘關岳元帥那邊，這一日，正逢七月十五日，衆將各各俱在營中做羹



飯。酒牛臯悄悄對吉青道：那營中萬馬千軍，這些鬼魅，如何敢來受祭？我和你不如到山上幽僻之處，去做一羹飯，豈不是好？吉青道：這句話講得有理。就叫家將把菓盒擡到山上幽僻地方。牛臯道：我就在此祭。老哥你往那首去。各人祭完了，祖擡攏來吃酒。吉青道：有理。牛臯叫軍士躲過了。他想起母親，放聲大哭。吉青聽得牛臯哭得苦楚，不覺打動他傷心之處，也大哭一場。兩個祭完了，化了紙錢，叫家將把兩桌祭菜擡過來，擺在一堆吃酒。吃不得幾盃酒，牛臯說道：這悶酒吃不下，請教吉哥行個令。吉青道：牛兄弟，就是你來。牛臯道：若要我行令，你要遵我的。吉青道：這個自然。牛臯想了想道：就將這月亮爲題，吟詩一首。吟得來，便罷；吟不來，吃十大碗。吉青道：遵令了。吃了一盃酒，吟詩道：

團團一輪月，

或圓又或缺，

安上頭足尾，

一個大白鼈。

牛臯笑道：那裏有這樣大的白鼈，豈不是你誑我，罰酒罰酒。吉青道：如此，吃了五碗罷。牛臯道：不相干，要罰十碗。吉青道：就吃十碗。你來你來。牛臯道：你聽我吟也。斟了一盃酒，拿在手中，吟道：

酒滿金樽月滿輪，月移花影上金樽；詩人吟得口中渴，帶酒連樽和月吞。



吉青道：你也來誑我了；月光這樣高，不必說他；你且把這酒盃兒吃了下去。牛臯道：酒盃兒怎麼叫我吃得下去。吉青道：你既吃不下去，也要罰十大碗。牛臯笑了笑道：拿酒來我吃。一連吃了五六碗，立起身來就走。吉青道：你往那裏去，敢是要賴我的酒麼？牛臯道：那個賴你的酒，我去小解就來。牛臯走到山坂邊，解開褲子，向草裏撒將去，那曉得有個人，恰躲在這草中。這牛臯正撒在那人頭上，把頭一縮，却被牛臯看見了。忙將褲子緊好，一手把那入拾將起來，走到吉青面前叫道：吉哥，拏得一個奸細在此。吉青道：牛兄弟，你好時運，連出恭都得了功勞。忙叫家將收拾殘餘物件，把那人綁了，二人上馬，竟往大營前來候令。元帥叫傳宣令二人進見，牛臯跪下道：末將在土山上，拿得一個奸細在此，候元帥發落。元帥道：綁進來。左右一聲得令，就將那人推進帳中跪下。元帥一見他服色行徑，明知是金邦奸細，就假裝醉意，往下一看，叫道：快放了綁！說道：張保，我差你山東去，怎麼躲在山中，被牛老爺拿了書在那裏？那入不敢發聲。元帥道：想必你遺失了，所以不敢回來見我麼？那人要命，只得應道：小人該死！元帥道：沒用的狗才！我如今再寫一封書，恐怕你再遺失了，豈不誤我的事！吩咐把他腿肚割開，將蠟丸用油紙包了，放在他腿肚子裏邊，把裹脚裹好。吩咐：小心快去，若再誤事，必然斬首。



那人得了命，諾諾而去。那牛臯看見張保站在岳爺背後，就是元帥醉了，也不致如此錯認。呆呆的看放那人去了，方下來問道：元帥何故認那奸細做了張保，末將不明，求元帥指示。岳爺笑道：你那裏曉得。大凡兵行詭道，你把這奸細殺了，也無濟於事。我久欲領兵去取山東，又恐金兵來犯藕塘關，故此將機就計，放他去替我做我奸細，且看何如。衆將一齊稱贊：元帥真個神機妙算！我等如何得知。元帥就命探子前往山東探聽劉豫消息。不表。且說這個人，果然是兀朮帳下的一個參謀，叫做忽耳迷。兀朮差他到藕塘關來探聽岳爺的消息，不期遇着牛臯，吃了這一場苦，只得熬着疼痛，回至河間府。到了四狼主大營，平章先進帳稟明，兀朮卽命進見。看見忽耳迷面黃肌瘦，兀朮心下暗想：必竟是路上害了病，所以違了孤家的限期。便問參謀：孤家差你去探聽消息，怎麼樣了？參謀稟道：臣奉旨往藕塘關，因夜間躲在草中，被牛臯拿住，去見岳飛，不期岳飛大醉，錯認臣做張保，與臣一封書，教臣去到山東投遞。兀朮道：拿書來，將某家看。參謀道：書在臣腿肚子裏！兀朮道：怎麼書在你腿肚子裏？參謀道：岳飛將臣腿肚割開，把書嵌在裏邊，疼痛難行，故此來遲了。兀朮遂命平章取來。可憐這參謀腿肚子都爛了！平章取臘丸把水來洗乾淨了，送到兀朮跟前，將小刀割開，取出書來。兀朮細看



却是劉豫暗約岳飛領兵取山東的回書。兀朮大怒道：孤家怎生待你，你如此反覆，真是奸臣！就命元帥金眼鵠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前往山東，把劉豫全家斬首。元帥領令，當有軍師哈迷蚩奏道：狼主且住！這封書，未知真假；不如先差人往山東探聽虛實，然後施行。若草草將劉豫斬了，焉知不中了岳飛反間之計？兀朮道：不管他是計不是計，這個奸臣，留他怎麼？快快去，把他全家抄沒了來！金眼元帥竟領兵往山東而去。且按下慢表。且說岳元帥一日正坐帳中，有探子來報：啟上元帥，關外大路上，有一枝兵馬，屯紮營寨，特來報知。元帥道：可是番兵麼？探子道：不是番兵，看來好是綠林中人馬樣子。元帥命湯懷施全前去打探，倘若來歸降的，好生領他來相見。二人答應，出營上馬開關，來到得十餘里，果見一枝人馬，安下營頭。湯懷走馬向前大喝一聲道：你們是那裏來的人馬，到此何幹？早有士卒報入營中，只見走出六員戰將，齊齊走來，到馬前道：某等乃山東臥牛山中好漢岳真等，聞岳元帥禮賢重士，特來投順的。不知二位將軍尊姓大名？湯懷施全兩個人聽了，連忙跳下馬來道：小將湯懷，此位施全，奉元帥之命，特來探問將軍們的來意。既如此，就請上馬，同去見了元帥，定奪何如？六人齊聽道：相煩引見。於是八個人俱各上馬進關，到了營前，下了馬，湯懷道：待小將先進



去稟明了元帥，然後請見。六人道：二位請便。二人進營，見了元帥，稟道：有一枝人馬，爲首六人，乃是山東臥牛山中好漢，特來歸順。現在營前候令。岳爺大喜，就命請進。六位好漢，齊進營中跪下，口稱：岳真、孟邦傑、呼天保、呼天慶、徐慶、金彪，在山東臥牛山失身落草，今因劉豫不仁，特來歸順元帥。孟邦傑又道：小人本係良民，因一門盡被劉猊殺絕，只有小人逃出。在外遇着這班好漢，欲與小人報仇，小人勸他們去邪歸正，來投元帥。求元帥發兵往山東捉拏劉猊，明正典刑，公私兩盡。元帥道：劉豫父子投順金邦，那兀朮甚不喜他。本帥已定計了，令他自相殘害。我已差人往山東去探聽消息，待他回來，便知端的。若此計不成，本帥親領人馬，與將軍報仇。孟邦傑謝了元帥。元帥傳令，把降兵招爲本隊，少不得改換衣甲旗號。岳爺與這班好漢爲朋友，設筵款待，各立營帳居住。不數日，岳爺正在營中與衆將聚談，忽報探子回營。元帥令進來，細問端的。探子稟說：小人奉令往山東，探得劉豫長子劉鱗爲兄弟抄沒了孟家莊，力諫不從，墜城而死。大金國差元帥金眼踏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將劉豫一門盡皆抄沒。只有劉猊在外打圍，知風逃脫，不知去向。特來告令。元帥賞了探子銀牌羊酒，探子叩謝出營去了。元帥對孟邦傑道：劉豫既死，賢弟亦可以釋然。待後日拏住劉猊，將他的心肝，設祭



令尊便了。邦傑謝了元帥，各自散去。再表金眼躡魔善字魔里之取了劉豫家財，回至河間府告令兀朮將財帛金銀，計數充用。便下令道：岳飛久居藕塘關，阻我進路，有誰人敢領兵去搶關？當有大太子粘罕答應一聲。某家願去。兀朮道：王兄可帶十萬人馬，務必小心攻打！粘罕領令，就點齊十萬人馬，另有一班元帥平章保駕，離了河間府，浩浩蕩蕩，殺奔藕塘關而來。這裏探子飛風報進岳元帥營中道：啟上元帥大老爺，今有金國大太子粘罕，領兵十萬，來取藕塘關，離此不遠，特來報知。元帥命再去打探。隨即令軍政司點兵四隊，每隊五千。命周青領一隊，在正南上下營，保護藕塘關。趙雲領一隊，在西首保關。梁興領一隊，在東首安營。吉青頭一隊，在正北救應。四將領令，各去安營保守。元帥自同諸將守住中央大營，以備金兵搶關。且說粘罕大軍已至，離關十里，傳下令來：今日天色已晚，且安下營盤，明日開兵。這一聲令下，四營八哨，紛紛亂亂，各自安營。粘罕緊對藕塘關，紮住大營。暗暗思想：向日在青龍山，有十萬人馬，未曾隄防，不道到得二更時分，被岳南蠻單人獨馬，踹進營來，殺成屍山血海。今日倘這蠻子再沖進來，豈不又受其害？想了一回，就暗暗傳下號令，命衆小番在帳前掘下陷坑，兩邊俱埋伏下撓鈎手，以防岳南蠻再來偷劫營寨。小番得令，不一時間，俱已掘成深坑，上



面將浮土蓋好。粘罕又挑選面貌相像的，裝成自己一樣，坐在帳中；明晃晃點着兩枝臘燭，坐下看書。自己退入後營端正。不因是粘罕這一番小心防備，有分教：

挖下陷坑擒虎豹；

沿江撒網捉蛟龍。

畢竟不知岳爺果然來劫寨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獲

認兄弟張用獻關

詩曰：幾載飄零遂轉篷，年來多難與兄同；雁南燕北分飛久，驀地相逢似夢中。

上回已講到那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兵十萬，離藕塘關十里安下營盤，準備岳元帥交兵，自有一翻大戰，暫且按下慢表。話中說起一位好漢，乃是河間府節度張叔夜的大公子楊立。因與兄弟楊用避難在外，兄弟分散，盤纏用盡，流落在江湖上，只得求乞度日。聞得岳元帥兵駐藕塘關，特地趕來投奔。不道來遲了一會，遍地俱是番營阻住路頭，楊立便走到一座土山上，坐定想道：我且在這樹林中歇息歇息，等待更深時分，打進番營去，打一個爽快。明日去見岳元帥，以為進見之功，豈不是好算計已定，就在林中草地上，斜靠着身子，竟悠悠的睡去。不道那日河口總兵謝昆，奉命催糧到此，見有金兵下營，不敢前進，只得躲在山後，悄悄安營，差人大寬轉去報岳元帥，差兵遣



將，來接糧米。那楊公子在土山之上，睡了一覺，猛然醒來，把眼睛擦擦，提棍下山。正走到謝昆營前，舉棍就打。三軍吶喊一聲，謝昆驚慌，提刀上馬，大喝：「何等之人，敢搶岳元帥的糧草？」張立擡頭一看，說聲：「啊呀！原來不是番營，反打岳元帥的營盤，却是死也！」急忙退出，原上山去了。謝昆也不敢追趕，說道：「倒被這厮打壞了幾十人，幸喜糧米無事。」且說張公子上山來觀看了一回，自想：「不得功勞，反犯了大罪，如何去見得岳元帥？」如原討我的飯去罷！又恐有人上山來追趕，只得一步懶一步，下山望東信步而去。再說是夜，吉青走馬出營，吩咐三軍休動，我去去就來。家將忙問：「老爺黑夜往那裏去？」吉青道：「我前回在青龍山中，中了這番奴調虎離山之計，放走了粘罕，受了大哥許多埋怨；今日他又下營在此，吾不去拏他來見元帥，等待何時？」說罷了，就拍坐下，能征慣戰的寶駒，一直跑至粘罕營門首，提起狼牙棒，一聲喊，打進番營。三軍大喊道：「南蠻來踹營了！攔擋不住，兩下逃奔。」吉青直打至中間，望見牛皮帳中，坐着一人，面如黃土，雙龍鬪珠皮冠，雉尾高飄，身穿一件大紅猩猩戰袍，滿口鮮紅，身材長大。吉青大喜道：「這不是粘罕麼？」把馬一拍，竟冲上帳來。只聽得哄嚨一聲響，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兩邊軍士吶喊一聲，撓鈎齊下，把吉青搭起來，用繩索緊緊綁着，推進後營，來見大狼主。那粘罕



見不是岳飛，倒是吉南蠻，吩咐推出去砍了。旁邊閃過一位元帥鐵先文郎，上前稟道：刀下留人！粘罕道：是吉南蠻，留他則甚？那日某家幾乎死在他手內，今日擒來，那有不殺之理？鐵先文郎道：狼主臨行之時，四狼主曾對狼主說過：若拏住別個南蠻，悉聽發落；若拏住了吉南蠻，必須解往河間府，要報昔日愛花山之仇。粘罕道：不是元帥講，我也忘了。遂傳令叫小元帥金眼郎郎，銀眼郎郎，你二人領兵一千，將吉青上了囚車，連軍器馬匹，一齊解往四狼主那邊去。二人領命，立刻發解起身。再說到吉青家將，見吉青一夜不回，忙去報知岳元帥。元帥急傳令合營衆將，分頭亂踹番營，去救吉青。一聲令下，這班宋將湯懷、張顯、牛臯、王貴、施全、張國祥、董方、楊虎、阮良、耿明初、耿明達、余化龍、岳真、孟邦傑、呼天保、呼天慶、徐慶、金彪，并有三營內梁興、趙雲、周青等一班大將，岳元帥跟的是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一齊冲入番營，只見番兵分爲左右，讓開大路。岳爺暗想：番兵讓路，必有詭計。傳令衆將，分作四路，左右抄到他後營而入。一聲礮響，四面八方，一齊殺入。橫冲直撞，番兵站身不住，往前一擁，俱各跌下陷坑，把陷坑填得滿滿的，聽憑宋兵東西冲突，粘罕帶領衆元帥平章，分兵左右迎敵，那裏當得起這班沒毛大蟲，聲若翻江，勢如倒海，遇着他的刀，分作兩段；擋着他的槍，戳個窟窿。鎗到處，打成



肉醬，鏑來時，變做血泥。但見：

兩家混戰，士卒如雲。衝開隊伍，勢如龍；砍倒旗旛，雄似虎。個個威風凜凜，人人殺氣騰騰。兵對兵，將對將，各分頭目，使深機。槍迎槍，箭迎箭，兩下交鋒，乘不意，直殺得翻江攪海，昏慘慘，冥迷天日。真個似拔地搖山，淅索索，亂撒風砂。正是：迷空殺氣乾坤暗，遍地征雲宇宙昏！有詩曰：

餐刀飲劍血潛然，滾滾人頭心膽寒；陣霧征雲暗慘淡，拋妻棄子恨漫漫。

這一陣，殺得番兵尸橫野遍，血流成河，粘罕顧不得元帥，元帥顧不得平章，各自尋路逃走。岳爺分兵追趕，一面收拾輜重，不提。又表那張立錯打了謝昆糧寨，當夜下土山，行了半夜，到得官塘上，但見一枝人馬，喧喧嚷嚷，解着一輪囚車，望北而行。暗想：這囚車向北去的，必是個宋將，我昨夜誤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何不救了這員宋將，同他去見岳飛，也好將功折罪？就放了筐籃，提起鐵棍，趕向前來，大喝一聲：喂！你解的是什麼人？小番喝道：是宋將吉青。你是個化子，大膽來問他則甚？張立道：果然不錯。舉起棍來便打，橫三豎四，早打翻了六七十個。番兵一齊吶喊起來。金眼郎郎在馬上問道：前面爲甚吶喊？早有小番來稟道：有個化子來搶囚車，被他打壞了多少人了。金眼郎郎



銀眼郎郎大怒道：有這等事！兩個就走馬提刀趕上前來，張立也就提棍便打。番將舉刀迎戰，戰不幾合，被張立把鐵棍鈎開了金眼郎郎手中大刀，向馬腰上重的一棍，將馬腰打斷，金眼郎郎跌下馬來，照頭一棍，打得稀爛。銀眼郎郎見打死了金眼郎郎，心內着慌，撥馬逃走。張立趕上，把棍橫掃將去，連人帶馬打成四段了。吉青在囚車內見了，就將兩膀一掙，兩足一蹬，囚車已散，向小番手內奪了狼牙棍，跳上了馬，舞棍亂打。看見張立身上襤褸，猶如化子一般，也不去問他，只顧追打番兵，往北趕去。張立站住道：豈有此理！我救了你的性命，連姓名也不來問一聲。這樣人，是我救錯了，睬他則甚。不如原討我的飯去罷。遂向地下拿了筐籃，向前行去。却說這裏有座山，叫做猿鶴山。山中有個大寨，寨中聚着四位好漢：爲頭的諸葛英，第二個公孫郎，第三個劉國糾，第四個陳君佑，聚有四千餘人，佔住此山落草。忽有嘸囉報上山來道：有一隊番兵，在山前下來了。諸葛英道：山寨中正無糧草，這些番兵，久在中原，腰邊必有銀兩；我下山殺一陣，奪他些輜重糧草，也是好的。衆人道：好！四位好漢，帶領嘸囉一齊下山來，將這些番兵攔住，槍挑刀砍；那些番兵，那裏够殺。看看吉青趕來，那諸葛英等看見吉青臉篷頭，只道是個番將，遂一聲來拿。吉青舉狼牙棍招架，那裏戰得過這四人。恰好張立



一路走來，剛剛到這山中。看見吉青又與四個人交戰，招架不住。看他走又走不脫，戰又戰不過，頃刻就有性命之憂；心裏想道：這個人論理不該救他。但見他四個人殺一個，我也有些不服。待我上去，再救他一救，看他如何？遂又放下了筐籃，提棍上前，大喝一聲道：你們四個戰一個，我來打抱不平也。吉青正在危急之際，見了便叫道：漢子快來幫我！張立上前，與吉青兩個抵住四人廝殺。四人無意中，添個生力助戰，正在難解難分，不期粘罕被岳元帥殺敗，正望這條路上敗將下來。小番兵報道：前面有南蠻阻路。粘罕着慌，前邊有兵阻路，後面岳飛追兵又到，如何處置！只得揀小路爬山越嶺，四散逃命。岳元帥帶領衆將追至猿鶴山下，番兵俱不見了。只見吉青同一破衣服的大漢，與四將交戰。牛臯道：前面吉哥在那裏打戰，我們快去助陣！王貴聽了，與牛臯兩騎馬飛風跑上前去。一柄刀，兩條鏢，不問來歷，叮叮噹噹，四個戰住兩雙，十六隻臂把撩亂，二十八個馬蹄掀翻。岳爺在後趕上，看那四個好漢：一個手掄鑢鐵偏拐，一個雙刀，一個八角水磨青銅鏢，一個兩條竹節鞭，一個個本事高強；又見那破衣大漢，十分驍勇；況且吉青未曾遭害，心下好生歡喜；催馬上前，高聲喝問：爾乃何等之人，擅敢攔阻本帥人馬，放走番兵？四人聽見了，忙叫各人且慢動手！八個俱各跳出圈子外來，諸葛



英問道：你們却是何處兵馬？來與俺們交戰麼？牛臯道：你眼睛又不瞎，不見岳元帥的旗號麼？四個人聽見，慌忙跳下馬來道：你這個青臉將軍，口也不開，又遇着這位好漢，身上襍襍襍，叫我那裏曉得！吉青不覺大笑起來。那四位就走到岳爺馬前，跪下道：小將諸葛英、兄弟公孫郎、劉國紳、陳君佑，共是四人，在此猿鶴山落草。因見番兵敗下來，在此截殺，不想遇着這位將軍，誤認他是番將，故此冒犯了元帥。元帥道：將軍們請起。我想綠林生理，終無了局；目今正在用人之際，何不歸降朝廷，共扶社稷？列公意下如何？四人道：若得元帥收錄，我等當効犬馬之勞。元帥道：既是情願歸降，請上山收拾人馬，同本帥回關。四人大喜，一齊回山收拾。岳元帥見那破衣大漢，站在路傍，呆看，便問道：你是何人？緣何幫了我將，與他們交戰？張立兩眼流淚，向前跪下道：小人乃河間節度張叔夜之子，名喚張立。因兀朮初進中原，兵臨河間，小人不知父親是詐降，我弟兄兩個不肯做奸臣，遂瞞了父親，逃出家門，欲打番兵。因他人馬衆多，不能取勝，弟兄分散，流落江湖。後來聞得二聖蒙塵，父親盡節，母親又亡；小人無奈，只得求乞度日。近來聞得康王卽位，拜老爺爺爲帥，幾次要投奔帥爺，誰知小人大病起來，等得病好，帥爺兵到這裏藕塘關來，小人乃趕到此處，却見都是番兵營寨，只得走上土山，將就歇息。



一回，去打番營。不意睡眠朦朧，錯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懼罪逃走。看見這一位青臉將軍，囚在囚車內，小人打散了番兵，救出囚車。他不謝一聲，竟自往前追殺番兵。到這裏，又遇見他與那四位將軍交戰，看來招架不住，恐誤失了性命，一時激忿，故此又來助戰。岳元帥聽了這一遍言語，便道：原來是位公子，且有此功勞，本帥寫本進京，請旨授職便了。張立道：多謝大老爺提拔！元帥喚過吉青，喝道：你受人救命大恩，不知作謝，是何道理？吉青連忙過來謝了張公子。元帥又道：你未奉本帥將令，私自開兵，本當斬首，今姑從寬；以後若再犯令，決不輕恕。吉青叩頭謝了。正在發放，那諸葛英等四人，帶了山寨大小兒郎已到。元帥即令將山寨降兵併作一隊，一齊發礮回關，原在大營前紮好屯營。又與那四人拜了朋友；只有張立，乃是晚輩，不便與他結拜。又報謝昆解送糧草候令。元帥命照數查收，記功訖。一日又有聖旨來，命岳元帥征汝南曹成，曹亮。元帥接過了旨，送了欵差出營，即時升帳。命牛臯帶領本部人馬，前往茶陵關，候本帥到來，然後開兵。牛臯領令去了。元帥又命湯懷、孟邦傑兩人，送糧草到軍前應用。二人領令去了。又命謝昆再去催糧接應。謝昆領令去了。隔了兩日，元帥諸事安排停當，命金總兵好生把守藕塘關。金總兵唯唯聽命。三聲礮響，大兵拔寨起行。一路威風，按下不



表。且說那牛臯兵至茶陵關，紮下營寨。天色尚早。吩咐兒郎搶了他的關，進去吃飯。衆兵答應，一聲吶喊，到關前討戰；只見關裏一聲礮響，關門大開，冲出一枝人馬，只有五百多人。爲首一員步將，身長丈二，使一條鐵棍，飛舞而來。牛臯見他滿面烏黑，就哈哈的笑道：你這個人，好像我的兒子。那將大怒，也不回言，提棍就打。牛臯舉鎗招架。馬步相交，鎗棍並舉。戰不到十幾個回合，牛臯招架不住，回馬便走，叫孩兒們快些照舊三軍吶喊一聲，一齊開弓上來，射住陣脚。那將見了，也不追趕，就領兵進關。牛臯回頭一看，且喜三軍俱在，連忙轉來，移營在傍側紮住。過了兩日，岳元帥大兵已到，牛臯上前迎接。元帥問道：你先到此，可曾會戰？牛臯道：前日會了一員步將，不肯通名，又不肯交戰。元帥微微一笑，情知他又打了敗仗，便問：怎樣一個人？牛臯道：是一個身長黑大漢子，用一條鐵棍，却不騎馬，是員步將。元帥吩咐下營安歇。當日無話。次日帥爺升帳，衆將兩行排下。岳爺道：那位將軍領令打關？旁邊閃過張立，上前道：昨日聽得牛將軍說，那員步將形狀，好似末將兄弟一般。待末將出去會他一會，看是如何？元帥就命張立出馬。張立得令，領兵出營，直至關前討戰。關內礮響一聲，飛出那員將來迎敵。門旗開處，閃出那位英雄，手提鐵棍，大喝一聲：那個該死的到此尋死？通個名來。張立仔細一



看，果然是兄弟張用，假意喝道：你不必問我的姓名。我奉了岳元帥的軍令，來拿你這班草寇。你便自己縛了，同我去見元帥，或者饒了你的狗命，省得老爺動手。張用對面一看，却原來是哥哥，也不開口，提棍打來，張立舉棍招架，各人會意。假戰了三四個回合，張立虛打一棍，落荒而走。張用隨後趕來。趕到僻靜之處，張立轉身叫道：兄弟，張用亦叫聲哥哥。張立道：兄弟怎麼得在這個所在？張用道：我自與哥哥分散之後，不知哥哥下落，兄弟無處樓身，在此投了曹成，封我爲茶陵關總兵之職。哥哥何不也歸降此處，也得手足完聚，同享富貴，豈不是好？張立道：兄弟之言差矣！我二人因昔日不肯降金，故此瞞了父母，逃走出來。今曹成、曹亮也不過是個叛國草寇。日今宋康王現在金陵即位，名正言順，況且岳元帥足智多謀，兵精糧足，此關焉能保得？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張用道：既如此，只好明日詐敗，獻關與哥哥罷。張立道：如此甚好。我且先作戰敗回營，稟明元帥便了。說罷，就倒拖着鐵棍敗回來。張用在後追趕。趕至關前，又假戰了三四合。張立敗進營去，張用亦收兵回關。張立回營進帳，將弟兄相會之事，細細稟知元帥，元帥大喜。到了次日，張立又到關前討戰。軍士報與張用，張用仍領兵出關，兩個並不打話，虛戰了三個回合。張用詐敗，張立在後趕至關前，張用立在關口，大叫道：吾已



獻關，歸順朝廷。爾等大小三軍，願降者走過一邊，三軍齊聲願降。張立得了茶陵關，與張用同至府中，差人請岳元帥進關。元帥大喜，拔寨進關。安營已畢，張立引張用來見了元帥。元帥上了二人首功。一面修本差官進京，就保舉他爲統制之職。差人催運糧草，準備去搶樓梧山。元帥一日在營，與衆將閒談，便向張用道：你旣在此爲官，可知那曹亮、曹成用兵如何？張用道：他二人水裏本事甚好，還有副將賀武、解雲，更十分了得。聚兵數十萬。因這曹成專好結交，所以各處英雄俱來投順。盡是一派虛詐，終是無謀之輩，不足爲患。但這樓梧山上，元帥何元慶有萬夫不當之勇，元帥須要防備着他。元帥聽了一番言語，心中暗喜，且待糧草到時，就好開兵去搶樓梧山。且按下不表。再說總兵謝昆護送糧草，望茶陵關進發。軍士稟道：前面有兩條路，不知老爺從那條大路而去，還是從小路而去。謝總兵道：那一條路近？軍士道：小路近些。謝總兵心下一想：小路上恐有強盜，不如走大路，就遠些也罷。遂吩咐從大路而去。三軍答應一聲，竟往大路而行。行了兩日，來到了一座高山。這山上有一位大王，那大王肩下齊齊的排列着四位兄弟，娶集嘍囉五千餘人，在此打家劫舍。早有嘍囉飛報上山道：岳飛兵駐汝南，有總兵官解糧到彼，在此經過，特來報知。那大王聽了，呵呵大笑，對着那四位兄弟說：



出幾句話來，有分教，山中壯士，全無救苦之心；寨內強人，儘有害人之意。正是：

說來驚破庸人膽，

話出傷殘義士心。

畢竟那大王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詩曰：不思昔日蕭何律，且效當年盜跖能；蜂圍蟻聚施威武，積草屯糧待戰爭。

話說謝總兵來到此山，名爲九宮山。山上那位大王，姓董名先，手下四個弟兄，一個姓陶名進，一個姓賈名俊，一個姓王名信，一個也姓王名義。招集了五千多人馬，佔住這九宮山，打家劫舍。當日聞報，說是岳元帥軍前糧草，在山下經過，不覺呵呵大笑，對着四個兄弟說道：我正想要奪宋朝，只怕着岳飛一人；若拿了岳飛，何愁大事不成？如今他的糧草在此經過，豈肯輕輕放他過去！就點起嘍囉一千，紮營在半山之中。看看糧車將近到來，大王就帶領嘍囉，冲下山來，一字兒擺開，大喝一聲：噤！會事的，快快把糧草留下，饒你這一班狗命。牙縫內迸出半個不字，就叫你人人皆死，休想要活。一個軍士慌忙的報與謝昆。謝昆道：原來是我走差了路頭，是我的不是了。只得拍馬掄刀，挺身上前觀看。但見：那強人身長九尺，面如鍋底，兩道黃眉直豎，海下生一部血染紅鬚；



頭帶鑲鐵盔，身穿烏油甲；坐下的，是一匹點子青鬃馬；手拿着一柄虎頭月牙鏟。見了謝昆，就大喝一聲。如同霹靂。呔！你是何等樣人，擅敢大膽在此經過。快把糧草送上山去，饒你狗命。謝昆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只得欠身鞠躬，叫道：大王不用煩惱。小官是湖口總兵謝昆，奉岳元帥將令，解糧在此經過。可憐小官年紀老邁，不是大王的對手。若是大王拿了糧去，元帥必然將我全家抄斬，望大王憐而赦之，放過此山，感德不淺。那大王聽了，又把謝昆看一看，果然鬚鬚有好些白了，便道：謝昆，你倒是個老實人，我不搶你的糧草。你可將營頭紮住，速差人去報與你元帥知道，說我九宮山鐵面董先大王阻住糧草，必要岳飛親來會戰。快快去報，俺們候你回音。如遲了，休怪我來欺你。謝昆諾諾連聲而退。大王領衆嘍囉回歸本寨。謝昆只得紮下營寨，急急寫了文書，差旗牌星夜報上茶陵關去。正值岳爺升堂議事，傳宣官上堂稟說：謝總兵有告急文書投遞。元帥傳令命他進來。傳宣官領令，就同旗牌來到滴水簷前跪下，將文書呈上。元帥拆開看見，大怒道：好強盜，欺謝昆年老，擅敢搶奪糧草。便問一聲：那位將軍前去救回糧草？階前閃出施全來，應聲末將願往。元帥就命領五百人馬，同旗牌速去擒拿強盜。施全領令出關，同着差官一路望九宮山而來。不一日，已到了糧草營前，來見了



謝總兵，行禮過了，謝昆道：還同幾位來？施全道：就是小將一人。謝昆道：那個強盜十分利害，若只得將軍一位，恐難取勝。施全道：謝總爺，你可放心，看小將擒他。謝總兵當時留施全吃了午飯，衆軍亦飽餐了一頓。施全道：天色尙早，待末將去擒這強盜來。施全提戟上馬，帶領兒郎來至山前擺開，高聲喊叫：盜強快快下山來受縛！嘍囉慌忙報與大王。董先拿鏟上馬，帶領嘍囉飛馬下山來，擡頭望見施全，大聲喝道：來者可就是岳飛麼？施全道：胡說！爾乃烏合小寇，何用我元帥虎駕親臨。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施全，是也。奉元帥將令，特來拿你。董先大怒，舉起手中月牙鏟，照頭便打。施全舉戟相迎，只聽噹的一聲，打在戟桿上，震得施全兩臂麻木。又是一連幾鏟，施全招架不住，轉馬就跑。董先大叫：你往那裏走？拍馬追趕下來，追了四五里路。施全走得遠了，董先只得勒馬回山。這施全因被那董先這把月牙鏟，打得魂魄俱消，不敢望本營中來，只顧落荒敗走。那自己馬蹄鈴聲響，他只認做後邊董先追來，所以沒命的飛跑，一口氣直跑下二十來里路，回轉頭來，不見了董先，方纔勒住馬，喘息不定。忽見前面爲首一位少年，生得前髮齊眉，後髮披肩，面如滿月，頭帶虎頭三叉金冠，二龍搶珠抹額，身穿大紅團花戰襖，軟金帶勒腰，坐下一匹渾紅馬，後面隨着十四五個家將，各各騎着劣馬，手執



器械，跟着這少年，一直望前而去。施全想道：那個少年，必然是富家子弟，在此興圍作樂的。倘若前邊去，遇着了這個強盜，豈不枉送了性命。待我通知他一聲，也是好事。便高聲叫道：前邊這後生，快快轉來，休得前去送命！那後生正行之間，聽得此話，勒馬轉來，向施全問道：將軍喚我轉來，却爲何事？施全道：前邊有個強盜，十分利害，恐你們不知，倘遇見了他，白送了性命，故此通知你一聲，快些轉去罷！那後生道：將軍何以曉得前邊有強盜？施全道：實不相瞞，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施全便是。因有護糧總兵謝昆，被那九宮山上強盜阻住不放。我奉元帥軍令，前來保糧。不道強盜果然本事高強，殺他不過，被他打敗了。故此喚你們轉來，是個爲好的意思。那少年道：原來如此，極承你盛情。遂分付家將取我的鎧甲來，家將答應一聲，取過包袱解開，公子下馬披挂，那施全在旁，看他穿上一副就身貼體的黃金甲，橫勒蠻獅帶，翻身跳上渾紅馬。兩個家將擡一桿虎頭鑿金槍，公子執在手中，叫聲：施將軍，引我前去捉這強盜。施全觀看，他這一根槍桿，比我戟桿還粗些，想必倒有些本事的。便道：小將軍，你尊姓大名？這強盜委實利害，不要輕看了他。吓公子道：我今日且去會會這個強盜，若然勝了，與你說名姓，若然不能取勝，也不必問我姓名。就請將軍引道。施全害怕，那裏敢先走。那些衆



家將都笑道：虧你做了一位統制老爺，遇了強盜，這樣害怕，怎麼去與金兵對敵？同去不妨的。施全滿臉慚愧，無可奈何，只得一齊同走。將近九宮山，施全把手指道：全面半山裏的人馬，就是強盜營頭。那小將軍就催馬來到山下，大叫一聲：快着那董先強盜下來，認認我小將軍的手段！嘍囉忙報知董先，董先飛馬下山。施全見了，對小將軍道：強盜來了，須要小心些！公子道：待我拏他一馬冲上前去。施全同家將在後邊觀看。那董先見了公子，便罵道：施全，你這狗男女，也不成人，怎麼去叫一個小孩子來送命！豈不可笑！公子道：你可就是董先麼？董先道：既知我名，就該逃去，怎麼還敢問我？公子道：我看你形狀，倒也像是個好漢。目今用人之際，何不改邪歸正，掙個功名？我也是要去投岳元帥的，不若同了我去；若一味逞蠻，恐你性命不保！可細細去想來。董先道：這小毛蟲，有何本領，擅敢如此無禮，口出大言？遂一鎗打來。公子擺了這桿虎頭槍，在他鎗柄上一托，噹的一聲響，梟在旁邊。要要一連幾十槍，殺得董先手忙脚亂，渾身臭汗，那裏招架得住。只得轉馬敗上山去，大叫：兄弟們，快來！那陶進等四人，讓過董先，一齊走馬冲下山來。一見了那位小將軍，齊齊叫聲：啊呀，原來是公子！各各慌忙跳下馬來跪下。公子亦下馬來道：俺祖爺原叫你們去投岳元帥，怎麼反在這裏落草？却說



那四人原是張元帥舊時偏將，故此認得公子；當下便道：小將們原要去投元帥的，往這裏經過，被這董哥拏住，結爲兄弟，故此流落在此。不知公子何故到此？公子道：我遵祖父之命，去投岳元帥，遇見了施將軍，說你們阻擋了糧草，故爾來此。我想你等在此爲盜，終無結果。既與董先結義，何不勸他歸順朝廷，同我到岳元帥營前効力？有功之日，亦可榮宗耀祖，揚名後世，豈不是好？陶進等領了公子之言，連忙上山去勸董先不提。且說這施全看見公子在那裏降伏這四人，便來問家將道：你家公子，是何等樣人？緣何認得這強盜？張興道：俺家公子，名喚張憲，俺家老爺便是金陵大元帥，今已亡故了。俺家大老爺，因有半股瘋疾，故命我家公子去投岳元帥麾下，去幹功名的。施全聽了大喜，連忙下馬，來見了公子。謝總兵亦聽得報說此事，亦出營來迎接，恰好陶進等四人下山來見公子道：小將們說起先老爺之事，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情願投順。但要收拾寨中，求公子等一天，方可同行。公子道：不妨，你們可同去幫助收拾，我在此間等候便了。四人領命回山。這裏謝昆施全迎接張憲，各各見禮已畢，施全安排酒飯款待。不表。到了次日，董先等五位好漢，收拾乾淨，放火燒了山寨，帶領數千嘍兵下山來。謝昆接進營中，與施全張憲各各見禮已畢，施全把兵分爲兩隊，往茶陵關而來。且按



下慢表。又說到湯懷同着孟邦傑奉令催解糧草，到了三叉路口，軍士來稟道：「老爺走大路，還是走小路？」湯懷問道：「大路近，還是小路近？」軍士道：「小路近得一二十里，但恐有草寇強盜。」湯懷道：「糧米早到軍前，就是功勞。既然小路近，就走小路。」放着我二人在此，那裏有喫豹子心肝的強盜來惹我？我怕他怎的？軍士領令，竟往小路而走。不道路狹難行，反要爬山過嶺，本意圖快，不覺越慢了。一日行到一塊大平陽之地，湯懷分付軍士安營造飯，方好盤山。衆軍領令，就紮下營寨歇息。湯懷對孟邦傑道：「賢弟，這幾日行路辛苦，我今閒坐此在，何不同你到山前山後，尋些野味來下酒，何如？」孟邦傑是個少年心性，便道：「悶坐不過，甚好！甚好！」湯懷就命家將緊守營門，我們閒耍一回就來。二人出營上馬，信步望着茂林深草處，一路沿着山下搜尋而來。只見前面一隻大鹿，在那裏吃草；湯懷拈弓搭箭，颯的一箭射去，正中在鹿背上。那鹿負痛，帶箭飛跑。湯孟二人加鞭追趕。那鹿沒命的跑，追下有十來里路，到松林裏，轉出一班女將，爲首兩女子，生得：眉彎新月，臉映桃花；蟬鬢金釵雙壓，鳳鞋金鐙斜登；連環鎧甲束紅裙，繡帶柳腰恰稱。一個青萍劍，寒霜凜凜。一個日月刀，瑞雪紛紛。一個畫彫弓，開處如滿月。一個穿楊箭，發去似流星。



常言道：無巧不成話；那隻鹿，剛剛跑到那林邊，被那使刀的女子，加上一刀，那鹿熬不住疼痛，就地打一滾，却被衆女兵一撓鈎搭住，將繩索捆住，扛擡去了。湯懷看見，叫聲：孟賢弟，你看好兩個女子，把我們的鹿捉將去了！孟邦傑道：我們上去討還來。湯懷道：有理。遂趕上前來，高叫道：這鹿是我們射下來的，你倒湊現成，那裏有這等便宜事？快送還便罷，休要惹我小將軍動手。那拏劍的女將喝道：胡說！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刀砍倒的，你要賴我，我就肯還你；只怕我手中雙劍也未必肯。湯懷大怒道：好賤人，我看你是個女子，好言問你取討，你反敢無禮麼？就把槍倒轉，一槍桿打來。那女將舉劍隔開，劈面就砍。惱得湯懷心頭火起，使開槍耍耍一連幾槍；那女將力怯，招架不住。惱了，使雙刀女將，把馬一拍，舞動日月刀，上來幫助。孟邦傑看得高興，掄開雙斧，上前接住。兩女兩男，捉對兒廝殺。那女將抵敵不住，虛晃一刀，轉馬敗將下去。湯孟二人那裏肯放，隨後追趕。不到二三里地面，來到一所大莊院，背靠一座大高山，莊前一帶合抱不攏的大樹。那女將到了此地，竟帶領女兵轉入莊內，將門緊緊關閉，竟自進去了。那湯懷趕到莊門口，高聲大叫：你那兩個賤人，不還我鹿，待躲到那裏去？快快把鹿送出來，萬事全休；若不然，惹得老爺性發，把你這鳥莊子，放一把火燒做了白地。叫了一



回，不見動靜。孟邦傑道：哥哥，我們打進去，怕他怎的？湯懷道：那怕他是皇帝家裏。二人正待動手，只見莊門開處，走出一位老者：年過半百，方臉花鬚，頭帶逍遙巾，身穿綠色絨袍；背後跟隨着三四個家將，各挂一口腰刀；慢慢的踱將出來，問道：是那裏來的村夫，上門來欺侮人？我這村莊，非比別處，休來討野火吃！湯懷正要開口，却是孟邦傑上前一步，在馬上躬身道：老丈聽者：我們二人，乃是岳元帥麾下護糧統制。今日在此經過，在山前尋些野獸下酒。方纔射倒一鹿，却被你們莊裏兩個女將恃強搶去，故此特來取討。那老者聽了，便道：原來爲此一隻鹿，值得甚事，大驚小怪！你們既是兩位護糧將軍，且請進小莊待茶。方纔這兩個是小女，待老夫去把鹿討來奉還便了。湯孟二人見那老者言語溫和，遂跳下馬來，跟隨了進莊。莊客把馬拴好在莊前大樹上。二人到了大廳上，撇下了兵器，望老者見禮畢，分賓主坐下。就請問：二位高姓大名？現居何職？湯懷道：小將姓湯，名懷，是岳元帥從小結拜義弟。這個兄弟，乃是山東孟邦傑，因惡了劉魯王，投在岳元帥麾下，都做統制之職。今奉元帥將令，催糧到此；偶爾逐鹿，多有搪突。請問長者尊姓大名？此地名何所？老者道：老夫姓樊，名瑞，向爲翼鎮總兵，目今告病休官在家。此間後面高山，名爲八卦山，因老夫賤姓樊，此莊順口就叫做樊家莊。今日



難得二位將軍到此，山餚野蔬，且權當接風；二人連稱不敢，原來前輩尊官，小將們不知，多有冒犯，望乞恕罪！正說之間，左右安排桌凳，擺列酒饌，二人連忙起身作謝，說道：小將們公事在身，不敢久停，這鹿不還也罷，就此告辭了。樊瑞道：二位既來之，則安之，且請畧坐一坐，老夫還有話請教。二人只得告禮坐下。兩邊家將斟過酒來，各人飲過幾杯，樊瑞開口道：二位將軍在外，終日在兵戈叢內馳騁，還念及家中父母妻孥否？湯懷道：不瞞老伯說，向來年荒時候，老父母都已見背，連年跟着岳元帥南征北討，也不曾娶得妻室，倒也無甚牽挂。樊瑞道：如此，正好盡力王事，但孟將軍青年，必竟椿萱還茂？邦傑聽了，不覺兩淚交流，遂將劉猊行凶之事，告訴一遍，因此未有妻室。樊瑞聽了，二人說話，暗暗點頭道：難得！難得！老夫有一言，二位亦不必推辭。老夫向爲總兵，只因奸臣當道，不願爲官，隱居於此。年已望六，小兒尙幼，只因兩個小女，一向懶學女紅，專好掄刀舞劍，由他嬌養慣了，故今年雖及笄，尙未許人。恰好老夫昨夜三更時分，夢見兩隻猛虎，趕着一鹿奔入堂內。今日得遇二位到此，也是天緣。老夫意欲將兩個小女，招贅二位，爲東牀嬌客，未知二位意下若何？二人聽了，心中大喜，只得假意道：極承老伯不棄，但恐粗鄙武夫，怎敢仰攀高門閨秀？樊瑞道：不必固遜。前日藕塘關金舍親曾



有書來，說岳元帥已將臨陣招親一款革除。今賢壻們軍糧急務，難於久留，趁今日乃黃道吉辰，便行合卺。遂飲了幾杯，撒過筵席。叫莊丁去把二位將軍的馬牽入後槽喂養。一面端整花燭，安排喜筵；一面差人去近村莊請過鄰里老友來赴喜酌。那些合莊親鄰亦都來賀喜。一時間，廳堂上點得燈燭輝煌，請出樊老夫人來，拜見岳父岳母。然後參天拜地，送入洞房。有詩曰：

堪誇女貌與郎才，天合姻緣理所該；十二巫山雲雨會，襄王今夜上陽臺。

合卺已畢，湯孟二人出到廳堂，款待衆客。正在飲酒之間，家將來報說：公子回來了。但見家將們扛擡着許多獐麂兔鹿之類，放在簷下。後邊走進一位小英雄，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年紀十二三歲，生得一表人材。原來就是有名的虎將樊成。上廳來先見了爹爹，樊老將軍便道：這次因何去了十數日方回？樊成道：這近山野獸俱已拏盡，故爾遠去興圍，遲了幾日。老將軍道：過來與兩位姐夫見禮。樊成道：孩兒不曉，怎麼就招了這兩位姐夫。老將軍道：這個姓湯，名懷；那個姓孟，名邦傑，俱是岳元帥麾下，現居都統制之職。因爲解糧過此，天緣湊合，招贅在此。樊成聽了，方來見禮。又與各親友等見禮畢，然後就坐飲酒，直至二更方散，送歸洞房。到了次日，樊老將軍宰了些牛羊豬雞等物，



叫莊丁扛擡十來罈自窖下的好酒，送到營中，犒賞了衆軍士。住了三日，到第四日，湯孟二人請岳父出來稟道：小婿軍務在身，今日拜別起行。樊瑞道：此乃國家大事，不敢相留。就命準備酒席餞行。樊瑞道：賢婿們可盡心王事，若能迎還二聖，我亦有光！小女自有老夫照看，放心前去。樊成道：再過二年，我來幫你殺番兵。湯孟二人拜辭了岳母與小姐妻舅，作別出莊回營，領兵解糧起身。不表。再說謝總兵催糧，到了關下紮住，同衆將來到轅門候令。旗牌稟過元帥，元帥令進見。謝昆施全先把九宮山鐵面董先降順之事，又將會着張公子的話，細細稟明。岳爺大喜，便叫快請張公子相見。公子就上前參見，將祖父之書，雙手呈上。岳爺接過看了，隨即出位相扶道：公子在我這邊，皆是爲朝廷出力。遂分付張保將行李送在我衙門左近，早晚間還有話說。張保領令而去。元帥又令董先等五人上堂參見已畢。岳爺道：爾等到此，遂要代國家建功立名，博個封妻蔭子，不枉男兒之志。董先等謝了。元帥遂令將董先帶來兵卒，命軍政司安插，收明糧草。諸事已畢，大排筵宴，慶賀新來六將。各各見禮，合營暢飲。忽報湯孟二將軍候令。元帥道：令進來！二將進見，元帥道：十數萬大兵，日費浩繁，何爲今日纔來？二人道：末將有下情稟明，望元帥恕罪。就將貪行小路，捉鹿招親，成婚三日，有誤軍機之事，細細



稟明。元帥道：我前有令，把臨陣招親一款，已經革除，爾亦無罪。既是如此，且與衆將相見。另日與你們賀喜。二人謝過，就來與張憲、董先等各各見禮，入席飲宴。不表。且說岳元帥到了次日，將兩隊軍糧屯紮關中，遂發大兵起身，來取棲梧山。到得離山十里，安下營盤，來至山下討戰。何元慶聞報，披挂下山。岳爺擡頭觀看，見那將頭帶爛銀盔，身披金鎖甲，手擎兩柄銀鎚，坐下一匹嘶風馬，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岳爺暗想：若得此人歸順，何愁二聖不還。便開口道：來者莫非何元慶乎？元慶道：然也。來將可是岳飛麼？岳爺道：既知我名，何不投降？元慶道：你既是岳飛，我聞你兵下太湖，收服楊虎，余化龍，果然是員名將。本帥久欲投降，奈我手下有兩員家將不肯，故爾中止。岳爺道：凡爲將者，君命且不受，豈有反被家將牽制之理？虧你還要將領三軍，豈不可恥！元慶道：你不知我這兩個家將，非比別個，自幼跟隨着我，不肯半步相離，我亦不能一刻離他，所以如此。岳爺道：你那兩個家將，是何等樣人，可叫他出來，待本帥認他一認，待本帥勸他歸順。何如？元慶道：那兩個家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恐他未必肯聽你的話。岳爺道：你且叫他出來。元慶道：你必要見他，休得害怕！岳元帥道：不怕不怕。何元慶喚出那兩員家將來，有分教：岳元帥正是。



計就山中擒虎將；

謀成水裏捉英雄。

畢竟兩個家將是何等之人，肯降不肯降。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詩曰：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寶鼎銅駝荆棘裏，龍樓鳳閣黍離中。

却說岳元帥，要見何元慶的兩個家將。何元慶就把手中兩柄銀鎚一擺，叫聲：岳飛，這就是我兩個家將，你只問他肯降不肯降。岳爺大怒道：好匹夫！百萬金兵，聞我之名，望風而逃；豈懼你這草寇？本帥見你是條好漢，不能棄暗投明，反去幫助叛逆；故此好言相勸，怎敢在本帥面前，搖唇弄舌？不要走，且吃本帥一槍罷！耍的一槍，劈面門打來。何元慶舉銀鎚噹的一聲，架開槍，叫聲：岳飛，休要逞能。你果能擒得我去，我便降你；倘若不能，恐怕這鎚不認得人，有傷貴體。那時懊悔遲矣！岳元帥道：何元慶，你休得誇口，敢與本帥戰一百合麼？耍的又是一槍，元慶舉鎚相迎。槍挑鎚，好似狻猊舞爪；鎚架槍，渾如獅子搖頭。這一場大戰，真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直戰到未牌時分，不分勝敗。元慶把鎚架住了槍，道：明日再與你戰罷。岳爺道也罷，且讓你多活一晚，明日早來領死。兩下鳴金收軍。且說元慶回山，暗暗傳下號令：今夜下山去劫宋營，各各準備。不提。且



說岳元帥回到營中坐定，對衆將道：我看何元慶未定輸贏，忽然收兵，今晚必來劫寨。湯懷兄弟，可領本部軍兵，在吾大營門首，開掘陷坑，把肥土蓋掩。再令張顯、孟邦傑各領撓鈎手，皆穿皂服，埋伏於陷坑左右；如拏住了何元慶，不准傷他性命；如違，定按軍法。三將領令，各去行事。又令牛臯、董先各帶兵一千，在中途埋伏，截住他歸路；須要生擒，亦不許傷他性命。二將領令去了。元帥自把中軍移屯後面，分撥已定。到二更天氣，何元慶就領一千嘍囉，盡穿皂服，口銜枚，馬摘銅鈴，悄悄下山，竟往宋營，看看將近營門。元慶在馬上一望，只見宋營寂然無聲，更鼓亂點，燈火不明。元慶道：早知這般之寨，岳飛早已就擒。當時就一聲號礮，點起燈球火把，如同白日。何元慶爲首，吶喊一聲，一齊沖入宋營。只聽得宋營中一聲號礮響，何元慶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右有張顯，左有孟邦傑，帶領三軍一齊上前，將撓鈎搭起何元慶來，用繩索綁住。那些嘍囉一見主帥被擒，各轉身逃走。正遇董先、牛臯攔住去路，大叫：休走了何元慶！衆嘍囉齊上跪下道：主帥已被擒去。望老爺們饒命。牛臯道：既如此，隨俺們轉去。如要走向去的，須要留下頭兒來。衆嘍囉齊聲道：情願歸降。牛臯、董先帶了降兵，回至大營門首，等候天明。岳元帥升帳坐定，衆將參謁已畢。張孟二將將何元慶綁來繳令。牛臯、董先齊來繳令，刀



斧手將何元慶推至帳前，見了岳元帥，立而不跪。元帥陪着笑臉站起來道：大丈夫一言之下，今請將軍歸順宋朝，再無異說。元慶道：此乃是我貪功，反中了你的奸計，要死就死，豈肯服你。元帥道：這又何難。分付放了綁，交還了何將軍馬匹雙鎗，并本部降兵，再去整兵來戰。左右領令，一一交清。元慶出了宋營，帶領嘍兵，竟回棲梧山寨中坐定，好生惱怒，不想中了奸計，反被這厮取笑一場。我怎生計較拏住了岳飛，方出得胸中之氣。不說元慶思想報仇之計，再說岳元帥次日升帳，喚過張用問道：那棲梧山可有別路可通麼？張用道：後山有條小路，可以上去得，只是隔着一溪澗水，雖不甚深，路狹難走。元帥道：既有此路，吾計成矣。遂命張用、張顯、陶進、賈俊、王信、王義，帶領步兵三千，每人整備布袋一口，裝入砂土，身邊暗帶火藥。到二更時分，將沙袋填入山溪，暗渡過去。取棲梧山後，殺入寨中，放火爲號。六將領令而去。又暗寫一柬帖，命楊虎、阮良上帳，分付照柬計而行。二將領命去了。又喚耿明、初耿明達上帳，亦付柬帖，依計而行。二將亦領令而去。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岳元帥分撥已定，忽報何元慶在營前討戰。元帥就帶領兵將，放礮出營，兩軍相對，射



住陣脚。岳爺出馬叫道：何將軍，今日好見個高低了。元慶道：大刀闊斧奇男子，今日與你戰個你死我活，纔得住手。岳爺道：我若添一個小卒幫助，也不算好漢。放馬來罷。元慶拍馬提鎚就打，岳爺舉槍招架。元慶這兩柄鎚，盤頭護頂，攔馬遮人，一派銀光皎潔。岳爺那一桿槍，右挽左撥，劈面分心，渾如蛟舞龍飛。兩個直殺到天色將晚，並不見個輸贏。岳爺把槍架住了雙鎚，叫聲將軍，天色已晚，你若歡喜夜戰，便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戰到天明；若然辛苦，回去將養精神，明日再來。元慶大怒道：岳飛休得口出大言。我與你戰個三晝夜。隨各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三軍吶喊，戰鼓忙催，重新一場夜戰。殺至三更將近，只聽得棲梧山上兒郎吶喊，火光冲天。岳爺把馬一提，跳出圈子，叫聲何元慶，你山上火起了！快快回去救火！何元慶回頭一看，果然滿山通紅，心裏吃了一驚。又聽得一班宋將齊聲大叫：元帥，趁此機會，拏此狗頭。岳爺道：不可，何將軍快些回去！元慶回馬便走，不多路，山上嘍兵紛紛散下山來，報道：茶陵關張用引領人馬，從後山殺上來，四面火起，奪了山寨。小人們抵敵不住，只得逃下山來。元慶咬牙切齒，大罵張用：這喪心奸賊，與你何仇，搶我山寨，叫我何處安身！衆頭目道：山寨已失，後面又有岳飛兵阻，不如且回汝南，奏聞大王，再發傾國之兵，前來報仇何如？元慶道：說得有理。



就帶了衆軍士撥轉馬頭，望汝南大路進發。元慶行到天明，叫聲苦！我死於此矣！這一條大橋，是誰拆斷了！此處又無船隻，叫我怎生過去！衆兒郎正在心急，忽聽得一聲礮響，水面上撐出一隊小船來，俱是四槳雙櫓，刀槍耀日。前面兩隻船頭上，站着楊虎阮良，各執兵器，高聲大叫：何將軍，我奉元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快請下船！衆嘍囉嚇得魂飛魄散。何元慶也不答話，撥馬便走。直至白龍江口，衆兒郎一看，但見一派大江，並無船隻可渡；又聽得後面宋兵追聲已近，何元慶道：又不能過得江去，不如殺轉去，與岳飛併了命罷。軍士用手指道：這小港內，不是兩隻漁船？元慶騎馬跑上來，叫道：漁翁，快來救我！我乃棲梧山上大元帥何元慶，渡了我過去，重重謝你。那漁翁見了，把船撐出港，把手一招，叫聲兄弟，快把船使來，是何老爺在此。兩隻小船一齊撐至沙灘，叫聲：何老爺快請上船來！元慶道：你這小船，怎渡得我的馬？漁翁道：老爺坐在小人船上，把這兩柄鎚放在兄弟船中。老爺身體重大，這江水不是兒戲的，那裏還顧得馬！元慶只得下船，把鎚放在那裏船上，連忙撐得船離岸。岳元帥的追兵，已經趕上。那些衆頭目齊齊跪下，情願投降。元慶看了，十分淒楚，還虧得不該死，遇着這兩個漁翁救我！只是可惜我的馬，被他們拿去了！元慶又叫道：漁翁，你兄弟的船，爲



何搖向那邊去了？漁翁道：「啊呀！不好了！我這兄弟是好賭的，看見老爺這兩柄鎚，是銀子打的，便起不良之心，將鎚拐去了！」元慶道：「你快叫他轉來，我將多金帛送他。」漁翁道：「老爺差了，他現的不取，反來取你賒的？」元慶道：「如此說來，是你與他同謀的了。」漁翁道：「什麼同謀，老實與你說了罷！我那裏是什麼漁人，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都統制將軍耿明初，這個兄弟耿明達是也。奉岳元帥將令，特來拿你。」元慶聞言，立起身來打漁翁。這耿明初翻滾落於江去了。何元慶站在船中，心內暗想：「如今怎麼處！正在無可如何，那耿明初在水底下鑽出頭來，叫聲：『何元慶下來！』兩手把船一扳，船底朝天，元慶落水。被耿明初一把擒住，捉到岸上，用繩綁了，解到元帥馬前。岳飛見了，連忙下馬，分付放綁，便道：『本帥有罪了；不知今番將軍還有何說？』元慶道：『這些詭計，何足道哉！要殺便殺，決不服你。』岳爺道：『既如此，叫左右交還鎚馬，快請回去，再以大兵來決戰。』元慶也不答應，提鎚上馬而去。衆將好生不服，便問曰：『元帥二次不殺元慶，却是爲何？』岳爺道：『列位賢弟不知。昔日諸葛武侯七縱孟獲，南方永不復反。今本帥不殺何元慶，要他心悅誠服來降耳。』湯懷兄弟，你可如此如此。湯懷領令而去，却說何元慶來到江口，又羞又惱，又無船隻，暗想：『曹成也不是岳飛對手，真個是無路可投，不如自盡了罷！』正欲拔劍自刎，



只見宋將湯懷匹馬空身，飛奔趕來道：岳元帥記念何將軍，著我等來遠送。請將軍暫停鞭鐙，待小將整備船隻，送將軍渡江。正說間，又見後面牛臯帶領健卒，扛擡食物趕上道：奉元帥將令，因何將軍辛苦，誠恐飢餓，特備水酒蔬飯，請將軍聊以充飢。元慶泣道：岳元帥如此待我，不由我不降也。就同了湯懷牛臯來至岳元帥馬前跪下，口稱：罪將該死，蒙元帥兩次不殺之恩，今情願投降。岳爺下馬，用手相扶道：將軍何出此言？賢臣擇主而仕，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迎還二聖，名垂竹帛也。遂叫左右將副衣甲與何將軍換了。遂率領三軍回茶陵關紮營。傳令棲梧山降卒，皆換了衣甲，就令何將軍部領。又備辦酒席，與何元慶結爲兄弟。合營相賀。一面申奏朝廷。養兵息馬。差人探聽曹成消息。過了幾時，報有聖旨下來。岳爺帶領衆將，出關接旨，迎到堂上開讀。因得湖廣洞庭湖水寇楊么猖獗，特調岳飛移兵勦滅。元帥接過聖旨，送了欽差起身。却好探子回報探得汝南曹成曹亮領兵逃去，不知下落。元帥就問何將軍那二曹不知往何處避兵？元慶道：曹成兄弟，膽量甚小，聞末將已降，故爾站身不住。他有許多親眷，多在湘湖豫直等處，佔住山寨做賊，定然投向那邊去了。岳爺道：量這曹成不足爲患。遂傳令大兵，一齊拔寨往湖南進發，在路秋毫無犯。不一日，到了檀州。



早有鎮守本州總兵，率領衆官出關迎接。岳爺引兵進關，到了帥府，問總兵道：楊么在何處？總兵道：楊么連日在城外焚掠，想是聞知元帥兵到，已於前兩日不知那裏去了。元帥傳令安頓營盤，一面差人探聽楊么消息不提。再說金邦兀朮探聽岳元帥兵駐檀州，征服水寇，就與軍師哈迷蚩計議：如今這岳南蠻遠出，正好去取金陵。哈迷蚩道：臣已定有一計，狼主可請大太子領兵十萬，去搶湖廣；兀朮道：岳南蠻正在湖廣，怎麼反叫大王爺到那裏去？哈迷蚩道：那大太子到那裏，並不與他交戰；只要他守東，我攻西，他防南，我向北，牽制得那岳飛離不得湖廣，這裏就命二太子領兵十萬，去搶山東；三太子領兵十萬，去搶山西；五太子領兵十萬，去搶江西，弄得他四面八方來不及。然後大王自引大兵去搶金陵，必在吾掌握之中矣。此是五路進中原之計，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兀朮聞言大喜，遂召請四位弟兄各引兵十萬，分路而去。兀朮自領大兵二十萬，竟望金陵進發。

但見：殺氣橫空，日黑沙黃路漫漫，白雲衰草霜凜凜；紫塞風狂，湖笳羯鼓悲涼月，赤幟紅旗映日光。遍地裏逃災難的，男啼女哭。一路來擄財帛的，萬戶驚惶。番兵夷將，一似屯蜂聚蟻；長刀短劍，好如密竹森篁。可憐那櫛風沐雨新基業，今做了鬼哭神



蒙古戰場有詩曰：

刀鋒耀眼劍光芒，搖漾旗旛蔽大荒；宗祚衰微奸佞出，番奴得意肆猖狂。這時節宗留守保住金陵，屢次上表，請康王回駐汴京，號令四方，志圖恢復；無奈康王不從。此時打探得兀朮五路進兵，岳飛又羈留湖廣，急得舊病發作，口吐鮮血斗餘，大叫過河殺賊而死！後有人有詩曰：

丹心貫日竭忠誠，銳志中興復汴京；爭奈臣心君不諒，將星忽隕宋家營。禍結兵連逼帝都，中原義旅幾招呼；南朝誰唱公無渡，魂遶黃流血淚枯。

却說兀朮兵至長江，早有衆元帥平章等四下拘覓船隻，伺候渡江。那長江總兵姓杜，名充，他見兀朮來得勢大，心下暗想：宗留守已死，岳元帥又在湖廣，在朝一班佞臣，那裏敵得兀朮大兵；那兀朮有令：宋臣如有歸降者，俱封王位；我不如獻了長江，以圖富貴。主意已定，遂分付三軍，豎起降旗，駕了小舟來見兀朮，口稱長江總兵杜充，特獻長江，迎接狼主過江。兀朮大喜，就封爲長江王之職。杜充謝恩道：臣子杜吉，官居金陵總兵，現守鳳台門，待臣去叫開城門，請狼主進城便了。兀朮道：爾子若肯投降，亦封王位。就命杜充爲鄉導，大兵往鳳台門而來。再說康王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只見衆大



臣亂紛紛趕進宮來，叫道：主公不好了！今有杜充獻了長江，引番兵直至鳳台門，他兒子杜吉，開門迎賊，番兵已殺進都城！主公還不快走！康王大驚失色，也顧不得別人，遂同了李綱、王淵、趙鼎、沙丙、田思忠、都寬、君臣共是七人，逃出通濟門，一路而去。那兀朮進了鳳台門，並無一人迎敵，直至南門，走上金階進殿來。只見一個美貌婦人，跪着道：狼主若早來一個時辰，就拏住康王了。如今他君臣七人，逃出城去了。兀朮道：你是何人？美人道：臣妾乃張邦昌之女，康王之妃。兀朮大喝一聲道：夫婦乃五倫之首，你這寡廉鮮恥，全無一點恩義之人，留他何用。走上前一斧，將荷香砍做兩半。遂傳令番官把守金陵，某家追捉康王，遂令杜充在前引路，沿城追趕。所到之處，人只道杜充是保駕的，自然引指去路，遂引着兀朮緊緊追趕上來。這裏君臣七人，忽忽如喪家之狗，忙忙似漏網之魚，行了一晝夜，纔到得句容。李綱道：聖上快將龍袍脫去，換了常服；不然，恐兀朮蹤跡追來。康王無奈，只得依言，不敢住脚，望着平江府、秀水縣，一路逃至海鹽。海鹽縣主路金，聞得聖駕逃難到此，連忙出城迎接，接到堂上坐定。王淵道：如今聖駕要往臨安，未知還有多少路？路金道：雖離此不遠，但有番兵，皆在錢塘對面下營，節度皆棄兵而逃，聖上若到臨安，恐無人保駕；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王淵道：你這一小



地方，怎生住得？路金道：地方雖小，尚有兵幾百。此地有一隱居傑士，只要聖上召他前來，足可保守。高宗叫聲：卿家，此地有甚麼英雄，在此隱居？路金道：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漢覆姓呼延，名灼。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主公召來，足可保駕。王淵道：呼延灼昔日原爲五虎將，乃是英雄，只恐今已年老，不知本事何如？高宗道：就煩卿家去請來。知縣領旨而去。一面縣中送出酒筵，君臣飲酒。王淵道：依臣遇見，還是走的爲妙。倘到得湖廣，會見岳飛，方保無事。高宗道：列位卿家！朕連日奔走辛苦，且等呼延灼到時，再作商議。正說間，路金來奏：呼延灼已召到候旨。高宗命宣來！那呼延灼到縣堂來見駕，高宗道：老卿家，可曾用飯否？呼延灼道：接旨卽來，尙未吃飯。高宗就命路金準備酒飯，呼延灼就當席前飽餐一頓。忽見守城軍士來報：番兵已到城下。高宗著忙，呼延灼道：請聖駕上城觀看。臣若勝了，萬歲卽可在此等勤王兵到，若不能取勝，聖上卽時出城，往臨安去罷！高宗乃允，遂同了衆臣，一齊上城觀看。只見杜充在城下高叫：城內軍民人等聽者！四太子有令，快快把昏君獻出，官封王位。莫待打破城池，雞犬不留，悔之晚矣！話言未絕，城門開處，一位老將軍出城，大喝一聲：你是何人，敢逼吾主？杜充道：長江王便是。你乃何人？呼延灼道：嘎！你就是獻長江的好賊麼！不要走，吃我一鞭！耍的一鞭！望杜



充頂梁上打去。杜充用金刀架住，又一鞭攔腰打來，杜充招架不住，翻身落馬，衆番兵反身散去。呼延灼也不追趕，取了首級，進城見駕。高宗大喜道：「卿家真乃神勇寡人，若得回京，重加官職。」分付將杜充首級，號令在城上，再說番兵散回，去報與兀朮道：「長江王追趕康王，至一城下，被一老南蠻打死了。」兀朮道：「有這等事！」就帶了兵來至城下，叫道：「快送康王出來！」高宗正與衆臣在城上，見了流涕道：「這就是兀朮，拏我二聖的孤與他不共戴天之仇！」呼延灼道：「主上不必悲傷，且整備馬匹，若臣出去，不能取勝，主公可出城走，直至臨安，前投湖廣，尋着岳飛，再圖恢復。」說了，卽提鞭上馬，沖出城來，大叫：「兀朮休逼我主，我來也！」兀朮見是一員老將，鶴髮童顏，威風凜凜，十分歡喜，便道：「老將軍何等之人？請留姓名。」呼延灼道：「梁山泊上五虎上將呼延灼是也。你快快退兵，饒你性命；不然，叫你死於鞭下。」兀朮道：「我非別人，乃大金國兀朮四太子是也。久聞得梁山泊聚義一百八人，勝似同胞，人人威武，個個英雄。某也未信，今見將軍果然名不虛傳。但老將軍如此忠勇，反被奸臣陷害，某家今勸你不如降了某家，卽封王位，安享富貴，以樂天年，豈不美哉？」呼延灼大怒道：「我當初同宋公明征伐大遼，手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將，希罕你這樣個把番奴！遂舉鞭向着兀朮面門上打去，兀朮舉金雀斧架住，兩人



大戰了三十餘合。兀朮暗想：他果是英雄。他若少年時，不是他的對手。二人又戰了十餘合。呼延灼終久年老，招架不住，回馬敗走。兀朮縱馬追趕。呼延灼上了吊橋，不知那吊橋年深日久，不曾換得，木頭已朽爛了。呼延灼跑馬上橋，來得力重，忽踏斷了橋木，那馬前蹄陷將下去，把呼延灼跌下馬來。兀朮趕上前，就一斧砍死。城上君臣看見，慌慌上馬出城，沿着海塘而走。那兀朮砍死了呼延灼，勒馬道：倒是某家不是了。他在梁山，何等有名，反害在我手。遂令軍士收拾尸首，暫時安葬。待某家得了天下，另行祭葬便了。城內百姓，開城迎接。兀朮進城，問道：康王往那裏去了？軍民跪了，答道：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兀朮傳令，不許傷害百姓。遂帶領大兵，也沿着海塘一路追去。不上十來里路，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高宗回頭，看見兀朮追兵將近，嚇得魂飛魄散，真個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雪水來。

不知君臣們脫得此難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詩曰：廟食人間千百春，威靈赫奕四方聞；從他著論明無鬼，須信空中自有神。



却說康王見兀朮將次趕上，真個插翅難逃，只待束手就擒。正在驚慌之際，忽見一隻海船使來，衆大臣叫道：「船上駕長！快來救駕！」那海船上人聽見，就轉蓬使近來，攏了岸，把鐵錨來拋住了。君臣們卽下馬來，把馬棄了，忙忙的下船。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卽忙起錨使篙，纔撐離得海岸。兀朮剛剛趕到，大叫：「船家！快快把船攏來，重重賞你！」那船上憑他叫喊，那裏肯攏來，挂起風帆，一直使去。兀朮道：「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軍師道：「量他們不過逃到河南，去投岳飛，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兀朮道：「既如此，待某家先行，你在後催趲糧草速來。」軍師領命辭了兀朮自去。那兀朮帶了人馬，沿着海塘一路追將下來。忽見三個漁人，在那裏釣魚。兀朮問道：「三位百姓，某家問你，可曾見一隻船渡着七八人過去麼？」三人道：「有的，有的。老老少少，共有七八個，方纔過去得。」兀朮道：「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若拿住了，重重的賞你。」那三個暗想道：「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等潮汛來時，淹死這班奴才。」便道：「既如此，可隨着我們來。」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不一時，但見雪白潮頭，湧高數丈，波濤滾滾，猶如萬馬奔騰。有詩爲證：

怒氣雄聲出海門，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月輪分晦朔，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伐今何在，一曲漁歌過晚村。



原來錢塘江中的潮汛，非同小可。霎時間，巨浪滔天，猶如山崩地裂。一聲響，嚇得兀兀魂飛魄散，大叫一聲，連忙拍馬走到高處。那江潮擁來，將兀兀的前隊幾萬人馬，連那釣魚的三人，多被潮浪湧去，盡葬江魚之腹。聞得那三人，却是朱縣主自拚一死，扮作漁翁，哄騙兀兀的。後來高宗南渡，封爲松木場土地，朱金祝三位相公，至今古跡猶存。那時兀兀大怒道：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傷了我許多人馬。只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嚇死臣也！雖然淹死了人馬，幸得狼主無事。我們一直追至湖廣，必要捉了康王，方消此恨。於是催躡大兵，一路追來。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君臣尙未吃完，前邊使下一隻大船來，將船頭一撞，跳過幾個強人來，就要動手。衆大臣道：休得驚了聖駕！強人道：什麼聖駕？太師道：這是宋朝天子。衆人道：好吓！俺家大王，正要拏個宋朝天子。這幾個強盜，搶進艙來，將高宗並衆臣一齊捉下船去，解至蛇山上岸，報進寨去。那大王問道：拿的甚麼人？嘍囉稟道：是宋朝皇帝。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便大怒道：綁去砍了！李綱叫道：且慢着！大海之中，怕我們飛了去不成？但是話也須要說個明白，和你有何仇恨，使我們死了，也做個明白之鬼。大王道：既要明白，叫頭目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頭目得令，遂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兩廊下，



但見滿壁俱是圖畫。李綱道：這是什麼故事？頭目道：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我家大王，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只因宋大王一生忠義，被奸臣害死，故有此大冤。李綱又逐一看去，看到蓼兒洼，便道：原來如此。便放聲大哭起來。哭一聲：宋江，罵一聲：燕青，哭一聲：宋江，好一個忠義之士！罵一聲：燕青，你這背主忘恩的賊！不能將蔡京、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反是偷生在此快活。燕青聽見，心下想道：這老賊罵得有理。叫頭目送他們到海中，由他們罷。頭目答應一聲，將他們君臣八人，推下海船，各自上山去了。高宗與衆臣面面相覷。這茫茫大水，無路可通，俱各大哭道：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豈不餓死！正哭之間，忽見一隻大船，迎着風浪使來。衆大臣齊叫：救命！只見五個大漢，把船攏上來，問道：你們要往何處去？衆人道：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那五個大漢道：我們就送你去。可進艙坐定。桌上有點心，你們大家吃些。君臣進艙，正在肚飢時候，就將點心來吃。高宗道：天下也有這樣好人！寡人若有回朝之日，必封他大大的官職。說未了，船家道：已到湖廣了，上岸去罷。衆人道：那有這樣快，休要哄我。那五個人道：你上去看，這不是界牌麼？李綱等保了高宗上岸觀看，果然是黃州界牌關。衆臣大喜，正要作謝船家，回轉頭來，那裏有什麼船？但見雲霧裏，五位官人，冉冉而去。衆臣道：聖天



子百靈護助，不知那裏的尊神，來救了我君臣性命。高宗道：衆卿記着，待寡人回朝之日，就各處立廟，永享人間血食便了。後來高宗遷往臨安建都，即封爲五顯靈官，在於普濟橋，敕建廟宇，至今香火不絕。這是後話不表。且說君臣八人，進了界牌關，行了半日，來到一座村莊中央，一分人家門首。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李綱擡頭一看，叫聲：主公不好了！這是張邦昌的家裏，快些走罷！沙丙、田思忠扶了高宗，急往前行。卻被他門上人看見了，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道：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聽見他說話，好似宋朝天子，往東首去了。持來稟知。邦昌聽了，忙叫備馬，出了門，一路追來，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高叫主公慢行，微臣特來保駕。連忙趕上來，下馬跪着道：主公龍駕，豈可冒險前行，倘有意外，那時怎麼處！且請聖駕枉駐臣家，待臣去召岳元帥前來保駕，方無失誤。高宗對衆臣道：且到張愛卿家，再作計議。邦昌就請高宗上了馬，自己同着衆臣隨後跟着回家。進了大廳上，高宗坐定，便問：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邦昌道：現在駐兵澶州，待臣星夜前去招來。高宗大喜。邦昌分付家人，安排酒席款待。天晚時，送在書房一處安歇，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辭了高宗，只說去召岳飛，却星飛的到粘罕營中報知，叫他來捉拿康王去了。却說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修行好善，念佛看經，所以家事俱



是徐氏二夫人掌管。那晚有個丫鬟，將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太師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細細說知。蔣夫人吃了一驚，暗想：君臣大義，豈不滅絕天倫！挨至二更時分，悄悄來到書房，輕輕扣門，叫聲：快些起來逃命！君臣聽見，連忙開門，問：是何人。夫人道：妾乃罪臣之妻蔣氏。我夫奸計，款留聖駕在此，已去報粘罕來拿你們了！高宗慌道：望王嫂救救孤家，決當重報。夫人道：可隨罪婦前來。君臣八人，只得跟了蔣氏，來到後邊。蔣氏道：前後門都有人看守，一帶俱是高牆，難以出去。只有此間花園牆稍低，外面俱是菜園，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君臣八人，只得扳枝附樹，爬出牆來，慌不擇路，一跌一踉，上路逃走。蔣氏諒難卸過，在腰間解下鸞帶，在一棵大樹上吊死了。再說張邦昌來到番營，報知粘罕。粘罕隨即領兵三千，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裏，進到大廳坐定道：快把南蠻皇帝拿來！邦昌帶了一衆家人，走進書房，只見書房門大開，不見了君臣八人，這一驚不小。慌忙尋覓，一直尋到後花園，但見牆頭爬倒，叫聲：不好了！回轉頭來，只見蔣氏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邦昌咬牙恨道：原來這潑賤，壞了我的事！即拔佩刀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出廳稟道：臣妻將康王放走，特斬頭來請罪。粘罕道：既如此，他們還去不遠，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但你既然歸順我國，在此無益，不如隨



着某家回本國去罷。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把房子燒燬了。邦昌心下好生懊悔；只得由他抄了，將房子放起一把火來，連徐氏一並燒化在內；跟了粘罕前去。再說高宗君臣八人，走了半夜。剛剛上大路，恰遇着王鐸帶領從人，騎馬來望張邦昌，要商議歸金之事。恰好遇著高宗君臣，王鐸大喜，慌忙下馬，假做失驚跪奏道：「主公爲何如此？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說了一遍，王鐸道：『既如此，臣家就在前面，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待臣送陛下到澶州去會岳飛便了。』高宗允奏，隨同衆臣跟了王鐸，一齊到王鐸家中。進得裏頭，王鐸喝叫衆家將，將高宗君臣八人一齊綁了，拘禁在後園中。自己飛身上馬，一路來迎粘罕報信。不表。先說王鐸的大兒子王孝如，在書房讀書，聽得書童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要獻與金邦；忙至後園，喝散家人，放了君臣，一同出了後園門，覓路逃走。行不多路，王孝如心中暗想：『我不能爲國報仇，爲不忠；不遵父命，放走高宗，爲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立於人世！』大叫一聲：『陛下，罪臣之子不能遠送了！』說罷，望山澗中一跳，投水而死。君臣歎息了一番，急急往前逃奔。再說那王鐸一路迎着張邦昌，引見了粘罕，報知高宗已被臣綁縛在後園，專候狼主來拏。粘罕大喜，遂同了王鐸來至家中，坐定，王鐸家人稟說：『公子放了高宗，一同逃去了。』王鐸驚得呆了，只得



奏稟逆子放走康王，一同逃去了。粘罕大怒，分付把都兒們，將王鐸家抄了，房屋燒燬了。命王鐸與張邦昌兩個，同作鄉導，一路去趕康王。王鐸暗恨：早知粘罕這般狠毒，何苦做此奸臣！却說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名喚王德壽，聽見小主放走康王，一同逃走，便追將上去，思想跟隨孝如。那王鐸在路望見了，便稟上狼主道：前邊這個是我家人王德壽，他熟諳路途，叫他做鄉導，去拿康王，必然穩當。粘罕道：既如此，喚他來。王鐸叫轉王德壽來，見了粘罕。粘罕叫他騎匹好馬，充作鄉導。德壽道：小人不會騎馬的。粘罕道：就是步行罷。王德壽暗道：公子拚命放走康王，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耽擱工夫，好讓他們逃走。定了主意，竟往高山上亂走。那粘罕在山下紮住營盤，命衆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爬到半山之中，擡頭觀看，上邊果有七八個人，在上爬山。王德壽叫聲：我死也！怎麼處！就把身子一滾，跌下山來，跌成肉醬。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就拚命爬上去。那君臣八人，回頭望下觀看，見山下無數番兵爬上來，高宗道：這次決難逃脫的了！君臣正在危急之際，天上忽然陰雲佈合，降下一場大雨，傾盆如注。但見：

霆轟電掣玉池連，高岸層霄一漏泉；雲霧黑遮山忽隱，霎時不見萬峯巔。



那君臣八人，也顧不得大雨，拚命爬上山去，那些番兵穿的多是皮靴，經了水，又兼山上砂滑，爬了一步，倒退了兩步。立脚不牢的，跌下來，跌死了無數。那雨越下個不住。粘罕道：料他們逃不到那裏去，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等雨住了，再上去罷。再說那高宗君臣八人，爬到了山頂平地，乃是一座靈官廟，又無廟祝，渾身濕透，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做書的一枝筆，寫不得兩行字；一張口，說不出夾層話。且把高宗在靈官廟內之事，暫擱一邊。且說那澶州岳元帥，一日正坐公堂議事，探子報道：兀朮五路進兵，杜充獻了長江。金陵已失，君臣八人逃出在外，不知去向了！元帥一聞此言，急得魂魄俱無，大叫一聲：聖上吓！要臣等何用！拔出腰間寶劍，就要自刎。張憲施全二人，急忙上前，一個攔腰抱住，一個扳住臂膊，叫聲：元帥差矣！聖上逃難在外，不去保駕，反尋短見，豈是丈夫所爲？岳爺道：古語云：君辱臣死。至今不知那聖上蒙塵何處，爲臣子者，何以生爲！旁邊走過諸葛英道：元帥不必愁煩。末將同公孫郎善能扶乩請仙，可知君王逃在何處，我們就好去保駕了。元帥拭淚，就命快排香案，祝拜通忱。諸葛、公孫二人在仙乩上，扶出幾個字來道：

落日映湘澶，  
崔巍行路難；  
速展乾坤手，  
覓跡在高山。



元帥道：這明明說是聖上在湘澶二處山上。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叫我向何處去尋覓？便請過澶州總兵來道：有煩貴鎮將湘澶二州山名，盡數寫來。總兵就在下邊細細開明，送上元帥。元帥就將山名做成鬪紙，放在盒內，重排香案，再熬清香，虔心禱告，願求神明指示天子逃在何處，卽拈着何山，祝畢，拈起一鬪，打開看時，却是牛頭山三字。元帥就命牛臯兄弟，你可帶領五千人馬，同着總兵，速往牛頭山打探。我領大兵隨後卽來。牛臯得令，如飛而去。將到牛頭山，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牛臯軍士在山下，也撐起帳蓬，等雨過了而行。軍士回報說：前面有番兵紮營。牛臯道：既有番兵，君王必然在這山上。請問總兵從何處上山？總兵道：從荷葉嶺上去，卻是大路。牛臯領兵就從荷葉嶺上去，一馬當先跑上山來。那靈官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見是牛臯，便大叫：牛將軍，快來救駕！牛臯跑到廟前下馬，進殿見了高宗，叩頭道：元帥聞知萬歲之事，幾乎自盡，幸得衆將救了。令牛臯先來保駕。果然在這裏！就將身邊乾糧，獻上與高宗充飢。然後分付三軍，守住上山要路。那些番兵，等雨住了，正要上山，忽見有宋兵把守，忙報知粘罕，粘罕就命人去催躡大兵，又着人望臨安一路迎報兀朮領兵來。且把康王困住，不怕他插翅飛去。且說牛臯就叫澶州總兵回去保守澶州，速請元帥領兵來。



救駕。那總兵在路，正迎着元帥大兵，報說：聖駕正在牛頭山，牛將軍請元帥速速上山保駕。元帥聞得，飛奔上牛頭山來。牛臯迎接，同至靈官廟朝見了高宗，奏道：微臣有失保駕，罪該萬死。高宗大哭道：奸臣誤國，卿有何罪？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又道：孤家因衣服濕透，此時身上發熱，如之奈何！衆臣正在商議，只見張保過來稟說：拏得一個奸細，聽候發落。岳爺道：帶他過來！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元帥看他是個少年道童，便問：你是何人，敢來窺探？那人道：小人是上山玉虛宮道童。聞得有兵馬在此，師父着小人來打探，望乞饒命。岳爺道：那玉虛宮可大麼？道童道：地方甚大，有三十六個房頭。岳爺道：你去說與住持知道，不必驚慌。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因聖體不和，着你們收拾好房幾間，送聖上來將養。道童得令，飛奔上去報信。岳爺奏道：臣探得有玉虛宮，可以安住，請陛下上車。遂將小糧車出空了，載了天子。衆大臣各揀一匹馬騎着。衆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早有住持率領三十六宮道士，跪着迎接。天子進了宮，十分喜悅。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衆臣請安已畢。只見走過一個老道士，奏道：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在本山藥王殿內安攝靜養。今聞聖體違和，乞聖上着來調治，可保聖躬無恙。高宗大悅，即命老道士去請來調治。朕躬自當封職。又有李



綱奏道：乞於靈官殿左首，搭起一臺，效當年漢高祖建臺拜將之事。拜封元帥並衆將官，好使他捨身爲國。高宗准奏，遂令路金監督搭臺。次日高宗出宮，衆將迎駕上臺，傳旨封岳飛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尙書都督大元帥。岳飛謝恩畢，正要加封牛臯等一班衆將，不道高宗一時頭暈，傳旨候朕病痊再行封賞。衆將跪送回宮。次日早上衆將到靈官殿前，只見挂着一張榜文，上寫着：

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岳，爲曉諭事：照得本帥恭承王命，統屬六軍，共爾衆將，必期掃金扶宋，盡力王事。所有條約，各宜知悉：

聽點不到者斬。

擅闖軍門者斬。

聞鼓不進者斬。

聞金不退者斬。

私自開兵者斬。

搶奪民財者斬。

奸人妻女者斬。

洩漏軍機者斬。

臨陣反顧者斬。

兵弁賭博者斬。

妄言禍福者斬。

不守法度者斬。

笑語喧嘩者斬。

酗酒入營者斬。

大宋 建炎 年 月 日 榜

張掛營門

那牛臯聽見衆人在那裏一款一款念到後來兩條，便道：胡說！大哥明明曉得我喜歡吃酒，是這樣高聲亂嚷的，却將這兩件事寫在上邊，停一會，待我闖一個轅門與他看。



看他怎樣斬我。衆將齊至營前，只見張保傳出令來：元帥今日不升帳了。諸將明日早上候令罷。衆將得令，各自散去。牛臯道：明早待我吃個大醉而來，看他怎樣。再說元帥命張保去請湯懷，直至後營相見。岳爺道：請賢弟到來，非爲別事。今日所掛斬條，上有兩件事，犯着牛兄弟的毛病，故此愚兄不升帳。發令之初，若不將他斬首，何以服衆？若准了法，又傷兄弟之情。賢弟可如此如此，方得無事。湯懷領令，來到牛臯帳中，見他正在吃酒。牛臯道：湯二哥來得好，也來吃一杯。湯懷就坐下，吃了幾杯，便道：我有正事，與你相商。牛臯道：是什麼事？湯懷道：你道大哥今日爲何不升帳？打聽得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因山下有番兵阻住，無人敢去，爲此愁悶不能升帳。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怎麼作個計較，幹得這件大功勞，特來與你商量。牛臯道：諒這些小番兵，怕他怎的？明日看我自去。湯懷道：既如此，明日你且休要吃酒，悄悄的來，不要被別人搶去頭功。牛臯道：多謝你了。湯懷別了牛臯回營。到了明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謁已畢，站立兩旁聽令。湯懷見牛臯低頭走進營來，暗暗歡喜。元帥道：三軍未發，糧草先行；日今交兵之際，糧草要緊。但山下有金兵阻路，如何出得他的營盤？那一位大膽，敢領本帥之令，前往相州催糧？話聲未絕，牛臯上前道：末將敢去。元帥道：你的本事，怎能出得番營？牛臯



道：元帥休得長他人志氣！諒這些毛賊，怕他怎的？小將若出不得番營，愿納下這顆首級。元帥道：既如此，有令箭一枝，文書一封，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小心前去。牛臯得令，將文書藏在懷中，把令箭插在飛魚袋內，上馬提鎧，獨自一個跑下山來。正叫做：壯士一身已許國，此行那計吉和凶；雙鎧匹馬番營過，粘罕應教吃一驚。畢竟不知牛臯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詩曰：三尺龍泉吐赤光，英雄萬載姓名芳；男兒要遂封侯志，烈烈轟轟做一場。却說牛臯一馬跑到粘罕營前，大叫一聲：快些讓路，好等老爺去催糧。就舞動雙鎧，踹進營來，逢人便打。衆番兵見他來得兇，慌忙報知粘罕道：山上有個黑炭團殺進營來。粘罕大怒，拿了溜金棍上馬來迎。剛剛碰着牛臯，被牛臯一連七八鎧，粘罕招架不住，往斜刺裏便走。却被牛臯冲出後營，到相州去了。粘罕回寨，叫小番收拾尸首，整頓營盤。一面再差人去催躡各位王兄王弟，速到牛頭山來，圍住他君臣再處。且說岳元帥這日升帳，探軍來報：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不多時，探子又來報說：又有一枝番兵下寨。一連報了四次，元帥想：牛臯雖已踹出番營，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心下十分愁悶。



再說牛臯踹破番營，晝夜兼行，到了相州，一直到了節度使轅門下馬，大聲叫道：「快些通報！」就把那鑼在鼓上扑通的一下，把那鼓竟打破了。傳宣進內稟知，劉都院傳令牛臯進見。牛臯來至大堂，跪下道：「部爺快看文書！快看文書！」劉光世看了文書道：「牛臯差？了？限你四日，如今只纔三日半，如何這般性急？且到耳房便飯。」牛臯道：「飯是自然要吃的。但糧草是要緊的，明早就要起身的吓！」劉爺道：「這是朝廷大事，誰敢遲延？」傳令準備糧草。至二更時分，俱已端正；一面點兵三千護送，劉爺一夜不曾睡着。剛剛天亮，牛臯早已上堂來見劉爺，催促劉爺道：「軍糧久已完備，有道表章，煩你帶去；外有書一封，候你家元帥的。」牛臯收了表章書信，叩頭辭別，上馬便行。這日正行之間，忽然大雨下來，要尋個地方躲雨。望見前面一帶紅牆，必然是個廟宇，忙忙催動糧車，趕到紅牆邊一望，不是廟宇，却是王殿一座。牛臯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命衆軍士把糧推進殿內躲雨。却說這殿，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使一條茶杯口粗的鐵棍，力大無比，善於步戰。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不知何處軍馬，推着許多糧車，在殿上諠譁糟蹋。」特來報知。鄭懷道：「那有這樣事！先王御賜的地方，誰敢來糟蹋！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大喝道：『何處野賊，敢來這裏討野火吃？』」牛臯見來得兇，只道是搶



糧的，不問情由，舉鎗就打；鄭懷掄棍招架。不上四五個回合，被鄭懷攔鎗只一把，把牛  
| 臯擒住，走進裏邊廳上，叫家人綁了，推至面前喝道：你是何方草寇，敢來糟蹋王殿？牛  
| 臯大喝道：該死的狗囚，你眼又不瞎，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我叫牛臯，奉岳元帥將令，  
| 催糧上牛頭山保駕，在此躲雨。你敢拿了我，可不該凌遲剮罪？鄭懷道：原來是牛將軍，  
| 你也該早說個明白。慌忙來解了綁，扶牛臯中間坐了，請罪道：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  
| 裔，名喚鄭懷。久慕將軍大名，今日愿拜將軍爲兄。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未知允否？牛  
| 臯道：我本是不肯的；見你本事也好，還有些情重的，且取你爲弟罷。只是肚中飢了，且  
| 收拾些酒飯來我吃了，好同你去。鄭懷道：這個自然。就同牛臯對天結拜爲弟兄，分付  
| 家人整備酒飯，殺了兩頭牛，擡出十來罈酒，到殿上犒賞三軍。鄭懷一面收拾行李，吃  
| 完酒飯，就同了牛臯起身。且說那牛臯來時，是夜走的，故此來得快。此時回去，有了糧  
| 車，須要晝行夜住，那能就到這日行至一座山邊，忽聽得一棒鑼聲，擁出五六百嘍囉。  
| 爲首一員少年，身騎白馬，手提銀槍，白袍銀甲，頭帶銀盔，口中大叫：會事的留下糧車，  
| 放你過去。牛臯大怒，方欲出馬，鄭懷道：不勞哥哥動手，待小弟去拿這廝來。提棍上前  
| 便打，那英雄掄槍就刺，大戰三十多合，不分勝負。牛臯暗想：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



被他了他。拿兩個戰了三十多合，尙無勝敗，好個對手！就拍馬上前道：你們且住手！我有話說。鄭懷架住了槍道：住著！俺哥哥有話講，講了再戰。那將收了槍道：你有何話，快說來。牛臯道：俺非別人，乃岳元帥的好友牛臯。我看你年紀雖小，武藝倒好。目今用人之際，何不歸順朝廷，改邪歸正，豈不勝如在這裏做强盜？那將聽了道：原是牛將軍，何不早說！遂棄槍下馬道：將軍若不見棄，願拜爲兄，同往岳元帥麾下效用。牛臯道：這纔是好漢！但不知你姓甚名誰？那將道：小弟乃東正王之後，姓張名奎，因見朝廷奸臣亂國，故爾不願爲官，在此落草。牛臯道：既如此，軍糧緊急，速卽收拾同行。張奎就請牛鄭二人上山，結爲兄弟，一面整備酒席，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同行。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軍士報說：前面有四五千人馬，紮住營盤，不知是何處兵馬。特來報知。牛臯吩咐也紮住營頭，差人探聽。不一時軍士來報：有一將在營前，聲聲要老爺送糧草。牛臯大怒，同了鄭懷張奎出營。看那後生，生得身長八尺，頭帶金盔，身穿金甲，坐下青鬃馬，手提一桿鑿金虎頭槍。見了牛臯，便喝道：你可就是牛臯麼？牛臯道：老爺便是。你是什麼人，敢來阻我糧草？那人道：你休要問我，我只與你戰三百合，就放你過去。鄭懷大怒，舉棍向前便打。那將架開棍，一連幾槍，打得鄭懷渾身是汗，氣喘吁吁。張奎把銀槍一擺，上



來助陣，兩個戰了二十餘合。牛臯見二人招架不住，舉鎗也來助戰。三個戰一個，還不是那將的對手。正在慌張，那將托地把馬一提，跳出圈子外，叫聲且歇！三人收住了兵器，只是氣喘。那將下馬道：小將非別，乃開平王之後，姓高名寵。當年在紅桃山保母，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被小弟槍挑了番將，殺敗了番兵，奪得金盔、金甲、金銀財帛幾車，留下至今。目下見朝廷被困牛頭山，奉母命前來保駕，今日幸得相會，特來獻獻武藝。牛臯大喜，叫聲好兄弟，你既有這般本事，就作我哥哥也好，何不早說！當時就與高寵並了隊伍，在營中結爲兄弟，用了酒飯。高寵就在前頭開路，牛臯同鄭懷、張奎押後，催兵前進，望牛頭山進發。且說兀朮大兵已到，粘罕接進，將張邦昌、王鐸的事說了一遍。兀朮道：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絕了他的糧餉，怕不餓死！遂分撥衆狼主，四方八處，紮住大營。六七十萬大兵，團團圍住牛頭山，水泄不通。岳爺聞報，好不心焦！且說牛臯等在路，非止一日，已到牛頭山。高寵望見番營連絡十餘里，便向牛臯道：小弟在前冲開營盤，兄長保住糧草，一齊殺入。牛臯便叫鄭懷、張奎左右輔翼，自己押後。高寵一馬當先，大叫高將軍來踹營也！拍馬挺槍，冲入番營。遠者槍挑，近者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開一條血路。左有張奎，右有鄭懷，兩條槍棍猶如



雙龍攪海，牛臯在後邊舞動雙鏢，猶如猛虎搜山。那些番兵番將，那裏抵當得住，大喊一聲，四下裏各自逃生。兀朮忙差下四個元帥來：一個叫金花骨都，一個叫銀花骨都，一個銅花骨都，一個鐵花骨都，各使兵器，上前迎戰，被高寵一槍，一個翻下馬去，第二槍，一個跌下地來；第三槍，一個送了命；再一槍，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叫做金古淥，使一條狼牙棒打來，被高寵望番將心窩裏一槍戮透，一挑，把個尸首直拋向半天之內去了。嚇得那番營中兵將，個個無魂，人人落魄。更兼鄭懷，張奎兩條槍棍，牛臯一對鏢，翻江攪海一般，殺得尸如山積，血流成河，沖開十幾座營盤，往牛頭山而去。兀朮無奈，只得傳令收拾尸首，整頓營寨，不提。且說岳元帥悶坐帳中，探子來報道：金營內旗旛撩亂，喊殺連天，未知何故。岳元帥道：他見我們按兵不動，或是誘敵之計，可再去打聽。不一會，又有探子來報：牛將軍解糧已到荷葉嶺下了。岳元帥舉手向天道：真乃朝廷之福也！不一時，牛臯催趲糧車，上了荷葉嶺。在平陽之地，把三軍紮住，對三位兄弟道：待我先去報知元帥，就來迎接。高寵道：這個自然。牛臯進營見過了元帥，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岳爺道：糧草虧你解上山來，乃是第一個大功勞！吩咐上了功勞簿。牛臯道：那裏是我的功勞，虧得新收三個兄弟：一個叫高



寵一個叫鄭懷，一個叫張奎。他三個人本事高強，沖開血路，保護糧草，方能上山。現在看守人馬糧草，在嶺上候令。岳爺道：既如此，快請相見。牛臯出營來，同了三人進來，參見畢。岳爺立起身道：三位將軍請起。遂問三人家世，高寵等細細說明。元帥道：既是藩王後裔，待本帥奏過聖上封職便了。遂命將糧草收貯，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朝見了高宗，將三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高宗問李綱道：該封何職？李綱奏道：暫封他爲統制；待太平之日，再襲祖職。高宗依奏封職。三人一齊謝恩而退，一同元帥回營。牛臯上來稟道：這三個兄弟，可與小將同住。岳爺應允，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分隸部下。金銀財帛送入後營，爲勞軍之用。專等擇日開兵，與兀朮打仗。當日無話。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衆將站立兩旁聽令。元帥高聲問道：今糧草雖到，金兵困住我兵在此，恐一朝糧盡，不能接濟，必須與他大戰一場，殺退了番兵，奉天子回京。不知那位將軍敢到金營去下戰書？話聲未絕，早有牛臯上前道：小將願往。元帥道：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是他的仇人，如何去得？牛臯道：除了我，再沒有別人敢去的。岳爺就叫張保替牛臯換了袍帽。張保就與牛臯穿起冠帶來，辭了元帥，竟自出營。岳爺不覺暗暗傷心，恐怕不得生還。又有一班弟兄們，俱來相送到半山，對牛臯道：賢弟此去，須要小心！言語須要謹慎！



牛臯道：衆位哥哥，自古道：教的言語不會說，有錢難買自主張。大丈夫隨機應變，着什麼忙！做兄弟的，只有一事相託：承諸位兄弟結拜一場，倘或有些差遲，只要看待這三個兄弟，猶如小弟一般，就足見盛情了！衆弟兄聽了，含淚答道：一體之事，何勞囑咐。但願吉人天相，恕不遠送了！衆將各自回山。正是：

蠻輿萬里困胡塵，勇士勤王不顧身；自古疾風知勁草，由來板蕩識忠臣。

且說牛臯獨自一個下山，揩抹了淚痕，休要被番人看見，只道是我怕死了。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倒也好笑起來。我如今這般打扮，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一馬跑至番營前，平章看見，喝道：這是牛南蠻，爲何如此打扮？牛臯道：能文能武，方是男子漢。我今日來下戰書，是二主交接之正事，自然要文縐縐的打扮。煩你通報通報。平章不覺笑將起來，進帳稟報。有牛南蠻來下戰書。兀朮道：叫他進來。平章出營叫道：狼主叫你進去。牛臯道：這狗頭，請字不放一個，叫我進來。如此無禮！遂下馬，一直來至帳前。那些帳下之人，見牛臯這副嘴臉，這般打扮，無不掩着口笑。牛臯見了兀朮道：請下來見禮。兀朮大怒道：某家是金朝太子，又是昌平王，你見了某家，也該下個全禮，怎麼反叫某家與你見禮？牛臯道：什麼昌平王，我也曾做過公道大王。我今上奉天子聖旨，下奉元



帥將令，來到此處下書。古人云：上邦卿相，卽是下國諸侯；上邦士子，乃是下國大夫。我乃堂堂天子使臣，禮該賓主相見，怎肯屈膝於你？我牛臯豈是貪生怕死之徒，畏箭避刀之輩？若怕殺，也不敢來了。兀朮道：這等說，倒是某家不是了。看你不出，倒是個不怕死的好漢。某家就下來與你相見。牛臯道：好吓！這纔算個英雄。下次你在戰場上，要多戰幾合了。兀朮道：牛將軍，某家有禮。牛臯道：狼主，末將也有禮了。兀朮道：將軍到此何幹？牛臯道：奉元帥將令，特來下戰書。兀朮接過看了，遂在後批着：三日後決戰，付與牛臯。牛臯道：我是難得來的，該請我一請！兀朮道：該的。該的。遂叫平章同牛臯到左營吃酒飯。牛臯吃得大醉出來，謝了兀朮，出營上馬，轉身回牛頭山來。到了山上，衆人看見大喜，俱來迎接，說道：牛兄弟辛苦了！牛臯道：也沒有甚麼辛苦。承他請我吃酒飯，飯都吃不下，只喝了幾杯寡酒。來到大營，軍士報知元帥，元帥大喜，吩咐傳進。牛臯進帳，見了元帥，將原書呈上。元帥叫軍政司，記了牛臯功勞。回營將息。次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元帥喚過王貴來道：本帥有令箭一枝，着你往番營去拿一口豬來，候本帥祭旗用。王貴得令，上馬下山而走。元帥又將令箭一枝，喚過牛臯道：你也領令到番營去拿一口羊來，候本帥祭旗用。牛臯也領令而去。正叫做：



天子三宣恩似海；

將軍一令重如山。

畢竟王貴牛臯，怎生進得番營，去拿他的豬羊，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詩曰：報應休爭早與遲，天公暗裏有支持；不信但看奸巧誓，一做羊來一變豬。

却說王貴領令下山，暗想：這個差使却難，那番營中有豬，也不肯賣與我，若是去搶他

六十七萬人馬，那裏曉得他的豬藏在那裏？不要管他，我只捉個番兵上去，權當個豬

繳令，看是如何。想定了主意，一馬來至營前，也不言語，兩手搖刀，沖進營中。那小番出

其不意，被他一手撈翻一個，挾在腰間，拍馬出營，上荷葉嶺來。却好遇着牛臯下山，看

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牛臯暗想：吓！原來番兵當得豬的，難道就當不得羊？且不

要被他的頭功，待我割去他的豬頭。遂拔劍在手，迎上來道：王哥，你來得快，吓！王貴

道：正是兩個說話之間，兩馬恰是交肩而過，牛臯輕輕把劍在小番頸上一割，頭已落

地。王貴還不得知，來到山上，諸葛英見了，便道：王兄爲何拿這沒頭人來做什麼？王貴

回頭一看，呀，這個頭被牛臯割去了。就將尸首一丟，回馬復下山來。行至半路，只見牛

臯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牛臯看見了王貴，就勒住馬，閃在旁邊，叫聲：王哥請便。王貴



道：世上也沒有你這樣很心的人！你先要立功，怎麼把我拿的人割了頭去？牛臯道：原是小弟不是王哥，把這一功讓了我罷！王貴拍馬竟去。牛臯來至大營前，叫家將把這羊綁了。牛臯進帳稟道：奉令拿得一腔羊，繳令。元帥吩咐將羊收了。牛臯道：羊是會說話的。元帥道：不必多言。牛臯暗暗好笑，出營去了。再說王貴復至番營，叫道：再拿一口豬來！掄刀冲進營去，小番圍將上來廝殺。王貴勾開兵器，又早撈了一個。粘罕聞報，拿了溜金棍上馬，領衆趕來；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那裏追得着。王貴到了大營門首，將番兵綁了，進帳來見元帥道：末將奉令拿得一豬在此繳令。元帥叫張保收了豬，上了二人的功勞。次日元帥請聖駕至營祭旗。衆大臣一齊保駕，離了玉虛宮，來到大營。元帥跪接進營，將小番殺了，當做豬羊祭旗已畢。元帥奏請聖駕明日上臺，觀看臣與兀朮交戰。請王元帥報功，李太師上功勞簿。天子准奏，衆大臣保駕回玉虛宮，不表。再說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岳飛叫人下山，拿我營中兵去，當作福禮祭旗，可恨可惱！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兩個南蠻來祭旗，方洩我恨。軍師道：不可。若能到他山上去，拿得人來，這座山久已搶了。請狼主免降此旨罷。兀朮想道：軍師此言亦甚有理。這山如何上去得？我想張邦昌、王鐸兩人，要他何用，不如將他當作福禮罷。遂傳令將二人拿下。



一面準備豬耳祭禮，邀請各位王兄，王弟，同了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大小元帥，衆平章等，一同祭旗。將張王二人殺了，請衆人同吃利市酒。他二人當初在武場對天立誓道：如若欺君，日後在番邦變作豬羊，不意今日有此果報。那兀朮祭過了旗，正同衆將在牛皮帳中吃酒，小番來報道：元帥哈鐵龍，送鐵華車至營。兀朮傳令，叫他帶領本部軍兵，在西南方上埋伏。哈元帥得令而去。次日兀朮自引大隊人馬，來至山前搦戰。岳元帥調撥各將緊守要路，多設擗木礮石。張奎專管戰陣兒郎，鄭懷單管鳴金士卒。高寵掌着三軍司命的大旗，自己坐馬提槍，只帶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兩個下山，來與兀朮交兵。只見金陣內旗門開處，兀朮出馬，叫聲：岳飛，如今天下，山東，山西，湖廣，江西，皆屬某家所管；爾衆兵不滿十餘萬，今被某家困住此山，量爾糧草不足，正如釜中之魚，何不將康王獻出，歸順某家，不失封王之位。你意下如何？元帥大喝過：兀朮，你等不識人倫，囚天子於沙漠，追吾主於湖廣，本帥兵雖少而將勇，若不殺盡爾等，誓不回師。大吼一聲，走馬上前，舉槍便刺。兀朮大怒，提起金雀斧，大戰有十數個回合。那四面八方的番兵，吶喊連天，俱來搶牛頭山。當有衆將各路敵住，岳元帥記念有康王在山，恐驚了駕，挑開斧，虛幌一槍，轉馬回山去了。那張奎見元帥回山，即便鳴金收軍。不道那高寵



想道：元帥與兀朮交戰，沒有幾個回合，爲何便卽回山？必是這個兀朮武藝高強，待我去試試，看是如何。便對張奎道：張哥，代我把這旗掌一掌。張奎拿旗在手，高寵上馬掄槍，往旁邊下山去。兀朮正冲上山來，劈頭撞見高寵，劈面一槍，兀朮擡斧招架。誰知槍重招架不住，把頭一低，被高寵把槍一拖，髮斷冠墜，嚇得兀朮魂不附體，回馬就走。高寵大喝一聲，隨後趕來，撞進番營。這一桿碗口粗的槍，帶挑帶打，那些番兵番將，人亡馬倒，死者不計其數。那高寵殺得高興，進東營，出西營，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悲聲震地。看看殺到下午，一馬冲出番營，正要回山，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高寵想道：此處必是屯糧之所。常言道：糧乃兵家之性命，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將他的糧，燒個乾淨，絕了他的命根，豈不爲美。便拍馬掄槍，來到番營，挺着槍冲將進去。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哈鐵龍吩咐把鐵華車推出去。衆番兵得令，一片聲響，把鐵華車推來。高寵見了，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就把槍一挑，將一輛鐵華車挑過頭去。後面接連推來，高寵挑了十一輛。到得第十二輛，高寵又是一槍，誰知坐下那匹馬，力盡筋疲，口吐鮮血，蹲將下來，把高寵掀翻在地，早被鐵華車碾得稀扁了！後人有詩弔之曰：

爲國捐軀赴戰場，丹心可並日爭光；華車未破身先喪，可惜將軍馬不良。



却說哈鐵龍拿了尸首，來見兀朮道：「這個南蠻，連挑十一輛鐵華車，真是楚霸王重生，好生利害！」兀朮吩咐哈元帥，再去整備鐵華車，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將高寵尸首吊起。此時岳爺正同衆將，在山前打聽高寵下落，忽見番營門首吊起一個尸首來。牛臯遠遠望見，叫聲：「不好了！」就拍馬冲下山去。那岳爺此時也不能禁止，忙令張立、張用、張保、王橫四人飛步下山，再命何元慶、余化龍、董先、張憲速去救應。衆將得令，一齊下山。且說牛臯一馬跑至營前，有小番上來擋路，被他把鏑一掃一揮，那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滾去。直至高竿前，拔出劍來，只一劍將繩割斷，那尸首墜下地來。牛臯抱住一看，大叫一聲，翻身跌落馬下。那些番兵見了，正待上前拿捉，却被張憲等四員馬將，張立等四員步將一齊趕來，殺退番兵。張立、張用前後護持，王橫扶牛臯上了馬。張保將高寵尸首，駝在背上，轉身就走。又有幾個平章曉得了，領着番兵追來，被何元慶、余化龍二人回馬大殺一陣，鎚打槍挑，傷了許多人馬。番兵不敢追趕，衆將一齊上了牛頭山。那兀朮得報，領人馬飛風而來，這裏已經上山了。兀朮只得回馬轉去，自忖：「這些南蠻，有這等大膽，又果然義氣，反傷了某家兩員將官，殺了許多兵卒，只得叫小番收拾殺傷尸首，緊守營門。」不表。再說衆將將牛臯救得上山，牛臯大哭不止，連暈幾次。人



人淚落，個個心傷。康王傳下聖旨：高將軍爲國亡身，將朕衣冠包裹尸首，權埋在此；等太平時，送回安葬。岳元帥又命湯懷住在牛臯帳中，早晚勸他不要過於苦楚。湯懷領令，自此就在牛臯帳中同住。不提。却說兀朮一日在帳中呆坐思想，忽然把案一拍，叫道：好利害！軍師忙問：狼主有何事利害？兀朮道：某家在這裏想：前日被高寵一槍，險些喪了性命；有本事連挑我十一輛華車，豈不利害！軍師道：任他利害，也做了個扁人，臣今已想有一計，捉拏岳南蠻；不知狼主要活的，還是要死的。兀朮聽了此言，不覺心中不然起來，臉色一變，說道：軍師，你在那裏說夢話麼？前日某家要拏他兩個小卒，來當福禮；你道若能拏得他的人來，久已搶了牛頭山了。兩個小卒，尙不能拿他，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豈不是做夢？哈迷蚩道：凡事不可執一而論。要上山去拏小卒，實是煩難；要拿岳南蠻，臣卻有一計，任那岳南蠻有通天本事，生死俱在吾手中。兀朮忙問軍師：有何奇計拏得岳南蠻？哈迷蚩不慌不忙，伸兩個指頭，說出這個計來。有分教，少年英俊，初顯出崢嶸頭角；幾千番卒，羣羊入虎口之中。正是：

茅廬已定三分鼎；

助漢先施六出奇。

不知哈迷蚩有何計拿岳元帥，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詩曰：年少英風遠近揚，凌雲壯氣傲秋霜；人中俊傑非無種，世上英豪自有光。

話說兀朮對軍師道：怎麼要拏他兩個小卒不能得，拏岳南蠻倒容易？軍師道：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我兵如何得上去，故此拏不得他一個小卒。臣今打聽得岳飛待母最孝，他的母親姚氏，並家小，現今住在湯陰。目下我們在此相持，他決不隄防。我今出其不意，悄悄的引兵去，將他的家屬拏來。那時叫他知道，不怕他不來投降，豈不是活的。若要死的，將他一門盡行送往本國，他必然憂苦而死。豈不是生死出在我手中？兀朮聞言大喜，隨差元帥薛禮、花豹，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扮作勤王樣子，暗暗渡過黃河，星夜前往湯陰，不許傷他家口，要一個個活捉回話。薛禮、花豹領令，悄悄起身，望湯陰而來。再說岳飛府中，已收拾得十分齊整，家中有一二百口吃飯。大公子岳雲，年已長成十二歲，生得一表人材，威風凜凜。太太先前也曾請個飽學先生，教他讀書，無奈這岳雲，本是個再來人，天望聰敏，先生提了一句，他倒曉得了十句。差不多先生反被學生難倒了，只得見了太夫人說：小子才疏學淺，做不得他的業師，只好另請高才。辭別去了。一連請了幾個，多是如此，所以無人敢就此館。岳雲獨自個在書房中，將岳



爺的課程，細細翻閱，那些兵書戰策，件件熟諳。他原是將門之子，膂力過人，終日使槍弄棍，叫家將置了一副齊整盔甲，家中自有弓箭槍馬，常常帶了家將，到郊外打圍取樂。有時同了家將到教場中，看劉都院操兵。太太愛如珍寶，李夫人也禁他不得。忽一日天氣炎熱，瞞了兩位太太，帶了兩個家將，私自騎馬出門，向城外河邊柳陰深處，去頑耍了一會。不道天上忽然雲興霧起，雷電交加，家將叫聲：公子，大雨來了，那裏去躲一躲纔好。四下一望，並無人家，那雨又傾盆的下將起來。公子無奈，只得把馬加上一鞭，冒雨走了一二里，方見一座古廟。四個人趕到一看，却是個坍塌冷廟。忙忙的到殿上。公子下了馬，拴在柱上。幸虧得俱是單衣，渾身濕透，各去脫下來，搭在破欄桿上晾着。仰着頭看那天上的雨越下得大了，兩個家將呆呆的望着。那岳雲就去拜臺上坐下。不一會，身子覺得困倦，就倒在拜臺上，朦朦的睡去。忽聽後邊喊殺之聲，岳雲暗想：這荒郊野外，那裏有此聲。隨即起身走到後邊一看，原來是一片大空地。上邊設着公案，坐着一位將軍，生得青臉紅鬚，十分威武；兩邊站立着一二十個將吏；看下邊二人舞鎗。岳雲就挨身近前觀看，但看兩個將官，果然使得好鎗。但見：

前後進退，齊脇平腰；按定左顧右盼，盤頭護頂防身；落地金光滾地打，漫天閃電蓋



天靈搜山勢，兩輪皓月煎海法，趕月追星，童子抱心分進退，金錢落地看高低，花一團，祥雲瑞彩，錦一簇，紋理縱橫，轉折俯仰，舞三十六路小結構，高低上下，使七十二變大翻身，真個是：

凜凜飛霜遮白雪；

颼颼急雨灑寒冰。

岳雲看到好處，止不住失聲喝彩，果然使得好鎚！真個是人間少有，天上無雙！贊聲未絕，那位青臉將軍，喝聲：誰人在此窺探？與我拏來！岳雲聽見，便慌忙上前一揖，稟道：晚生非別，乃岳飛之子，名喚岳雲，因避雨至此。因見鎚法高妙，不覺失口，驚動將軍，望乞恕罪！那將軍道：原來你是岳飛之子，也罷，你既愛武藝，我就將這鎚法傳你何如？岳雲道：若蒙教訓，感德不忘！那位將軍，就叫一聲：雷將軍，可將雙鎚傳與岳雲，使他日後建功立業。那位將軍應了一聲，走下來，將一對銀鎚，前三後四，左五右六，教岳雲照式也舞一回。岳雲一霎時，覺道前時會的一般。正使得高興，只聽得耳跟前叫道：天晴了，公子快回城去罷！岳雲猛然驚醒，開眼看時，身子却在拜臺上睡着，原來是一個大夢。家將道：雨已止了，趁早回城去罷！岳雲立起身來，將神廚帳幔揭起一看，但見上邊坐着一位神道，青臉紅鬚，牌位上寫着：敕封東平王睢陽張公之位，旁邊塑着兩位將官，一



邊寫着：萬春雷將軍位，一邊寫着：霽雲南將軍位；恰與夢中所見的一般。岳雲便向神前拜了兩拜，暗暗許下心願：將來修整廟宇，重塑金身。拜罷下來，將濕衣交家將一總收拾。赤身下殿上馬，出了廟門，飛馬回轉城中，進了帥府，自到書房中去。次日遂命家將打造兩柄銀鎚。家將領命，叫匠人打了一對三十斤重的。岳雲嫌輕，重教打造，直換到八十二斤，方纔稱手。天天私自習練。又對李夫人道：孩兒曾許下東平王廟的心願，替母親要了一二百兩銀子。叫家將把廟宇法身收拾得齊齊整整。光陰易過，不覺又是一年過了。岳雲已是十三歲。那日在後堂參見太太，請安。太太道：岳雲你這樣長成了，一些世事多不曉得。你父親像你這樣年紀，不知幹了多少事業！那劉都爺幾次差人來問候，你也不去謝謝。岳雲道：太太不叫孫兒去，孫兒怎敢專主？待孫兒今日就去便了。遂辭了太太，到他母親房中來，與母親說知。帶了四個家將出門，上馬前行。心下暗想：我正要去問都爺，我的父親在那裏，我好去幫他。主僕五人進了城，到得轅門，與旗牌說知。旗牌進去稟知，劉都爺吩咐請進相見。公子直進後堂拜謝，劉光世雙手扶起命坐。岳雲告過了坐，然後坐下。用茶已畢，公子道：奉祖母之命，特來請老大人的金安。劉爺道：多謝老太太。公子回時，與我多拜上太太，說我另日再來問候。公子道：不敢！



晚姪請問老大人，家父近日在於何處？都爺想道：岳太太曾囑咐不要對他說，不知何故。就隨口答道：自從進京，並無信來，不知差往那裏去出征？又不知隨駕在京，待得了實信，再來報知。公子遂謝了都爺，告辭出來。劉爺說：恕不送了！叫家丁送了公子出去。公子道：聲不敢！出了後堂，一直來到儀門首，聽家將說：這面鼓破了，也該換一面。你家老爺怎這樣做人家！那門上人道：你不曉得，這是你家老爺在牛頭山保駕，差牛將軍來催糧，牛將軍是個生急的人，恐誤了限期，將鞭來擊鼓，被他打破。我家大老爺不肯換，要留此故跡，使人曉得你家老爺赤心爲國的意思。兩個正說之間，岳雲聽得明白，只做不知，出了儀門，家將接着，上馬出城，一路回府。到了門首，下馬進來，見太太覆命。太太便問：都爺沒甚話說麼？岳雲道：不要說起，倒被他埋怨了一場。說：爹爹在牛頭山保駕，與兀朮交兵，你爲何不去幫助，反在家快樂？太太道：胡說，快到書房中去！太太喝退了岳雲，便對李夫人道：劉都爺不該對孫兒說知便好。他今得知此信，須要防他私自逃去。夫人道：媳婦領命，提防他便了。當日過了。到了次日，忽見家將慌慌張張來報道：不好了！有無數番兵，來捉我們家屬，離此不遠了！嚇得太太驚慌無措，李夫人面面相覷，無計可施。衆家人正在七張八嘴，沒作理會處，只見岳雲走將進來，叫聲：太太母



親，不要驚慌！聞得番兵只有三五千，人馬怕他怎的？待孫兒出去殺他個盡絕。太太道：孫兒不知世事，你這等小小年紀，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岳雲道：但看若是孫兒殺不過他，再與太太逃走未遲。就連忙披了衣甲，提了雙鎗，帶了一百多名家將，坐上戰馬，出了帥府門，一路迎來。不到二三里路，正遇番兵到來。岳雲大喝一聲：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我小將軍在此，快叫你那爲頭的出來受死！小番轉身報與元帥道：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薛禮花豹聽了，遂提了大刀，走馬上前，大喝道：小南蠻是何人，敢擋某家的路？公子道：番奴聽者，我小將軍乃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是也。你爲何辛辛苦苦的，趕到這裏來送死！薛禮花豹道：我奉狼主之命，正要拏你。岳雲道：且吃我一鎗！一面話還未說完，舉起鎗來，照番將頂門上一鎗。那番將欺岳雲是個小孩子家，不隄防他手快，措手不及，早被岳雲打下馬來。張兆奴吃了一驚，提起宣花月斧來砍岳雲。岳雲一鎗裏開斧，還一鎗打來，張兆奴招架不及，一個天靈蓋打得粉碎，死於馬下。那些番兵見主帥死了，就掇轉身逃走。岳雲掄起雙鎗，趕上來，打死無數。適值劉節度聞得金兵來捉岳元帥的家屬，連忙點起兵卒，前來救應。恰好遇着番兵敗下來，大殺一陣，把那些番兵殺得盡絕，不曾走了一個。劉都院與公子同到岳府來見老太太問安。



那地方官屬曉得了，多來請候。公子一一謝了。各官俱各辭去。岳雲便向太太說：孫兒要往牛頭山去幫助爹爹，求太太放孫兒前去。太太道：且再停幾日，待我整備行裝，叫家將同你去便了。岳雲辭了太太，回到書房，想道：急驚風，撞着慢郎中！既知了牛頭山圍困甚急，星夜趕去纔是；怎說遲幾日？恐怕是騙我，我不如單身匹馬趕去，豈不是好主意定了，竟寫了一封書，到了黃昏以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將書去呈與太太看。却自開了大門，提鎗上馬，一溜煙竟自去了。這裏守門的不敢違拗，連忙進去報知太太。太太一見了書，慌忙的差下四五個家丁，分頭追趕，已不知那裏去了。只得再着人帶了盤纏行李，望牛頭山一路追去，不表。且說岳雲一路問信，走了四日四夜，到了牛頭山。但見一片荒山，四面平陽，多是青草，並不見有半個兵馬。心中暗想道：難道番兵多被爹爹殺完了！正在疑惑，忽聽得山上叮叮噹噹，樵夫伐木之聲。公子跑馬上前，叫聲樵哥，這裏可是牛頭山麼？樵夫回答道：此間正是牛頭山。小將軍要往何處去？公子道：既是牛頭山，那些番兵往何處去了？那樵夫笑道：小將軍你走差了路頭了！這裏乃是山東牛頭山，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差得多了！公子道：我如今要往湖廣去，請問打從那一條路去近些？樵夫道：你轉往湘州，到湖廣這條大路去極好走。若要貪近，打



從這裏小路抄去，近得好幾天；只是山徑叢雜難走些。公子謝了樵夫，拍馬竟往小路走去，走不上十來里路，那馬打了一個前失；公子把絲韁一提，往後一看道：「我的馬落了膘了！要到湖廣去，不知有多少路，這便怎麼處！」正想之間，聽得馬嘶聲響，回頭一看，只見樹林中，拴着一匹馬，渾身火炭一般，鞍轡俱全。岳雲失聲道：「好一匹良馬！」又看看四下無人，不如換了他的罷？正想要上前去換，忽聽得山岡上喝道：「孽畜還不走！公子擡頭看時，見一個小廝，年紀十二三歲，在那岡上拖一隻老虎的尾巴，喝那虎走。公子想道：這個人大起來，定然是個好漢，這匹馬想必是他的了。待我來耍他一耍。」便望着岡子上高聲叫道：「噯！小孩子，這個虎是我們養熟了頑的，休要傷了他，快些送來還我！那小孩子心中暗想：怪道今日擒這個虎，恁般容易。原來是他養熟的。」便道：「既是你們的，就還了你。」遂一手抓着虎頭，一手撲着虎腿，望岡子下擲將下來。不道使得力猛，撲的一聲，丟下岡來，那虎早已跌死了。公子想道：「真個好力氣！」就下馬來道：「我的虎被你擲死了，快賠我一隻活的來。」就把那死虎提起來，望着岡子上擲將上去。那孩子心中也想道：「他的力氣比我更大。」遂雙手提着死虎，走下岡來，對公子道：「你改日來，等我擎着一個活的賠你罷。」公子道：「這虎是我家養的，你就拿着了，也是死的，要他何用？」



道：如今已跌死了，你待要怎的？公子道：也罷，你把這匹馬賠了我罷。那孩子聽了，微微笑道：馱子！古人說的關門養虎，虎大傷人。這個東西，如何養得熟的？你原是想我這匹馬來哄我的！便在青草內去拿出一口青龍偃月刀來，跳上馬，叫聲：你且來與我比比手段看！若勝得我這把刀，我就把這馬送你；若勝不得我，你直走你的路，休要妄想。公子道：既如此，好漢子說話，不要賴。孩子道：不賴，不賴。岳雲聽了，提鎗上馬。兩人直在山坡之下，各顯手段，戰了四五十合，未分勝負。公子暗想：這樣一個孩子，戰他不過，怎麼到得百萬軍中去？兩人直戰到晚，那小孩道：住着！我對你說，天色晚了，我要回去吃飯了，明日再來與你比武罷。公子道：你明日倘然不來，我倒等你不成？你若要去，須把馬留下做個當頭，方許你去。小孩道：你只是想我的馬也罷，我把這口刀留下你處，明日來與你定個勝敗。竟將刀遞與公子，拍馬而去。岳公子見天色已晚，無處投宿，只得就在林中過夜。到了更深，身上覺道有些寒冷，公子就把死虎扯過來，抱在懷中，竟朦朧的睡去。再說這前頭莊上，有一位員外，帶了莊丁，挑着一擔東西，掌着燈火，正往前行。一個莊丁道：不好了！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吃人哩！員外掌燈近前一看，原來這個人，是抱着虎睡的。員外叫聲：小客官醒來！岳公子被員外叫醒，開了眼，坐起來問道：老丈何



來？員外道：這裏豈是睡覺的所在？那裏來的死虎，你抱着他睡？倘再走出一個活虎來，豈不傷了性命麼！公子道：不瞞老丈說，晚生要往牛頭山去，遇着一位小英雄，與我比武，殺了一日，未分勝負，約定明日再來，故此在這裏候他。員外道：你也歇了！倘他明日不來，豈不誤了你的路程？公子道：他將刀放在此做當頭，一定來的。員外道：刀在那裏？公子道：這不是？員外一看，原來是自家外甥的，遂問道：足下尊姓大名？居住何處？公子道：湯陰縣岳飛，就是家父。晚生名喚岳雲。員外聽了，原來是位公子，得罪得罪！且請到寒莊過夜，明日再作商量罷。岳雲道：只是驚動不當！就提了刀鎗，帶了馬，跟着員外到了莊上。在中堂見禮畢，員外吩咐備酒款待。公子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員外道：老漢姓陳，名葵。日間比武的，就是舍甥。叫莊丁請大爺出來，與公子相見。公子道：這位小哥，果然好刀法，必然是老丈傳授的了。員外道：此子名喚關鈴。他的父親，原是梁山泊上好漢，叫做大刀關勝。這刀法是家姊丈傳我，我又傳他的。正說之間，關鈴走將出來，見了便道：舅舅不要睬他，他是拐子，想要拐我的寶馬。員外道：胡說！我與你說了，這位少爺，就是我常日間和你說的湯陰縣的岳元帥，這位就是大公子岳雲。還不快來見禮。關鈴道：你果然是岳公子，何不早說？我就把這匹馬送你了，何苦戰這一日？岳雲道：若不



是小弟賴兄這個死虎，怎能領教得兄這等好刀法？兩個不覺大笑起來。見過了禮，重新入席飲酒，談講了一會。岳雲對着員外道：「晚生意欲與令甥結爲異姓兄弟，但不知老丈容否？」員外道：「公子是貴人，怎好高攀？」公子道：「員外何出此言！」立起身出位來，扯着關鈴，對天拜了八拜。關鈴年只十二，遂認岳雲爲兄。兩個回身，又拜了員外。員外回了半禮，再坐飲酒，當夜盡歡而散。員外叫莊丁收拾房間，關鈴遂陪岳雲同宿。到了次日，員外細細寫了牛頭山的路程圖，又取出金銀贈與岳雲作盤費。對公子道：「待等舍甥再長兩年，就到令尊帳下效力，望乞提攜。」公子稱羨不盡。關鈴將赤兔馬牽出來贈與岳雲，公子拜辭了員外。關鈴不捨，又相送了一程，方纔分手回莊。且說岳雲拍馬加鞭，上路而行。到了下午，來到一個地方，團團一帶，俱是山岡，樹木叢雜。正在難走之間，那馬踏着陷坑，哄嚨的一聲，連人帶馬跌在坑內。兩邊銅鈴一響，樹林內伸出幾把搭鈎，來搭公子。正是：

龍遊淺水遭蝦戲；

虎落平川被犬欺。

不知岳公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通 俗 教 育 叢 書

兒 童 教 育 鑑

徐 傅 霖 譯 二 冊 五 角

家 庭 教 育

人 演 社 譯 一 冊 一 角

穉 者 傳

朱 樹 人 譯 一 冊 四 角

兒 童 修 身 之 感 情

天 笑 生 譯 一 冊 一 角 五 分

上 下 古 今 談

吳 敬 恒 著 四 冊 一 元

治 工 軼 事

朱 樹 人 譯 一 冊 三 角 五 分

男 女 交 際 論

張 肇 桐 譯 一 冊 一 角

泰 西 禮 儀 指 南

陳 政 譯 一 冊 四 角

東 社 讀 史 隨 筆

獨 醒 主 人 撰 一 冊 一 角



# 太平天國野史

全一厚冊 定價一元四角

是書為臨平姚氏抄本。以重價得自湘鄉書肆。經名家評閱。斷為天南。遜叟之遺稿。於太平軍興滅之始末。極為明瞭。卷首有洪秀全像。太平天國印璽文告寫真四頁。尤為罕見之物。



# 說岳全傳卷五

##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詩曰：從來好事豈人謀，女貌郎才自好逑；千里良緣成佳耦，兩心相得愿相酬。

却說岳公子跌落陷坑，兩邊伸出幾把撩鈎來捉公子。公子大吼了一聲，那匹馬就猛然一縱，跳出陷坑。公子舞動雙鎗，將撩鈎打開，拍馬便走。列位看官，你道這班響馬是誰，原來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猊，因打圍逃出，在此落草。當日正在岡子上坐看那兩邊小嘍囉張網，恰遇着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脫；見了那匹赤兔馬，好不可愛，就上馬提刀，帶領嘍囉趕將上來。那岳公子離脫了山岡，一路而來，看看天色晚將下來，無處歇宿。又走了一程，望見一座大莊院，公子把馬加上一鞭，趕到莊前，已是黃昏時分了。莊丁正出來關門，公子下馬，向莊丁道：我是過路的，因錯過了宿頭，欲求借宿一宵，望大哥方便！莊丁道：我家員外極是好說話的，但是此時已經安寢，不便通報；只好就在這旁邊小房裏將就暫歇，可好？但是沒有鋪蓋。公子道：不妨，略坐坐，天明就行。只是這匹馬怎麼處？莊丁道：小客人，我家後頭也有牲口，待我取些料米喂他就是。公子



再三稱謝不盡。當時公子就在小房內坐下，細細的請問。莊丁訴說這裏是叫做鞏家莊。主人鞏致十分好客，小客人若早來時，必定相待。如今有屈了公子道聲，不敢多蒙相留，已是極承盛意的了！按下岳公子在鞏家莊借寓。且說那劉猊看上了岳公子的赤兔馬，領着嘍囉一路追來，不見了公子。看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是那裏了？嘍囉稟道：是鞏家莊了。劉猊想道：我久有此心，要搶他的女兒，做個押寨夫人。如今順便，不如打進莊去。吩咐嘍囉與我打進莊去。當時莊丁忙報知莊主，慌忙聚集莊丁，出莊來與劉猊抵敵。那莊丁那能抵當得住。正在危急，早驚動了門房中的岳公子，手掄雙鎗，走將出來，大喝道：強盜往那裏走？舉起鎗就打。劉猊不曾提防，被公子這一鎗，早已打死。衆嘍囉見頭目已死，只得四散逃走。公子追上來，打死五六個嘍囉。那莊主鞏致上前接着，同進莊來。到了堂上坐定，鞏致道：這位恩公，救我一門性命，望乞留名，他日好補報。公子道：我乃岳元帥的長子岳雲，便是。鞏致聽見，連稱失敬。吩咐家人忙備酒席相待。一面吩咐把那強盜的尸首收拾。那裏邊安人，偷看公子相貌非常，着人來請員外進去，說道：我看這公子，年紀尚幼，必定未有親事。我意欲招他爲婿，你意如何？鞏致道：我出去將言語探他，便知分曉。員外出來，對岳雲道：老妻說，若不是公子相救，一門



性命難保，只是無恩可報；我夫妻只生一女，年方一十四歲，要送與公子成親，萬勿推却！岳雲道：婚姻大事，必須稟告父母，方敢應允。那員外道：只要公子一件信物爲定。待稟過令尊令堂，然後迎娶如何？公子便在身邊取出那十二文金太平錢來奉。上道：此乃祖母與我小時帶着壓驚之物，即將此錢爲定。日後太平時，再來迎娶便了。員外收了金錢，當晚請進書房安歇了。至次日，公子別了員外，往牛頭山而去。不提。再說牛臯在山上。這一日，乃是八月十五日，牛臯坐在帳中，回頭見湯懷在旁，牛臯道：湯二哥，我從今不苦了。湯懷道：賢弟不苦了，我就去回覆元帥。牛臯道：二哥請便。湯懷就辭了出來。牛臯吩咐家將收拾酒飯，今晚去做碗羹飯。牛臯叫幾聲兄弟，啊！兄弟叫不答應，又大哭起來，哭個不止，昏昏竟暈倒在墳前了。再說元帥同張保出來探看番營，直看到兀朮營前，元帥道：這許多番兵，怎保得主公下山？恐一朝糧盡，如何是好！又看到西南上去，只是一派殺氣迷天。元帥想：前日高寵死在番營，不知何物埋伏在彼。看了一番，回轉營中，身體有些不遂，走進後營，命張保你去各營要路口子上，叫他們今夜用心看守。張保領命前去，吩咐各處守山將校，俱要用心保守，不提。又說朝廷在玉虛宮內，正值中秋佳節，只有李綱在旁，面前擺着水酒素菜。天子道：老卿家想朕如此命苦，前



被番人帶往他國，幸虧崔卿傳遞血詔，逃過夾江，在金陵卽位；又遭番兵追迫，若不虧五靈官，怎能到得此地？不知幾時方享太平也！說罷，不覺流下淚來。李太師見天子悲傷，便奏道：陛下還算恭喜的。苦了二位老主公，在北國坐井觀天，吃的是牛肉，飲的是酪漿，也要挨過日子過去哩！那高宗聽見太師說着那二帝，放聲大哭起來。李綱再三勸不住，只得道：陛下！古人道得好：人生幾見月當頭？值此中秋佳節，且看看月色，以散悶懷，如何？天子道：如此，老卿家同去更好。李綱只得命內侍備了兩匹馬，保了高宗出玉虛宮來。到了靈官殿前，早有統制陶進等上來接駕道：萬歲爺何往？天子道：朕要下山看月色解悶。陶進道：臣奉將令守在此處，萬歲爺若下山看月，元帥定要加臣之罪。天子道：不妨！若是元帥知道罪你，孤當與你說情。陶進等只得送高宗出了口子，往荷葉嶺而來。有諸葛英亦跪下阻擋，高宗道：諸事孤家自有主意，決不妨事。諸葛英無奈，只得放開擋口，說道：太師爺要保萬歲速回，不可久留！李太師點頭應允。君臣二人走馬下山，太師道：陛下正好在這裏觀看番營。高宗勒馬觀看營頭，豈知那番營中兀朮看見月明如畫，遂同了軍師出營來看月色，也到山下，偷看此山何處可以上去得。正在指指點點，擡頭觀看，只聽得上邊有人說話響。兀朮忙躲在黑影之中細聽，原來是



康王的聲音，便對軍師道：上面乃是康王的聲音，悄悄上去捉他；你可速回營去，發大兵來搶山。哈迷蚩領命而去。那高宗正在山上罵那兀朮，兀朮已悄悄走馬上山來，大叫道：王兒休要破口傷人，某家來也！高宗、李綱聽見了，嚇得魂魄俱消，忙忙轉馬便跑。兀朮隨後追趕，那諸葛英等上邊瞧見，連忙上前擋住兀朮。又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起鼓來，報說道：不好了！聖駕私行荷葉嶺下，兀朮已趕上山來了！元帥大驚，忙喚備馬。張保道：張公子已騎了元帥的馬去救駕了。慌得元帥就步行出帳，不道那張憲因心忙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着元帥的馬騎上去，潑喇喇跑下山來；看只諸葛英等俱被兀朮戰敗，正在危急，張憲拍馬上來，只一槍望兀朮面上刺來。兀朮叫聲不好，把頭一側，那一槍把他一隻耳朵挑開。兀朮驚慌，轉馬敗下山來，張憲追趕下來，再說岳元帥出營不多路，正遇着高宗，便道：陛下受驚了！又道：老太師！你是朝廷手足，如何保陛下身入重地？此乃太師之過！李綱道：此我之罪也。元帥請天子回轉玉虛宮，不表。再說張憲追趕那兀朮，緊緊不放，兀朮進了營盤，張憲踹進去；遠者槍挑，近者鞭打，番將那裏敵得住，直追得兀朮往後營逃走。那張憲追殺了一會，直到二鼓時分，方回牛頭山來報功。却說牛臯睡倒在高寵墳上，忽聽得耳邊叫一聲：牛大哥快起身去立功！牛臯



忽然驚醒，朦朦朧朧起來，上馬提鎗，冲下山來，那些守山戰將，只道元帥令他下山的，故不通報，這牛臯殺進番營，小番報與兀朮。兀朮大怒道：牛臯也來欺我？遂起身下馬，來戰牛臯。牛臯一見心慌，又聽見耳邊叫聲：牛大哥小弟在此幫你！牛臯放心，勾開兀朮的斧，一鎗打來。兀朮躲避不及，早被打中肩膀，回馬敗走。那些衆番兵圍將攏來，牛臯殺得兩臂酸疼，汗如雨下。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便高叫一聲道：高兄弟，你再來助我一助！衆番兵看見笑道：牛臯在那裏說鬼話了，我們一齊上前去拏他。不說牛臯被困在番營，存亡未卜。再說岳雲來至牛頭山，望見番營連紮十數里，岳雲道：妙啊！還有這許多番兵在此，待我進去殺他一個乾淨。便拍馬搖鎗，大喝一聲：岳雲公子來踹營了！舉鎗便打，番兵難以招架。小番急忙報與兀朮。兀朮大怒，提斧上馬，來與岳雲交戰。兀朮喝聲：看斧！一斧砍來。岳公子左手架開斧，右手舉鎗，照兀朮面門一鎗打來。兀朮見鎗打來，向後一退；那鎗在他股皮上一刮，兀朮幾乎落馬，痛不可當，拍馬往旁側而走。公子也不來趕，只是打進番營來，如入無人之境，打得尸如山積，血流成川。打至前面，但見番兵正圍住牛臯在那裏廝殺。岳雲手起鎗落，打散番兵。牛臯看見，也不認得，舉鎗亂打。倒是公子高叫道：牛叔父，不要動手，姪兒岳雲在此！牛臯方纔定了，却問道：



你爲何到此？就同岳雲殺出番營，回山去了。却說兀朮這一夜吃了三次虧；本營中又被岳雲打殺多少兵將；只得吩咐衆將，重整營頭，收拾尸首，已是天明。岳元帥在帳中聚集衆將商議，只聽得傳宣官稟道：牛將軍在外候令。岳爺道：令他進來。牛臯進來跪下稟道：小將繳令。元帥道：你繳的是何令？牛臯一想道：我在高兄弟墳上睡着，不知怎樣下山，殺進番營，得遇公子同歸，並非差遣，有何令繳？忙忙改口說道：小將因知姪兒殺到番營，故此下山，救了姪兒上來，現在營門候令。岳元帥方纔得知是牛臯殺進番營大戰，便道：將軍請起。牛臯站立旁邊。元帥傳令叫岳雲進來。公子領令來見父親，跪下叩頭。元帥忙叫他起來，令與衆叔父見過了禮。元帥便問：你不在家中讀書用功，爲何到此？岳雲將番將來捉家屬殺退之事，稟知岳元帥。又問他一路上來的事。公子又將錯走山東，相會關鈴，打死劉猊，聘定鞏氏之言，一一稟上。岳爺吩咐岳雲在後營安歇。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站立兩旁。元帥叫張保與公子收拾馬匹，端正乾糧。張保領令。元帥叫岳雲聽令：爲父的令你往金門鎮傳總兵那邊下文書，叫他即刻發兵調將，來破番兵，保聖駕回金陵。此乃要急之事，限你日期，須得要小心前去。公子領令，接了文書，辭父出營。張保將文書包好，送與公子藏了。坐上赤兔馬，手掄雙鎗，



下荷葉嶺而來。心中想道：我有要緊之事，須從粘罕營中殺出，方是正路。主意已定，便催馬到粘罕營前，手擺雙鎗，大喝道：小將軍來踹營了！舉鎗便打，殺進番營。正是：矢石敢當先，生死全不懼；破虜在反掌，方顯英雄氣。未知岳公子沖進番營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 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 韓彥直衝

營

詩曰：年少英雄膽氣豪，腰懸囊鞬臂烏號；衝鋒獨斬單于首，腥血淋漓污寶刀。

話說岳雲拍馬下山，一直沖至粘罕營前，大喝一聲：小將軍來踹營了！擺動那雙鎗，猶如雪花亂舞，打進番營。小番慌忙報知粘罕。粘罕聞報，即提着生銅棍，腰繫流星鎗，上馬來迎敵。正遇着公子，喝聲：小南蠻慢來！捺下生銅棍，舉起流星鎗，一鎗打去。岳雲看得親切，左手爛銀鎗，噹的一架，鎗碰鎗，真是流星趕月；右手一鎗，正中粘罕左臂。粘罕叫聲：啊！不好！負着痛，回馬便走。公子也不去追趕，殺出番營，竟奔金門鎮而來。不一日，到了傅總兵衙門，旗牌通報進去，總兵即請公子到內堂相見。公子送過文書，總兵看了，便道：屈留公子明日起身；待本鎮一面各處調兵遣將，即日來保駕便了。當夜無



話。到了次日早堂，傅總兵先送公子起身，隨即往校場整點人馬。忽聽見營門外喧嚷，軍士稟道：外面有一化子，要進來觀看；小的們攔他，他就亂打，故此喧嚷。傅爺道：你進來！衆軍士將化子拏進跪下。傅光低頭觀看，見他生得體長身大，相貌兇惡，便問：你爲何在營外喧嚷？化子道：小的怎敢喧嚷，指望進來看，老爺命那個做先鋒；軍士不許小人進來，故此爭論。傅爺道：你既然要進來看，必定也有些力氣。化子道：力氣却有些。傅爺又問：你既有力氣，可會些武藝？化子道：武藝也略知一二。傅爺就吩咐左右，取我的大刀來，與他使。化子接刀在手，舞動如飛，刀法精通。傅爺看了，想道：我這口大刀有五十餘斤，他使動如風，却也好力氣！那化子把刀舞完，道：小人舞刀已完。傅爺大喜，問道：你叫甚名字？那人道：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後，名叫狄雷。傅光道：本鎮看你武藝高強，就命你做先鋒；待有功之日，另行升賞。狄雷謝了傅爺。傅爺挑選人馬已畢，擇日起行，到牛頭山救駕不提。且說那粘罕幾乎被岳雲傷了性命，敗回帳中坐定，對衆將說：岳南蠻的兒子，如此利害，想必元帥薛里花豹已被他傷了性命。忽有小番道：二殿下完顏金彈子到，在營外候令。粘罕大喜，就喚進來，同來見兀朮。完顏金彈子進帳，見了各位狼主，你道那殿下是誰？乃是粘罕第二個兒子，使兩柄銀鎚，有萬夫不當



之勇。金彈子道：「老王爺時常記念，爲何不拏了那岳南蠻，捉了康王，早定中原？」兀朮把岳飛兵將利害，一時難擒的話，說了一遍。金彈子道：「叔爺爺！今日尙早，待臣兒去拏了岳南蠻回來，再吃酒飯罷。」兀朮心中暗想道：「他也不曉得岳飛兵馬利害，這令他去走走也好。」兀朮就令殿下帶兵去山前討戰。山上軍士報與元帥，元帥道：「誰敢迎敵？」牛臯應聲道：「末將願往。」元帥道：「須要小心！」牛臯上馬提鎗，奔下山來，大叫道：「番奴快通名來！功勞簿上，好記你的名字。」金彈子道：「某乃金國二殿下，完顏金彈子是也。」牛臯道：「那怕你鐵彈子，也要打你做個肉彈子，舉鎗便打。」那金彈子把鎗架開鎗，一連三四鎗，打得牛臯兩臂酸麻，抵擋不住，叫聲：「好傢伙！贏不得你，轉身飛奔上山來。」到帳前下馬，見了元帥道：「番奴是新來的，力大鎗重，末將招架不住，敗回繳令，多多有罪！只見探子稟到，啟上元帥：番將在山下討戰，說必要元帥親自出馬，請令定奪。」岳爺道：「吓！既然如此，待本帥去看看這小番，怎生樣的利害。」就出營上馬，一班衆將，齊齊的保了元帥。來至半山裏，觀看那金彈子怎生模樣。但見：

鑲鐵冠，烏雲蕩漾；駝皮甲，砌就龍鱗。相貌希奇，如同黑獅子搖頭。身材雄壯，渾似很  
狡狴擺尾。雙鎗舞動，錯認李元霸重生。匹馬咆哮，却像黑麒麟出現。真個是番邦產